

劍聖（日本歷史俠情倫理小說）王隱・文

「劍聖」是一個爲人尊敬的名稱，名震武林的塚原小太郎能冠以「劍聖」此稱號，可想而知是個可敬可佩的人物了，他的武藝高超，富正義感，他的一生戲曲性生涯充滿着感人肺腑的故事，離奇新穎，多姿多采・

$4.00

1153

編者話

「劍聖」是一篇日本歷史俠情倫理巨型小說，今期隆重刋出。

「劍聖」是描述一個武藝高强的少年英俠，自幼得隨名師授藝，富正義感，出道後，人敬人愛，終能冠以「劍聖」稱號，誠屬難能可貴。但他的一生戲劇性生涯却充滿着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故事，離奇曲折，過程緊張，保証令你滿足閱讀感。

** ** **

曹若冰的中篇「飛刀小李」今期終結，故事發展令人驚奇，到底凌風在那箱尋覓已久的珠寶裡找到了什麼東西？他眞正的身份又是怎樣的？今期本文俱有交代，萬勿錯過。

** ** **

關於開發太空航線的科技，越來越精，繼續發展下去，勢必演變爲一場激烈的太空爭霸戰，事實上，攻擊性的衞星已經升空，問題是誰首先發動攻勢而已。本刋即將連續性每期刋出一篇有關「太空爭霸戰」的眞實報導，圖文並茂，請留意刋出。

下期巨型故事是雪刀浪子故事「魔杖」。龍乘風傑作，題材新穎，佈局離奇，令你大飽眼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70.10.13

武俠世界

第1153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東洋俠義傳奇故事

劍聖

王隱·文
黃耀基·圖

不平凡的身手

在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安士桃山時代，名震武林的「劍聖」塚原卜傳，原名塚原小太郎，年輕時已在武林嶄露頭角，已與住在大阪、槍術（以長茅製武器的武功）無雙、被稱爲「西國鳳凰」的龜井新十郎齊名，也被武林封爲「東國的麒麟」（因爲塚原小太郎住在以關東爲中心的東國，而以大阪爲中心的關西稱爲西國）。後來在五十五歲時皈依佛敎，改名塚原卜傳，開創劍術的「卜傳流」一派，在當時是無人能出其右的劍道高手。

其父是常州（現茨城縣）水戶的城主（集地方行政、司法、軍政於一身的封建諸侯）佐竹左京太夫的部將塚原土佐守，坐鎭塚原城。土佐守的劍術功夫很高，原來，他是天眞正傳神道流劍術高手飯篠山城守的門人中，被稱爲飯篠四天王的其中一人。

飯篠四天王，在當時武林名氣已經很大，這四天王就是杉本政元、上泉伊勢守、諸岡一羽齋，和塚原土佐守四人。

土佐守膝下有兩子，他自己的武藝高强，因此他也希望兩子都能練出更高的武功。可是老大名帶刀，性情很溫順，身體不太好，常常生病；老二小太郎的體格筋骨粗壯，個性很强，對任何事都不服輸。兩兄弟年齡差七歲，老大帶刀十三歲開始跟着爸爸學習劍術，到了老二小太郎十三歲時，乃父馬上把小太郎送到上州（現羣馬縣）箕輪的上泉伊勢守門下，拜伊勢守爲師，正式開始修練劍術武功。

× × ×

上泉伊勢守，過去曾經出任上州箕輪城主長野信濃的部將，因爲武藝高超，英名遠播。

塚原小太郎入伊勢守門之後，在師父、師兄們敎導下的確下了功夫，認眞的學習，努力的苦練，劍技進步神速，三年後已駕凌很多師兄之上，受到同門衆多師兄弟的驚訝和稱讚。

在小太郎十七歲那一年過年後的正月十一日，這一天是武士們開始配帶過年時收藏起來的佩劍的日子。上泉道館也在這一天開始一年的練武。伊勢守很早就起床，齋戒沐浴，換穿一套新衣裳走進練武場。衆門徒多已端坐在道場兩旁恭迎師父進場，見了師父進來，衆門徒齊聲向師父拜年：「師父，恭喜！恭喜！」

「大家恭喜。」師父也向衆人回拜。

寒暄既畢，衆門人分作兩組，各持木刀準備開始練武。

伊勢守對四年來進步神速的小太郎另眼相看，於是對着小太郎說：「小太郎，今天是咱們今年練武的開始，我親自作你對手，練第一回合，來吧！」

「是！謝謝師父。」小太郎拿木刀走向道場中央。因爲是難得師父親自上場與門人作對手，所以衆門徒圍繞道場四周坐下，觀看師父與小太郎練武比劍。

小太郎於是向師父一鞠躬，兩人同時退後一步架起招式。伊勢守看小太郎招起神陰流的半身入身青眼架式，無一點破綻，無懈可擊，心中暗想：「小子，進步如此神速」，於是不敢大意的注視小太郎的動作。

兩人架着招式對峙不動，俄頃不知道小太郎發現了什麼破綻，大叫一聲，揮動木刀往伊勢守頭上打來。伊勢守不慌不忙，敏捷地將陰陽招式變換，撥開了小太郎的木刀，同時反擊小太郎腰部，小太郎也迅速閃開，一進一退，兩人打了十七八回合不分勝負。衆門徒看的緊張，兩手都冒出冷汗。又見小太郎大吼一聲打下來的木刀，伊勢守揮動手中木刀準備接住，說時遲那時快，小太郎的木刀已打到伊勢守的頭上，這一招，小太郎是使出上段撥柄單手蓋頂的，伊勢守一時大意沒接住小太郎的這一招，喊了一聲：「我輸了。」小太郎拋下木刀，跳後兩步，伏在地上說：「師父失禮。」

衆門人不約而同地發出感嘆的聲音，伊勢守非常驚訝小太郎的劍技，對門下出現如此劍技高超的徒弟感到驕傲和欣慰。

「小太郎，你已經練就非凡的劍技，在我門下出現了你這樣非凡的高手，這是神陰流將更加發展的瑞祥，你眞是勝過師父的高手。」伊勢守滔滔不絕的讚揚小太郎。衆門人也都叫小太郎是上泉的小霸王，箕輪的小霸王。他本人受到人人的讚揚，毫無自大或自滿的色彩，和以往同樣的每天早晨天未亮就起床，開始一天的練武，晚上研讀兵法書籍，不到子刻不上床，武藝只有越精，學問也越豐富，上泉道館小霸王的聲名漸漸傳播開來。

× × ×

小太郎二十一歲那年的春天，接到父親土佐守病重的家信，於是向師父伊勢守告假，回到故鄉常陸塚原城探視父病。所幸，土佐守的病，在小太郎回來後漸漸有起色，不久痊癒。

「爹！您身體已經完全康復了，我想回去上泉道館。」有一天，小太郎向他爹說。

「你要回去箕輪的道館，可以。不過等你哥哥婚禮後再回去如何。」土佐守說。

「喔！哥哥要結婚了嗎？我都不知道。新娘子是誰家的小姐呢？」

「就是主公水戶城主佐竹侯部將，步軍提轄菅原小六郎的小姐，名字叫做阿照，聽說長得是很漂亮，只是爹有一點擔心。」

「哥哥對阿照小姐印象怎樣？」

「帶刀見過阿照，很喜歡她，不過……」

「爹，旣然哥哥很喜歡不就得了。」

「帶刀也這麼說。不過，爹是擔心一旦結婚了，將來如果發生婚變，將是我們塚原家最大的恥辱。」

「爹怎麼現在就擔心起他們結婚後可能會發生婚變呢？」

「那是因爲阿照小姐，不顧是女流之輩，竟然愛好武藝，學會一手柔術好功夫。」

「那有什麼不好呢？」

「你不知道哩。聽說阿照小姐最近和家人分居，開了柔術道館，掛上一塊大書『柔術指南女武藝者菅原照』的招牌，招收男女徒弟。你哥哥是內向溫順的男人，娶了這位女中豪傑，如果不把丈夫看在眼裏，不但貽笑世間，難保婚姻會圓滿，這一點爹實在放心不下。」

「那這樣好不好，」小太郎說：「讓我去看看。」

「你去看什麼？」

「對方不認識我，我去她道館要求比武，來試探她的人品和功夫。如果她就像爹所擔心的，不把男人看在眼裏，是個輕佻的姑娘，我來教訓她，同時我們拒絕這門婚事，如果她只是愛好武藝，會武功，還是具備女德的溫順小姐，那應該贊成。」

「那好吧，你就去試探試探她。」土佐守說道。

× × ×

佐竹侯部將步軍提轄菅原小六郎的女兒阿照，在水戶城下是有名的美人，從小就愛好武藝，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背着父親小六郎偷偷地跟着靜姑奶媽練習柔術。靜姑奶媽的柔術功夫很高，一個是全心傳授，一個是全心學習，阿照的進步很快，不久，也練就很高的本事。

× × ×

不久徵得她爹同意，在城下開了一家道館，掛上「柔術指南女武藝者菅原照」的大招牌，開始招收門徒，年輕姑娘優先錄取，立刻在城下轟動起來。

「喂！辰哥，我們城下有女武藝者開道館，你知道嗎？」

「我聽說過了，我正想去拜師求教。」

「哦！你也想練柔術嗎？」

「不是啦，我不是練柔術。因爲聽說那位女教頭年輕很漂亮，我只想去拜她的芳姿。」

城內的很多年輕武士，起先對於阿照的道館也嗤之以鼻，以爲女人的武藝，一定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因此故意說是來入門，來試探試探，結果知道阿照的眞本事，於是佩服之餘，誠心的入門拜阿照爲師，不過阿照還是多收女門徒。不久，阿照的道館也成爲水戶城下的很有名氣的場所之一。

可是，本事已經很高强的阿照，畢竟是未嫁的姑娘。自從偶然的機會，和塚原土佐守的老大帶刀見過面之後，兩人竟一見鍾情，開始戀愛了。可是那時的婚姻還是在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兩人不敢明目張膽的約會，只好鄒向父母吐露實情，央求父母做主。

土佐守因爲已聽說過水戶開道館的女武藝者風評，怕娶進來後，把溫厚的帶刀不看在眼裏，因而猶豫不決。就在這個時候小太郎回來，而且願去試探她的人品，土佐守便差小太郎試探，再作決定。

小太郎來到水戶城下，一問馬上知道女武藝者的道館所在。小太郎一看道館門外所掛的很大招牌，心中冷笑這位女武藝者「熱度」可不低，怪不得爹對哥哥的這門親事不太積極。

「借光。」小太郎走到道館大門口，向裏面叫了一聲。

「那一位？」裏面出來一個穿練武短衣的年輕女門人。「請問有何貴幹？」

「我是……」小太郎心想，如報了眞實姓名，對方一定不肯接受挑戰，因此就說：「我是武術修行者叫做仁科四郎，聽說貴道館主人是女性，特來請求指教一回合，煩請通報。」

「好的，請進。」女門人把小太郎帶進道場。跟着女主人阿照走進道場，很謙和的態度向小太郎施禮。

「歡迎勞駕光臨，我就是本道場主人菅原照，請多多指教。」聲音像金鈴般的好聽。

小太郎看她年齡大約二十歲左右，皮膚雪白，眞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絕世美人，委實不敢相信眼前看來謙恭有禮的美女，是個柔術高手，能把大男人摔的爬不起來，心中暗想難怪哥哥會對她一見鍾情。

「我叫做仁科四郎，是個修練武術的人，也請妳多多指教。」小太郎連忙還禮。

兩人走到道場中央準備比劃。小太郎雖然是劍術高手。但來到柔術道館挑戰，當然要用柔術來比劃。實際上，小太郎除劍術之外，其他柔術、馬術等十八般武藝，樣樣都學的爛熟，因此一看阿照的架式，就看出了她的武功的確相當的高，而且現在在眼前架着招式的阿照，已不像剛才謙恭有禮的淑女，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英雌」。

兩人互相運氣，吶喊，對峙一會兒。突然阿照往後跳退一步施禮叫聲：「甘拜下風。」

「怎麼了，都還沒有出招交手，就認輸呢？」小太郎不解的問。

「您不是什麼仁科四郎，」阿照說：「您一定是上泉道館的龍虎之一，小太郎少爺，我那裏是您的對手。」

「妳怎麼知道我是小太郎。」小太郎被道破身份吃驚不小。

「從您的樣子和臉型的酷似令兄帶刀大少爺，我就直覺您一定是小太郎少爺。您的武功的高超，早已如雷貫耳了。」阿照又說：「我想一定是令尊，對於我這個女流之輩，竟然開起武術道館，或有所誤解，所以派您來試探我的，是嗎？」

小太郎心裏暗自佩服阿照的頭腦伶俐，於是不再隱瞞，老老實實的將父親掛慮的情形告訴了她。

「難怪令尊的掛慮。」阿照紅着臉繼續說：「爲了防身，我雖然學了柔術，可是絕對不以此自豪。女孩子應有的女德，家母早已灌輸給我，請您回去之後，向令尊美言。」

說完，阿照嬌羞的低下了頭，看來眞是個有良好教養的淑女。

「好的，我知道了，我回去一定據實向家父報告。」

小太郎告辭，回到塚原城，將經過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乃父。土佐守却除了心中的掛慮，立刻央媒正式提親，阿照結束了柔術道館，恢復溫柔淑女的本來面目，嫁到塚原城來。

父親的病好了，哥哥的婚禮也完成，小太郎正想回去上州箕輪的上泉道館時，突然接到上泉道館派專差送來急信。打開一看，信上師兄弟四天王連名說，師父上泉伊勢守自一週前病倒在床尙未痊癒。日前有名靈山羽黑山的修行僧，名字叫做圓海者，恃其武功高强，前來道館挑戰，師父病重不能跟他比武，竟被他侮辱，希望小太郎速回商量雪恥。

× × ×

這一個修行僧，身高有六尺七寸，力大無窮，武功高强，擅長使用一丈多長的八角棒作武器，天天要全山數千和尙練武。圓海自己發明了叫做「太陽構霞」的棒法招式，自以爲任何武藝高手，都無法破其招式，必敗在「太陽構霞」招式之下。

圓海屬下亦有不少武藝高手。辨天堂的龍山和尙是鎖鐮刀高手；昆沙門堂滿海和尙是寶山流振杖（棒子前頭裝有鏈條的一種武器）的高手；大黑堂的金山和尙是槍術高手；這三人是圓海的天地人門徒，其他還有龍虎、四天王、八天狗、十六坊、三十六童子等數十名高手。他們在靈山很少念經拜佛，天天勤於練武功，偶而圓海會帶徒弟下山到各地，以向武術道館挑戰比武取樂。

這一次，圓海率領天地人門人等共十三人下山，以苦行僧打扮行脚修行各地，每見到有武術道術便挑戰比武。有些道館武師不知圓海的本領，以爲禿和尙有何本事而與之比劃，結果幾乎都被八角棒打敗，甚至被打成重傷或殘廢的都有。於是出羽國羽黑山破戒修行僧圓海的聲名，在江湖武林上傳播開來，有些本事不高的道館主人，遇到圓海前來挑戰比武，便托詞道館主人正在病中，無法接受挑戰比武，並拿出一些錢包一個「紅包」當場送給對方當做

「旅費」。

這一天，圓海一行來到了箕輪的上泉道館。圓海看到上泉道館很大，建築宏偉，實在吃驚不小。

「龍山、滿海、金山，你們看這道館多大，」圓海繼續說：「人家說上泉伊勢守是日本第一的劍術高手，他的這個道館，眞有一百萬石諸侯的派頭。」

「是呀！這道館眞大。」龍山說。

「哼！道館大，不見得武功就很了不起。」圓海還是驕橫的說。

「那當然，伊勢守一定不是師傅的對手。」龍山附和着說。

「好，我們馬上進去挑戰，俺一回合就打垮伊勢守，佔領這一道館。」

夜郎自大的圓海，說完便走在前頭進入上泉道館門內。

「借光！」圓海聲如雷響。

「那一位？」從裏面走出來的是上泉道館四天王之一的藏人。

藏人一看，進來一堆修行僧當中，爲首的一個和尚身材魁梧，有六尺七寸，身穿柿色袈裟，頭戴兜巾，腰佩大刀，右手拿一根一丈多長的八角金剛杖，後面跟着十二個，也都個個身材魁梧，相貌兇惡的大和尙。

「請問有何貴幹？」藏人驚訝的問。

「俺是羽黑山大黑堂堂主圓海，請告訴伊勢守老師俺來了。俺是向伊勢守挑戰比劃來的，快進去告訴你的師父準備。」

「喔！是來比武的。很不恰巧，伊勢守師父正在臥病，請改天病好了之後再來。」

「什麼。你說伊勢守生病？哈哈哈，不要說謊，害怕俺就說是生病，不敢比劃是不是？告訴伊勢守不要假裝生病，快出來。」

藏人年輕血氣方剛，聽到圓海侮辱師父口氣，勃然大怒：「誰說謊騙你，因爲生病所以告訴你生病，誰會害怕你們這些無賴的破戒和尙。」

圓海看到藏人生氣，很得意的說：「你生氣是不是，要生氣嘛，快進去告訴伊勢守，會輕輕的比劃，叫他放心。」

看圓海並不講理，一派胡言，態度橫暴，趕也不走。藏人心想，好吧！就把這批破戒和尙拖進道場，由他們四天王來對付圓海，給一點顏色看，叫禿和尙以後不敢再騷擾各地武術道館。藏人主意打定，叫圓海等一下，卽進入裏面。

藏人在裏面和上泉道館高手商議好之後，藏人又到門口，把圓海一行十三個人帶進了道場。藏人走到道場中央，向着圓海說：「現在本道館接受貴僧的挑戰。但是，剛才已經說過上泉師父臥病在床，所以由我們跟貴僧比武，首先由本人來跟貴僧比劃。」

「什麼，由你們來跟俺比武啊。」圓海顯出很不滿意的臉色說：「好吧！如果是貴道館的規矩，先由門人來比劃，只好先收拾你們再來見你們師父。」

圓海走到道場中央的藏人對面，把手中一丈多長的金剛杖揮舞兩三下，然後左脚在前右脚在後，身體朝陰，提起棒子橫過額頭，架起圓海自己研究出的所謂「太陽構霞」招式來。

藏人手拿木劍，架起「正眼」招式。兩人吶喊對峙。

圓海敢口出大言，的確有眞本事，使藏人無隙可擊，同時也不敢妄動，因爲稍爲一動，圓海的棒子可能立卽打下來。

不過藏人也非弱者，圓海也不輕易下手。俄傾，圓海故意露出破綻，藏人不知是計，立卽朝圓海頭部攻擊，圓海閃過藏人的木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揮下金剛杖。藏人來不及躲開，肩膀被打了一棍，不得不叫聲「甘拜下風」，鞠躬退下。

「哈哈哈，你還懂得拿木劍架招式，可以鼓勵鼓勵，好好再學習吧。」圓海得意的說。

文五郎立卽忍不住氣跳將出來。

「本人是伊勢守門人文五郎……」

「不必報名，俺馬上收拾你。」

兩人打了兩三回合，文五郎也被圓海打敗了。

「下一個，快來。」圓海得意的叫。

伊豆拿木劍上場。

「輪到你被打是嗎？」圓海取笑伊豆。

「放屁。」伊豆大怒。可是本領還是圓海高，打了兩三會合，伊豆也敗下來。接着，孫次郎、柳生等上場，但都敗下陣來。

「哈哈哈。」圓海大笑：「你們統統不行，快叫伊勢守出來。」

「我們師父眞的病情很重。」藏人說。

「是眞的大病嗎？那麼俺圓海，願以佛法祈禱病癒，帶俺去病房見伊勢守老師吧。」

雖然門人們不相信破戒和尙的祈禱有效，但也期待或許會有效，經商量後同意帶圓海到伊勢守的病房。

圓海走到伊勢守床邊，看到伊勢守發燒很高而呻吟，竟以破鑼般大聲說：「是伊勢守老師嗎？俺是出羽國羽黑山大黑堂圓海，聽說你病重，特來探病。」

接着又說：「看來病情很重的樣子，不過貴館主也太幸運了，假如今天不是生病，跟本僧比劃，也許被這根金剛杖打死也不一定。今後如果羽黑山的修行僧再來訪問，最好再生病，以保生命，哈哈哈。」圓海哈哈大笑。

說是來祈禱，不但不祈禱，當面侮辱病床上的伊勢守後，頭也不回的走出大門口。

上泉道館的門人們，見師父被辱，個個悲憤塡胸，大叫：「禿和尙站住。」數人跑進去拿出刀劍，準備和圓海斷殺。

「什麼事？」圓海回過頭來說：「不服是不是，要打架就來吧。」

血氣方剛的門人們想衝出去時，伊勢守在病床上無力的微微出聲制止：「慢着，大家不要衝動。」

門人們聽到師父出聲制止，不敢違師命追出去。圓海等一行十三個修行僧，看伊勢守門人沒追出來，哈哈大笑而去。

伊勢守長嘆了一聲說：「只要小太郎在的話……」接着話說不下去，掉下了眼淚。英雄不輕掉眼淚。可見伊勢守內心的悔恨。

爲師雪恥

回到常陸國塚原城中暫時逗留的小太郎，這一天在書房看書時接到上泉道館派專差送來的四天王師兄弟連名的急信，打開一看，信內詳述恩師病中，出羽國羽黑山大黑堂修行僧圓海者前來武館挑戰，侮辱師父的經過。

小太郎看完信時，已經氣得臉色鐵青，心中大罵圓海，不顧其修行僧身份，竟敢騷擾各地武術道館，甚至也到上泉道館，侮辱了臥病在床的恩師。

小太郎決心單身探虎穴，親赴羽黑山向圓海挑戰，以洗雪恩師所受恥辱，便立卽辭別父兄，單槍匹馬，一路向着羽黑山而去。

小太郎望着出羽國羽黑山而來。一路上無事，這一天已走到了羽黑山的山下。由於天色已晚，附近又沒有旅店，小太郎求得山下農家借宿一宵，翌日天未亮就起床，向農家主人道謝後，便往山上小路走去。

約莫走到中午時分，小太郎已到了深山高處，隱約的聽到了山谷傳來碰擊木劍的回聲。

「圓海的練武場一定在不遠處。」小太郎停住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循着擊木劍的聲音，走過一條小溪的吊橋，對面的樹林後面看到了一座一座的寺堂伽藍高塔等建築物。小太郎以傳出碰擊木劍聲音的一座大建築物爲目標，加緊脚步走去，只見這座大建築物正面大門邊釘有一塊大招牌，寫着：「圓海武術道館」六個大字。

「哼！」小太郎心裏憤怒的想：「修行僧不好好的念經修行，竟然開武術道館，眞是可笑。圓海，你這個破戒和尚，我可要爲師雪恥了。」

小太郎毫不猶豫的走進圓海道館，大聲的叫：「借光。」

「有什麼事？」從道館裏面出來的，正是圓海門人天地人之一的辨天堂主龍山。

「本人是遊歷各地的習武者，因爲仰慕圓海老師如雷的大名，專程登山前來討教，煩請通報一聲。」小太郎故意客客氣氣的說。

「噢！汝是遊歷各地的習武者，看起來還年輕，俺勸汝還是乖乖的回去。」龍山說。

「貴僧這是什麼意思。」小太郎問。

「汝還問俺什麼意思。」龍山說：「俺是看汝年輕好心的勸汝。登山時汝沒聽說來咱們老師道館比武的，不是被打死便是受傷甚至殘廢的。過去不少武功高强的人來過，沒有一個不狼狽而回。像汝這小伙子，不要說是圓海老師，也必然敗在門人之手，輕則受傷，重則甚至送命，俺是好心勸汝珍惜生命，還是乖乖回去吧。」

「你好狂妄的口氣。」小太郎不意說溜嘴了。

「汝說什麼？」龍山沒聽清楚。

「啊不，沒什麼。我是說謝謝貴僧的好心腸。可是本人是個習武的人，不經過艱苦的磨練，武功是不會進步的，所以敢來貴山討教。萬一在貴山討教而受傷，甚至送命，那是本人武功不熟練，只能怪自己，決不敢抱怨圓海老師，還是煩請貴僧通報圓海老師，惠予指教一回合是幸。」小太郎爲了達到能够被引見圓海，好爲師父雪恥，呑聲下氣的向龍山說好話。

「好吧，旣然汝自己願意殘廢或送命，那俺就替汝通報去。汝叫什麼名字。」

「本人叫做……」小太郎一想，如果報出是上泉伊勢守門人小太郎的眞實身份，圓海心裏有數，一定會提高警覺，或且使出卑鄙的手段來，最好還是先報個假名再說，因此就說：「本人是常陸的武士，名字叫做仁科四郎，請多指教。」

「什麼，是常陸武士仁科四郎？名字聽起來不强嘛。好吧，上來吧。」龍山說。

辨天堂主龍山，立即走進圓海的房間，正好圓海在獨酌。

「報告師父。」龍山必恭必敬地說。

「什麼事？」圓海不耐的問。

「剛剛有一個自稱常陸的武士仁科四郎來道館，恭請圓海老師指教。」

「什麼？仁科四郎。」圓海沉思一下。然後說：「武林高手中，沒聽過這個名字。大概是學過一點武術，別人誇奬他幾句，他就以爲自己了不起，前來挑戰，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傢伙。」

圓海繼續對龍山說：「無名小卒，不配俺出面，把他趕回去。」

「是的。」龍山說：「俺也拒絕了他，可是小子說，只要能够向師父討教一回合，縱令受傷殘廢或傷重而亡，也於心無憾。看來這個小子好像很熱衷於武藝。」

「是嗎？」圓海站起來說：「旣然這個小子慕俺高名而來，不指點他一下就趕他回去也未免可憐。好吧！俺就指點他一下，解除無聊也好。」

圓海大搖大擺的走在前面，龍山在大後面跟着走進練武道場。

圓海高高的坐上道場主座，眨了一下大眼睛，然後瞄着端坐在下座的小太郎問：「汝就是常陸的仁科四郎？俺就是圓海。」

小太郎看圓海傲慢的樣子，早已火冒三丈，恨不得一刀結果他生命，爲師雪恥。但看到圓海身邊有龍山等高徒圍着，道場四周又有衆多門人，心裏乃告戒自己不可衝動，以免誤了大事；於是臉上陪着笑，裝着很慇懃的樣子，回圓海說：「小的就是常陸的仁科四郎。因爲武術不精，素仰圓海老師武藝高超，慕名特來討教。」

「哈哈哈。」

圓海滿意的大笑，然後說：「小伙子，汝武術不精，自己不說俺也早知道，俺願意給汝指點一下。不過汝得先跟俺門人比劃一下看看。俺門人總數有兩萬五千多人，汝聽說過沒有，哈哈哈！」

小太郎心中嘲笑禿和尚，大難臨頭還在吹牛，暫且再忍耐一下；仍陪笑回說：「貴道館如此隆盛，更使小的心服。」

圓海對小太郎的唯唯諾諾表示非常滿意的說：「很好，很好。俺看汝還很年輕，武功一定不很高，先跟俺的初級門人比劃看看。」

圓海隨即叫月山坊和小太郎比劃。

小太郎和月山坊兩人都走到道場中央，小太郎取出自己帶來的枇杷木劍爲武器，月山坊用六尺棒，架起「太陽構霞」招式來。

小太郎不慌不忙的架着「正眼」招式。月山坊太小看小太郎，立即大吼一聲，將六尺棒朝小太郎頭上打來。小太郎如燕子般輕快的閃過，月山坊還沒轉身之前，頭上便挨了小太郎的一下木劍。

「甘拜下風。」月山坊拖着木棒退下。

接着二十多個圓海門人上場，都沒打到一回合便被小太郎的木劍打到頭上。

圓海手下的高手，天地人門人大黑堂主金山，毘沙門堂主滿海，辨天堂主龍山也都輪番上場，可是也打不了二回合便敗下來。

高高坐在主座的圓海，一看所有門人都敗在小太郎手下，對着門人咆哮：「你們這些飯桶，給俺丟了面子，怎麼都敗給這小伙子。好吧，俺來對付這小伙子，看俺的厲害。」

說着，圓海脫下了披在身上的大黃袍，手持慣用的一丈多長的八角金剛杖，走到道場中央揮舞了兩三下，對着小太郎說道：「喂，小伙子，事先我向汝聲明一下，俺的木棒勝過別人的鐵棍，打到頭上，腦骨必粉碎，打到身上，輕則殘廢，重必喪命，是汝自己找來，不要怨俺。」

說罷圓海右脚退後，左脚上前一步，揮舞金剛杖，架起他得意的「太陽構霞」招式來。

小太郎看見仇人業已在眼前，認爲時機已成熟，不必再隱瞞身份，可以堂堂正正的爲師雪恥，於是改變了方才的慇懃態度，指着圓海大喝一聲：「喂，禿和尚！」

圓海及所有圓海的門人，都爲小太郎的突然改變態度，大吃一驚。

「在跟你比劃前，聽清楚我的話。」小太郎大聲說：「我剛才報的仁科四郎是假名，本人就是常陸國塚原城主塚原土佐守之子，塚原小太郎。你啊，好大膽，到上州箕輪的上泉道館，竟然卑鄙無恥的侮辱了臥病在床的伊勢守老師。今天我爲師前來雪恥。」然後小太郎又學着圓海的口氣說：「本人手持木劍，勝過別人的眞刀，打到你頭上，你的腦骨必定粉碎，打到身上，輕則殘廢，重必喪命。要哭要叫，

或且要留遺言就快一點，來吧！」

圓海一聽，不覺身體發起抖來，原來站在面前的年輕人，竟是被稱爲東國的麒麟，名震全國武林的塚原小太郎。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早知仁科四郎就是塚原小太郎，那敢跟他正式比武。上回圓海率領門人騷擾上州箕輪的上泉道館，是因爲事先已經打聽到小太郎與伴藏龍虎兩高手不在，伊勢守館主臥病，才敢放膽前去的。如今看見輕鬆的打敗衆多門人的小太郎就站在眼前怒視着他，圓海不覺也面如土色，衆多門人也不知所措。

「打過來吧，禿和尚，不必發抖。」小太郎持木劍架「正眼」招式，向圓海挑逗。

「呃！」圓海强作鎭定，很想上前一步攻擊小太郎，但小太郎手上的木劍，好像一把傘子張開在自己眼前，阻止其攻擊，同時自己一動，小太郎的木劍，剎那會攻將過來，因此圓海只能架着招式不敢動一動。

「怎麼了，不敢動是不是，害怕是嗎？」小太郎又挑逗。事實上圓海的武功的確高强，小太郎也不敢大意，避免力拚，但求智取。

自恃武功高强，又剛愎顢頇的圓海，不察小太郎智取的戰略，在小太郎一再的言詞挑逗之下，失去了理智，不知是計，不顧一切的揮起金剛杖，望着小太郎的頭上，以一擊打碎對方腦袋的力氣打將下來。

小太郎不愧是東國的麒麟，對現在圓海朝着自己使出全身力氣打下來的金剛杖，隨機應變，假裝以手中的木劍來接住，其實以閃電般的動作閃開了身體。

圓海打不到目標，向前踉蹌跑了幾步才停下來。圓海一回頭想重整招式，但爲時已晚，小太郎的木劍已電光石火般，朝着圓海的頭部打來，圓海來不及用金剛杖接住，腦袋重重的挨了一刀木劍，頭骨破裂倒下來，四肢抽搐幾下便死了。

「哇！老師被殺了。」

「老師死了。」

「快！快圍住他，不要讓殺死老師的小太郎逃走。」

在四周圍觀的圓海門徒，看見圓海被小太郎打破腦袋死了，一時譁然。小太郎迅速拋下手中的木劍，拿起放在牆角的大刀，準備離開現場，但已被圓海門徒僧兵團團圍住，走脫不得。小太郎大聲對着圍住的人說：「本人是爲了本人的恩師雪恥而上山來的。現在已經在正式的比劃殺了圓海，完成爲師雪恥，但不願多殺無辜，請各位讓我下山，否則本人只好對不起各位了。」

「不可以讓他走。」

「捉住小太郎！」

「殺死小太郎！」

「殺死小太郎！爲老師報仇。」

圓海門徒各持武器，從四方八面向小太郎圍攻過來。小太郎只好拔刀應戰，一轉身便砍倒從左右一齊殺過來的四個僧人。小太郎手上的大刀是名匠波平行安打造的鋒利無比的名刀，持刀者又是劍術高手，僧人一個接一個的倒在刀下，羽黑山道場變成了一個激戰的場所。

× × ×

突然有一個僧人，爬到道館屋頂上，向四面吹起用海螺殼作的號角。

在東西南北學寮的僧人，聽到號角的聲音，知道山上發生事情，紛紛携帶武器上山，在辨天堂主龍山指揮下，團團的圍住小太郎，從四方八面對着小太郎一人，實施波狀攻擊，但也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

圓海的天地人門人之一的毘沙門堂主滿海，此人是寶山流派振杖的高手。寶山流派的振杖，是在木棒中挖空心，裏面暗藏用細鎖鏈子連結的墜子，外觀好像是普通的六角或八角棒，或且作成木劍的樣子，與對方比劃時，從棒子或木劍前端，墜子和鎖鏈子飛出，纏住對方的武器，使對方無法用武器，是一種不光明的暗器。毘沙門堂主滿海，就用這種武器來打小太郎。

小太郎在奮戰中，已注意到滿海的武器可能有暗器，就在滿海從右方打來時飛快閃開，從滿海的武器飛出的墜子和鎖鏈，飛過小太郎身邊纏住正從左方殺來的另一僧人的武器上。滿海一慌，小太郎的大刀已把滿海的頭砍成兩斷，滿海一死，衆僧人四散逃走，使小太郎鬆了一口氣，這時小太郎也已經疲憊不堪，因爲已經連戰大約兩個時辰，汗流浹背，口渴難堪：看到不遠的岩石下有小溪，流水清澈，小太郎忍不住清水的誘惑，提着血淋淋的大刀，踏着岩石走下到溪邊，蹲下來用雙手捧起溪水來喝，對口渴的小太郎來說，這溪水清涼，實大太好喝的了。

小太郎暫時忘了一切：拚命的捧溪水喝的時候，從背後的岩石後面探出一個僧人的頭來。不是別人，正是圓海天地人門人之一的辨天堂主龍山。此人是大越流派帶鎖鏈鐮刀的高手。龍山手持鎖鏈鐮刀，輕步偷偷的接近小太郎的背後。小太郎經過剛才兩個時辰對付衆多僧人的奮戰，現在天色已晚，身體實在太疲憊，又口渴，拚命的捧清涼的溪水喝，沒有注意到背後有人偷偷的接近。

小太郎察覺背後有人，伸手去拿放在身邊的大刀時，已經來不及了，龍山叫了一聲拋過來的八尺鎖鏈墜子，已經纏住了小太郎的脖子。龍山用力拉住鎖鏈，大叫：「大家出來，我已經把小太郎逮住了。」

躲在岩石後面和樹幹後面的僧人數十人，聽到龍山大叫，一齊衝出，把脖子被龍山的鎖鏈套的很緊、快要窒息的小太郎推倒，用繩子把手脚縛緊，抬回道館。

他們商量的結果，認爲小太郎殺死他們的老師圓海。又殺死和殺傷無數僧人，馬上處死小太郎未免太便宜，決定用他們山法的極刑，先把小太郎倒吊在山谷邊的大樹上過一夜，明天早上再由所有圓海門人，各在小太郎身上刺一刀，刺成肉醬。

小太郎被衆僧人抬到山谷邊，被倒吊在一棵突出的老松樹的粗枝上。龍山對着小太郎說：「喂！小太郎，這是汝殺了圓海老師的報應。明天天一亮，圓海老師的所有門人都會在汝身上各刺一刀，今晚上好好休息吧。」說罷龍山率領衆僧人回去。

小太郎被倒吊在樹上，心裏雖然很悔恨，但因爲已殺了圓海，完成爲師雪恥的目的，因此對自己被捕，被處以羽黑山法的極刑，可能明天就要送命，倒不害怕，死而無憾。

五月初旬，天上清朗，沒有雲，星星微微照亮羽黑山的深山。野獸，怪鳥的吼聲和啼聲在山谷中製造回聲，使人聽起來毛骨悚然。

大約三更時分，差不多已經神志昏迷的小太郎，突然繩子斷了從被倒吊的樹上落下來：所幸落下來的地點土質鬆軟，沒有受傷，而且只向山谷下滑了一點就被一棵小樹擋住，沒有繼續滑落到山谷下。

從樹上落下的衝擊，使昏迷的神志清醒過來。小太郎往剛才被倒吊的樹上一看，有兩隻猴子在綁着繩子的樹枝上，看來繩子好像是被好奇的猴子給咬斷的，使小太郎意外的撿回一條生命。他勉强提起精神，順着溪流踉蹌的往山下走。

由於天黑，小太郎不敢走山路，怕被僧人發現，又怕迷失方向，所以只顧順着離溪流不遠處、靠着草叢或樹林走，口渴了就喝溪水提

神，天剛亮時又很幸運的發現一株芭蕉樹已結熟的果實，已經一天沒有吃過東西、只喝溪水的小太郎高興的採下芭蕉果實，一連吃了十幾條，感到肚子飽了才停止吃，把果皮在地下挖個洞埋下，以免被追兵發現。這時天色已亮，視綫清楚，小太郎仍很疲憊，怕被僧人發現，因此躲避到不遠處長有五六尺高野草的草叢中躺下來休息，不知不覺又睡着了。

小太郎一覺醒來，見日正當中，周圍寂清無追兵動靜，探頭一望，好像也已遠離羽黑山主峯，此時身體感覺已經恢復不少元氣，於是把剛才吃剩的六七條芭蕉果實統統吃下，再往山谷喝幾口溪水後，一面小心的注意周圍的動靜，一面加快脚步往山下走，傍晚時分走到了一條頗寬的山路，已遠遠的脫離了危險地區，大概已離山下村莊不遠，可是小太郎已迷失了方向，不知現在自己在何地。

巧遇强盜刦新娘

小太郎不知道自己脫險已經來到什麼地方，心想只要到了村莊，或遇到路人一問就可知道，因此只往前走。

天色漸暗，小太郎走到一所無人管理的小神社，這時身體又感到疲乏，於是走進神社的神殿裏面，打算在這兒過宿一宵，明天再走。

小太郎雙手合掌，恭敬的向神位鞠躬拜了一下，就在香資箱後面躺下來，但剛一躺下，便聽到外面有人叫叫嚷嚷的走過來。小太郎機警的立即爬到神位案桌下面，注意外面來人會不會是老遠追來的僧人，或者是何等人物。

「大家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好像爲首的一個人在下達命令。

「大頭目說在這兒休息一會兒，把東西放下來吧。」手下的一個漢子向大伙兒大聲說。

聽說話的口氣不是僧人老遠追來，可能是一羣盜賊。

小太郎從神位案桌下探出頭來瞧一瞧，在月光下看到神殿外面一堆人抬着一個轎子、一組女人化粧台、衣櫃、皮箱和有大紅喜字的燈籠兩個，看來是在附近山寨的盜賊搶來的新娘嫁粧。

「大頭目，新娘怎麼辦？」一個嘍囉說。

「嗯，把她暫時留在這神殿裏面吧。」一個滿臉鬍子，腰佩武士刀的大漢回答。

兩個嘍囉打開轎子，把一個新娘打扮的年輕女子拉出來。

「喂，女人，把你的新娘裝脫下來。」大頭目向新娘子叱喝。

「大王，饒命啊！」新娘子向着大頭目磕頭。

「放心，不會將你怎麼樣。只要你身上的新娘裝，我們有用處，快脫下。」

兩個嘍囉把年輕女子身上的新娘裝剝下後把新娘子綁起來，嘴裏也給塞上一塊布子，使她不能叫喊，然後將女子推進神殿小太郎躲着的神位案桌旁邊。

「你乖乖的在這兒等我們做完工作再來接妳。妳是跑不了的，也不會有人來救你。」

大頭目說完又走到神殿前院子，把新娘裝往自己身上穿，戴上繡花新娘帽後坐上轎子叫道：「你們準備好了沒有？我們快走，以免新郎家等的太久起疑心。」

十五六個嘍囉也都化裝好是送新娘的行列模樣。

「大頭目，小的留在這兒看管新娘子好不好。」一個嘍囉說。

「放屁，你想先拐走新娘子是不是。新娘子在這兒十分安全，還有誰敢夜裏到這兒來的呢。」

「不不，小小的不敢，的只是不放心。」

「不要你操心，快一起去。」

「是是。」

一行强盜，把新娘子留在神殿裏，抬着轎子裏假裝新娘子的大頭目和陪嫁的嫁粧走了。

小太郎從神位案桌下爬出來，被綁在桌邊的年輕女子，看到一個大男人從桌下爬出來，嚇得直發抖。

「不要害怕。」小太郎溫和的向年輕女子說：「我是常陸的武士，名字叫仁科四郎，因爲在羽黑山上遭遇過大難，來到這兒借宿一宵，却碰到你被盜賊捉來此地。我救你回去。」

小太郎把女子身上綁着的繩子解開，嘴上塞着的布塊也取下。

「謝謝救命之恩。」年輕女子被鬆開綁着的繩子後，跪着向小太郎叩頭。

「你是那裏人，怎樣被捉來此地。」

「妾是此地羽黑山下的上矢吹村村長左衞門的女兒，今天要嫁到下矢吹村村長福富吉郎家的兒子萬之助，看好時辰在今晚過門。剛才妾家親人和送嫁人員一行來到上矢吹村和下矢吹村境界的杉林時，突然出現大批强盜，把送嫁的人統統捉住綁在杉林裏，只把妾一個人帶到這兒來。」

「嗯，原來如此，那强盜們假裝是你們一行，大頭目又化裝新娘模樣，大概知道你們的結婚消息，一定又到新郎家騙進去强刦財物去了。」

「那該怎麼辦呢?!」新娘子急的哭起來。

「不要哭。你知道是那裏來的强盜嗎?!」

「是，我們知道。他們是在這附近山裏的山賊，爲首的大頭目名字叫大山六太夫，聽說過去是以畿內和四國爲地盤的戰國武將三好長慶的部下武士，在一次戰爭後逃來此地，糾合嘍囉幹起强盜來。因爲大山六太夫此人武功高强，官府捕吏不敢惹他。」

「好一個無恥的大山六太夫，當過武士竟然落草爲寇。此地官府對你沒辦法，我小太郎可要消滅你，爲民除害。」說罷，小太郎向新娘子說：「你知道不知道下矢村的福富家在那兒嗎?!」

「妾知道，妾去過。」

「那好，你現在就帶我去。不過要跟强盜們打鬥不能不帶武器。」

小太郎就在神社內外尋找武器，看到神殿門閂用的有四五尺長的棍子，拿起來揮舞了兩三下，知道是木質堅硬的楠木，可以權充武器，於是取下這根棍子，由新娘子帶路，約莫走了三四里路，果然到了一個村莊。新娘子指着村莊前一棟大房屋，說就是村長福富的邸宅。

「好。你就到附近的房子去避一下，等我把强盜消滅，叫你時才出來。千萬不可以隨便跑出來。」

「是的，謝謝您，妾就躲在這間屋裏避一下。」

說着，新娘子往左邊農舍進去。

小太郎往福富家門口一看，圍牆大門開着，兩旁各點燃一盞燈籠，大概爲了今晚要迎接新娘子入門的。圍牆內有一個嘍囉在把風，小太郎輕輕的摸進去，出其不意的一棍便打死了把風的嘍囉，滅了燈籠的火，再走到門旁邊，在黑暗中等待强盜從屋子裏出來，準備走出一個打死一個，走出兩個便打死一雙。

× × ×

且說强盜大頭目大山六太夫，身穿新娘裝坐在轎子裏，由化裝送嫁的十五六個嘍囉，前呼後擁的來到福富家。福富家的人，看到新娘轎子及陪嫁嫁粧一應俱全，送嫁人手拿的燈籠又有上矢村村長家的標記，因此沒有人懷疑是强盜一行，立即打開圍牆大門請入，福富家的

家人和親戚都在兩側手拿燈籠迎接，口口聲聲「恭喜恭喜」、「大家辛苦」。

從前這一帶，風俗習慣，新娘子在門口不下轎子，仍坐在轎子裏，一直抬到新郎等着的新人房子下轎子，大山六太夫的手下嘍囉隨着轎子一窩蜂般擁進屋子裏。

在新房轎子放下來了，新郎萬之助上前打開轎子見新娘出來，福富家人和親戚一齊鼓掌。只見從轎子出來的人，把頭上戴的新娘帽和面巾脫下，竟是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福富家的衆人皆愕然失色。

「喂！福富家的人聽着。」大山六太夫向四周睨視了一下，大聲的說：「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這山中擁有山寨的大山六太夫便是。早就想光顧你們這裏。可是你們這裏如同城堡，圍牆高大不能翻牆進來。今天探知舉行婚禮，乃在半路刦持新娘子，將女方親人和送嫁人手全部捉住綁在半路上，由我們化裝爲女方親人和送嫁人員，順利的進來了，你們看這些送嫁人員都是俺手下，快把家中金銀財寶和銀子全部拿出來，否則休怪俺不客氣。」

福富家中的人一聽，譁一聲各想逃命。福富吉郎不愧是一家之主及本村村長，頭腦較爲冷靜，立刻制止家人不要慌，自己好像對待貴賓般的走到大山六太夫面前施禮說：「失敬，失敬。壯士原來是大山六太夫大爺，大爺的聲名，早有所聞，今天既然已經來到舍下，當遵囑奉上二三千兩銀子，但請吩咐貴手下勿傷害我家及親戚大小。」

「什麼！你說二三千兩銀子。」大山六太夫不屑的說：「不行，不行。俺要你家全部銀子。」

「可以，全部奉上，但有一個條件，請您釋放新娘子和女方的親人及送嫁人員。」

「釋放女方親人送嫁人員可以，但是新娘子不行，新娘子俺要帶返山寨當壓寨夫人。」

「大爺，請您高抬貴手，無論如何還給我們新娘子，我願將所有財物全部奉送。」

「俺說不行就不行，俺所以要錢當然是想過過榮華榮耀的日子。今天既然將遠近聞名的上矢村村長多左衞內的美麗小姐截獲，只能當俺壓寨夫人，絕對不放走。」大山六太夫接着說：「不要再嚕嗦，快把銀子財物拿出來！」

福富吉郎想再哀求，大山六太夫很不耐地舉起脚來，把福富踢倒。在一旁他的兒子萬之助，切齒憎恨大山六太夫奪妻，現在又看到他爹被踢倒，不顧一切的跑向刀架想拿刀與大山六太夫拚命。

「快將小子制服。」大山六太夫看到萬之助跑去拿刀，即命令身邊的手下。

眼明手快的大山六太夫手下立刻跳過去把萬之助踢倒，其他嘍囉把福富家人圍住，一個一個綑綁起來。

「你們開始快一點搜出金銀財寶，先拿到這裏集中，再運回山寨。」大山六太夫命令手下行動。

手下嘍囉從庫房搜來內裝一千兩銀子的箱子三十二箱，共三萬二千兩銀子。大山六太夫非常高興，叫嘍囉立即運回山寨。

衆嘍囉眼見客房準備好的今晚喜宴酒席的山珍海味，平常在山寨只吃山豬或野兔等野味，早已垂涎三尺。

「大頭目，這酒席沒人吃未免可惜，讓我們飽餐一頓再運回銀子好不好?」

「好吧。」嗜酒如命的大山六太夫自己也想坐下來，好好喝一下，向衆手下說：「你們可以大打牙祭，不過不要喝醉，免得抬不回銀子。」

「謝謝大頭目，我們不會喝醉的。」衆手下毫不客氣的動手，大吃已準備好的結婚喜宴酒席，大山六太夫也坐在主客座位，嫌酒杯太小不過癮，用碗子盛酒，一大碗一大碗的喝下去。

强盜們大吃特吃，肚子塡滿吃不下去才起身，大山六太夫還在獨酌。

「喂，你們每一個人先扛一個千兩箱，到了剛才的小神社，先放在那兒，再回到這兒來搬完爲止，知道嗎?!」大山六太夫向手下們吩咐。

「是！是！都知道了。大頭目，小的先走了。」

「好。快點再回來。」

第一個嘍囉扛着一個千兩箱走出去，剛走出門口一步，在外面早已準備好的小太郎，「噗」一聲揮下棍子，一個響亮的聲音，這個嘍囉已腦骨破碎，來不及哼一聲就氣絕了。

小太郎把這個嘍囉的屍首和千兩箱，拖到一邊，抽出這個嘍囉所佩的刀作武器，準備對付第二個出來的嘍囉。

又聽到第二個嘍囉向大頭目告辭的聲音，小太郎已舉着大刀在等，一踏出門口，頭部已被砍成兩半。就這樣在門口的小太郎已砍了七八個腦袋。

「那麼，大頭目，我要先走一步。」

「小頭目，辛苦你了，你就在神社等俺好了。」

小太郎聽見小頭目，重新握好刀子等着。小頭目兩脚走出門口時，腦袋一樣很脆的開花，並不比小嘍囉的腦袋硬。

小太郎抽出小頭目的佩刀揮舞一下，認爲比剛才嘍囉的刀好，就把手中已砍過七八個腦袋的刀丢棄，再拿起小頭目的刀揮一下。

「小頭目等我一下，我們一起走。」這時又有一個嘍囉扛着一個千兩箱，邊喊邊跑出來。這個嘍囉跑出來，見不到小頭目，却看到頭髮散亂的大漢揮舞大刀。這一個嘍囉吃驚不小，把扛着的千兩箱丢下，又跑回屋裏，大叫「外面有人。」

「糟！被人發現了。」既然被發現，小太郎不能再等在門口，乃提着小頭目的刀，追入屋子裏。

在最裏面的房間裏，還有五六個嘍囉陪着大山六太夫在喝酒。福富吉郎一家親戚被連環綁在一邊的柱子。

大叫「外面有人」的嘍囉跑進這房間時，小太郎也已追入，從背後一刀砍倒嘍囉，對着大山六太夫大聲說：「本人替天行道來收拾你們這些强奪他人財物的盜賊。」

大山六太夫猛然愕了一下，便抓起面前的杯盤，朝着小太郎擲去。小太郎閃了一下，杯盤碰着後面的牆壁而粉碎。

「幹掉他。」大山六太夫指使左右手下。

「看刀。」五六個嘍囉從左右前後包圍小太郎殺過來。只見小太郎往左右跳躍兩次，每次兩個，五六個嘍囉都已倒臥血泊中。

大山六太夫大怒，拔出大刀大叫：「看俺的厲害。」但只一回合，大山也腦袋開花倒了下去，十五六個强盜全部殺光。

被綁在一邊的主人福富吉郎太夫，眼見剛才的一場斷殺，吃驚不已的嘆息。

「雖說現在是亂世，但以別人家金銀財寶的掠奪爲目的，强盜與强盜火併，眞是荒謬絕倫，可是後來進來的强盜，實在太强了。」他把小太郎也誤認是强盜。

殺光强盜，鬆了一口氣的小太郎，走到福富一家人被綁的地方，用刀子將綑綁着每人的繩子割斷，然後說：「那一位是本宅主人福富吉郎?!本人因故在羽黑山遭遇大難脫險下山，所以衣衫不整，但絕不是强盜，是常陸國武士，名字叫做仁科四郎。本人在村外神社救了貴

宅少主人萬之助的新娘子，知道强盜已來貴宅，專程趕來收拾强盜，你們盡可放心了。」

福富家人親戚們聽小太郎說完，一齊跪在地上向小太郎叩頭道謝。

「在下就是本宅主人福富吉郎，承蒙救助全家人，感恩不盡。」

「各位禮重了，請起來。」小太郎連忙要大家起來。

「對了，我叫新娘來跟各位見面。」說着小太郎走出屋子，到外面左邊農舍叫：「新娘子，你可以出來了。」

「是，妾在這兒。」新娘子應聲走出農舍，跟着小太郎進入屋子裏，與福富家的人見面，當然福富家的人認識新娘子。

福富吉郎執着新娘子的手，好高興的流着眼淚說：「大家平安太好了。」

「是這位武士在村外的神社救了妾。」新娘子指着小太郎，然後又說：「妾家的家人和送嫁的人，都被强盜捉住綁在村外的杉林中，請快派人去救他們。」

「那當然，大家快。」福富吉郎指揮着家裏的傭人和莊客，飛奔似的來到村外的杉林，果然看到新娘家的十多人，都被剝去外衣綑綁在樹幹。

大家慶幸沒有被强盜殺害，一起返回福富家；天一亮立刻報上地方官府。官府聽說當地捕吏無法應付的大盜全部被消滅，半信半疑的由地方長官親自帶人前往下矢吹村及福富宅實地勘查，且見大山六太夫以下大小山賊十八具屍體，無一例外，均頭上一刀斃命，連第一個被木棍打死的小嘍囉，頭上也像被眞刀所砍一樣，長官吐舌驚嘆，不知道消滅這些强盜的人，是名聞天下的劍術高手小太郎，因此大加讚揚，願頒發獎金，但爲小太郎婉拒。

福富吉郎挽留救命恩人在家休養些日，請裁縫匠爲小太郎裁製一套新衣，又將家中的長短兩把武士刀，送給小太郎暫時佩帶使用。

在福富家休養十來日，小太郎體力已完全恢復，在羽黑山上大戰羣兇時所受的傷，也經敷藥後痊癒，乃打算返回常陸的家，但又想既然已經來到了此地，順便訪問奧羽各地的有名武術道館，切磋各流派武術；於是立刻寫了一封長信，托人帶給常陸的父親，詳細的叙述上了羽黑山爲師雪恥，和脫險後殺强盜救人的經過，及將順道訪問奧羽各地有名武術道館後再返回常陸。

小太郎向福富吉郎告辭，福富吉郎拿出五百兩銀子，小太郎只收五十兩的路費，福富家特設盛宴餞行，並且一家大小，都陪伴小太郎，一路送到下矢吹村境才惜別回去。

× × ×

這一趟歷訪奧羽各地有名武術道館，對習武的小太郎有了很大的閱歷，收獲非淺。這一天，向着上州的歸途，經由中仙道走到了上州境界的碓冰山嶺。

走了一段山路，看到路邊有一家茶店，小太郎覺得有點餓，乃決定在茶店休息一會兒。

小太郎走進茶店坐下，店內只有一個老頭兒在照應，立刻上前問道：「客官要茶，要吃飯都有。」

「好吧，先給我一大碗飯，切一盤牛肉下飯。」

「是，馬上來。」

似乎這裏過路的客人不多，現在店內只有小太郎一個客人，顯得很寧靜。

小太郎吃飽了飯，在喝茶休息，與茶店老頭閒聊這碓冰山嶺風景和氣候時，店內又走進來年輕武士一伙七八人。

「老頭兒，快給我們拿茶來。唉！累得要死。」其中一個武士坐下來就嚷。

「是！馬上來。」老頭應着即拿茶去。

「不知道要等多久師父才到。」一個說。

「師父離開我們有一大段路，恐怕要等一會兒。」一個答。

聽他們的口氣，好像是同門道館習武的師兄弟一伙。其中一個像是師兄的，時時轉過頭來看在另一張桌子休息喝茶的小太郎，終於忍不住了，向着小太郎問：「你這位武士，看來也像是在習武的，不知對不對？」

「是的，我才在學習，請多指教。」小太郎客客氣氣的回答。

「果然我猜的不錯，你年紀還很輕，只要你肯努力學習，將來必成大器。」這位師兄模樣的人物，像是對着剛入門的師弟教誨的口氣說。

「我再請問你，你是學那一門那一流的武術。」

「我只是稍爲學一點神陰流劍術。」

「哦！是神陰流劍術嗎？」這位師兄說：「那太巧了，我們也是練神陰流劍術的。既然你是在學習途中，應該經常向武功高一級的前輩討教才會進步。在這兒我們等待我們的師父到來以前，你就跟我的師弟們練一下吧！」

小太郎心裏想，這一位仁兄，說話的口氣蠻大，不知道他的武功程度如何？這一趟旅途又不急，好吧！就跟他們「玩一下」也好。仍舊微笑着回答他說：「既然仁兄不吝指教，我就不客氣要討教了。」

「對，初習武的人不必客氣。」既然向着同伴中的一個人說：「太田，你先來跟這位年輕的習武者練一回合看看。」

大家就在茶店邊的空地準備練武。這位師兄找來兩根有三尺多長，兩指頭粗的竹子代替武器，交給小太郎和太田。

兩人各持一根竹子分開架好招式。小太郎故意漫不經心的隨便架個形式。其餘的人都圍着看。這位師兄又開口了。

「招式要架好，架得不好被攻擊時無法招架。你們兩個不要站着對峙不動，要出手攻擊啊！」

太田在師兄催促下，舉起手中竹子，「噗」一聲望着小太郎頭上打下。小太郎身體一閃，順手輕輕的打了太田的頭。

「甘拜下風。」太田莫明其妙的摸一下剛才被小太郎打着的頭說。

「本人僥倖的勝了。」小太郎微笑着說。

「太田你眞不行。」這位師兄又指另一個師弟說：「中田你來跟他比比看。」然後又向着小太郎說：「年輕人，剛才的太田習武不久，還不行，不是你的對手，這位中田是太田的師兄，功夫略高，你再跟他比比看。」

「請多指教。」小太郎客氣的回答。

被師兄指名的中田，從太田手裏接過竹子，走到小太郎前面架起了招式，似乎向小太郎表示：「我的武功不像太田那麼弱。」

小太郎還是隨便架個招式，中田即揮動竹子攻擊過來。小太郎接住，馬上還手輕輕的打上中田的頭。

「僥倖，又是本人贏了。」小太郎說。

連續比了兩次，小太郎輕鬆的勝利，而且都是一回合就打上對方的頭。

「這位年輕武士，武藝相當高强嘛！」這七八個青年武士顯出吃驚的樣子。這時又有十來個武士來到了茶店。

「喲！他們在這兒也練起來了。」其中的一個說。

隨後一個頭戴深草帽，脚穿草屐，腰佩朱鞘長短兩把武士刀的人，快步走上前，脫下深草帽交給旁邊的門人，對圍着小太郎比武的七八人大聲說話。

「喂喂弟子們，不得無禮。這一位不是你們可以做對手的人，快道歉吧。」然後走向小太郎親熱地叫：「小太郎兄，很久沒見，你怎麼來這兒？」

小太郎回頭一看，來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師兄弟，上泉道館四天王之一，在上州坂本開劍術道館的藏人。

藏人先不回答小太郎，向着剛才與小太郎比武的自己門人說道：「你們太失禮了，快來道歉。這一位就是爲師常向你們提起的，勝過師父的小太郎大劍客哩。」

「噯喲！」藏人的門人同時叫起來：「原來他就是被武林稱爲麒麟大劍客的小太郎先生，那我們一百個人也勝不了他。」

「藏人兄，」小太郎笑着說：「他們都是你的門人是嗎？看起來個個素質都很好，尤其是擅長武藝的講解。」

「慚愧慚愧。」藏人轉回頭問門人：「是誰向小太郎先生講武藝？」

「是川田師兄講的。」一個門人回答。

「川田你過來。」藏人指着川田：「你過來再講解一次讓我聽聽。」

「師父，弟子不敢。」川田滿面通紅。

「以後不許再輕視別人，自誇武藝，知道嗎？」

「是，知道了，弟子以後不敢。」

藏人拉着小太郎一起走入茶店裏面坐下，然後說：「請你原諒門下的無禮。」

「沒關係，都是年輕人嘛。」

「那你怎麼來到這兒呢？」

「我是去羽黑山，然後訪問奧羽各地，返回箕輪的上泉道館路中，途經此地的。」

「你是說去了出羽的羽黑山？」

「是的。兩個多月前我在塚原城家中接到你們四個人聯名的快信，談到恩師病中，羽黑山的圓海大鬧咱們上泉道場，侮辱病中的恩師以及咱們一門師兄弟，我非常悔恨當時不在場，所以我立刻整裝前往羽黑山，殺死了圓海，洗雪一門的恥辱。」

藏人聽罷，又驚又喜。「哦！原來如此。由於我們功夫不及而受辱，而你却能擊敗圓海爲我們雪恥，恩師也一定會感到很欣慰的。」

「我忘了問你，恩師病情如何？」

「是的，曾經一時非常危險，所幸漸有起色，最近差不多已恢復了健康，所以我才敢回到這附近的坂本道館來的。」

「是嗎！那太好了，我也放下了心。今天你是到那兒去的，使我們在這兒巧遇？」

「我是到這山上的碓冰權現神社參拜，獻納匾額的歸途，在這兒遇上了你。那麼，你就到我的坂本道館休息幾天如何？」

「好的，願意奉陪。」

「太好了，那麼我們走吧！」

藏人於是邀請小太郎，並帶衆門人一同返回坂本的武術道館。

當晚，藏人設豐富的晚宴爲小太郎洗塵，並祝賀擺平羽黑山圓海，爲上泉道館洗雪恥辱，可是飲酒間，小太郎發現藏人氣色不太好，似有悶悶不樂的心事。

「藏人兄，我看你的氣色不太對，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我很佩服你的觀察力，在眞人面前，實在隱瞞不了你。」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想還是告訴你吧，你聽說過祭祀武神赤城明神的赤城山神社，每年的六月十三日，也就是後天，在神前舉行武術大賽的事？」

「哦！對對，我曾經聽說過。」

「你聽說過的話，大概你也知道，參加這一武術大賽，第一年連勝十人的好漢可獲領白色優勝旗；第二年再參加又連勝十人，可再獲領紅色優勝旗，連續第三年再出場，又連勝十人，便可將自己的名字刻在武林第一的匾額上，掛在赤城明神正殿，受到全國武林的尊敬，因此，每年都有全國武術高手前來參加如此一年一度的神前大賽，爭取勝利，以揚名全國武林。」

「那麼，藏人兄，你是想出場，又怕輸不起，是嗎？」

「小太郎兄，是這樣的，過去幾年一直沒有出現過連續兩年均勝十人的高手。可是前年和去年已有人連續兩年連勝十個武林高手，獲領白色優勝旗和紅色優勝旗，如果今年又連勝，就能够在赤城明神正殿掛上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了。此人就是同在上州的馬庭村開設武術道館的通口十郎在衙門的嫡子通口光義。這一個通口光義，得到他父親的眞傳，是念流劍術的高手。不瞞你說，去年我參加了，却敗在通口光義之手。當然今年也準備再上場，只不過擔心萬一再度敗在他手下，讓通口光義連勝三年，掛上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將是同在上州的我們上泉道館的恥辱，因此無論如何，今年我不能再輸，常常赴碓冰嶺上的碓冰權現神社參拜，祈禱勝利。不過，內心仍然擔心萬一再度失敗，恥上加恥，此一內心的憂慮，終被你看穿了。」

「原來如此。」小太郎聽後考慮了一陣子，然後說：「藏人兄，讓我出場吧！」

「哦！你願意……」

「是的。我說藏人兄，你在上州本地也是知名人物之一，我雖然不相信你的武功在通口光義之下。但萬一不幸的再度失敗，不但是你，也將使上泉道館失色。所幸在上州本地，認識我面孔的人不多，讓我暫時使用假名上場，如果我輸了，也不影響到上泉道館的名譽，如果僥倖贏了，通口光義便不能掛上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了。」

藏人拍手高興。「小太郎兄，我非常感謝你。說眞的，剛才我想要拜托你出場。可是你才爲了我們單槍匹馬遠赴出羽國羽黑山擊敗圓海，爲師父以及我們師兄弟雪恥，辛苦脫險回來，所以我不好意思開口再拜託你這件事。」

「以我們同門師兄弟的情誼，那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們就決定這麼辦。」

「非常感謝你，這樣我心情可以放鬆下來了。不過這件事還得拜託你對恩師以及同門的其他師兄弟保密。」

「那當然，你放心好了。」

就這樣，小太郎決定後天代替藏人出場參加赤城神前的武術大賽。

武術大賽

時爲永正六年六月十三日，祭祀武神赤城明神的上州赤城山神社，從全國各地擁來了武林好漢，準備出場參加一年一度的祭神武術大賽。其中特別受到注目的，有上州多胡郡馬庭村念流劍道館主人通口十郎所率領的武藝者，坐鎭在擂台北上角；在常陸江戶崎開一羽流劍術道館的劍術始祖諸岡一羽齋所率領的，佔據在擂台南下角。

擂台的東上角有武州（現琦玉縣）川越的富田流劍術道館主人青木城所帶來的劍客。

藏人與小太郎偕同藏人的門人坐鎭在擂台西邊。

東北角的大帳棚內擠滿了從全國各地單槍匹馬前來比武的武林高手，其餘從十里二十里外，攜帶便當或野餐前來參觀武術大賽的觀衆，使平常寧靜的赤城山熱鬧非凡。

當然，大家的目標都集中在已經連勝兩年

的念流劍客通口十郎的嫡子，被稱爲通口小霸王的通口光義一人身上。如果今年通口光義再勝，則已連勝三年，可以在明神正殿掛上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念流劍術將稱霸天下；同樣的，今年出場挑戰的任何武林高手，只要能够打敗已連勝兩年的通口光義，那麼他的聲名也必轟動天下。

時間到了上午十時，咚咚咚咚，一個神官隆重的擊打神殿前面的大鼓。

鼓聲響過之後，另一個神官頭戴烏紗帽子，徐徐的走上擂台，先擧行簡單隆重的祭神儀式，祭神完畢，宣佈開始今年的祭神武術大賽。神官當衆宣佈說：「本山吉例擧行的祭神武術大賽，規定第一年戰勝十人者頒發白色優勝旗，連續第二年再戰勝者，頒發紅色優勝旗；第三年又連續戰勝者將在明神正殿上掛上刻有名字的下天武林第一匾額。希望各位高手在武神面前公平比武。」

神官宣佈完畢，鼕鼕鼕鼕，大鼓又響，武術大賽正式開始。

依抽籤，一羽派諸岡一羽齋的門人呂之助，及富田流派青木城的門人幾田四郎兩人首先出場，走上了擂台，四周觀衆齊聲拍手鼓勵。

呂之助今年才弱冠十八歲，但已體格魁梧，武功已達到他的師父一羽齋打算將來由他繼承武術道館的程度，故雖年輕不可輕視。

幾田四郎是富田流劍術的高手，年約二十五歲，兩人都手拿木刀走到擂台中央架好招式對峙。

呂之助架中段招式，四郎架上段招式。四郎似有輕視對手是十八歲小孩的姿態。呂之助立卽發現四郎上段招式有破綻，揮着木劍攻擊過去。四郎不慌不忙撥開攻過來的呂之助木劍，返手攻回去，就這樣兩人打了三四回合不分勝負。

接着，呂之助再度攻下來的木劍，四郎沒有接住，肩膀上重重的挨一下木劍，羞紅着臉說一聲「甘拜下風」退下。

說實在的，剛才的兩人，劍技伯仲，四郎的敗下，可以說是輕敵的結果。

得勝的呂之助，手提木劍留在擂台上。第二個走上擂台挑戰的是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先向台下報名：「本人是上州馬庭的念流劍術道館通口十郎門人牧太三郎。」然後向呂之助點頭打招呼：「請指敎。」

兩人分開各提木劍對峙。這太三郎，是通口門下有數的高手，果然對打兩三回合之後，呂之助敗在牧太三郎手下。呂之助的同門師兄弟熊之助立卽走上擂台向牧太三郎挑戰。

熊之助，今年才十九歲，名字有個「熊」字，但却是一個眉目清秀的美少年，皮膚白皙，看似女孩子。熊之助的上台，在擂台下的觀衆間引起一陣騷動，都說這位美少年，要是女孩子多漂亮。

牧太三郎顯然也有輕視美少年的樣子。兩人分開架招；牧太三郎看了對方的招式和動作，眼神都無一點破綻，這才緊張起來。

「咤！」熊之助的一聲叱喝，其聲銳厲，使人難以相信出之美少年的嘴。

兩人打了三四回合，牧太三郎內心焦急，將熊之助接招後迅速還擊的一刀沒能接住，肩膀挨了一木刀，叫一聲「甘拜下風」退下。

通口道館的高手淸水五郎，久野甚藏也都敗在熊之助手下。

從東北角各地武藝者帳幕內，又有一個身材高大的武士走上擂台，此人身穿黑木棉短衣，留長鬍鬚，兩眼如鷹，皮膚黑的發光，可是動作却非常的敏捷。

這一位黑武士，走向裁判神官的面前報名：「本人是相模國（現神奈川縣）小田原城城主北條公部將，名字叫做權四郎，願使用槍向對方挑戰。」

權四郎從擂台邊取來備用的，前頭用布包起來的練武用一丈二尺長的「模擬槍」，走向熊之助面前點頭說：「本人權四郎，願討教一回合。」

「客氣，請指敎。」熊之助應着。

兩人在擂台中央對峙。一個使用木刀，一個使用模擬槍，一白一黑，形成强烈對比。

急性的權四郎馬上揮動模擬槍望着熊之助的胸膛刺過來，槍勁十足銳厲，熊之助連忙用木刀架開，正想反擊時第二槍又猛烈刺過來。好危險，熊之助閃過了這第二槍，如電光石火般，第三槍又刺過來。這一下熊之助招架不住，腰邊被猛烈刺一槍，向後踉蹌兩三步才站穩，不得不叫聲「甘拜下風」退下。

輕鬆得勝的權四郎，在黑色的臉上露出白白的牙齒笑着向四周叫：「敢向本人挑戰的，快上台來。」

繼續上台的五個高手，都和權四郎比鬥三四回合後，統統被模擬槍刺倒。

權四郎在擂台上好威風，觀衆也都對他的獨特槍術武功驚服。

這時又有一位叫原大隅守上台應戰，只戰了一會，原大隅守就一槍刺中權四郎腰部，觀衆爲原大隅守叫好。

接着有七名高手上台，但都抵擋不住原大隅守的凌厲槍法，連番敗下陣來。

「還有誰敢上來接受俺的槍法的，是不是沒有了？！」

在擂台上，原大隅守威風凜凜的環視台下示威着。

× × ×

這時，從坐鎭擂台上角的上州多胡郡馬庭村念流劍術道館帳篷，出來一個年輕的武士，走了上擂台，面露笑容，向擂台四周觀衆揮手致意。台下立刻響起了如雷的掌聲。

「你看，通口的小霸王終於出場了。」

不錯。現在上台的這位年輕武士，便是馬庭的念流劍術道館館主，通口十郎的嫡子，現年二十五歲的通口光義，已經在前年和去年連勝了兩次此一神前比武大會，只要今年再度獲勝，便可以在武神赤城明神正殿掛上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了。

台下的觀衆，以本地上州人佔最多，他們大多數都是爲了瞧這一場通口小霸王的關鍵一戰而來的，所以看見通口光義走上擂台，便瘋狂的鼓掌聲援。

通口光義持木刀走到擂台中央，向原大隅守點頭報姓：「本人是馬庭的通口光義，請多指敎。」

「喔！足下就是通口氏嗎。足下的大名已傳到咱甲斐之地。可是今年既然俺來把關，就不會像前年和去年，輕易的讓足下過關，俺可要對不起足下了，來吧。」

說着雙方站開架招，原大隅守仍用模擬長槍，通口光義使用木刀。

兩人對峙，向左緩緩移步轉了半圈。突然，原大隅守大叫一聲，一槍刺來。通口光義從容用木刀撥開長槍退後一步，間不容髮，原大隅守的第二槍又猛烈刺來。

通口光義如飛鳥般閃開了疾如閃電的第二槍，不待對方抽回刺出的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迅速動作跳近原大隅守的面前，同時一木刀已打在原大隅守的肩膀上。

勝負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分曉。原大隅守刺出的第二槍還沒有抽回，當然身體也還沒有站好，肩膀就挨了一木刀，不覺脫口喊了一聲：

「噯！輸了。」

原大隅守被剛才通口光義的迅速手法攪糊

塗，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輸的，搖着頭垂頭喪氣的步下擂台，台下又爆出如雷的歡呼。

接着又有一羽流劍術高手，及富田流劍術高手，以及各流派劍、槍武術高手輪番上台，一個一個敗下來，通口光義一口氣連勝了九個人，只要再勝一個人，就完成連續三年戰勝了十人的記錄，在武神正殿上可以掛「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了。

這最後一關，是通口光義最重要的一關，挑戰的人也不敢輕易出場，只怕自己輸了，等於自己爲通口光義奉送了天下武林第一的聲名，所以久久無人出場，擂台上的神官一再大聲催促：「還有沒有上場挑戰的？！」

神官往擂台下四周掃視了一下，還是沒有人應聲。於是神官用手把頭上戴的烏紗帽扶正了一下，又咳嗽一聲，鄭重宣佈：「假如沒有人再出場，今天的神前比武大賽，就判定通口光義優勝。因爲通口氏以本次連勝三年，決定由通口氏在神殿掛上……」

「等一等！請等一下。」

神官還沒有宣佈完畢，擂台下有人大聲叫等一下。衆人一看，從擂台西邊有一個年約二十一二歲的青年武士，悠然的走上擂台。

「本人是本州箕輪的神陰流劍術武館上泉伊勢守門人，藏人的弟子，名字叫做仁科四郎，願再向通口光義挑戰。」說罷，拿木刀走到擂台中央。台下沒有一個人認出此人就是已經聲名遠播的塚原小太郎。

由於通口光義，目前只戰勝九人，按照比武大會規定，必須連勝十人才算優勝，神官立卽允准小太郎與通口光義再作一場比武。

兩人分開招式對峙，已經連勝九人的通口光義，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一看小太郎的招式和動作，已看出小太郎不同方才連勝的九人，知道絕非等閒人物，甚至可能比自己還强，免不了開始緊張，尤其對通口光義來說，這一場的勝負，決定自己是否能够掛上天下第一匾額的關鍵性一戰，內心越是緊張。

雙方都精氣內歛，互相運氣對峙；顯然的通口光義開始被小太郎的氣勢所壓，呼吸開始急促，頭上臉上都冒出大顆汗珠。

小太郎不放過通口光義的動搖，身體滑半步向前，一刀就打到對方的木刀中段；通口光義一見小太郎攻過來，立刻用手中木刀來接，但小太郎的第一擊却是發動第二擊的掩護，第一擊不是眞正的攻擊，因此第一擊將星眼架招改側右方，以左手撥動刀柄打在對方的木刀中段，同時跳前一步，利用第一擊打到對方木刀中段的彈力，不待對方的反擊，間不容髮的發動第二擊，在對方防備身體之時，强勁的一擊疏於防備的對手握武器的右手背上。

通口光義想要躱開小太郎的第二擊已來不及，握着木刀的手背狠狠挨了一擊，手一鬆，握着的木刀落地，通口光義不由說聲：「甘拜下風」。臉色蒼白，低着頭羞憤地下台。

台下又是一陣騷動。

小太郎擊敗了通口光義，並無得意的樣子，淡淡的環視擂台下四周大聲說：「很僥倖本人獲勝，也願意再接受挑戰指敎。」

台下觀衆的頭一齊鑽動，看看還有何等人物出現。可是對於台上這位曾勝過通口光義的武士，本來想出場的其他高手都自認不如，都不敢再出場。

於是神官又走上擂台。

「請等一下，本人願挑戰。」這時台下又有了聲音。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到發出聲音的方向。又見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皮膚淺黑，人品骨骼非凡，任何人都能看出又是一個不平凡的高手。

此人上了擂台，向神官施禮報名：「本人是在東海道大津開武術道館，名字近江典膳，使用槍爲武器，流派是山本無邊流。」說罷，持了一條模擬槍走到小太郎前面也客氣的說：「請指敎一回合。」

「也請你指敎。」小太郎也客氣的回答。

兩人各退了一步。近江典膳揮舞手中模擬槍架招時，他手中對着小太郎的槍頭，乍看之下好像分做三四十條槍頭，好不厲害。

小太郎架星眼招式，右半身略向前；近江典膳架了上段招式。

使槍的架上段招式，是槍頭斜對上方，握槍的雙手略放下方，好像故意要誘使對方從槍頭下方挺身進攻似的。這種招式，除非使槍的武功非常高超，通常是少用的招式之一。

「怪怪。」小太郎心裏想：「自稱叫做近江典膳的這一個對手，槍法非比尋常，從對手的年齡、相貌、體格看來，或許此人就是當今在日本槍法無雙，被稱爲西國鳳凰的龜井新十郎，那就要格外小心來對付了。」

他的眼光觀察敏銳，此人僞稱近江典膳，正是日本第一槍法高手龜井新十郎沒有錯。

× × ×

龜井新十郎，在當時日本的武術界，以槍法無雙馳名。因爲他出身關西，所以被武林尊爲「西國鳳凰」；後來出任日本的戰國時代末期統一全國的豐臣秀吉，憑一條槍的武功，獲任俸祿額「三萬石」最高的武將。

東麒麟會戰西鳳凰

這時東國的麒麟小太郎，與西國的鳳凰龜井新十郎的龍虎鬥，可說是千載難逢的一次大賽。雙方只是架着招式，互相瞪眼運氣，精氣內歛，而都不敢輕易出手。

持槍矛架上段招式的龜井新十郎，看小太郎不攻過來，把招式從上段降至中段，可是小太郎還是不攻過去，龜井又把招式從中段降至下段。就在龜井變換招式下段時，小太郎運氣吶喊一聲，用手中木刀擊着用棉團包着的龜井的槍尖，避開龜井的攻擊，同時跳近龜井的身邊，擧起木刀對着龜井頭上打下來。龜井立卽閃開小太郎的一擊，間不容髮還刺的槍尖猶如閃電光。小太郎也飛快躱開龜井的槍矛。

兩人一刺一回，一前一後，一擊一擋，動作如飛燕，如游絲，交鋒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數萬觀衆看的如醉如痴，沒人發出一點聲音，只有擂台上兩人的吶喊，跳躍脚步聲，和刀槍碰擊的聲音。

又見龜井不知發現了什麼破綻，一聲叱喝望着小太郎胸膛猛烈刺出一槍，觀衆以爲小太郎被刺倒了，說時遲那時快，小太郎身輕似燕，閃開了這一槍，在龜井還未及抽回刺出的手中槍時，小太郎的一刀已打在龜井的槍矛中段，而且竟把槍矛打斷了，望着龜井腰部橫掃一刀。龜井措手不及，只聽大叫一聲，龜井躍起足足有十丈高，而且越過所有觀衆頭上，跳到赤城神社外之後，不知躱到那裏去不見人了。

小太郎看見此人能跳過十丈多高，數十丈之遠，委實吃驚不小，觀衆更是大譁，神官走到擂台中央，示意四面觀衆靜一靜，然後又大聲向台下問：「還有沒有願上台向這位仁科四郎挑戰的？！」

神官連問三次，台下沒有反應，神官向小太郎示意暫時下台休息；小太郎向着正殿明神一鞠躬，然後走下擂台，藏人立卽迎出來，神官見藏人，便向藏人招手，藏人走到神官身邊，神官卽向藏人道賀說：「貴武館門下仁科四郎，眞是非凡的功夫……」

「不，不是的。」藏人笑着阻止神官的話說：「神官，他不是本人的門人。老實說，他

是本人的師兄弟，是咱們師父伊勢守先生的得意弟子，叫做小太郎。」

「噯呀！」神官一聽，不覺也叫了起來：「原來他就是小太郎先生。怪不得，怪不得。是人人尊爲東國麒麟的大劍客。那麼，就請先生再上台，接受明神的神酒和第一年優勝的白色優勝旗。」

神官再把小太郎請到擂台上，然後向台下鄭重宣布：「今年的本山祭神比武大賽到此結束。得勝的這位仁科四郎不是眞名，實在是常陸國塚原城城主塚原土佐守侯的公子，眞名叫做塚原小太郎，將由明神頒賜白色優勝旗。」

台下又是一陣轟動。

神官引導小太郎走到明神正殿，將神案桌上神酒注滿一杯交給小太郎。小太郎接過手必恭必敬地一口喝下，將空杯交還神官。神官再從神案上取白色優勝旗，雙手頒給小太郎收下了。

小太郎在藏人、和藏人的門人左呼右擁之下退出了赤城神社，觀衆也開始四散回去，也有很多觀衆繼續跟隨在小太郎一行的後面一起下山。

× × ×

話說，小太郎參加赤城山武術大賽後，在師兄弟藏人陪同下，一起回到了箕輪的上泉武館，拜見師父伊勢守，詳細的報告了單獨一人深入出羽的羽黑山，向圓海挑戰比武，用木刀打死了圓海，却被圓海門徒圍攻，險些喪命在羽黑山的情況；和後來歸途中遇見藏人，出場參加赤城山武術大賽，擊敗已連勝兩年的念流劍術高手通口光義等等經過。

伊勢守聽罷大喜說：「小太郎，汝以師弟之情誼，遠赴山羽的羽黑山，經過艱難辛苦，替爲師的洗雪恥辱，爲師的感到非常欣慰。」接着又說：「在赤城山的武術大賽，就是汝才能擊敗念流的通口光義，爲上泉武館揚眉吐氣。不過太可惜了，那個自稱叫做近江典膳的使槍高手，一定是被稱爲西國鳳凰的龜井新十郎了。早知有龜井和汝比武的場面，爲師的無論如何也必定趕往一看。今後想再看汝和龜井的比武，恐怕沒有機會了，可是龜井有那一絕招，縱使你們有再比武的場合，龜井還是會逃掉的。」

「師父！」小太郎不解的問：「師父說龜井有那一絕招，縱使今後再有比武的機會，也會被他逃掉，不知道師父是指……」

「爲師的是說龜井有天狗昇飛術絕招。」

「師父是說天狗昇飛術絕招……」

「是的。龜井新十郎在赤城山武術大賽，被你打斷了武器，橫掃一刀過去時，已經進退維谷，於是使用天狗昇飛術絕招，跳過赤城明神的社殿擂台跑了的。」

「喔！原來如此。」小太郎心裏想，龜井新十郎既有能够跳過數十丈高遠的天狗昇飛術絕招，那再跟他比武也不可能獲勝了。

伊勢守又對着小太郎說：「爲師的常常告訴你們，武功的修練是畢生的，應無止境。日本雖大，但是敎練天狗昇飛術絕招的唯有攝州（現兵庫縣）花隈的城主戶澤山城守一人而已。龜井新十郎一定也是拜師戶澤山城守學那一絕招的，既然龜井能學會，小太郎你也一定可以學會，爲師的還是鼓勵汝再去花隈城，拜戶澤山城守爲師，學習天狗昇飛術絕招去吧！」

「多謝師父鼓勵。」小太郎興奮地說：「那麼門生這就準備去。」

小太郎回到自己的房間，重新準備旅途行裝，告別師父及同門兄弟，又回常陸塚原城，向父親和長兄詳述此行的計劃。

小太郎在家裏逗留一週，便拜別父親和長兄，望着攝州花隈出發。

一路上欣賞名勝古蹟和沿途風光，經江戶（現東京）箱根、小田原城、名古屋、岐阜等地方，這一天來到了東海道的五十三個驛站中，繁榮僅次於京都的親宿大津八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離京都不遠，附近又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有名的近江八景名勝就在這附近一帶，路上來往旅客熙熙攘攘，好不熱鬧。

小太郎走到了八町一條街的中段時，突然發現路邊的一棟大屋子門前掛着一塊大木板招牌，寫有「山本無邊流槍術指南近江典膳武館」十五個大字。

「哦！」小太郎不覺叫出聲來：「原來在赤城山武術大賽，最後出場和我比武的龜井先生，眞的使用近江典膳的名字，在這兒開武館授徒。我應該趁這次路過的機會，登門拜訪才對。」

小太郎脫下頭上戴着的斗笠，走進武館大門，向裏面叫聲：「借光。」

「那一位。」裏面應聲走出一個門人來。這一個門人，看見小太郎是衣着並不很好的一個旅行武士，心中想必是前來借旅費的過路武士，於是用不屑的口氣問：「有什麼事情？」

「請問近江典膳先生在不在，我是拜訪近江先生來的。」小太郎客氣的回答。

「你找我們師父幹嘛？」

「我是請敎一回合來的，煩請通報。」

門人聽說是比武來的，口氣稍改客氣一點問：「請敎尊姓大名？」

「本人是常陸武士，名字叫仁科四郎。」

「好的，請稍等一下。」

門人進入裏面報告師父有人前來比武。

「一定是前來要旅費的。」近江典膳也這麼想。因爲在當時的武士，很流行雲遊各地磨練武藝，遇到武術道館便要求比武。有的是眞正爲切磋武藝而比武，輸了便拜對方爲師，留在武館習武，贏了便要求對方付給旅費，再往各地武館繼續挑戰去。

近江典膳聽門人說前來挑戰比武的年輕武士衣着不佳，便以爲是前來要旅費的，告訴門人：「包二百文紅包給對方，說是館主身體不適，下次路過時再來比武。」

「是的，師父。」

門人遵命包了二百文紅包，放在盤子上面拿到門口說：「非常抱歉，讓您枉駕。館主因爲身體不適發燒生病，此次不能接受您的挑戰比武，請您收下這一點盤費吧。」

「本人不接受紅包。」小太郎說：「本人是修習武藝的武士，不是爲了要旅費而來，而是希望比比本人所練的劍術與山本無邊流槍術的武功高低。如果近江先生是眞的生病身體不適，本人不會强迫比武；可是如果是害怕本人而裝假病，將貽笑全國武林，請你進去再問問你們館主是不是眞的生病了？」

「您等一下。」門人又跑進去向館主說：「師父，那人不接受紅包，還說師父害怕他裝假病，眞是傲慢無禮……。」

近江典膳一聽門人的稟告，勃然大怒。

「去把武藝者名錄拿來給俺看看。」

典膳一頁一頁仔細的查看了登錄全國武林各流派高手的名簿，查不出有仁科四郎這一使劍的姓名。

「好傢伙。」近江典膳笑了一下：「把來人帶到道場去。」

「是。」門人立刻又回到門口請小太郎。

「館主願意接受您的挑戰，請上來。」

「那太好了，謝謝。」小太郎要來一盆水，脫下脚上穿的草鞋，把脚洗乾淨後跟着門人上去進入練武的道場。

近江典膳帶着衆多門人已等在道場。小太郎一看此人年約三十七、八歲，身材魁梧，對

着小太郎怒目而視。

小太郎不知此人就是近江典膳，只直覺地感到此人對自己抱有很大的敵意。

「幸會幸會。」此人口氣還裝着客氣的說：「俺就是本館館主近江典膳。剛才門人不識相，獻上文銀，非常失禮，俺願意向足下致萬分歉意。」

小太郎仔細的看此人的面貌身材，不像在赤城山的比武大賽對擂的自稱是近江典膳的使槍高手。

「恕我不禮貌。」小太郎打揖的問：「足下就是近江典膳先生嗎？」

「不錯。俺就是近江典膳。」

「可是足下不像近江典膳先生。」小太郎不解的說。

「這就奇了。俺就是本槍術武館館主近江典膳，怎麼說俺不像近江典膳呢？」

「奇怪！足下眞的是近江典膳先生嗎？」小太郎再次用心求證的問。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魯莽。俺就是近江典膳，難道還有假的。」顯然近江典膳發火了。

「是嗎？那就對不起。既然足下說是眞正的近江典膳先生，那本人不比武失陪了。」說着小太郎掉頭就想走。

「站住。」近江典膳喊住小太郎，並且用眼睛指示門人把道場的門關起來，不讓小太郎出去。

「看起來你這個人也帶武士刀，是習武的武士的樣子。既然是武士應該懂得武士的禮貌才對，怎麼證實了俺就是近江典膳便想溜走？你不是比武來的嗎？」

「抱歉，抱歉。因爲本人有必要證實貴武館館主的身份才冒昧求見。既然足下是眞的近江先生就沒有比武的必要。」

「你這個人說話越說越糊塗。方才在門口，俺門人包二百文紅包要你走，你却不肯走，一定要求比武，俺看你年輕熱衷於習武，才在百忙中擱置重要工作，把你帶進道場來。現在你却又說不必和眞正的近江典膳比武，難道還有假的近江典膳不成？現在你想走，俺才不放你走。」

「那太爲難了。」小太郎說。

「誰爲難你，是你自己找上門來的。按照規矩咱們比一回合。」近江典膳催着小太郎比武。

「好吧！那就請敎一回合。」小太郎知道近江典膳不會讓他走，只好跟他比鬥一回合再走，就借一支木刀走到道場中央。

近江典膳拿一支八尺長的練武用模擬槍茅也走到道場中央，架起中段招式。

小太郎雙手握木刀架星眼招式。

「嗄！」近江典膳發出銳利的一聲，舉槍望着小太郎的胸膛刺來。小太郎不慌不忙閃開近江典膳的槍尖，反身一木刀擊中槍柄附近，典膳握槍的手感到一陣痲木，長槍落地。間不容髮，小太郎的木刀橫掃典膳的脚，典膳四脚朝天的倒地，小太郎不待近江典膳爬起來，頭也不回的跑出近江典膳的武館而去。

近江典膳從地上爬起來，已看不見小太郎了。「喂喂！」近江問門人：「剛才的武士那兒去了？」

「不知怎麼的，他早已匆匆忙忙的跑出去了。」

「怪怪。」近江典膳從地上爬過來，雙手抱胸沉思一下，突然站起來撿起掉在地上的長槍，從中間把它折斷爲兩段。

「師父，您怎麼把槍折斷？」門人驚叫。

「俺要收拾武館，不再敎授槍術了。」

「師父爲什麼又突然這樣想呢？」

「俺是一個流派山本無邊流槍術的武館館主，竟然敗在武林上從未聽說過的叫做仁科四郎手下，那俺還有什麼面目來開武館授徒。今天俺就關閉武館，進入深山幽谷，重新鍛鍊七八年，如果武功有了進展，再下山開武館。」

說罷，近江典膳從道場走進裏面的房間，叫人取酒菜，獨自飲酒解悶。

鳳凰的出現

就在這時候，近江典膳槍術武館的門口，又有訪客叫門的聲音。

「喂！有人在叫門，你出去看一下。」一位師兄叫另一個師弟去看一下。

這位師弟從裏面出來，看見門口站着一個身穿粗布衣服，頭戴斗笠，浪人模樣的中年武士。

「請問有何貴幹？」門人問。

這位浪人模樣的中年武士從容的開口。

「典膳在不在家。」

這位門人爲對方狂大的口氣吃了一驚。心想剛才打敗師父的叫做仁科四郎的年輕武士來時，還問「近江典膳先生在不在，是拜訪近江先生來的。」而這位中年武士，竟直呼他們師父的名字，不知道此人是什麼來路，所以也小心的回答：「哦！是的，我們師父在家，請問尊姓大名。」

「不必問名字，典膳在家，就叫他出來一下。」

門人被這傲慢的口氣愣住了，不知回答。

「還不趕快去叫典膳出來一下。」中年武士再催促，這位門人才急急跑進去。

「師父！師父不得了，快！快！」這位門人氣吁吁地叫。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叫。」近江典膳不悅的問。

「師父，門外又有一位中年武士前來挑戰比武。」

「那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的。」

「不是的，師父。」門人說：「先前口氣非常客氣的仁科四郎，師父也敗在他手下。可是現在來的這位口氣非常的狂大，直呼師父的名字，問典膳在不在。」

「這又怎麼樣？」

「他還說，典膳在家話，叫典膳快出來迎接。」

近江典膳聽了訪客如此傲慢的傳言，心裏確實不愉快，到底是何許人物，近江典膳隨手抓一把大刀便往門口去看。

站在門口戴斗笠的中年武士，穿着並不好，可是身材氣質看來不差。

「要俺出來迎接的就是足下嗎？足下到底是誰？」近江典膳說着從斗笠下面窺了一下此人的面貌，竟大叫一聲退後數步跪下說：「師父駕到，恕弟子失迎。」

近江典膳的門人，這才知道原來這位口氣狂大的中年武士，是他們師祖，難怪一來就要他們師父去門口迎接。

這位中年武士洗了脚，在近江典膳前導迎接進入客廳坐在上座，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在赤城山武術大賽，逃脫小太郎的一擊，使出天狗飛昇術絕招，跳離擂台失去蹤影的西國鳳凰，槍法名手龜井新十郎。

「歡迎師父駕臨。」近江典膳慇懃的施禮：「久未拜見師父，今天師父駕到，弟子非常高興。看來師父好似在旅途，不知師父要到何方。」

「嗯！爲師的是到關東去一下，現在正要回大阪途中，順道來汝這兒。」龜井新十郎環顧一下近江的武館說：「汝的武館怎麼這樣紊亂，是發生什麼事情？」

「是的，不瞞師父說，弟子準備關閉武館，不再收徒授槍術了。」

「那又爲什麼呢？」

「因爲剛才師父駕到前不久，有一個年輕的武士，自稱是常陸人，名字叫做仁科四郎的來了武館，弟子竟敗在藉藉無名的年輕武士，實在沒有面子……」

「什麼？汝說叫做仁科四郎的？」

「是的。因爲弟子沒聽說過有仁科四郎這個武術高手的名字，以爲一槍就能夠擊敗他，不料反而一囘合就被他擺平了。弟子自年幼受教師父，槍法武功已不在別人之下，獲師父恩准在此地開設武館授徒，却敗在無名劍士之手下，實在無臉再主持武館繼續授徒了。」

聽完近江典膳的敘述，龜井新十郎莞爾一笑說：「汝當然敵不過他，汝輸是應該的。」

「師父，怎麼弟子是應該輸的呢？」

「聽着。那個仁科四郎是假名。老實說，爲師的也曾經敗在他的手下。」

「咦！師父，您說着玩的。」近江典膳不敢相信西國的鳳凰會敗在年輕武士手下。

「爲師的並不是說着玩的。」

「弟子絕對不相信全日本還有比師父武功更高的豪傑。」

「好吧！爲師的詳細說給汝聽。」龜井新十郎遂將上次在赤城山武術大賽的經過詳細敘述出來。

「這麼說，師父也的確敗在仁科四郎手下了。」近江典膳吐了一口氣說。

「是的，爲師的承認敗了。不過爲師的斷定那位自稱仁科四郎的年輕武士，一定是小太郎無疑。」

「那麼，仁科四郎就是小太郎了。那弟子敗在他的手下也是理所當然的了。」近江典膳這才面露得救的笑容。

龜井新十郎突然想起，問近江典膳說：「對了，忘了問汝，那個仁科四郎走了多久？」

「他一走師父就進來，時間還不久。」近江典膳回答。

「那他往那個方向走呢？」龜井新十郎又問近江典膳。

「弟子被擊倒，還沒有爬起來他就走了，所以沒有來得及看清楚他往那裏走去。」

「好吧！汝先借給我一支槍茅，咱們往西追一段路看看能不能够追上他。上次在比武時出現了奇奇妙妙的絕招，如果能够追上他，我還要向他討教一回合。」

說罷，龜井新十郎手裏提着比武用的長槍，後面跟着近江典膳和他的衆多門人，往西邊的大路追趕上去。

龜井師徒一行一路快步追到大津郊外數里，可是沒追到小太郎。龜井新十郎返回近江典膳的武館逗留數天後告別，又雲遊各地繼續武術磨練。

且說離開近江典膳武館的小太郎，本想立刻取路赴京都，可是又想到將來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來此處，何不順便遊覽欣賞天下聞名的「近江八景」名勝，於是改路往琵琶湖的上船碼頭來，準備到對岸欣賞近江八景。如果小太郎離開近江典膳武館，不想欣賞近江八景，取路直往京都，可能在大津郊外就被龜井新十郎一行追到了，只因爲小太郎的改變主意，使他們兩人的重逢，延後二十多年之久。

小太郎來到琵琶湖的上船碼頭時，正好趕上一艘船要開去，小太郎坐上船。

不久，船到了琵琶湖對岸，大家下船各自離去，小太郎順路欣賞近江八景的名勝，取路往京都再往大阪而去。

× × ×

大阪，在當時是日本最大的商埠，京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大阪是商業中心，熱鬧非凡。小太郎在大阪逗留數天，遊覽市內各地後，準備取路瀨戶內海的水路到花隈。

小太郎從河口上了開往室津的大帆船。瀨戶內海的海面平靜，又是順風，大帆船好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樣的航行很快。

就在船上小太郎所坐位置的斜對面，坐着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小姐，如櫻桃嘴唇，芙蓉般的眉毛，生得非常清秀，後面跟着兩個侍從的武士，看來這位小姐是地位很高的武士家的小姐。兩個侍從的武士，有時笑着向小姐說話，可是小姐好像沒去注意聽侍從的話，從沒開口說話，偶而把視綫投到小太郎。小太郎心裏也想這個小姐長的好美。

不久船到了室津港口，船上的旅客魚貫的下船，小太郎優哉悠哉的走在最後下船上岸，那位小姐在先下船時回過頭來，正好和小太郎的視綫接觸，小姐莞爾一笑，點一下頭便在兩個侍從武士陪伴下離去。

小太郎下了船，走了一小段路，看到路邊有一家茶店，覺得口渴便進入茶店休息喝茶。

在茶店小太郎坐着的隣桌，也有五六個商人模樣的年輕人在喝茶聊天。小太郎聽到他們在談：「那傢伙怎麼選上我們這兒登陸來。」

「是啊！大塊頭，力大無窮，又有武功，沒人能夠制服他，眞沒辦法。」

「說話又不通，又亂捉女孩子，有人反抗就被殺，太可怕了。」

「請問各位。」小太郎忍不住開口問：「各位是說有壞人來這兒？」

「是的武爺，前幾天從海外來了一個海賊，是朝鮮人的樣子，身材高有七尺多，使用偃月大刀，在本地各處强刦有錢人，也刦走漂亮的姑娘。如果有人反抗，馬上揮起偃月大刀砍人，聽說這幾天已經被殺了十幾人，沒人能制服他。」

就在這時，外面路上有人大叫海賊來了。只見街上行人四處奔跑逃避，也有數人跑進茶店避一避，叫老板快把店門關起來。

小太郎見狀，向逃進店裏來的人問：「喂，你們是說，海賊正向這兒來了是不是？」

「是的，武爺。那個從海外來的朝鮮海賊，不會說我們的話，見人就搶，沒人能毆過他。剛才這個海賊出現在港口，見了一艘從大阪開來進港的船上，下來了一位十八九歲漂亮的武士家小姐，便一上前擄了那位小姐。雖然那位小姐帶了兩位侍從的武士，可是那兩位武士不是海賊的對手，兩三下就被擺平了。現在那海賊正拉着那位漂亮的小姐往這兒走來，所以我們怕遭殃，跑進來避一避。」

「可惡的海賊。」小太郎立刻想到剛才同船坐在斜對面的那位小姐：「豈有此理，朝鮮的海賊竟敢前來我邦放肆。好！本人來制服這個海賊，爲民除害。」

說着，小太郎叫茶店老板把門打開，走出店門口馬路，果見馬路上行人都已走避，只見一彪形大漢，拖着一位年輕姑娘正走向這兒來，後面遠遠的跟着一大堆人，不知道是不是想伺機救人的，還是看熱鬧的。

海賊走近茶店時，小太郎跑到海賊前面，雙手橫伸，阻止海賊走向前，大聲一喝：「站住。快放下這位小姐，馬上滾回去，否則本人要爲國人除害了。」

如果雙方都是日本人，也許雙方會叫罵一陣，然後拔刀互鬥。可是對方是朝鮮人，不懂小太郎的話，只知道有一個武士，對自己怒目而視，大聲叱喝，一定是與自己敵對的，所以這一個朝鮮海賊，也用朝鮮話大聲的對小太郎咆哮。小太郎當然也聽不懂他在咆哮些什麼，一定是說：「滾開！否則要你命。」之類的說

話。

果然，對方見小太郎不退，一手還捉住小姐不放，另一隻手使偃月大刀，對着小太郎砍將過來。小太郎身體一閃，避開了第一刀，海賊大怒，又大喝一聲，再砍一刀過來，又被小太郎閃過。

遠遠圍着觀望的羣衆，手裏都捏一把冷汗，奇怪這位年輕武士爲什麼不拔刀還擊那海賊。其實，小太郎已決心殺掉這個朝鮮海賊；可是這個海賊現在還捉住小姐不放，小太郎唯恐誤傷到小姐，所以不敢拔刀，只得伺機徒手來擒服這個海賊。

這個彪形海賊，或許以爲兩三下就能嚇跑這個年輕武士，甚至就能制服對方，想不到對方竟然武功高强，連砍數刀，不但砍不到對方，而且有被反撲的危險，眞的氣憤極了，又大叫日本人聽不懂的朝鮮話，終於放開捉住小姐的手，雙手握緊偃月大刀對着小太郎衝過來。

原先怕誤傷小姐而沒有拔出佩刀的小太郎，見海賊放開了小姐，小姐已迅速躱開，而海賊揮舞着偃月大刀對着自己衝過來，終於移動身體，叱喝一聲，向前對着海賊跳躍一步。

就這一刹那過後，圍觀的羣衆看見小太郎站在海賊背後，正把刀子放進刀鞘裏面，羣衆之中沒有一個人看清楚小太郎是在什麼時候拔刀的，又見彪形海賊，像是被點穴冥似的動都不動的呆在那兒。

俄頃，羣衆看到從海賊的頭頂，經鼻樑，湧出一條垂直的血絲，海賊手裏仍握着偃月大刀，好像山崩似的歪倒地上。這時候才從頭上流出大量紅色的血水。

「嗳呀，海賊被誅了。」

「這位年輕武士，武功眞了不起。」

羣衆一方面稱讚小太郎的武功，一方面看到海賊被誅而放下了心。

這時候，被海賊打倒暈過去的那兩個侍從武士，已醒過來追到這兒。看見小姐平安，海賊被誅，是位年輕的武士救了小姐，他們主從三人從圍觀的羣衆後面擠出來走向小太郎的面前施禮，分別道謝救命之恩。

「很慚愧，我們武功不行，被海賊打暈，未能盡保護小姐之責，多謝拔刀相助，救了我們小姐，非常感激。」一個侍從武士說。

「你們不必客氣。」小太郎說：「外邦的海賊，膽敢到本邦搶刦擄人、殺人，太可惡了，本人只不過爲民除害罷了。」

「本人名叫做吉田大助，是本地攝州花限城城主戶澤山城守的家臣。這位就是主公千金綾子小姐。」

「本人名字叫川崎百太郎。我們兩人是奉主公之命，護送小姐到大阪，剛才回程有幸和足下同船，敢請指教尊姓大名。」

「哦！你們是戶澤山城守公的小姐和家臣，幸會！幸會。本人是常州塚原城城主土佐守的次子，塚原小太郎，請指教。」

「豈敢，豈敢。原來閣下是大名鼎鼎的東國麒麟大劍客，失禮！失禮。」

「請問塚原先生往何處貴幹，可否請塚原先生先到限城一遊。」

「謝謝你們的邀請。其實本人正是爲了要拜訪戶澤侯，專程從上州來的。」

「那太巧了，我們願爲塚原先生帶路。」

這位花限城主戶澤侯的小姐綾子小姐，說救命恩人小太郎正是爲了拜訪她爹來的，也顯得很高興。

這時當地衙門做公的據報前來現場查案，知道是小太郎殺了從朝鮮來的大盜，鄭重的向小太郎道謝爲民除害，即邀小太郎到衙門領獎，爲小太郎婉拒。

修練天狗飛升術

統領攝州花限的花限城主戶澤山城守，是擅長名爲「天狗飛升術」的輕功武術者，雖然是統領一城的諸侯，但也選拔手下青年武士親自教授「天狗飛升」輕功武術。

這一天小姐從大阪回來，戶澤侯聽護送的兩個部下武士稟報，回程在室津港遇到朝鮮海賊，小姐被擄，小太郎擊斃海賊解救小姐危難的經過，立即在城中侯府引見小太郎。

「感謝你救了小女。」戶澤侯請小太郎坐下：「閣下此番前來，不知有何貴幹？」

「在下此次是奉師父伊勢守之命，專程前來拜戶澤侯爲師，學習天狗飛升術輕功，恭請戶澤侯爺准許收爲門徒，受在下一拜。」

「哦！你也想修練天狗飛升術輕功；既然是武林名門伊勢守介紹來的，尤其是你已經是名震全國的劍術高手，好吧！本侯就再收你這個門徒吧。」

「謝謝戶澤侯爺恩准收留。」

× × ×

從這一天開始，小太郎就留在花限城內，開始修練天狗飛升術輕功。戶澤侯既爲一國一城之主，他的武館道場相當的大，門徒也非常的多，除了從自己的部下年輕武士選拔出來的以外，也收留像小太郎一樣慕名前來修練的各地武術高手。

戶澤侯對武館的門徒，不分是自己部下武士或外來的武術高手，都一視同仁。雖然小太郎是諸侯的小爺，又是自己女兒的救命恩人，但在武術的修練上也同樣一視同仁，同等待遇。一大早就得按時起床，先做身體軟功運動，寅時刻開始．全體門人分成五人一組，輪流作跳躍練習。練習的場地上鋪一層銀砂，在地面上架設一尺開始，再二尺、三尺、四尺、五尺次遞增高至一丈、一丈五、二丈高的平行繩子，每人就在繩子架下，練習跳越繩子架，有一點像現在體育運動項目的跳高。可是現在的跳高有一段起跑再跳的距離，天狗飛昇術沒有起跑再跳的距離，直接跳越；現在的跳高，在跳越竹竿後不管是腹滾式或後背式，身體可以倒在氣泡墊上，天狗飛升術則必須平站好，並且立刻要迅速逃離現場，而現在的跳高，世界紀錄只有兩公尺多，天狗飛升術則可以達到數丈之高及遠，可惜這一門輕功武術已失傳絕跡，否則世界跳高紀錄不會只有兩公尺之多而已。

當時在花限城戶澤侯處鍛鍊天狗飛升術的，普通在三年至四年便可練就跳越一丈高左右，在練到可以跳越六尺後開始手持武器，一邊與對手對打，一邊後退，退到繩子架下時，必須在不被對方擊到的瞬間飛越到繩子架的另一邊去。這種輕功的鍛鍊，說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不簡單。

第一、沒有起跑的距離，直接在架子下運氣就躍起，很難使身體浮高很多。

第二、在一邊與敵人對打，在退到架子下時，又要防禦被對方乘虛攻擊，又要立刻離現場，往往在起跳的瞬間乘虛被對方打到，因此必須學到一邊與衆數的對打或被追趕之下，不受對方乘虛擊倒便能使出天狗飛升術遠跳離現場的功夫才能出道。

小太郎第一天開始修練天狗飛升術輕功。

「小太郎老弟，你過來。」一位師兄招呼小太郎。

「是的，師兄，請指教。」

「不要客氣。雖然在這一門輕功，我是你老弟的師兄，可是你已經是名聞天下的東國麒麟大劍客，我們也希望你指教劍術哩。」

「彼此，彼此。」

「那老弟咱們這就開始。你是第一次開始學這一門輕功，就從一尺開始學跳吧！」

「師兄，這一尺嘛根本不用學跳，這樣就可以跨過去嘛。」說着，小太郎一脚跨越了一尺高的繩子架。

「這樣跨過不行呀！那何必學輕功呢！好吧，那就升兩級，從三尺起跳怎麼樣。看起來三尺並不高，可是也並不是隨便就可以跳過去的。你看我，基本動作是這樣的。脚伸直，身體略向後傾，然後腰部脚部同時用力向前直跳。對！對！你的姿勢動作很符合標準。好，就這樣跳跳看。」

小太郎運氣喊了一聲，身體向前一躍，即跳越了三尺的架子。和小太郎同組的其他四個師兄弟，看小太郎初次開始學習，第一次試跳就跳越三尺的架子，吃驚不小。

「喂小太郎兄，你不是初次學習這門輕功的，過去已經練過是不是。」

「不！我眞是初次練輕功的，過去沒有練過。」

「那我們不相信你能這麼熟練的，第一次就能跳過三尺，你再跳一次給我們看看。」

「好呀！我是按照師兄指敎的姿勢和動作跳過而已。」說罷，小太郎運氣喊一聲，又輕易的跳越三尺的架子，使師兄弟們大爲驚訝和讚賞。

令師兄弟更驚訝的是晚上睡覺之後。小太郎和同組的五人同睡一個房間。晚上上了床之後，大家因爲白天練得很苦，很疲倦，一躺上了床便呼呼大睡。只有小太郎一人不馬上睡着，腦子裏還在回想白天練習時的竅門，一有所領悟，立即踢開棉被，運氣吶喊起來。同房間睡着的師兄師弟們都被驚醒。

「噯呀！把我嚇了一大跳。小太郎你在幹什麼？」

「我剛練習跳起來。」

「什麼！你練習跳起來，睡覺了還練習跳起來？」

「是的，我們不能說敵人在我們睡覺時不來突襲，所以也應該練習睡覺的時候，也能够隨時跳起來，防禦敵人的突然一擊……」

「不要開玩笑，練習在白天就够了，睡覺的時候不要胡鬧。」

「那對不起，打擾各位了。請睡吧。」

過了一會兒，差不多大家又睡着了的時候，又一聲吶喊，踢開棉被，小太郎又跳起來。

「喂喂，你又來了。」

「是的，我想萬一敵人來突襲的時候，應該這樣跳起來……」

「那裏會有敵人來。你這樣胡來，我們怎能睡覺？」

一連幾天，天天晚上如此，和小太郎同一房間的師兄弟們無法睡覺，個個捲舖蓋跑到別的房間去睡，沒有一個人願意和小太郎同睡一個房間的。

就這樣，從永正六年的年底，到永正十一年，小太郎在花隈城裏勤練了天狗飛升術輕功。練者本來就是武林無雙的麻俐手法高手，已經練就可以跳越一二十丈高遠的神功。

這一天晚上天氣很悶熱，小太郎上床後又輾轉難眠，過了許久才睡着了，却夢見父親土佐守和大哥兩人悄然的坐在床邊，小太郎一驚驚醒了，全身正冒出冷汗。

「怪怪，怎麼會夢見父親和大哥呢？」小太郎確實心裏感到納悶。接着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晚上，小太郎又連續做了相同的夢，內心更掛慮到在故鄉的父兄，不知道是不是發生了什麼異變。

小太郎實在悶得發慌，去走訪戶澤藩校的學者岡村順庵。

岡村順庵不但學問好，又對算卦很有研究，陳自從小太郎來花隈習天狗飛升術輕功，兩人便時有來往。

「怎麼了，老弟，你的臉色很不好看。」順庵一見來訪的小太郎就詫異的問。

「不瞞岡村先生，我已連續三個晚上夢見父兄悄然的坐在我的床邊，不知道是不是故鄉發生了什麼異變，特地來請敎您的。」

「是嗎？你有這個心事，當然臉色會不好看了。」說罷，岡村順庵端詳了小太郎的臉，又說：「老弟，依我的推測，你故鄉的父兄或許眞的已經發生了變故。」

「哦！眞會發生變故……」

「這我不能明說，最好老弟你趕快返回故鄉一趟。」

「是嗎？那我得馬上去向戶澤侯爺告假回去看看。」

「不過老弟，你回去的途中千萬要小心，也許你會遭遇有關生命的災難。」

「這話怎麼說的呢？」

「這是從你的面相上看出有兇相來的。記住，老弟！絕對不能發脾氣，縱使有陷入死地的危難，福人自有天助。唯一可怕的是，萬一老弟遭遇不測的災難，沉不住氣，就可能發生不可挽救的危險。所以老弟要切記絕對不可發脾氣。」

「是的，謝謝先生的忠告。我這就去向戶澤侯爺告假。」小太郎辭別岡村順庵，立即前往侯府求見戶澤侯。

「小太郎，你急着求見，有什麼要事？」

「報告侯爺師父，弟子已連續三天晚上夢見父兄悄然坐在弟子牀邊，方才弟子見了岡村順庵先生，也見弟子面上有兇相，恐怕故鄉發生了異變，心裏非常的不安，想向侯爺師父告假回去故鄉一趟，探望父兄近況。」

「原來如此。本侯也看出你氣色不好，尤其是你已五六年不見父兄，應該回去探望。」

「謝謝侯爺師父，弟子這就告退回去。」

「等一下，小太郎。這次你回去，本侯想先向你提親，和小女綾子成親如何。」

「回侯爺師父，弟子這趟是牽慮故鄉發生異變想趕回探望父兄，怎麼突然提起婚事？」

「小太郎，本侯先問你，你喜歡不喜歡小女？」

「回侯爺師父，綾子小姐溫柔美麗，氣質高貴，弟子喜歡都來不及，只是弟子尚在修練武術階段，不便論及婚事。」

「只要你不討厭小女就好說了，本侯老實的向你說，自從你來了之後，小女對於各方的提親一概拒絕不答應，後來本侯才知道小女是看上了你，對你情有所鍾。你是塚原侯的公子，又是名震武林的劍術高手，能够和你攀上姻親，本侯也求之不得，不過本侯第一顧慮到你是否喜歡小女，願否與小女成親，第二顧慮到你還在修練輕功武術之中，不應該使你分心，所以叫小女耐心的等待。現在你修練的輕功天狗飛昇術已經可以出道了，你又要回鄉探親，本侯認爲可以向你提親了，不知道你以爲如何呢？」

「謝謝侯爺師父和綾子小姐的抬舉，不過現在弟子不敢私自答應下來，弟子想先回故鄉稟告父兄，並且得到吾師伊勢守的准許，就馬上回來正式提親。」

「對！很好。不過小女已經等了你好幾年，歲數已不小，希望你越快越好。」

「是的，只要弟子這趟回去，家鄉父兄一切安好，弟子一定很快的回來。」

「好，好，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快去快回吧。」

「那麼弟子這就準備行裝去。」

小太郎準備行裝妥當，便分別向戶澤山城守和朋輩們道別，綾子小姐在母親、乳媽陪同下也出來和小太郎叙別，綾子小姐很高興小太郎答應婚事，可是又傷心小太郎這就要離去，不知幾時才回來成親，只是用哀怨的眼光望着小太郎，細聲叮嚀，小太郎好言安慰，告別了攝州花限城。

小太郎誤陷關卡

離開了攝州花限，小太郎歸心似箭，取路東海道，連日早起晚歇，這一天已來到了箱根八里山嶺。

這箱根，現在是日本有名的避暑觀光勝地，是在日本第五十代桓武天皇在位的延曆二十一年（西元八〇二年）便已開闢的從東海道進入江戶（現東京）的關山大道。這地方又是位居關東要衝，由領轄當地的小田原藩在山上設關卡，檢查過往旅客，捕捉各地逃犯。

當小太郎從三島方向來到了箱根關卡南門時，關卡守衛南門的武士，見了小太郎也是武士，立即圍將過來。

「請問閣下是何藩武士，有何貴幹經過此地？」一個把關武士客氣的問。

「哦！各位辛苦。小人是常陸國塚原城城主土佐守之子，叫做小太郎，是從攝州花限返回常陸，途經此地的，請准許通過。」小太郎也客氣的回答。

「請稍等一會兒，」一個守門武士進入裏面通報後，走出一個四十多歲，腰佩一把大刀，地位較高的武士，很警覺似的開口。

「閣下說是小太郎是嗎？」

「是的，本人就是小太郎。」

「就是常陸塚原城的小太郎沒錯是嗎？」

「是的，就是塚原城的小太郎。」這一個武士，確認了小太郎的身份，便大聲向裏面叫：「來人啊，把他拿下。」

立刻從門內跑出二十多名守關武士，把小太郎團團圍住。

「你們這是幹什麼？」小太郎大驚的說：「小人非罪犯，是堂堂武士，何以你們聽了本人的名字和身份就要拿我，你們不把話說清楚，本人只有殺光你們這些關卡守衛，通過本關了。」說罷小太郎也拔起佩刀。

這些守關武士何嘗不知道小太郎的武功高強，看小太郎拔刀，都退後五六步。

「大家慢着，」先前的那個地位較高的武士，連忙制止大家動手，向小太郎說：「抱歉得很，本人是小田原藩主北條侯部將遠山六郎便是，我們是奉命捉拿閣下的，難道閣下不知道家鄉塚原城堡的事變！」

「什麼，你說我家鄉發生變故？」

「是的，令尊土佐守，在常州水戶前藩主佐竹左京太夫病逝之後，圖謀不軌，與關東管領越後藩主上杉謙信秘謀，企圖霸佔佐竹侯主家，因事敗被佐竹侯另一部將，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所逮，現正拘押在笠間城堡內大牢，並由佐竹侯家照會本小田原藩主北條侯家，如發現土佐守之子小太郎，即捕送笠間城，因此本關卡是奉命捉拿閣下的，請見諒。」

聽此人所言，小太郎大吃一驚，常州塚原離攝州花限千餘里，小太郎家鄉發生事變毫無所聞，深信父兄必無謀反，企圖霸佔佐竹侯主家之不忠不義行爲，可能另有隱情，心裏想去了常陸笠間城堡，見了父兄，案情必能了解，那麼，就無須在這兒拒捕，和這關卡的守衛武士衝突，主意打定，小太郎便把大刀放進刀鞘，連同佩在腰邊的小刀都交給關卡武士說：「既然父兄在笠間城，本人不願跟各位衝突，但希望馬上將本人送往笠間城堡。」

「那當然，我們是奉命行事，就請閣下跟我們先到小田原城堡覆命。」

小太郎就在遠山六郎和另外五名關卡武士護送之下到了相州小田原城，可是北條侯的手下，將小太郎關進城堡內大牢後，不知道那一天才把他送往常州笠間城，因爲經過兩天三天，八天十天都沒有人來叫，任憑小太郎心焦如焚，向看牢的一再催問，總是無人來理會他。

× × ×

且說，常陸國水戶藩主佐竹左京太夫，是位祿高八十三萬石的大名諸侯，年初左京太夫因病去世時，襲位藩主的長子義宣年僅十歲，因此由親屬之一，坐鎭在常陸國笠間城堡，領有八萬石的佐竹彈正擔任監護人，另由佐竹侯老臣梅津內記擔任輔佐之職。

佐竹彈正擔任少主人監護之職後，雖然獨攬藩政，但意猶未足，企圖廢少主人義宣，由彈正之子八十丸繼承藩主，霸佔佐竹侯藩位，早就開始勾結拉攏黨徒，受彈正許以霸佔藩位成功後給予藩內高官高祿而被誘加入彈正陰謀集團的大有人在，只有坐鎭塚原城堡的塚原土佐守剛毅正直，土佐守的存在就是彈正實現霸佔藩位的最大障碍。

彈正決定用計除去土佐守，欺負梅津內記年老患了白內障眼疾，視力模糊，不能親自閱讀書信，僞造了一封土佐守的信，假裝是他的手下在塚原城堡外意外的拾獲，然後秘密走訪梅津內記。

「梅津老，本座的手下在塚原城堡外拾獲的一封很重要的信件，事關本藩大事，本座特來跟梅津老商量。」

「彈正兄，到底是什麼重大事情。」

「是這樣的，塚原城的土佐守，趁我們主公去世，少主年幼，竟膽敢企圖霸佔我藩，去函春日山的越後藩主上杉謙信秘謀，梅津老你眼睛看不清楚，本座念給你老聽。」彈正從懷中取出僞造的土佐守的信，念給梅津內記聽。

「彈正兄，老朽不敢相信。」聽彈正念完後梅津內記很驚訝的說：「土佐守一向剛毅正直，老朽不相信他會謀反本藩，其中必有蹊蹺，咱們得暗中查出眞像。」

「你說怎麼個查法？」

「這樣吧，彈正兄，你把那封信交給老朽，同時暫守秘密，不要在事實眞象不明以前把這種事洩漏出去，近日內老朽自去塚原城見土佐守，暗中試探他的反應如何。」

「咱們可以暫時不把這件事洩漏，不過這封信你眼睛不大好，還是由本座保存比較妥當。」

彈正不敢把僞造的信件交給梅津內記，又擔心內記會把僞信消息透露給土佐守，揭穿自己的陰謀，於是一不做二不休決定儘速除掉土佐守，密召心腹手下，研商伺機暗殺土佐守。

土佐守對於領轄隣地笠間的佐竹彈正密謀暗殺自己的事毫無所悉，這幾天又開始一年一度例行的巡察塚原城堡下自己領轄地區的工作，彈正方面獲知土佐守出城堡巡察各地的消息，認爲機會來到，密令手下神鎗手近藤五平次攜帶傳入日本不久的新武器「火鎗」潛伏在塚原領地與笠間領地邊界松林，另外暗中配置全副盔甲武裝的武士兩百五十名，等待土佐守巡察經過時，由近藤五平次一鎗先打倒塚原土佐守，然後由伏兵包圍隨從土佐守的護衛武士，一網打盡。

這一天，土佐守只帶徒步隨從武士二十多名，自己騎着駿馬，一路在前巡視到了和隣地笠間領接近的邊界松林時，這一位戰國武將，天眞正傳神道流劍術高手，察覺到周圍彌滿不穩空氣，好像有伏兵，正回過頭想警告後面隨從的武士注意之時，從前面不遠一株大松樹上

響起一聲火藥爆炸的聲音，一顆鎗彈已射穿了土佐守的胸膛，土佐守大叫一聲拔刀，同時從馬背上倒下來，隨從武士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驚慌地跑過來把土佐守抱起時發現土佐守已氣絕，這時一聲吶喊，埋伏在附近的佐竹彈正的兵馬揮動武器，從四面八方圍殺過來，土佐守的隨從武士立卽拔刀抵抗，展開一場激烈的戰鬥。

可是雙方人數懸殊，彈正方面的伏兵是有備而來，都身穿盔甲護身，土佐守方面隨從武士則未穿護身盔甲，寡不敵衆，一個一個地倒下。

這時，土佐守的隨從都頭山口長十郎，一邊奮戰，一邊大聲呼喚：「秋山伴作，汝快騎上主公的馬，我們替汝殺開一條血路，汝儘快趕囘城堡報告大少爺，主公已遭佐竹彈正暗殺，快帶兵來報仇，秋山伴作，汝聽淸楚沒有？快……」

「秋山，快走，快走。」其他人也都催秋山伴作。

「好吧，那我先走一步，」秋山伴作砍倒前面的一個敵人，迅速退下，跳上在不遠處的剛才土佐守所騎的馬，彈正的兵看到土佐守部下有人騎上馬。大叫：「圍起來，不要讓他跑掉。」

彈正的兵，紛紛追殺秋山伴作，山口長十郎率領手下，阻止彈正的兵接近秋山伴作，並且奮力殺開一條血路，秋山伴作兩脚用力踢一下馬腹，跑出重圍，望着塚原城堡飛奔囘去，留在現場的土佐守隨從武士山口長十郎以下二十餘名，寡不敵衆，終於筋疲力盡全部壯烈戰死在主公塚原土佐守的身旁。

× × ×

全身浴血，飛馬囘到塚原城堡的秋山伴作，從馬背跳下，向着在旁邊驚惶不知所措的武士們大叫：「快報告大少爺，主公遭佐竹彈正暗算。」秋山一邊說一邊跑步進入內廳。

「到底發生什麼事？」城堡內的武士，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從秋山伴作全身浴血，單騎飛奔囘來，已察覺發生了大事，都跟着秋山伴作進入內廳。

土佐守的長子塚原帶刀，已得到通報匆匆出來內廳，見秋山伴作滿身血漬，喘氣如牛，大聲驚問：「秋山伴作，你跟隨老爺出巡，怎麼單騎囘來，到底發生什麼事？」

「報告大少爺，事情不好了，主公出巡，在接近笠間城管轄邊界的松林，遭到佐竹彈正的暗算，用火槍射殺主公，又埋伏兩百多手下，圍殺我們二十多人，屬下奉都頭山口長十郎之命，飛馬囘來報急，請大少爺立刻召集我城堡所有武士，爲主公報仇去。」

「什麼，佐竹彈正派兵暗算我爹，豈有此理，我爹和彈正同是水戶藩主佐竹侯之下一城之主，彈正憑什麼暗殺我爹，」帶刀咬牙切齒的說：「好一個卑鄙的佐竹彈正，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來人啊，傳令下去，全城堡武士集合，我要爲父報仇，各位要爲主公復仇。」

「對，我們要爲主公復仇。」大家都奔囘取武器牽馬，準備出城追殺佐竹彈正，這時候突然城堡外面發生吶喊，人馬喧嚷之聲。原來不待塚原城堡作準備，彈正已率軍乘虛掩殺過來了。

塚原城主祿高五萬石，約有兵員二百五十人；佐竹彈正祿高八萬石，有兵員四百多人，又利用其爲水戶藩主監護人職權，以討伐塚原城謀反爲藉口，抽調水戶城兵一千人入侵塚原城。一個守門武士跑進來向帶刀報告：「報告大少爺，外面有隣地笠間城主佐竹彈正的兵馬，把本城堡包圍，正準備從前後門同時攻打本城堡。」

「殺父仇人，顯然早就預謀侵佔本城堡，和殺死主公的仇人決一死戰。」

帶刀隨卽到城門牌樓上察看，但見彈正軍早有準備，帶有爬城牆用的雲梯、繩索、長矛、弓箭、火鎗等武器，彈正騎在一匹黑色駿馬上，全副盔甲武裝，正指揮要攻城。

「卑鄙的佐竹彈正。」帶刀從城門牌樓上指着彈正大罵：「我爹和汝同爲水戶藩主佐竹侯之下一城之主，無寃無仇，各治領地，汝何以暗殺我爹，又來攻城？」

「放肆！」彈正不示弱，指着城內說：「佐竹侯待汝爹土佐守不薄，土佐守膽敢忘恩負義，趁老侯去世不久，少侯年幼，勾結春日山上杉謙信，企圖霸佔我藩。本座乃奉少主命令除去叛逆土佐守，並且前來收囘塚原城堡。你乖乖的開城，將城堡交出來，本座就饒了你們一城人的性命，否則就將塚原城踏爲平地。」

「好一個卑鄙無耻的佐竹彈正，竟然揑造事實，陷我爹於不義，我誓與汝不共戴天，殺死汝爲父報仇。」

「哼！汝死到臨頭還嘴硬。好！本座就殺光你們以除後患。來啊！大家攻城啊！」彈正囘過頭對部下兵卒下令。

彈正軍第一排火鎗隊，立卽點火射出第一排鎗彈，城上十數人中彈倒下；接着雙方射箭應敵。彈正軍在火鎗和弓箭手掩護之下漸漸逼近城牆。

帶刀心想敵軍人數，數倍於我，而且是有備而來，我軍人數少，未有準備，倉促應戰，情勢不利；與其守城坐以待斃，不如攻入敵陣，以少數精銳敢死隊突入彈正身邊，擒賊先擒王，殺死彈正，則第一可報父仇，二因敵軍主將旣死，羣龍無首，必陷於混亂失散，塚原城池便可保住。主意打定，帶刀便只留下少數武士防守前後兩城門，自己親率所有武士，大開城門，一馬當先，衝進敵軍陣內，左右衝殺，望着彈正的位置殺將過去。

包圍塚原城的彈正兵馬，看見塚原帶刀親自率一百多城兵殺出城來，立刻調動兵馬，把帶刀城兵等團團困住，同時料到城堡內守兵必已單薄，另調三百多人從後門猛攻。果然少數守後門的城兵抵擋不住敵軍的猛攻，敵軍用雲梯爬過城牆進入城堡內，在城內放起火來。

衝出城外和彈正軍拚殺的帶刀和城兵，被數倍敵軍困住，接近不了彈正身邊，忽見城內起火，擔心城堡被攻破，無心再應戰，下令城兵殺開血路退囘城內。可是城兵退入城內，敵軍也追趕殺進城內來，城兵多數已戰死，只剩少數作困獸之鬥。帶刀奔囘內廳時見敵兵也已殺進內廳，帶刀的妻子水戶美人阿照，手持長柄大刀正與兩名敵兵纏鬥，一閃身左右砍倒那兩名敵兵。

「阿照，妳沒保護娘？」

「娘知道本城命運危在旦夕，大勢已去，爲了不受敵兵侮辱，已經自盡了。爲了向您報告娘已經自盡，妾才殺出來的。」

「啊！娘，請原諒我未能守住城堡。阿照，我們只有奮戰抵抗到最後一兵一卒，戰死爲止。」

「是的，妾願意奉陪到底。」

這時，城兵秋山伴作滿身是血，奔進內廳來。

「大少爺，大少奶奶，屬下正到處在找兩位。」

「哦！伴作，你來的正好。」帶刀把手上的長劍放進刀鞘交給秋山伴作說：「你快突圍出去，將這把長劍交給在攝津國花限城主戶澤山城守那兒的二少爺小太郎，把佐竹彈正暗算主公，率軍攻陷本城堡的詳細經過告訴他，要

他爲我們報仇。你快去，城堡快完了，我們留着要和本城堡共存亡。」

「可是大少爺……」

「你不必再說了，快去吧……」

「是！那麼屬下這就告別了。」

秋山伴作趁天色已黑，小心地躱着入侵敵兵，順利的從邊門溜出城堡外去了。留在城堡內的帶刀夫婦和生存的少數城兵，見大勢已去，退至城堡天守閣，自己放火焚燒天守閣，然後都剖腹自盡，阿照在丈夫剖腹之前，也用短刀用力刺進咽喉，陪同丈夫一起到黃泉；塚原城堡守軍全部壯烈犧牲，城堡失陷，佐竹彈正這才得意洋洋的收兵囘去。

塚原土佐守旣除去，佐竹彈正沒有了顧忌，就以水戶藩主佐竹侯幼主義宣體弱多病，非一藩之主的人材作理由，在同黨重臣多數贊同之下，廢了義宣，改以彈正自己的十六歲兒子八十丸爲先主嫡親身份，繼承了水戶藩主佐竹侯地位，完成了霸佔水戶藩八十三萬石領地目的。

可是佐竹彈正還不能高枕無憂。他知道土佐守的二少爺，被全國武林尊爲東國麒麟的小太郎，目前雖然遠在攝州花限習藝，一旦小太郎獲知他爹被自己暗殺，塚原城堡失陷，母親，大哥，大嫂都自盡的消息後，必定會趕囘來找自己報仇的。這不能不防。佐竹彈正想出了一計，用水戶藩主名義專程派使者到關東八州總管，相模國小田原藩主北條佐京太夫的地方，仍僞稱土佐守謀反，陰謀霸佔水戶藩佐竹主家；請求北條侯，在近日內塚原土佐守的二公子小太郎，從攝州花限歸途，經過北條侯領地的時候，代爲逮捕送交笠間城堡的佐竹彈正審處。

北條侯不明佐竹彈正的陰謀，對彈正派來的僞使，誤信是眞正的水戶藩使者，遂答應彈正的請求，令管轄箱根關卡注意檢查經過關卡的武士身份，如發現小太郎就把他給捉起來。

很巧，就在同一天小太郎從花限來到了箱根關卡而輕易的被捕，然後被送到小田原城堡，關在小田原城堡內的大牢裏。

× × ×

相模國足柄郡小田原城堡，是小田原藩主北條侯坐鎭的地方，是東海道上有名的要害之地，來往客商頻繁，市鎭非常繁榮。就在城堡下明神前大道上，有一家掛着出售「透頂香」香料大招牌的大商舖。據說這種叫做透頂香的香料，是中國大陸上叫做員外郎的人發明，傳到日本的時間不久，也只有小田原的這一家叫做「虎屋」的商舖獨家製售，所以聞名全國。連豐臣秀吉於年前懲罰不臣服的北條侯，派兵征伐小田原城堡的時候，也曾慕名親自駕臨虎屋參觀透頂香的製售情形。

就在這一家名氣很大的虎屋隔隣，有一家不小的酒店，店內也有不少客人。有人吃飯，有人叫酒菜喝酒。在外面靠牆的位置，是一個眼神不尋常，客商打扮的男子在吃飯；隣桌也有一個可能是城堡內高級武士家使用人模樣的人在獨酌；在裏面兩桌，各有四五人喝酒聊天。這時候，有一個頭戴前來本地滿願寺進香許願的頭巾，衣服汚穢的鄉下人走進來。掌櫃的見了這骯髒的鄉下人馬上揮手阻止。

「喂！你不要進來。」

「我是來買飯吃的。」鄉下人說。

「我叫你不要進來你就不要進來。你要買飯吃可以，你就站在門口，我叫人包給你拿到外頭去吃。」

「好吧！那就給我包兩碗飯，四兩肉和一條魚下飯。」鄉下人無奈的說。

在一邊獨酌的城堡內高級武士家使用人模樣的客人，見了掌櫃的對前來買飯吃的鄉下人如此不客氣的對待，似乎有些不平。

「我說掌櫃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對待客人不禮貌的生意人。」

「客官，這是怎麼說的呢？」

「還有怎麼說的。站在門口的那位鄉下進香客不是來買飯吃的嗎？」

「哦！是的。」

「旣然是來買飯吃的，不管是達官顯要或者是下人，不論衣服穿的華麗或者是穿的破爛，只要是付銀子來買吃的，就應該是你們酒店或飯館的貴客是不是？你就應該好好的接待，請客人坐下來奉茶對不對？你爲什麼不讓那位鄉下來的客人進來店內坐下來吃，說是要包好給他拿到外頭去吃，那有這樣做生意的？」

「啊，我是看他穿着骯髒，恐怕對店內其他客人不雅，所以……」

「我說掌櫃的，你看他頭戴滿願寺許願的頭巾，明明是從遙遠的鄉下前來本地滿願寺進香許願的，趕了遙遠的路途，衣服當然會髒下來，你實在不應該看衣服來欺負老實的鄉下人。像你這樣勢利眼的生意人，不久我們這兒小田原發生戰爭的時候，你第一個不被亂兵殺死才怪哩。」

「啊不，客官，請你不要說不吉利的話，這小田原怎麼會發生戰爭呢？」

「這你就不知道了。我家主人是本小田原城堡內管理兵器庫的都頭。我聽我家主人說，小田原城堡內大牢，昨天關了一位全國聞名的劍術高手小太郎先生。」

在隣桌獨自吃飯的眼神不尋常的客商，聽到了小太郎的名字　眼睛閃了一道光芒，但隨卽裝着沒注意的繼續吃飯，耳朶很注意的竊聽隣桌客人和掌櫃的談話。

「是人稱東國麒麟的那一位大劍客？」

「對，就是他。藩主北條侯雖然是受到水戶藩主佐竹侯的請託，在箱根關卡攔住了塚原先生。可是小太郎先生是越後藩主坐鎭春日山城堡的上杉謙信侯的親戚，如果上杉侯知道北條侯把小太郎先生關在小田原城堡大牢內，一定會率軍前來攻打小田原城堡的。」

「這麼說咱們小田原免不了戰爭了。」

「是啊。到時候上杉謙信率軍前來攻打小田原城堡，大軍壓境，在城下放把火，你這家酒店一定被燒光，像你這種勢利眼的生意人，一定會被亂軍殺死。」

「嘿嘿，客官請你不要嚇唬我，害的我心驚肉跳。」

兩人說了老半天，把站在門口買飯的滿願寺進香鄉下人給忘了。他肚子很餓的樣子，不時想插嘴，又不敢開口，終於忍不住的催……

「掌櫃的，我的飯好了沒有？」

「哦！我聽這位客官說話，忘了，馬上包給你。」掌櫃的說着想走。

「掌櫃的。」城堡的使用人把掌櫃的叫住說：「不用去包，讓這位進香客進來坐在我這張桌子吃了吧。」

「好吧，那你這位進香客就來坐在這位客官的桌子吃，不用包了。」

「這才方便，謝謝你這位大爺。」鄉下進香客很高興的走過來坐下。

「掌櫃的，算帳。」隣桌的眼神不尋常的客商已吃完了飯，叫掌櫃的算帳，付了銀子就走。在走出酒店十來步後仰天長嘆一聲，說道：「唉！塚原一家的命運好像完了。聽方才酒店內城堡裏的人談話，二少爺小太郎昨天就在本地被捕，關在小田原城堡內大牢，這我該怎麼辦呢？」

原來這個客商打扮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在塚原城被佐竹彈正攻陷時，受大少爺帶刀之命，突圍逃出城堡，化裝成客商模樣，從常陸經

下總國和武藏國，一路來到相模國小田原，準備繼續前往攝津國花限尋找二少爺小太郎的塚原忠臣秋山伴作。不料在剛才的酒店休息吃飯時，意外的從小田原城堡內的武士使用人和掌櫃的談話中獲知，二少爺小太郎好像已經風聞故鄉的變故，星夜從攝州花限趕同來；也可能並不是風聞故鄉變故，而是習藝告一段落，正好要返同故鄉途中，來到了本地，被箱根關卡擱住，送來關在小田原城堡大牢內。

秋山伴作的父親，名字叫做秋山又兵衞，原來也是塚原城堡的武士。三十年前，爲了爭面子，和同事發生爭執，在塚原城堡內誤傷了那位同事，事後非常的內疚，終於自己放棄了武士身份，攜眷同到出生地故鄉，伊豆國眞鶴鼻漁村，改行從事捕漁工作，留下當時年僅兩歲的長子伴作在塚原城，被親戚代爲照顧。伴作十三歲那年，獲城主土佐守召入陪大少爺帶刀一起練劍術和其他武功，十八歲時獲得正式任用爲侍從武士。

伴作這一趟旅途，雖然經過離父親所在的伊豆國眞鶴鼻不遠的小田原，本來不打算順便探望年老的父親，逕往攝州花限去。不意獲知二少爺小太郎已離開了攝州花限，昨天經過本地箱根關卡被擱下關在小田原城堡內大牢，秋山伴作心想，既然知道了二少爺的下落，就不必再去攝州花限，目前要緊的是設法和小田原城堡大牢內的二少爺取得聯絡，或者設法救出二少爺。可是在人地生疏的此地，秋山伴作一籌莫展。

「哦，對啦，我可以同去眞鶴鼻的家。一則探望老爹爹，二則可以和爹及二弟吉熊商量設法救出二少爺的方法。」秋山伴作打定了主意，立刻取路往伊豆國眞鶴鼻而去。

× × ×

且說三十年前放棄武士身份，攜眷同到出生地伊豆國眞鶴鼻漁村，改行從事捕漁的秋山又兵衞，這些年來老伴已去世，現在自己又已年老體衰，和次子吉熊兩人過着安靜的漁村生活。

這一天海上風浪很大，漁夫都不敢出海捕魚，吉熊也沒有出海，下午和老爹在屋子後院修補魚網。

「有人在嗎？」傍晚時分，前門好像有人在叫。

「誰呀？」吉熊只應了一聲，却不起身去開門，繼續的在補破網。

「吉熊！是我同來了，給我開門啊。」

吉熊這才放下手中的魚網走去前院，看到矮籬笆外面站着一個行商模樣的人，臉頰上用一條毛巾包着，認不出來人是誰。

「你是誰？找吉熊幹嗎？」

「吉熊，是我呀，是大哥同來了，快開門吧。」

「啊！你是大哥！你怎麼變成客商同來？」說着吉熊打開了籬笆門讓秋山伴作進來：「爹在後面，來！我們先去見爹。」

「爹，大哥同來，大哥變成商人同來。」

「什麼？你哥哥變成商人同來……」話沒說完，伴作已來到後院喊一聲「爹！」

「爹，我專程同來看您老人家。」

老人站起來，很吃驚的樣子，半晌不作聲然後望着商人打扮的伴作，從頭上看到脚下，又從脚下看到頭上，指着伴作罵起來：「汝這畜生，爹離開塚原城的時候，把汝留下來，就是指望汝繼承爹，在塚原城成爲堂堂的一個武士，光耀我們秋山的家門，想不到汝竟變成一個商人，一定是在塚原城犯了不名譽的錯誤，被剝奪武士身分，被驅出塚原城是不是。」說着，老人不待伴作解釋，順手拿起旁邊一根棍子又罵：「汝這不忠不孝的畜生，失去武士身份，還敢厚着臉皮同來見老子和弟弟，老子非教訓汝不可。」說罷舉起棍子就要打伴作。

「爹，大哥失去武士身分，一定有很大的原因和理由，我們先聽哥哥解釋，爹您先息怒吧。」還是熊吉眼明手快，取下他爹手上的棍子。

「好吧！到底爲了什麼失去武士身份，變成了商人，汝給我說清楚。」

「爹，伴作沒有失去武士身份，現在打扮成商人模樣，只是避人耳目，以求行動方便，早日聯絡上小太郎二少爺，爲老爺和大少爺報仇。」

「什麼！汝說什麼？」

「哥哥，你是說塚原城堡發生了變故？」

「是的，我今天同來就是想跟爹和吉熊商量如何先救出現在被關在小田原城堡內大牢的二少爺。」接着秋山伴作將塚原城堡的變故以及二少爺被關在小田原城堡內大牢的詳細經過情形向老爹又兵衞和弟弟熊吉說明。

「汝爲什麼不早說，害老爹以爲汝在塚原城犯了罪過，被剝奪武士身份，生了那麼大的氣。」又兵衞聽罷，一面爲舊主和塚原城的慘劇嘆息難過，一面還責怪伴作不早說。

「爹，是您不等我說明就發脾氣的嘛。」

「好了，我們不談這個。」熊吉說：「現在要緊的是，我們來想想有什麼辦法救出二少爺。」

「對。我們來想想救出二少爺的辦法。」又兵衞說：「這樣吧！明天開始咱們三人從海上抄近路到小田原，分頭打聽二少爺的消息。比如何時解送到笠間去，或北條侯準備如何處置二少爺，同時我們打聽小田原城堡內大牢的位置，必要時夜間潛入城堡內救出二少爺。」

「對，我們就這麼辦。」熊吉說。

晚飯後，當夜父子三人並排睡了，可是又兵衞和伴作談不完塚原城的種種，聽到鷄鳴的時候才矇矓睡了一會兒，天色一亮，父子三人就起床，熊吉在燒飯的時候，又兵衞先到海邊準備漁具，僞裝出海捕魚的模樣。然後三人匆匆吃了早飯就把小船推進海中出發，從眞鶴鼻沿相模灣直綫划到小田原的海濱，把小船推上沙灘後，約定傍晚時分在沙灘小船會合，再一起返同眞鶴鼻的家，然後三人分頭到小田原城下，開始打聽城堡大牢裏的小太郎消息。

第一天傍晚，伴作第一個同到沙灘的小船。不久，又兵衞和熊吉也同來。三人見面都搖搖頭，這天都沒有收獲。接着第二天，第三天，他們父子三人都打聽不到一些有關小太郎的消息。

秋山伴作父子三人，每天一早就從鶴眞鼻出發到小田原，傍晚又划着小船同到眞鶴鼻，一連九天都無收穫。

今天已經第十天了，年老的又兵衞經過這十天來的奔波辛勞，身體有些支持不下，下午走進一家茶樓休息。

「您不是秋山老爺嗎？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呢？」

「哦！你是小田原城堡木工頭直助，好久沒見，最近好嗎？」

「託您的福。想當年沒有您老人家的帮助，我那有今天。不過因爲工作太多，以致很久沒去拜候您老人家，失敬失敬。」

原來此人是三十年前塚原城堡內的一個小木匠，由於年輕血氣方剛，有一天酒後誤傷同事，受到當時還在塚原城內擔任武士的又兵衞帮忙，獲得從輕發落，只被驅逐出塚原城了事，後來直助前來小田原，又獲介紹進入小田原城內擔任木工，現已升任木工頭。又兵衞喜出望外，決定打直助的主意，探聽小田原城堡內動靜。



「很高興今天能夠見到你。」秋山打量一下直助說：「你現在有沒有空？」

「有啊！今天正好我輪休，下午沒事，到城下走走，經過這兒進來一下，不意遇見了您老。」

「那太好了，老夫正有要事找你，咱們找一個沒人干擾，清靜的地方來談一談怎樣。」

「是嗎？那麼就請您老人家勞駕到離此不遠的寒舍如何？」

「府上還有其他人嗎？」

「兒子和媳婦已經搬出去，住在寒舍隣近。自從老伴去世後，只有我老頭子一個。」

「那很好，咱們就到你府上談談。」

直助帶着秋山到了城北的家，笑着說：「這兒只有咱們兩人，不怕被人偸聽，您老人家有什麼事情，只要我直助辦得到的事情，一定效勞。請您盡管吩咐。」

「難得你還對老夫如此誠懇，那老夫就直說了，老夫是要你帮忙刧牢。」

「噯喲！這是殺頭的勾當呀！」

「是的，這是殺頭的勾當，你如果害怕賠了命，你可以拒絕帮忙，老夫決不勉強你。」

直助被秋山又兵衞意想不到的請求感到驚愕萬分，不知如何是好，答應嘛，此事非同小可，不答應嘛，又對秋山又兵衞過意不去。

秋山又兵衞注視着直助的內心反應，默不作聲。直助思索一會之後說：「這樣吧，秋山老爺。您是不是可以告訴我，您爲什麼要冒生命危險刧牢？到底您要救出誰來？」

「好吧！老夫可以告訴你。」秋山又兵衞四周掃視一下，又望望屋子外面，確定沒有第三者偸聽的可能，然後接下去說：「直助，你知道不知道塚原被隣地的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派兵攻下，塚原城主佐土守老爺和大少爺慘死的事情？」

「喔！有這同事？我都不知道。」

「常州塚原，離相州小田原此地有四 五百里，難怪你不知道。那麼二少爺小太郎，你可有印象？」

「您說現在被武林尊爲東國麒麟的小太郎大劍客？他呀，我離開塚原城時還沒有出生呢！帶刀大少爺在我離開時也不過三、四歲，因爲我修理過大少爺的房間，所以對大少爺倒還有一點印象。」

「是嗎？可是你有印象的大少爺和塚原老爺已慘死，二少爺小太郎現在正被關在本地小田原城堡內大牢裏。老夫就是要你帮忙救出二少小太郎，爲父兄報仇。」

「這麼說，秋山老爺，您要刧牢的目的是救出塚原城的小太郎二少爺，好爲塚原的老爺和大少爺報仇的。」

「正是。」

「我直助非常欽佩您秋山老爺，雖然離開塚原城那麼久，而且也已經放棄了武士身份，還要爲塚原舊主盡心的忠誠。」

「這就是武士道精神。雖然老夫已放棄武士身份，但武士道精神還在，而且老夫的長子伴作繼承了老夫，一直是塚原的武士，咱們父子有義務爲舊主盡最後的忠誠。」

「既然如此，我直助過去也曾在塚原城堡工作過，應該帮忙。可是我現在又是小田城堡的一份子，不便直接參與行動。」

「那你準備如何帮忙？」

「我看這樣好不好。明天一早我就要進城堡工作，我就打聽小太郎二少爺被關在那一間牢房，然後我畫一城堡內牢房和警衞部署的地形圖給您，以後就請您父子設法侵入城堡內救出二少爺小太郎如何？」

「很好，就這麼辦。那麼老夫什麼時候等你的消息。」

「那您就明天天暗了之後悄悄的來，最好不要讓別人看到，以免發生意外。我就把地形圖畫好交給您。」

「好，好，太好了。那麼老夫這就告辭了，明天晚上天暗了再來。」

「請您路上小心。」

「老夫會的，再見。」

秋山又兵衞得到小田原城堡木工頭直助的承諾帮忙，興奮的同到沙灘的小船。伴作和熊吉都還沒有同來。

傍晚時分，伴作垂頭喪氣的走同來，熊吉也跟着同來。

兩兄弟見老爹興奮的神情，齊口的問：「爹！您是否探聽到消息了。」

「不是消息，但是有眉目了，咱們上船再說。」

熊吉把船推到海上，三人上船，熊吉和伴作合力搖櫓，秋山又兵衞便將下午遇見小田原城堡木工頭直助，直助答應代爲打聽二少爺小

太郎的牢房，並提供城堡警衛部署地形圖的經過告訴伴作和熊吉，兩兄弟大喜。

翌日上午，三人在家休息。下午由熊吉駕舟送秋山又兵衛到小田原，待天暗後，秋山往直助家，直助已依約打聽到小太郎被關在城堡大牢最裏面一間單人房，畫了一張很詳細的地形圖交給秋山又兵衛。

「秋山老爺，很抱歉我不能和您們一起行動，祝您們順利救出小太郎二少爺。但請記住，一定要選擇無月亮的黑夜行事，注意避開崗哨，制服牢卒時，千萬不能發出大聲，驚動城兵。」

「當然，咱們小心行事，多謝你了。」

「那裏話，那麼就祝您成功。」

秋山把地形圖收進懷裏，快步回到海灘，熊吉立即搖船直回眞鶴鼻的家，當夜父子三人關起門在屋子裏燈下仔細的觀察小田原城堡地形圖，發現地形圖上直助已經作了標記，指引他們從南邊城牆，望着南邊民家瓦頂的烟卣和北邊城堡最高的天守閣成一直綫的地點越過城牆侵入城堡內，因爲那兒正是城堡內南城牆下第一屯兵所之間的空曠地帶，不易被發覺。然後避開有紅色記號的崗哨，越過第一道土牆再轉向西邊，大牢就在西邊土牆轉角的地方。

看罷地形圖，兩兄弟大喜，熊吉說：「大哥，我們知道了小田原城堡內的地形，侵入城堡內是沒有問題了，問題是如何在不驚動城兵之下制服看牢的獄卒，順利的救出二少爺。」

「我們在接近大牢附近的黑暗處埋伏，用石頭投擊大牢看守房，誘牢卒出來察看，然後突然給他往要害處一下子，讓他出不了聲倒下，這樣一個個把他們誘出來解決掉，再進入牢房救出二少爺。」

「你們要小心隨機應變。我年老無法爬城牆，就在海灘看守小船接應你們。」秋山又兵衛說：「咱們明天深夜就行動，現在我們就休息吧！」

第二天，秋山父子三人一早起床，吃了早飯，開始準備晚上要侵入小田原城堡內的工具，如爬城牆用的繩索和鐵勾等，商量決定順利的救出二少爺時，馬上由海路沿着相模灣再橫渡江戶灣（現在的東京灣），把小太郎先送到上總國（現千葉縣）姉崎的塚原家菩提寺的淨光寺安頓，然後再計畫報仇的事。

他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也就是今晚侵入小田原城堡內，到了天亮前還沒有回到秋山又兵衛接應的海灘，那就是兩兄弟進入城內，未能完成救出二少爺小太郎，事敗被捕或被殺，秋山老人應即逃離現場，以免受到株連。

傍晚，當秋山父子準備出發的時候，天上烏雲密佈，開始下起滂沱大雨，而且風雨越來越大。

「外面風雨越來越大，小田原城堡內的警衛必然會鬆懈，正是天助我之良機，伴作，熊吉，咱們出發吧！」

「是，咱們這就走。」兩兄弟大聲應着，熊吉即先奔出去推舟入海。三人仍沿相模灣直綫駕舟到小田原的海灘，把小船推上沙灘後秋山又兵衛留在小船上接應，伴作和熊吉帶着爬城牆用的鐵鈎和繩索摸黑繞到了小田原城堡的南面。

風雨還是很大，城堡內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使伴作熊吉兄弟無從辨別小田原城堡木工頭直助提供的城南瓦頂烟卣和城堡天守閣連成直綫的位置。

「大哥，看不到城南瓦頂烟卣，咱們從那兒上城牆好呢？」

「天這麼黑，沒辦法，咱們就以天守閣上的燈光做目標，就從這兒渡過護城河爬牆。不過下去的時候特 別小心，不要下到城牆下有屯兵所的地方就是。」

「好，那麼咱們就先渡過這護城河。」

兩兄弟脫下雨衣，就棄置在護城河邊，又把上衣也脫掉，把大刀揹在背上，熊吉把繩索工具也綑在背上，兩人跳入護城河游到城牆下。熊吉從背上取下繩索和鐵鈎用力地拋上城牆上。

小原田城堡外圍城牆是用大石頭一塊一塊砌成的，高二丈多，厚度上端有二三尺，下端有七八尺，堅固無比。熊吉拋上的繩索前端鐵鈎，正好勾住城牆上端。

熊吉拉了一下繩索說：「大哥，我先爬上去，你就跟着爬，到城牆上時，萬一被城兵發現了，我們就立刻跳下護城河逃回去，下次再來，最好不要驚動城兵。」

「好，你小心的爬！」

兩兄弟一前一後拉着繩索爬上了城牆上端，確定城牆下沒有動靜後，再把繩索放進城牆內側，小心的下來。

下來後，他們在左右各一百來步遠發現有微弱的燈光，證實了他們很幸運的，下來的地點就是直助指示的的南城牆下第一屯兵所和第二屯兵所中間的空曠地帶。

他們小心的放低身體快速的向前跑，風雨仍然很大，兩兄弟的跑步聲都被風雨聲音吸收，城堡內沒有人料到在這樣大的風雨之夜，會有人偷偷的侵入城堡之內。

城堡內有崗哨的地方，都有微弱燈光洩出，兩兄弟遠遠避開有燈光的地方，越過了城堡內第一道土牆後，靠着土牆往兩邊摸索，果然發現了大牢就在西端，從門口透出燈光，可能門口進去的第一間就是獄卒的看守房。

「大哥，我們就躲在這兒。我先拋一塊小石頭試探看守房的獄卒反應如何。」

「不，等一下，我先摸過去察看一下有多少個獄卒在看守，然後我們再誘獄卒出來幹掉他們。」

「也好，不過大哥你要小心，不能讓他們發現到我們。」

「風雨這麼大，我們又在黑暗處，他們不容易發現到我們的。」

秋山伴作手裏握着小刀，輕輕的躍近看守房，從關着的窗子縫隙往裏面窺視，却奇怪沒有看到獄卒的影子，再仔細的看，原來値夜的獄卒五六人都在睡大覺，桌上有幾瓶空酒瓶和下酒的菜碟子，大概是獄卒們以爲在險要的城堡裏面，尤其是風雨又這麼大的夜晚，不可能有人探牢，所以大膽的放心睡大覺，伴作悄悄的退回熊吉埋伏的地方。

「熊吉，眞是天助我們，獄卒們都在睡覺，我們悄悄的溜進去，趁他們在熟睡，不要讓他們出聲先收拾，再救出二少爺。」

「太好了，獄卒就讓我來收拾，大哥您就直接到最裏面的牢房救出二少爺吧！」

「好！我們走。」

兩人悄悄的接近大牢門口，從門縫往裏面看，沒有一個獄卒醒來，熊吉輕輕的一推，門就開了，兩人很快的閃進去把門關起來，熊吉馬上走到睡大覺的獄卒身邊，使出有十來人力氣的拳頭，一個一個直擊要害，讓他們哼都不哼一聲就去向閻羅王報到去。

在大牢最裏面一間單人房的小太郎，這一晚睡不着，腦子裏還在想不知道小田原藩什麼時候才把他護送到笠間去，父兄不知道情形如何，這時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接近。

「小太郎少爺？」小太郎很清楚的聽到有人輕聲的叫了一聲。

「我是小太郎，誰在叫我？」小太郎立即起來，小心的輕輕問一聲。

「哦，少爺您在這裏？屬下是秋山伴作，

救少爺來的。」來人小聲的說着，就動手破壞牢房的鐵鎖。

「伴作，你是怎麼知道我在這裏而來救我呢？」

「少爺，等一下再詳細的向您報告，先出去再說。」伴作打開牢房，促小太郎快走。

「伴作，小心，前面有人。」小太郎發現前面有人，提醒伴作。

「那是我弟弟秋山熊吉，我們一起來救少爺的。」

「是嗎？我以爲是城堡的人。」

「熊吉，都解決了？」伴作爲二人介紹：「熊吉，你沒有見過吧，這位就是塚原城堡二少爺，他是我弟弟熊吉。」

「謝謝你兩兄弟來救我。」

「那裏話，父兄受塚原侯的奉祿，這是應該的，我們先趕快出去。」熊吉說。

三人走出大牢，沿土牆退了不遠，不意被一個巡邏的城堡武士發現。

「你們三個是什麼人？」這一個巡邏的武士大聲的問。間不容髮，秋山伴作的一刀已深深的刺進這一個巡邏武士的腹部，巡邏武士哼一聲倒了下去。

「快！我們快走。」

三人翻越土牆，摸索到城牆上進來時候的繩索，在風雨掩護下，終於順利的逃出城堡外，回到海灘時，秋山又兵衛早已發現了三人迎過來。「二少爺，屬下是秋山又兵衛，久違了。快！我們先上船離開此地再說。」

「哦！秋山老，你也來接應，這可眞辛苦您了！」

「那裏！快！快！快上船！」秋山又兵衛和熊吉把船推出海，大家上了船，熊吉使出全力划船，船在黑暗中，靠着熊吉的經驗辨別方向，沿相模灣前進。

「二少爺，這把刀是大少爺在塚原城堡失陷，和城堡共存亡的時候，命令屬下突圍帶出來交給二少爺的。」秋山伴作把放在船底的長刀雙手交給小太郎。

「什麼！」小太郎睜大了眼：「伴作，你說塚原城堡失陷，我哥哥和城堡共存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的，二少爺遠在攝津國花限，還不知道故鄉的事件。」

「到底故鄉發生什麼變故？」

「是因爲笠間城主佐竹彈正陰謀霸佔常州水戶城主家，塚原老爺的存在成爲佐竹彈正陰謀的障碍，所以趁塚原老爺出城堡巡視的機會，在接近笠間領地邊界的松樹林，彈正派伏兵先用火鎗射殺老爺，圍殺都頭山口長十郎以下二十餘隨從武士，再發兵攻陷塚原城堡，大少爺率領城兵抵抗到底，全部與城堡共存亡。」

「家母和嫂子呢？」

「都在城堡失陷時自盡了。」

「可恨，家鄉發生如此重大變故，我遠在花限一點都不知道，好一個卑鄙的佐竹彈正，我小太郎與汝勢不兩立，一定殺死汝，爲父兄及在塚原堡守城殉難的城兵全體報仇。」小太郎咬牙切齒，憤慨地說。

彈正計誘小太郎

他們當夜趁大風雨掩護，由操舟熟練的秋山熊吉划船，秋山又兵衛掌舵，橫渡相模灣，再渡過江戶灣，順利的在對岸上總國（現千葉縣）姉崎的海岸登陸。

一行人先到姉崎的塚原家菩提寺淨光寺休息；第二天秋山老人和熊吉先返回眞鶴鼻，秋山伴作隨同小太郎化裝行商潛往常陸笠間，刺探城主佐竹彈正的動靜，準備伺機復仇。

小太郎和秋山伴作來到了笠間，先在城下一家茶樓飲茶休息。

兩人進入這家茶樓，選了有六、七個客人在閒談的隣桌坐下，却正選對了地方，一到笠間便獲得了寶貴的消息。

原來隣桌的六七個人，是當地商家，正在談論明天城下刑場即將執行磔刑的話柄。

「神明保佑不了好人，眞讓人心酸。」

「說起來咱們的城主也有些過份，怎麼會將受人人尊敬的此地神官處磔刑呢？難道城主不怕神明的處罰！」

「咱們城主那會怕神明，如果怕神明就不會無緣無故的把此地守護神鹿島神社的神官捉來，明天就要處磔刑了。」

「我聽說這兒鹿島神社的藤田權頭神官，原來就是不久前被咱們城主出兵攻打的隣地塚原城主土佐守的親弟弟。」

「這麼說，咱們城主是害怕藤田權頭神官爲哥哥報仇，所以先下手爲强，捉住神官處磔刑，以除後患了。」

「才不是哩，藤田權頭神官，從小離開塚原家，過繼藤田神官家做養子，而且繼承了鹿島神社的神官工作，而且又沒有武功，咱們城主那會怕他。」

「對，咱們城主手下武功高强的武士衆多，怎麼會怕一個沒武功的神官呢？我想咱們城主應該害怕的是原塚城堡的二少爺才對。」

「對，對，你說的一點都沒錯，我聽說咱們城主出兵攻打塚原城堡，塚原老侯和老侯的大少爺都在城堡失陷時和城堡共存亡，只有二少爺在外地修練武功，幸免於難。」

「你說的塚原城堡二少爺就是被尊爲爲東國麒麟的大劍客小太郎是嗎？」

「沒有錯，就是他。咱們城主沒有除掉他以前是不能安心睡覺的。所以嘛，我聽說咱們城主捉拿藤田權頭神官，目的在誘使塚原城的二少爺小太郎來救他叔叔，就在小太郎來救他叔叔的時候，派出大兵一起殺掉小太郎，以除後患了。」

「原來如此。可是藤田權頭神官已經被捉了兩天，怎麼不見麒麟大劍客來救呢？」

「這我可就不知道了。」

「在明天行磔刑以前麒麟大劍客不來救，可憐神官就一命嗚呼了。」

「咱們城主既然是以神官爲餌，誘使小太郎前來救他，必定派有衆多武士埋伏，小太郎一來就掉入陷阱，凶多吉少了。」

× × ×

永正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常陸國笠間城下刑場，爲了執行笠間領地鹿島神社神官藤田權頭的磔刑，刑場四周圍了竹籬笆，兩面設出入口各一處，不少佐竹彈正手下武士在刑場內警衛。

已時既到，藤田權頭神官從笠間城內大牢被拖出帶上馬，由彈正手下高柳之丞、淺山傳八郎兩都頭，率領馬卒步卒各一隊押赴刑場。

到了城下刑場，兵卒把藤田權頭神官從馬背上拖下來，押往刑場中央，綁在刑場中央的一根柱子，再取一塊黑布幪住藤田權頭神官的眼睛。

兩個執行磔刑的劊子手，手持長矛走近藤田權頭神官時，竹籬笆外頓時發生一陣騷動。

「神啊！請您保佑藤田神官。」從圍觀的羣衆中，吼出了一聲哀痛的呼號。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有人連聲誦佛。

「求求城主，求求武爺！請赦免神官的磔刑。」也有衆多的人，向竹籬笆內的佐竹彈正手下武士求情。

當磔刑執行官高柳之丞都頭一聲令下，兩

個劊子手從藤田神官的左右正要動手的一剎那，飛來一塊小石頭擊中一個劊子手的兩眼中間的鼻頭。這一個劊子手大叫一聲仰天倒下地。同時又一個小石頭飛來，也準確地擊中另一個劊子手的兩眼中間的鼻頭。這一個劊子手也大叫一聲仰頭往後倒下，痛的在地上打滾。

「你看！神明顯靈了，無緣無故的想處死受人尊敬的好人神官，神明開始懲罰劊子手了。」圍在刑場竹籬笆外的羣衆，爲這突如其來的事故，紛紛說是神明顯靈。

就在這時，踢開刑場東邊的出入口木板門，跑進一個青年武士，拔刀衝到刑場中央的藤田神官旁邊；又有一個武士同樣揮舞着大刀跟進。

一前一後跑進刑場的兩個武士不是別人，正是小太郎和秋山伴作兩人。小太郎在身後護着藤田神官，大聲喊叫：「在刑場的佐竹彈正手下聽清楚。本人就是隣地塚原城主土佐守次子小太郎。」

接着秋山伴作也大聲報名：「與二少爺同來的本人就是塚原侯部屬秋山伴作。」

小太郎接着又說：「我倆前來接叔父藤田權頭神官回去，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在刑場的佐竹彈正手下另一個都頭淺山傳八郎，一見小太郎在刑場出現，對着手下也大叫：「果然不出所料，小太郎已落入咱們的圈套。弟兄們按照計劃攻殺他們三人。」

淺山傳八郎揮手示意，咚咚咚咚鼓聲齊鳴，佐竹彈正佈署的三百手下，蜂擁上來，圍住了小太郎，秋山伴作和還被綁在刑場中央柱子的藤田權頭神官三人，並且從四面八方圍攻殺將過來。

小太郎看佐竹兵顯然事先已有準備，但一點都不懼怕，對着彈正手下兵卒大吼：「既然你們敢阻擋我，我就送你們到閻羅殿去報到。」然後回頭對伴作說：「伴作小心，我們殺光彈正的這些兵卒再救神官回去。」

「是，二少爺您也小心。」伴作回答，與小太郎背對着背，一個一個砍倒攻過來的彈正手下兵卒。

可是今天的刑場，本來就是佐竹彈正爲了誘使小太郎入彀所設計的圈套，彈正佈署的伏兵三百人，每三十人爲一班，編組十班，採車輪戰戰術，輪班對小太郎和秋山伴作實施波狀攻擊，使小太郎和秋山伴作無絲毫喘氣機會，連續作戰。

武功不弱的秋山伴作，也奮力作戰，雖然已經砍殺對方十數人，但氣力漸感不支，就在使用長鎗的對手，一鎗劈過來時，伴作閃過了這一鎗，向前大跳一步砍倒這一個使長鎗的對手時，自己的脚却碰到長鎗被絆倒，想要翻身起來的時候，身體已經同時挨上了幾十條大刀和長鎗，可憐秋山伴作當場斃命。

小太郎猛一回頭，看到秋山伴作倒地，想來救援已經來不及，眼看忠心耿耿的家臣秋山伴作戰死，心中怒火重燃，使出正面剖竹筒、眞向割梨子、橫刀車輪、切山椒、胴體上下割等劍法，好像切豆腐或且切蘿蔔般，一個接一個的砍殺對方，佐竹彈正派來的三百伏兵已被殺傷三分之二以上。在刑場指揮圍殺小太郎的都頭淺山傳八郎，見情形不妙，飛馬回城堡告急，佐竹彈正再派出城兵二百急速趕到刑場，重新包圍小太郎，嚴令不許小太郎走脫，務須殺掉小太郎。雖然小太郎武功高強，劍法厲害，但也漸感疲憊，刀法開始紊亂，動作失去敏捷。

在刑場外圍觀的羣衆，看到情勢漸漸對小太郎不利，都爲小太郎惋惜。

就在此時，從刑場東西兩邊出入口，有三十餘名武士，全部一律黑色打扮，加上黑巾覆面，都拔起長刀，個個大叫：「我們前來幫助小太郎。從包圍小太郎的佐竹彈正兵卒後面殺將過來。」

突然出現的黑衣武士的一團，個個武功非常高强，刀法凌厲，不消幾分鐘便把包圍小太郎的佐竹彈正手下殺散。

都頭高柳之丞騎在馬上，跑過小太郎背後殺來一刀，小太郎避開了這一刀，使出天狗飛升術，跳過高柳之丞的馬背上，一刀從頭部將高柳之丞的頭砍落馬下。

這時，黑衣武士的一團已經殺到小太郎的身邊來。

「小太郎，好險啊！」黑衣武士的一個向小太郎打招呼。

「謝謝諸位的及時帮忙。請問諸位是……」小太郎很客氣的打揖。

「小太郎，是我們來的。」爲首的一個人把臉上的黑布巾拿下來，此人正是小太郎的師父伊勢守，接着是柳生、磯端伴藏、伊豆、藏人、文五郎、宮原一傳、淺山三五郎、戶塚源藏、由井八郎……等等上泉武館的四天王、八天狗以下師兄弟，都是聞名天下的豪傑劍客，難怪這一團黑衣武士一出現，佐竹彈正手下雖然人數衆多也招架不住，被殺散退到遠遠的地方去。

「哦！原來是師父親自帶諸位師兄弟前來爲小太郎解危，弟子感激不盡。」

「不要說客套話。」

接着伊勢守回過頭大叫：「由井八郎，汝快先去救藤田神官，帶到預定的地方去。」

「是！」由井八郎和文五郎，藏人跑到刑場中央，用小刀割斷綁着藤田神官的繩子，由井八郎背着藤田神官，由文五郎和藏人在左右保護，先行退出。然後上泉武館的師兄弟們前後左右擁着小太郎退出刑場而去。剩下的佐竹彈正的手下們，遠遠看着黑衣武士的一團救出藤田權頭神官和小太郎，但沒有人敢再追過去。笠間城下的刑場留下了一兩百個佐竹彈正手下的屍體和無數的受傷者和一大片血跡，佐竹彈正利用藤田權頭神官的處刑來誘殺小太郎的計謀終歸失敗。

救出藤田神官和小太郎的上泉武館師徒一行黑衣武士，撤離笠間城下刑場，到了常陸、下總、下野、上野、武藏五國交界的森林中，經過商量決定藤田神官和小太郎暫時寄身在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所開設的武館內，伊勢守等人道別返回上州箕輪。

× × ×

從笠間刑場救出叔叔鹿島神社神官藤田權頭，暫時匿居在武洲八王子的師兄弟伊豆武館內的小太郎，想再潛赴笠間，無論如何總要設法伺機殺死佐竹彈正，爲父兄復仇。可是又擔心陰險毒辣的佐竹彈正，不知將再施出何種毒計來暗殺無武功的叔叔藤田權頭神官。於是小太郎想到自己的遠親表叔，坐鎭在越後國春日山城堡的戰國諸侯上杉謙信，想把叔叔送到春日山城堡，請上杉謙信保護，自己就可以放心全力對付佐竹彈正進行復仇的行動。

小太郎徵得伊豆的同意，請伊豆暫時代爲保護叔叔，自己準備簡單的行裝，先行前往春日山城堡。

且說小太郎來到了春日山，先去拜訪他爹的表弟，也就是小太郎的表叔，上杉謙信的部將賀平志。

「哦！小太郎來了！稀客，稀客！快！快叫他進來。」賀平志聽說小太郎來訪，叫家人快請進來。

「表叔，很久沒見您，最近身體可好？」小太郎進入表叔家，見了賀平志就先問候。

「我很好，很好。不久前風聞令尊被佐竹

彈正暗算，我們感到非常的難過。」

「是的，我和佐竹彈正誓不兩立，我一定爲父兄報仇。」

「很好，很好，以你的武功，表叔相信你一定能够爲令尊令兄報仇，可不知道有沒有需要表叔帮忙的？」

「謝謝表叔。我就是有事請表叔帮忙才專程來的。」

「什麼事情你快說，只要表叔做得到的，表叔一定答應你。」

「我二叔原來在佐竹彈正的領地笠間的鹿島神社當神官，那個卑鄙的佐竹彈正暗算了我爹，攻陷塚原城堡，還想暗算我，託小田原的北條侯在箱根的關卡逮住了我，關在小田原城堡內大牢，幸虧塚原城武士秋山伴作父子三人得到消息，設法把我救出大牢。可是佐竹彈正又逮了在鹿島神社當神官的二叔藤田權頭，正要處磔刑時我和秋山伴作趕到刑場，又得到上泉武館的師父帶領衆師兄弟前來帮忙，才救出了藤田權頭二叔。不過佐竹彈正絕不會放過二叔的，他一定會打聽出二叔藏身之處來加害，所以我今天專程的來這兒，是希望表叔向我們的遠親太守上杉謙信侯進言，請他保護二叔暫在此地春日山城堡內住下，那佐竹彈正就無計可施，二叔才能保證生命安全，我也好放心全力來對付佐竹彈正，伺機爲父兄報仇了。」

「喔！原來如此。好卑鄙的佐竹彈正，竟然對已經繼承他家當神官的藤田權頭表兄也想加害。好吧！這件事包在表叔身上。表叔這就上城堡向太守請求保護二表兄。太守是咱們親族，他一定會答應的。你就在這兒等我回來，給你好消息。」

「是的，謝謝表叔。我一來就增添您麻煩了。」

「咱們是自己人，說什麼客套話。」

賀平志把小太郎留在家裏，匆匆往城堡去，馬上求見太守。

上杉謙信聽傳達武士報告說賀平志求見，立刻傳令接見。

「賀平志，有什麼大事，你這樣匆匆的來見。」上杉謙信一見賀平志進來就開口問。

「回主公的話。是臣表兄土佐守的次子小太郎來到了此地。」

「你是說，在武林上被尊稱東國麒麟的劍術高手小太郎是嗎？」

「是的。正是上州箕輪的神陰流劍術道館主人伊勢守門人，和主公也是親族之一的塚原家的小太郎沒錯。」

「他人呢？」

「回公主的話，他人現在就在臣的家中休息。」

「既然是大劍客小太郎來了此地，就不是本侯親族，本侯也願意見他。快，快回去帶小太郎來。」

「是的，臣這就馬上回去，立刻帶小太郎來拜見主公。」

賀平志退出謙信侯的房間，馬上下城趕回家來。

「表叔，您這麼快就回來，謙信侯怎麼說？」太小郎一見表叔回到家，立卽迎上前去問道。

「我說小太郎。」賀平志說：「謙信侯一聽我稟告你來了此地，侯爺馬上要我回來帶你去。他要馬上接見你。」

「那太好了，我可以當面請求謙信侯讓二叔暫住在這兒春日山城堡內。」

「也好，咱們就走吧。」

「好的，表叔我們這就去。」

賀平志和小太郎兩表叔侄立刻又上了城堡，謙信侯就在大廳接見小太郎。

「稟告公主，臣把小太郎帶來了。」賀平志向謙信侯介紹。

「晚輩小太郎參見侯爺。」小太郎很有禮貌的向上杉謙信作揖爲禮。

「你就是咱們一族土佐守的二公子小太郎嗎？本侯就是上杉信謙，咱們是自家人不必客氣。」

「謝謝侯爺在百忙中，聽說晚輩來了就立刻引見。」

「不必客氣。說實在的本侯聽到令尊被隣地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暗算又奪了塚原城池後，本來很想出兵去爲令尊也可以說是爲自己親族報仇去。可是你也知道本侯現在正和甲斐的武田信玄軍對立中，未能抽兵立刻去報仇。」

「關於爲父兄報仇，我小太郎一定在短期內達成，可不必勞動侯爺出兵，只有一件事情，晚輩請侯爺帮忙。」

「什麼事你盡管說不必客氣。」

「晚輩是要請求侯爺保護二叔藤田權頭神官暫時住在此地春日山城堡中，以免再受佐竹彈正暗算。」接着小太郎把佐竹彈正如何詐騙小田原藩主北條侯在箱根關卡逮了自己及秋山父子設計入大牢救出逃脫，佐竹彈正捕捉藤田二叔誘殺自己得師父及門人及時援救的經過詳細情況向謙信侯報告。

「小太郎，本侯答應保護藤田神官，明天就派人跟你回去接藤田神官來本城堡，本侯也決定盡可能帮助你完成報仇，今天你就在這兒好好休息吧！」

「謝謝侯爺，晚輩感謝不盡。」

「不必客氣。喔！對了，賀平志，小太郎是天下聞名的大劍客。你立刻給本侯宣旨，要城堡內各部將和武功高手前來大廳和小太郎認識認識。」

「是，臣遵旨。」賀平志卽退出宣旨，春日山城堡內長尾越前守政景、宇佐美駿河守直行，直江山城守兼繼等部將和名震沙場的彌太郎、鐵上野、仲小路等上杉侯屬下，武功高强武士，陸續的慕名進來大廳和小太郎見面。賀平志很得意的一一爲他們介紹。

小太郎與春日山城堡內上杉謙信侯屬下部將和武功高强武士一一見面寒暄過後，謙信侯叫人備酒欵待小太郎。

席畢，謙信侯說：「小太郎，本侯明天就派人到武州八王子地方迎接令叔藤田神官來此春日山城堡小住，今天你大概也很累了，可以和賀平志兄回去休息一下。」

「是的，謝謝侯爺。」

小太郎向謙信侯施禮轉身走了幾步，謙信侯不作聲用眼睛指使仲小路，仲小路立刻會意謙信侯要他試試小太郎的武功程度，也不作聲隨卽追上去，從後面抱住了小太郎，小太郎突然從後面被抱住，一點都沒有驚慌的樣子。仲小路雙手用力，想把小太郎向左邊摔倒，小太郎丹田運氣叫了一聲，竟穩如泰山，有三十人力氣大的仲小路就是摔不倒小太郎。仲小路再度用力，轉變方向，想把小太郎向右邊摔倒，小太郎又運氣叫一聲，仲小路還是摔不倒。於是仲小路就以從後面抱住小太郎的狀態想把他往後面拖，小太郎又運氣叫一聲，不但不被仲小路往後拖，相反的拖着仲小路向前前進，仲小路脹紅了臉，雙脚用力支持着不被往前拖，却支持不住，還是被小太郎往前拖。這不是小太郎的力氣比仲小路大，而是小太郎運用劍術的氣功制勝仲小路的力氣。

仲小路奈何不了小太郎，放手搖搖頭紅着臉走回謙信侯旁邊。小太郎頭也不回的想走出隔隣房間時，躱在門後的彌太郎冷不防望着小太郎的胸部刺來了一長槍。彌太郎本來就是鎗法高手，他刺出的鎗尖猶如電光石火，說時遲

那時快，小太郎飛燕般閃過了這一鎗。彌太郎不愧是鎗法高手。第一鎗攻擊被對方閃開，在對方還沒站穩前已經望着脚部迅速的攻來第二鎗；只聽小太郎喊叫一聲跳起三尺來高，彌太郎又攻擊不着，握鎗茅往前刺出的雙手未縮回前，幾乎同時彌太郎的雙手被躍起的小太郎手持的扇子打到，是被用氣功打着的，所以强壯的彌太郎也不覺雙手一痲木，掉下了手中握着的鎗茅。小太郎還是若無其事似的頭也不回，逕自退出到隔壁房間去，在場的謙信侯以及衆部將無不讚賞小太郎的武功。謙信侯笑着對還楞在那兒的彌太郎和旁邊的仲小路說：「彌太郎和仲小路聽着，爾等兩人不必在意。不是爾等武功不行，是小太郎厲害。」

「是是。」彌太郎這才拾起掉在地板上的鎗茅退下。眞是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彌太郎和仲小路都和小太郎結成莫逆之交好友。

小太郎在春日山城堡休息了兩天，第三天，謙信侯便派彌太郎和仲小路兩人陪着小太郎赴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武館迎接藤田神官，三人結伴一路從越後春日山望着武州出發。

× × ×

且說常州笠間的佐竹彈正，逮捕了小太郎的二叔藤田神官，在刑場設計誘殺小太郎，不但殺不了小太郎，連藤田神官都被救走，切齒悔恨在心，查知蒙面殺入刑場救走小太郎和藤田神官一夥武士是上州箕輪的上泉武館師徒，於是馬上派人到上州箕輪查訪，查出小太郎和藤田神官並不在上泉武館內，而藏匿在武州八王子地方的伊豆武館內。

八王子地方屬於武州高井戶郡轄地，佐竹彈正和高井戶郡的代官藤井玄蕃相識，彈正馬上派人送公函給藤井代官，說是小太郎和藤田神官是笠間的逃犯，要求協助逮捕送交來人解還常州笠間法辦。藤井代官不明究竟，接到佐竹彈正的正式要求，便糊裏糊塗的派屬下捕頭村上學太帶領十五六個捕快前往八王子伊豆武館捉人。

捕頭村上學太帶人來到伊豆武館，因爲對方是武術教頭，不敢輕舉妄動，先要求會見館主伊豆，打算說服對方交出人來。

村上學太叫來人在武館外面等候接應，自己帶了兩人進入武館要求會見館主。對方是做公的，伊豆不便拒絕見面，很不耐煩的把村上學太三人叫入客廳，一見面便不客氣的對村上學太說：「本席就是本武館館主伊豆，現在忙得很，有什麼事快說快回去。」

村上學太也不示弱，擺出官架說：「本官是本郡高井戶代官屬下捕頭村上學太，因爲獲知貴武館藏匿常州笠間逃犯小太郎和藤田權頭兩名，專程前來要人，希望貴館主馬上把人犯交給咱們帶回去。」

「什麼人犯不人犯的。」伊豆大怒喝道：「你們狗官怎麼可以黑白不分就隨便指人叫人犯？罪犯兇手是笠間的佐竹彈正，我師兄正是要報仇，還由得你們插手。」

「本官是奉命行事，不管怎麼樣，咱們得要人回去交差。」

「本館主不會把人交給你們，請吧，快回去。」伊豆指着門口要村上學太出去。

「館主，如不交人，咱們只好不客氣了。」說着村上學太準備動武。

「你敢。」伊豆不屑的一笑。

「來啊！上！」村上學太向身邊兩人示意，三人一起撲上伊豆。

只見伊豆手臂揮動了兩三下，村上學太的三個人已經躺在地上呻吟。伊豆伸手一個一個抓起來用脚踢出門口。

在門外等着的村上學太帶來的十幾個人，看到村上學太等三個人被踢出來，正想拿武器打進去，伊豆的門人也手拿木刀準備抗拒，這時候正好有三個彪形武士來訪伊豆武館，看到門口的情形，也不問是發生什麼事，其中的一個說：「哇！我們來的正好，這外面的我們先收拾一下再進去。」

「好哇！太巧了。」

這三個人說罷，徒手揮起雙拳追打村上學太的一夥人，片刻便將十來人全部打倒在地，他們從上地上爬起來就倉皇的跑走。這三個人才拍拍衣服的灰塵，整理一下服裝走進伊豆的武館內。這三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上州箕輪的上泉武館高手，伊豆的師兄弟文五郎，淺山三五郎，和戶塚源藏三人，伊豆迎出來，三人便齊聲叫：「喂，伊豆兄，最近可好。」

「好，很好，淺山、文五郎，戶塚三兄，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們吹來。」

「我們是奉命前來探望在你這兒的小太郎兄他們情形的，剛才那一夥人又是怎麼一回事的呢？」

「三位來的正好。剛才那一夥人是八王子本地受管轄的高井戶郡代官的屬下，是因爲笠間的佐竹彈正察知小太郎和藤田神官藏匿在我這兒，高井戶郡代官竟接受佐竹彈正的請求，派剛才那一夥人來要人的。」

「原來如此。那剛才我們把那夥人打回去，他們一定不會甘休，會再想辦法來要人的。」文五郎說。

伊豆說：「我倒不怕他們再來。」

淺山三五郎說：「話不是這麼說的。他們人多又仗官勢，不知道會採取什麼手段，既然他們知道小太郎兄和藤田神官在這兒，我看藤田神官未必安全。」

「那我該怎麼辦呢？」伊豆說：「我是不怕代官來要人，只怕萬一保護不了藤田神官的安全，就對不起師父和小太郎了。」

「是呢，說了半天，怎麼不見小太郎呢？」戶塚源藏說。

「喔，對了，我也忘了先說，小太郎是想把藤田神官送到他們一族人的越後國春日山城堡內受上杉謙信侯的保護，在十天前獨自先去越後了。」

「那不是很好嗎。不過不知道小太郎什麼時候回來接藤田神官，在這期間發生問題就不妙。」文五郎說。

「我看這樣好了。」淺山三五郎對着文五郎和戶塚源藏說：「乾脆就由我們三個人把藤田神官護送到春日山城堡去。」

「好吧，這也是好辦法，我們就這樣決定好了。」

三個人這一晚就住在伊豆武館，第二天一早，三個人便護送藤田神官辭別伊豆武館，往着越後而去。伊豆也派人向高井戶郡代官藤井玄蕃通報藤田神官和小太郎巳經離開了八王子他去。藤井知道伊豆武功高强，神後武館不好惹，既然佐竹彈正要的人走了，就回覆佐竹彈正說笠間的逃犯巳經不在他轄區，把這一件案子就此了結。

× × ×

話說從上州箕輪的上泉武館來的文五郎，淺山三五郎，戶塚源藏三人，護送藤田神官從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武館出發不到半日，在路上碰到了從春日山城堡前來迎接藤田神官的小太郎、和彌太郎、仲小路三人。文五郎他們就把藤田神官交給小太郎一行接回春日山，文五郎他們就折返八王子的神後武館，把半路碰到小太郎一行，將神官交給小太郎一行接回越後春日山的事情告知伊豆後，逕自回去上州箕輪向伊勢守師父覆命。

小太郎一行又望着越後的旅程折回去。第二天走到信州下諏訪的山中，太陽巳漸漸下山，可是一路上看不到有民房可以借宿。

在離路口不遠的山腰，出現有一座寺廟。他們折入小山路走到了寺廟門口，仲小路走在前面進去，寺廟裏好像沒有一個人。

「奇怪怎麼會沒有一個和尙呢？」他們推門進入佛堂隔壁的房間，却意外的發現桌上正盛着煮熟的鷄肉、牛肉等冷盤和水果，也有酒壺，酒壺裏還有酒。

「這就奇怪了，寺廟裏好像沒有一個人，怎麼又會有這些吃的東西呢？」彌太郎不解的說。

「怪怪，這是寺廟呢，怎麼又會有鷄肉牛肉和酒，不過看來好像很好吃。」仲小路說。

「我說兩位。」小太郎機警地說：「也許這兒是山賊的山寨。」

「和尙怎麼會做山賊的勾當呢！」彌太郎說。

「和尙不一定都是好的。」小太郎說：「據我所知道的破戒和尙多着呢。」

「你少說和尙的壞話，俺也曾經做過和尙啊！」

「喲，仲小路兄，你也在這兒啊！」小太郎故意滑稽地表示剛發現仲小路也在這兒。

「老早俺就在這裏。我們不管是破戒和尙的也好，山賊的也好，反正咱們肚子也餓了，這兒又沒有別人，先吃了再說吧。」

「好，贊成！先吃了再說。」彌太郎也坐下來，拿起一塊牛肉往嘴裏塞。於是三條好漢再加上藤田神官都坐下來，不客氣的開懷大吃大喝起來。

正當小太郎一行坐下來大吃大喝之時，突然從不遠處隱約傳來好像是女人挨打發出的哀號聲音。於是四個人都暫停吃喝，把耳朶豎起來，果然隱約聽到了女人的哀號摻雜着小孩子的哭聲。

他們立卽循聲音繞過這座山廟，往廟後一看，果然看到在廟後廣闊的山坡那邊的一棵樹綁着一個三十二三歲的女人，旁邊的小樹又綁着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女人和小孩周圍站着八九個大漢 其中一個爲首的大漢還在指使手下再打。一個手拿皮鞭的手下往女人的背部狠狠的又抽打一下，女人又叫出一聲哀號。

藤田權頭神官一看不禁驚叫了起來：「小太郎！你瞧，那不是我的妻子和小女孩嗎？！」

「哦！是啊！那是阿秋叔母和小百合姪女。」小太郎仔細一看也大吃一驚。

「那還得了。」仲小路、彌太郎和小太郎大喝一聲跑上去了。

這山賊們，突然聽到背後有人大喝一聲跑來三四個武士，也大吃一驚。不過他們仗人多，馬上壯起膽來，那爲首的山賊拔起大刀，走上前來大叫：「你們來幹甚麼……」話沒說完，跑在最前頭的小太郎一到，一刀馬上把這頭目砍倒下去。八九個山賊各拿武器一擁上前，只見小太郎、仲小路、彌太郎三人各動了幾下身體，跑在最後的藤田權頭神官到達時，所有山賊都已經倒在地下不動了。

「怎麼，只有這些小賊嗎？！」仲小路撕下一個倒在地上的山賊一塊衣服，拭乾凈刀上的血漬，插進佩在腰部的刀鞘，好像很不過癮似的說。

小太郎跑到綁着阿秋叔母和小百合姪女的樹邊，用小刀割斷繩子。

「阿秋妳沒事吧！」藤田神官叫着跑來。

「當家的！」

「爹！」

三個人擁在一起，哭做一團。

「阿秋，妳們是怎麼到這兒的？！」

「是這樣的。」阿秋邊哭邊說出她們被山賊騙到這座山賊窩破寺廟的經過。

原來藤田權頭神官在鹿島神社被佐竹彈正派人捉去後，阿秋母女担心佐竹彈正還會派人來捉她們母女，於是當天夜裏帶着家僕源夫和權藏兩人偸偸離開鹿島神社，先到源夫的家鄉野州喜連川地方避難。不久聽說在笠間城下刑場，小太郎殺進救出神官，可能就在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武館，所以又帶着源夫和權藏從喜連川出發，想到武州八王子投靠神官來，想不到她們今天來到離此不遠的下諏訪人烟稀少的地方，權藏忽起貪心，竟殺了源夫，搶去了所有細軟逃走，母女兩走投無路，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人假裝好心的人把她們母女兩人騙到山廟來。

這座山廟是被叫做火玄哲的山賊頭目佔領當做賊窩，有手下十來人，專搶過路單身旅客，阿秋母女氣質高貴，頗有姿色，於是强迫阿秋做他的壓寨夫人，阿秋當然抵死不答應，玄哲就叫手下把她們母女綁在廟後的樹上折磨她，就在這個時候小太郎一行也來到這座山廟，意外的救了她們母女，也出現了一幕夫妻父女意外的邂逅的場面。

「不義不忠的家僕權藏，汝一定會受神懲罰。」藤田神官忿忿的說。

「二叔，能够在這兒會見叔母和姪女，也可以說是神的安排，我們可以一道去越後春日山城受上杉謙信的保護，也可以免除了二叔您一個人到了春日山城堡後再牽掛家小。」小太郎安慰神官說。

「對，小太郎說得很對。神官一家人在一起可以免除兩地互相牽掛，歡迎神官一家人到咱們春日山城堡。」仲小路說。

當晚一行人就在這山神廟過夜，翌日一早，便向越後國春日山城堡進發。

到達春日山城堡，小太郎安置好藤田神官一家後，便離開了越後國春日山城，走了八天的路，來到了江戶小石川的表叔島村弘太家。

「唷！您是小太郎表兄，請進請進。」表叔的獨子島村才次發現小太郎站在門口，從裏面大聲叫着出來。

「表弟，好久沒見，近來好嗎？！」

「我還好，表兄請先上來再說。」島村才次邀小太郎進入屋裏，島村才次的媽滿江孀也出來相見：「小太郎，很久沒有看到你，最近你都在甚麼地方？！」

「孀母您好，我這次是把權頭神官叔叔送到越後國春日山城堡後，從越後來的。」

「是嗎？！喔對了，聽說塚原城堡被佐竹彈正偸襲，令尊及令兄全家慘遭不幸，小太郎你更應該振作啊！」

「謝謝孀母關懷。關於我家的不幸，我一定會伺機報仇，以慰先父先兄在天之靈。」

「是的，這是應該的，我們母子雖然無力幫助你殺佐竹彈正，但也一定禱告神明，祈禱你報仇成功。」

「謝謝孀母。」

次日，小太郎對兩表兄弟說：「我閒着沒事，聽說這江戶的牛島地方是名勝地，風景宜人，我們何不去遊一趟。」

「好呀，牛島村的三圍稻荷神社很靈驗，我早就想去參拜呢！」

「那好，我們這就順道去。」

兩兄弟就經淺草，從石濱坐渡船來到牛島村。這牛島村就是現在的東京名勝之一的向島地方。兩表兄弟先參拜了三圍的稻荷神社，在神社外面的茶店歇着喝茶時，有八、九個乞丐，臉上都包着一條骯髒的毛巾，從木母寺方向走到了小太郎他們休息的茶店前面。這時正好也有一個穿着破爛衣服，身材魁梧，不應該當乞丐的年青人，臉上也包一條破毛巾，從枕橋方向漫漫走過來。

從木母寺方向來的八九個乞丐，見了這一個單身流浪漢，爲首的一個乞丐指着流浪漢破口大罵：「汝這個不懂規矩的流浪漢，既不來向俺打招呼，就在咱們的地盤內乞討，汝知道不知道從綾瀨渡船頭到吾棲渡船頭之間，是咱的地盤。快交出地盤錢，並拜俺爲老大，否則給汝好看。」

這一個流浪漢被八九個乞丐圍住，一點都沒有害怕的樣子。

「放屁！誰給你甚麼地盤錢。假如你們雙手呈獻甚麼地盤錢給俺，並且尊俺爲老大，拜託俺收你們當手下，俺還可以考慮考慮。」

「汝這個傢伙不討饒還說大話。好，咱不饒汝，大家給你一點教訓。」

「對！大家給他一點教訓。」說着，這八九個乞丐，前後左右的圍打過去。

這一個流浪漢不慌不忙，對着首先打過來的老大，一閃身避過一棍，便捉住對方的手，一個過肩摔，把老大摔進隅田河的河水裏。接着又一脚踢倒一個，反身一拳又打倒一個，又一脚踢倒另一個。其餘四五個自知不敵，往綾瀨渡船頭方向跑走。

在茶店內，小太郎和才次兩人，見這一個流浪漢武功不弱，而這流浪漢把包住臉的破毛巾拿下擦一下汗，又慢慢的走離茶店。小太郎這時看清了流浪漢，從後面叫住：「喂喂喂喂，前面的大哥，你是不是秋山熊吉？」

「誰在叫我的名字？」流浪漢回過頭來，看到後面叫他的是小太郎，馬上雙手打揖：「哦！原來是二少爺，想不到在這兒碰見你。」

「是啊！很久沒有看到你，你怎麼來這兒的？」

「在下就是爲了打聽少爺的落脚地方，化裝這種身份，到處去尋找少爺的。」

「喔！是嗎？我目前住在小石川村的島村才次表弟的家，在這兒不便久談，今晚或者明天上午到小石川村來找我吧！」

「是！那麼在下明天上午就去小石川村拜見少爺。再見。」說完秋山熊吉便走。

第二天秋山熊吉一身武士打扮來到島村家中，拜見了小太郎。

「熊吉，很高興見到你。可是你昨天怎麼淪落乞丐模樣，今天又恢復武士打扮呢？」

「在下不肖，也曾是塚原城五萬石城主的家臣秋山伴作胞弟，爲了追隨少主向笠間城八萬石城主佐竹彈正報仇，隨時隨身携帶武士裝備，以應不時之需。昨天，不，這十數天來故意打扮乞丐模樣是方便尋找少主行蹤，避人耳目之故。」熊吉接着說：「自從上次從小田原城堡接出少主，在下父子將少主送到相模灣對岸姉崎，家兄伴作跟隨少主，在下與家父回到伊豆眞鶴鼻後，家父說他身體還很硬朗，可以自己照料自己，要在下也追隨少主爲老主公報仇，所以在下又趕去姉崎。可是在下到達姉崎時少主和家兄已經離開了姉崎。在下又趕到常陸國笠間去，但是還是沒有趕上。在下到了笠間時聽說少主和家兄刦刑場，救了鹿島神社神官後不知去向，家兄壯烈成仁。於是在下一面探聽仇人佐竹彈正動靜，一面尋找少主去向，一直徘徊在常陸笠間和武藏國之間，爲了避人耳目，所以才打扮乞丐模樣，不意昨天終於遇到少主了。」

「熊吉，你們父子對我家的忠誠，我非常感動。想到去年十月二十日，你兄伴作在笠間刑場救家叔時中彈陣亡，使我失去一個最忠誠耿耿的家臣，內心非常悲痛。」

「謝謝少主的話，我們家臣能爲主公而死是最光榮的。在下也決心追隨家兄伴作之後，在不久的報仇戰鬥中，在少主面前奮戰而死。今天既然拜見了少主，在下願立刻再赴笠間探聽仇人佐竹彈正的動靜。」

「很好，有你去，比派去其他十名探子我還放心，我先給汝五十兩銀子備用。」

「那麼，在下這就去笠間，不過請少主暫時不要離開此地，等在下探得消息送來。」

「好，我就暫時不離開此地，希望汝能早給我探聽到仇人消息。」

「是的，那請少主，島村少爺保重。」秋山熊吉辭別他們立刻取路往常陸國笠間去了。

奇怪的異鄉客

常陸國笠間，是八萬石的藩主佐竹彈正坐鎮的笠間城堡所在地，市面上相當繁榮，過往旅客衆多，路邊大小旅店連棟，在其中一家掛着「柏屋」的旅店，有一個皮膚很黑，眼光銳利，身材魁梧的武士住進了二樓的房間，這一個武士不是別人，正是秋山熊吉。

「掌櫃的，你來一下。」熊吉住下這家旅店就把掌櫃的叫來說：「俺也許會在這兒住久一點，現在俺就賞給你一兩銀子當做小費，你就平分給侍候俺的下女們吧。還有俺每在晚飯前要洗澡，得給俺按時準備，洗澡後的晚餐也一定要備好酒五合，知道了嗎？」

「是，小的就吩咐準備去。哦！對了，還沒有請教武爺尊姓大名，好讓掌櫃的登記。」

「嗯！俺是伊豆國下田地方出身，名字叫做伊豆三平，二十六歲。」

「是，謝謝，小的告退。」

這一天開始，秋山熊吉暫時住宿在這家柏屋旅店，可是又不便以武士打扮到街上溜躂，引起城堡武士們的懷疑，更不便再化裝出去，使旅店老板也懷疑他的身份去告密，因爲在戰國時代的當時，常有各地強藩派密探前來打聽軍情，同時笠間城主佐竹彈正又不能不提防小太郎前來報仇，對可疑旅客特別敏感。所以熊吉暫時按兵不動，整天足不出門，在旅店房間內喝酒睡覺，很快的一個禮拜過去了。

熊吉住進這家旅店時談好每五天付帳一次，可是已經一個禮拜了，熊吉沒有要付帳的表示，店主人市兵衞拿帳單來熊吉的房間。

「武爺，您每天都在房子裏喝酒睡覺，怎麼不到外面走動走動。」

「嗯！你們常陸笠間沒什麼地方好去。」

「這附近可也有不少好風光的地方哩。」

「是嗎？可是俺不想走太遠，還是喝酒睡覺好。」

「可是武爺，您已經住下七天了，小的拿來了這七天的帳單，請您過目一下。」

「好，好，俺瞧一下。是一兩二分一貫三百二十四文錢是嗎？」

「是的。」

「哦！這七天的宿費，酒菜錢全部才一兩多，很便宜嘛。」

「是的，本地方物價便宜，小店的價錢又最公道。」

「是嗎！好了，俺知道了。」

「知道了，那武爺，請您先付帳。」

「怎麼？汝方才只請俺看一下帳單，不是嗎？」

「是啊！」

「所以嘛，俺已經看了一下，知道這七天的費用是一兩多，俺知道了不就好了嗎？」

「武爺，小的請您看帳單，就是要請您付帳的。」

「喔！要錢嘛，俺沒錢了。」

「武爺，請您不要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俺眞的沒錢了。」

「武爺，那您想白住、白吃、白喝呀？」

「誰說俺想白住、白吃？」熊吉指指身邊

的大刀說：「老板，俺這把刀是名匠順慶長光打造的，很值錢。俺就賣這把刀付帳。」

「您賣了這把刀，武士怎能沒有刀？」

「這有何關係。下次打仗時，俺可以再向敵人奪幾把刀來。」

「眞的嗎？那武爺小的就帶您這把刀估估價去好嗎？」

「好吧，不過，你們笠間這兒有沒有識貨的？」

「笠間這兒有幾家古董店，一定會有識貨的。」

「好，那你現在就拿去估價吧。」

柏屋旅店老板市兵衞帶着秋山熊吉的那把武士刀出去，不到一個時辰就回來。

「武爺，小的將這把刀拿去給本地最能鑒定東西好壞的古董老板佐助鑒定。想不到最會吹毛求疵殺價的他，脫口就說是把好刀，願意三十兩收購。」

「是嗎，那家老板眞有鑒識眼光呢！」

「武爺，平常佐助出價一兩的東西，拿到別家都能賣二兩以上。這把刀佐助出價三十兩，拿到別家一定可以賣五十兩以上。武爺多少錢您才願意脫手？」

「不！老板，這把刀不是在戰場上從敵人手中奪來的，是俺祖先留下來的紀念品，不能賣，俺只是讓你拿去估價，了解這一把刀的價值。」

「怎麼！武爺，您不賣，那幹嘛叫小的拿去估價。」

「你聽俺說嘛。你已經知道這把刀值三十兩到五十兩以上的銀子，俺這七天的住宿費是一兩二分一貫三百二十四分，如果俺將這把刀讓你抵押，還可以住很久是嗎？」

「是的武爺，還可以住很久。」

「好，那俺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武爺，是什麼事情？」

「你聽俺說。現在咱們假定這把刀值三十兩銀子。另外俺還有這麼多銀子。」說着熊吉從懷裏拿出了八十兩銀子。

「喲，武爺，您有這麼多銀子，幹嗎騙小的說是沒錢了，不想付這七天的住宿費呢？」

「俺不是不想付你住宿費，只是俺藉這個機會試試你的爲人。俺已經看出你這個人不錯，可以信任，所以嘛，想將這把刀就算三十兩好了，再加這七十兩銀子，一共一百兩，寄存在你那兒，俺手上只要有十兩零用錢就夠了，這樣俺可以在你這兒長久住下來，你也可以放心，不必擔心拿不到住宿費了是不是？」

「不，武爺，您不必把銀子交給小的保管，小的信得過武爺，您願意住多久就請您住多久，照顧小店已經非常感激。」

「老板，俺話還沒有說完哩。是這樣的，最近已經很久沒有參加打仗，這樣一天一天閒下去，口袋裏的銀子不久就會化光的，尤其是俺喜歡喝酒，銀子用的更快。所以嘛，俺不想再賦閒下去，坐吃山空，想拜託你老板在本地城堡內替俺找個事情做，當挑水工、清潔工都可以。不過找工作需要有保證人，也請你當保證人，這一百兩就算俺提供給你擔保，萬一俺偷了主家的東西逃走，或者有什麼差錯，你當保證人可以拿這一百兩來賠，你不就不會吃虧了，對不對。怎麼樣？願意替俺找個事情做做嗎？」

「原來武爺您打算這樣。不過依小的看，您屈就挑水工或清潔工，不是太委屈您武爺的身份嗎？」

「俺這個浪人武士，爲了不坐吃山空，暫時屈就挑水工或清潔工，沒什麼委屈不委屈的，如果再有打仗，俺上戰場立功，很快又可以升武士的。」

「既然武爺您這麼說，好吧！小的也是自祖先數代以來在這個笠間開這一家柏屋旅店的店主，願意當您的保證人，在城堡內替您找一個事情做做。」

「好，就這麼決定，老板拜託你了。」

「那小的這就到城堡裏去問問看。」柏屋旅店店主市兵衞，從秋山熊吉的房間退出，馬上就到城堡裏去爲熊吉找工作。

這笠間城堡內有四五百武士，城主佐竹彈正以下，地位較高的武士家都雇有不少侍女和家僕。就以飲水來說，古時候沒有自來水，又不能家家有水井，地位低的武士要自己去水井取水回家。地位較高的，有數家合雇一個挑水工的，高級武士家則都雇有自己的挑水工。正好柏屋旅店店主市兵衞問到高級武士近藤五平次家缺少一個挑水工，很高興的回來告訴秋山熊吉。

「武爺，城堡內高級武士近藤五平次家正好缺少一個挑水工待補，您願意屈就嗎？」

「什麼？近藤五平次……」

「您認識近藤五平次老爺嗎？」

「啊不，不認識，不過俺聽說過近藤五平次是當地笠間城主佐竹彈正麾下最高級武士，在他家當挑水工，也許可以得到他的提拔，太好了，俺願意馬上去工作。」秋山熊吉唯恐店主市兵衞起疑，立刻這樣解釋。其實秋山熊吉心中十分高興。因爲，這一個近藤五平次便是佐竹彈正手下火鎗名手，就是去年塚原城堡城

主土佐守出巡領地時，在和笠間交界的松樹林遭到佐竹彈正手下的埋伏襲擊，近藤五平次是從樹上開火鎗先射殺土佐守的敵人，將來和少主小太郎前來找佐竹彈正復仇時，近藤五平次也是報仇對象之一，當然有必要設法接近他，而他家却正缺少一個挑水工，熊吉認爲這是上蒼的安排，馬上拉着市兵衞到城堡，受雇當近藤五平次家的挑水工。

這秋山熊吉出身武士家庭，是塚原城堡的武士，是塚原家的家臣，當然懂得武士的行儀規範，又因爲父親因故離開塚原城堡後，自己隨父親回到故鄉伊豆國下田從事捕魚工作，也學會一套和下層社會人家的交往行爲，所以一到近藤家工作，外表上完全是挑水工模樣，沒有人看出是武士，同時熊吉爲了取信於近藤五平次，憑年輕身體好，從早到晚認眞工作，有空時也帮忙其他家僕的瑣事，不久已取得近藤家上下的好評。

×　×　×

且說戰國時代的大名諸侯，在沒有打仗的時期，爲了鼓舞手下武士的士氣和戰鬥技能，常常帶兵在自己領地山區舉行大規模的打獵。笠間城主佐竹彈正也決定自二月五日起舉行三天的打獵戰鬥訓練。

二月五日一大早，笠間城堡的大門一開，先是開路馬隊一隊，接着是步卒一隊，再來也是騎士馬隊，中間護衞着城主佐竹彈正也騎在駿馬上，殿後的又是步卒，浩浩蕩蕩的開往獵場。後面跟隨着數千城下看熱鬧的百姓。

佐竹彈正自從小太郎出現在自己領地內笠間城下刑場，救走鹿島神社藤田權頭神官後，爲了防範小太郎的又來尋仇，身邊都帶武功高强的武士保護，最近新招聘了尾張國名古屋的浪人唐崎五郎、九州浪人安藤典膳、野田三、松村剛太、柏木一角、大隴三郎等武功高手在身邊護衞。

二月五日第一天的狩獵收獲不多，第二天六日，大隊步卒圍著山腰，吹打太鼓、法螺貝並吶喊前進，追趕野獸出來。過了午刻不久，突然從矮樹叢中闖出一隻全身白毛的大狼，張牙舞爪碰到步卒便咬，發出怪吠聲，也攻擊騎馬武士的馬脚。由於大白狼動作敏捷，步卒和騎士的馬都被襲被咬，陣脚大亂，大白狼兇性大發，又向着佐竹彈正的本陣衝過來。就在此時，從佐竹彈正的本陣旁邊不遠處跑出徒步的雜兵，伸張雙手阻止着大白狼衝過來。

「喂！危險，快躲開。」在人人喊叫聲中大白狼已經衝到擋住去路的雜兵前面，並且躍起前身，張開大口，露出銳利的牙齒，猛撲那雜兵。可是這一個雜兵，不慌不忙，左脚向前跨一步，舉起鐵鎚般的右手拳頭，重重的打在大白狼的右耳邊。大白狼連聲慘叫，倒地連滾兩次，想爬起來掉頭跑，那雜兵已追上，一脚又踢翻了大白狼，一脚又用力踏下大白狼的咽喉，只聽噗噗幾聲，大白狼骨頭折斷，眼球突出，斷氣死了。

那雜兵雙手握着大白狼四隻脚，把大白狼屍體高高舉起，在獵場圍觀的羣衆發出歡聲，拍手叫好，稱讚那雜兵的功夫。

坐在獵場本陣內的佐竹彈正，淸淸楚楚的看到那雜兵徒手撲殺大白狼的場面，在自己手下有如此豪傑而感到驚奇，立即差傳令去問那雜兵的姓名和所屬。

傳令即騎馬奔到那雜兵旁邊問：「喂喂，主公嘉許汝撲殺大白狼，汝叫什麼名字，屬於那一部門？」

「在下，是近藤五平次家的家僕，名字叫做三平。」

「什麼？！你是近藤五平次將軍的家僕？！」

「正是。」

這一個傳令也大感意外，即回馬向佐竹彈正稟報。

「五平次，傳令說那雜兵是你的家僕。」佐竹彈正也有點不相信，便向陪伴在身邊的近藤五平次問。

「回主公的話。那雜兵確是末將新雇不久的家僕。央請末將准許他參加此次狩獵，所以就帶來了，想不到還有兩手。」

「嗯，很好。既然有如此矯健身手，讓他當你家僕很可惜。本座願提拔他升任武士，加入本座衞隊，五平次你就把那家僕送給本座如何？」

「回主公的話，末將當然願遵命將那家僕獻給主公。」

「好，好。本座收你的家僕，也給你加俸祿二百石。」

「多謝主公賞賜。」近藤五平次雇用了秋山熊吉化名的三平當挑水工，却意外的得到加俸祿二百石而高興；佐竹彈正也以爲衞隊中將增加一個武功高强的衞士，內心倒很高興。

笠間城堡武士的這一次狩獵結束，一行返回城堡後，城主佐竹戰正立即召見三平。

「此次狩獵，你徒手打死大白狼，智勇雙全，本座將予提升你爲武士，給俸祿二百石，調任擔當本座衞士。」

「多謝主公提拔。」

「你出身何處。」

「在下出生於伊豆國下田地方，名字叫做伊豆三平。」

「好，好好爲本座效忠。本座不會虧待你的。」

「多謝主公愛護。」化名叫做三平的秋山熊吉，表面上慇懃的拜謝佐竹彈正，內心却在暗笑。就這樣秋山熊吉一夜之間，由佐竹彈正部將近藤五平次家的挑水工，搖身一變成爲俸祿二百石的佐竹彈正身邊衞隊的武士。

擔任城主佐竹彈正的衞士後，三平必須住在城堡裏，三平先回到柏屋旅店，整理自己的東西，準備搬到城堡裏去住。

化名叫做伊豆三平的秋山熊吉，又恢復了武士打扮，腰佩武士刀，從笠間城下柏屋旅店搬到城堡內去。

這佐竹彈正，原來身邊有二十四名武功高强的衞士，再加上了伊豆三平，共有二十五名貼身侍衞，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班護衞着。秋山熊吉的設法接近佐竹彈正，目的在探聽佐竹彈正的行動，伺機帮助塚原城少主小太郎報仇，所以爲了避免包括佐竹彈正在內的笠間城堡內任何人對他的身份發生懷疑，儘可能討好佐竹彈正以及城堡內的任何人，爭取佐竹彈正對他的信任，和大家對他的好感。果然，佐竹彈正對秋山熊吉的表示忠心耿耿，信任有加，經常賞賜刀劍或衣裳，而熊吉受到賞賜，又分送給同僚，同僚對熊吉的豪爽平易近人，無一不有好感。

×　×　×

佐竹彈正，自從暗殺隣地塚原城主土佐守之後，因爲未能殺掉塚原城堡的二少主小太郎，以斬草除根，在未除掉小太郎以前，無時不擔心小太郎伺機前來尋仇，所以不能高枕無憂，儘量不出城堡一步，身邊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武功高强的貼身侍衞保護，只要佐竹彈正不出城堡一步，小太郎是無法闖進城堡內去尋仇的。

就在化名伊豆三平的秋山熊吉，在狩獵場展露武功，被佐竹彈正網羅出任衞士不到三個月，佐竹彈正爲了自己的兒子，也就是笠間城堡的少主婚事，必須親自前往奧州白石城堡去主持訂婚儀式。

佐竹彈正下令貼身的二十五名侍衞及三百

名武士準備出發。化名伊豆三平的秋山熊吉，認爲這是小太郎報仇的最好機會，立刻將佐竹彈正即將前往奧州白石和松島旅行的消息，寫一封密函，雇人火急密送到逗留在武藏國江戶小石川村小才次家的小太郎。

小太郎接到秋山熊吉送來的密函，決心在奧州松島附近半路上襲擊佐竹彈正，以報殺父殺兄、强佔塚原城領地之仇，馬上寫一封密信，請島村家的家僕兼程趕往越後國送交在春日山城堡內的叔父藤田權頭，然後準備行裝，前往奧州松島。島村小才次願參加爲表伯報仇，也跟着小太郎同往。

在春日山城堡的小太郎叔父，前笠間鹿島神社神官藤田權頭，現在已經恢復原姓名塚原矢六郎，接到小太郎的信函後，也決定參加爲胞兄報仇，取小太郎的信，求見太守上杉謙信侯告辭。

「稟告侯爺，矢六郎承蒙侯爺收留，在本城堡逗留多日，頃接侄子小太郎來信，知道仇人佐竹彈正將出笠間城堡前往奧州一趟，小太郎決定在奧州松島附近途中襲擊彈正，爲父報仇。矢六郎也願往奧州，與小太郎一起報殺兄之仇。」

「佐竹彈正前往奧州，必帶不少武士保護，小太郎和你可有把握襲擊彈正？！」

「回侯爺的話，仇人彈正深居城堡內則無計可施，今彈正外出，在半路上出其不意襲擊，料無多大困難。」

「對！憑小太郎的武功，本侯也認爲應無多大困難，必能完成報仇壯舉，不過，從此地到奧州路途遙遠，你一人前去恐有不便，本侯差彌太郎和鐵上野護送你去。」

「多謝侯爺。」

「不必謝。本侯既然和你們塚原家有親族關係，應該協助你們，來人啊！喚彌太郎和鐵上野來。」

「是。」謙信侯的身邊人馬上去找越後國有名的好漢彌太郎和鐵上野兩人來。

「你們兩人這就去準備，護送塚原矢六郎去奧州松島，和小太郎會合，協助他們襲擊佐竹彈正報仇。」謙信侯當面下令。

「是！末將遵命。」彌太郎和鐵上野齊聲受命，立刻去準備，三人結伴離開了春日城堡，望着奧州松島而去。

且說常陸國笠間城主佐竹彈正，率領貼身侍衞二十五人及三百名武士，從笠間出發，一路無事到達奧州白石城堡。白石城主片倉小十郎鄭重的接待一行，兩人依照禮儀完成兒女正式訂婚的儀式。第二天，佐竹彈正拜辭白石城堡準備前往有名的松島遊覽，順路參拜鹽釜明神後打道返回常陸笠間。

永正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佐竹彈正坐在轎子上，前後左右三百多名武士護擁之下，從白石城來到松島附近上坡路時，在前頭開路的武士，突被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隻箭射中倒下。

「噯呀，注意。」統率三百名護衞武士的近藤五平次剛一叫喊，弓箭又一隻接一隻的射來，武士們又一個接一個的倒下。

「有刺客，大家先退下。」

武士們慌做一團，近藤五平次大聲下令，彈正一行慌慌張張的往後退時，路中跳出一條好漢，穿着有黑龍紋的短上衣，腹部繫一條寬帶，手臂套護手甲，頭上綁着止汗的帶子，手持名刀匠備前（現岡山縣）兼定打造的鋼刀，阻止一行的退路，大聲喝道：「轎子裏的佐竹彈正聽着，本人就是被你暗殺的土佐守次子小太郎，爲報殺父殺兄之仇，在此已等候多時，快出來受死。」

在轎子裏的彈正一聽大驚，心想小太郎怎麼會知道他的行踪，突然在此地出現，不過彈正也是有備而來，身邊帶着貼身衞士二十五人，又有三百名武士護衞，所以馬上恢復鎭定，大聲下令：「大家圍住小太郎，把他殺了，不要讓他逃走。」

彈正的手下伕人數衆多，馬上把小太郎圍住，從四方八面的圍殺過來。小太郎面對三百名彈正的手下武士一點都不慌，如入無人之境，前後左右一個一個砍殺，一步一步的逼近佐竹彈正。

佐竹彈正眼見手下衆多武士都阻擋不了小太郎，而且已連失一半貼身衞士，不覺大驚失色，連聲下令弓箭隊和火鎗隊射箭開火。

「主公，現在短兵搏鬥，對方周圍都是我們的兵士，射箭開火鎗，必傷害多數自己人，不能射箭開火的。」弓箭隊和火鎗隊的隊長向彈正進言。

「傷一些自己人沒關係，務必把小太郎一夥人全部殺死。」彈正不顧殺傷自己人。彈正手下弓箭隊和火鎗隊隊長不得已對兩隊各二十五名隊員傳令準備射箭和開火。

此時，在彈正身邊護衞的化名伊豆三平的秋山熊吉，唯恐弓箭隊和火鎗隊開火或射箭，將對小太郎等很危險，所以不能再猶疑，向彈正稟告：「主公，請等一下，此時射箭或開火鎗，必殺傷多數自己人。還是讓臣先上陣來對付小太郎，如果臣不敵，不能制服小太郎時再下令射箭開火。」

「好！三平，汝果能制服小太郎，必有重賞。」

秋山熊吉提着一條長一丈二尺，八角的赤☆木外套鐵環的棍棒離開了彈正身邊，却到排在右側準備射箭和開火的弓箭隊和火鎗隊後面，一語不發，揮起一丈二尺棍棒，打來打去，把五十名弓箭手和火鎗手打散。

「哇！伊豆三平發狂打起自己人來了。」彈正的手下們譁然。

「俺不叫伊豆三平。」秋山熊吉打散了弓箭手和火鎗隊，轉過身子向着佐竹彈正大聲聲明：「伊豆三平是假名，俺的眞名叫做秋山熊吉，是被佐竹彈正暗算的塚原城武士，也是塚原侯家臣秋山磯右衞門的次子，奉塚原少主人小太郎之命，化名滲透到佐竹彈正身邊刺探仇人動靜的，今天就要在松島此地與少主共同報仇雪恨。佐竹彈正，你認命吧。」

佐竹彈正聽罷大吃一驚，萬萬沒想到武功高强的貼身衞士伊豆三平是小太郎派來的奸細，確實感到自己身邊的危險，馬上下令退却，在剩下的衞士護衞之下，佐竹彈正一行迅速的退到海邊去。

小太郎等人，見佐竹彈正在少數衞士護衞之下退到海邊去，一面左右砍殺阻擋的彈正手下，一面急的追上去　就在小太郎追到海岸時，只差一步，佐竹彈正和衞士正好上了一艘小船上，一個衞士用竹竿一推，船已經離了岸有一二丈遠。

「佐竹彈正，你的逃走是不光明的，卑鄙的，回來正式決一勝負吧。」小太郎指着彈正叫。

「放屁，你上船來吧！有翅膀就飛上船來吧！」彈正似乎很得意的笑着。

「好吧！那我就上船去。」說着，小太郎運氣吶喊一聲，使起天狗飛天術絕招，跳起二三丈遠，跳進離岸二三丈遠的佐竹彈正坐着的船中，而且跳進船裏的一刹那，已在空中揮刀砍倒兩個彈正的衞士。其他的衞士，自知非小太郎敵手，紛紛跳海逃生，佐竹彈正見狀進退維谷，迅即拔刀向着小太郎砍過去。在小船中行動不便，小太郎用手中刀背架開彈正的攻擊，間不容髮往彈正的頦子還擊一刀，佐竹彈正

的頸子被砍斷，頭顱掉落船底。

在岸上的彌太郎，見小太郎殺死佐竹彈正，完成為父兄報仇雪恨，拍手慶賀。

「塚原兄，恭喜完成報仇。」

「謝謝彌太郎，鐵上野兄兩位的拔刀相助。」小太郎在船上先向兩人道謝，將船上繩索拋上岸，彌太郎接住繩索，把小船拉到岸邊，小太郎提着掉落船底的佐竹彈正頭顱上岸，塚原矢六郎第一個下船，對彈正屍體砍一刀，以報殺兄之仇，接着島村小才次下船，也對佐竹彈正屍體砍一刀，以雪殺表伯父表兄之恨。秋山熊吉第三個下船，也砍一刀，對彈正屍體大叫：「殺主公　殺胞兄秋山伴作之仇，吃俺一刀。」最後由彌太郎和鐵上野兩人代表一門親族也各砍一刀，佐竹彈正屍體被砍的支碎。

佐竹彈正帶來的手下，大半被小太郎一行殺傷，剩下的見佐竹彈正已死，紛紛逃離現場，一會兒已不見一人。但管轄松島本地的奧州太守伊達正宗代官，據報在松島附近觀音坡發生大規模武鬥，急率大隊兵馬前來鎮壓，到達時小太郎的報仇之舉已完成，佐竹彈正殘兵也四散，代官查明原委稟報伊達正宗侯。

這一位戰國武將獨眼龍將軍，聽代官稟報，是日本武士道傳統的「報殺父之仇」，因此還特別召見小太郎，嘉許小太郎千里迢迢趕來松島殺死佐竹彈正，完成報殺父兄之仇雪恨的「義舉」。小太郎叩謝伊達正宗侯退出，但不能將佐竹彈正的頭顱帶回常陸塚原城故鄉，只好割取彈正的頭髮，帶回祭拜父兄之墓。彌太郎和鐵上野兩人逕回越後春日山城堡向上杉謙信侯覆命。

島村小才次也返回江戶小石川，塚原矢六郎又帶着妻子返回笠間鹿島，又恢復鹿島神社神官職，仍稱藤田權頭神官名。

小太郎帶回佐竹彈正的頭髮，在塚原城為父兄舉辦盛大的法會，向父兄靈位報告完成報仇，常陸太守佐竹侯查明了自己屬下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暗殺塚原城主土佐守的事實，及小太郎為父兄報仇，殺死佐竹彈正的經過，認為佐竹彈正圖謀不規，罪有應得，沒收笠間城堡及領地，驅逐佐竹彈正之子八十丸遠離常州；並且決定由小太郎繼承父職，出任塚原城主，管轄原來的塚原領地。可是小太郎拜辭佐竹侯的恩典，放棄繼承塚原城主的地位，辦完父兄的盛大法會後又離開了故鄉塚原，回到上州箕輪的上泉武術道館去。

綾小姐病歿

完成為父兄報仇大事，回到上州箕輪的上泉武館後，小太郎輔佐師父伊勢守，在武館擔任代教頭之職，此時小太郎心裏開始牽掛攝州花限城主戶澤山城守的千金子小姐口頭約定的婚事。

戶澤山城守是傳授天狗飛升術秘招給小太郎的恩師，綾子小姐又美麗賢淑，說實在的，小太郎早就喜歡綾子小姐。當小太郎要離開花限之前，恩師戶澤城守親口先提起婚事時，小太郎一心只牽掛遠在常州塚原城的父母雙親安危，不敢答應先成親，所以只口頭上約定訂婚，答應返鄉探父母平安，徵得雙親同意後立郎前來迎娶。可是小太郎離開花限之後，只給戶澤山城守父女一次短信，報告父兄在常陸塚原城被鄰地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暗殺，並正伺機報仇的情形，此後已經兩年不曾聯繫。現在已完成報仇，小太郎決定前往花限和綾子小姐成親，於是將與戶澤山城守之女訂親的事情稟告師父伊勢守。

「哦！原來如此，你已經有了對象，那太好了。為師的看你歲數不小，正想勸你成家，既然如此，你應該早去迎娶。」伊勢守說。

「謝謝師父的關心和贊同，弟子這就準備去攝州花限。」

小太郎徵得師父伊勢守同意，匆匆準備行裝，又離開上州箕輪，一路西上往攝州花限，不日到達花限城。戶澤山城守聽說小太郎到，立刻接見。

「時間過的眞快，已經兩年多沒有見到你了。你離開此地後不久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故鄉發生了變故，我們很了解你悲憤的心情。」

「謝謝恩師關注。在信上弟子恐恩師和綾子小姐掛心沒提及，在弟子離開此地趕返故鄉途中，首先在箱根的關卡被騙到小田原城堡內關在大牢，幸虧塚原城堡忠臣秋山伴作父子兄弟刦牢救出，後來一直伺機報仇，終於在兩個月前完成報仇雪恨。」小太郎就將離開此地，一直到完成報仇的這兩年多經過，大略的向戶澤山城守稟告。

「這兩年來你太辛苦了，不過，完成了報仇雪恨，令尊令兄在天之靈也應該瞑目了。」

「謝謝恩師，弟子忘了應該先問候恩師和綾子小姐，別來可好。」

小太郎來到花限，其實心裏急於見未婚妻綾子小姐，可是已經跟戶澤山城守談了大半天話，不見綾子小姐出來和他相見，心中感覺有一點不對勁，所以趕緊問候來打聽怎麼不見綾子小姐。

「小太郎，綾子病的很重，她不能夠來見你。」

「怎麼？綾子小姐病了？」小太郎吃驚的問。

「是的，已經病了很久，恐怕無望了。」

「恩師，請讓弟子現在就去探望綾子小姐好嗎？」

「喔！你願意探望綾子，綾子一定會很高興的，那就跟我來吧。」戶澤山城守親自帶著小太郎到綾子小姐的病房去。

這綾子小姐，自從小太郎返鄉去後，過着寂寞的生活，雖然不多久接到小太郎來的一封信，告訴故鄉發生變故，父兄慘死，決為父兄報仇之情況後便一直沒有信息。溫順內向的綾子小姐天天盼望小太郎早日完成復仇雪恨回來，不久便因思念過度病倒了。

紅顏多薄命。綾子小姐害的是癆症，雖然戶澤山城守派部下到各地延名醫來醫治，可是綾子小姐的病情還是一天一天的惡化，在病床上常常向前來探望的父母問小太郎是否回來了，一心只等待小太郎早日回來。

戶澤山城守帶着小太郎來到綾子小姐的病床邊，綾子小姐閉着雙眼，呼吸急促困難的樣子。

「綾子小姐，小太郎回來了，小太郎來看妳。」戶澤山城守俯身在綾子耳朵邊說。

綾子張開了眼睛，果然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小太郎站在身邊。

「小太郎！您回來了。」綾子小姐微弱的說着，困難地伸出手來。

「是的，我回來了，綾子小姐，綾子小姐請您振作些安心養病。」小太郎握着綾子小姐的手低着頭，靠近綾子小姐的臉說。

「小太郎……」綾子小姐很興奮又很高興的樣子，微笑一下，叫一聲小太郎想再說甚麼，却說不出來，突然精疲力盡的不省人事了。雖然立刻請典醫來，給服下藥丸藥湯，可是不知是否見到日夜思念的小太郎，所以感到滿足，綾子小姐握着小太郎的手，嘴角現出一絲笑意，終於魂歸離恨天，與世長辭了。

小太郎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完成為父兄復仇雪恨，獲得伊勢守師父允許，從遙遠的上州箕輪趕來攝州花限，準備和綾子小姐成親，却

在未成親前痛失未婚妻，哀傷之餘在綾子小姐靈前發誓永久以綾子小姐為精神上的妻子，決心不再與其他的女子結婚。

小太郎在花限參加綾子小姐的葬禮後拜辭了戶澤山城守，開始漫遊全國繼續修行武術，東國麒麟劍聖小太郎的名聲，威震全國武林，慕名求敎的劍客，包括大名諸侯，如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伊勢國司北昌具敎等等不計其數。

× × ×

小太郎於五十五歲時，將小太郎改名為卜傳，天正十三年時漫遊來到京都。在京城及關西一帶有名的武術高手，聽說塚原卜傳來到京都，紛紛趕來京城或要求比武，結果沒有一個能勝過卜傳。

此事傳到了當時已統一羣雄割據的局面、坐鎮在大阪城號令全國諸侯，受朝廷典封為攝政關白太閤殿下豐臣秀吉的耳朵裏，豐臣秀吉立卽差專人前往京都，將塚原卜傳請到大阪城接見。

「卜傳，聽說你是當代天下無雙的劍士，希望你在我面前露一兩手如何？」

「在下遵命，請指定對手。」

「好，來人啊！去召龜井武藏來。」

不多久，龜井武藏被召到豐臣秀吉面前。塚原卜傳一見到龜井武藏此人，正是三十年前，在赤城山神前比武大賽時，使出天狗飛升術絕招，跳越赤城山明神神社社殿離開比武擂台的那一個自稱叫做近江典膳的武士。

「原來是閣下。」

「哦！是你，幸會幸會！」

塚原卜傳和龜井武藏兩人都為意外的重逢，互相打個招呼。

「你們原來就認識嗎？」豐臣秀吉見兩人打招呼，也頗覺意外。因為龜井武藏出仕豐臣秀吉已經二十幾年，而且任武術敎頭，從未聽說過認識塚原卜傳。

「是的，臣在三十年前，和塚原先生曾有過一面之緣。」龜井武藏回答。

「那好，你等現在就在我面前比武，讓大家欣賞你等的高超武術。」

「是，臣遵命。塚原先生請。」龜井武藏也就是原名叫做龜井新十郎，受武林尊為西國鳳凰的槍術名手，客氣的請塚原卜傳。

塚原卜傳借了一把二尺八寸長的木刀架正眼招式。

龜井武藏使尖端包布團的八尺長練武用長槍架中段招式。兩人只眼睛對視對方不敢輕易妄動。

「嘎！」塚原卜傳吶喊一聲，却未動手中木刀。

「咿！」龜井武藏大聲應一聲，也有未出手。

「喳！」少頃，塚原又叱喝一聲，身體稍微動了一下，做出要攻擊狀的動作，但還是沒有出手。

「咄！」龜井也大喊一聲，身體也稍微動了一下，可是也不敢輕易出手。

眞正武功達到頂高的名手，在遇到旗鼓相當的對手時，雙方就是如此不敢輕舉妄動，往往先出手的會被對方所乘取敗。

一方是東國麒麟，天下第一劍的塚原卜傳；另一方是西國鳳凰，槍術無雙的名手龜井武藏，都是輸不得的一場比武，所以雙方都格外的愼重，更不敢輕易出手。

就這樣兩人始終對峙而不出手，兩人都汗流浹背，臉色發青。

豐臣秀吉已看出再不停止比武，兩人都因運氣過久，會造成內傷，所以趕緊下令停止比武。

「好好，你等兩人眞是高手，只見你等招式及運氣的姿勢，就知功夫非凡。今天的比武應算平手。來人啊！備酒。」

豐臣秀吉不愧是統御百萬大軍的主帥，很會收攬人心，自己判定塚原卜傳與龜井的這場「御前比武」平手，不但沒有傷害了雙方的自尊，又備酒賞賜，使兩人更覺光榮。

「卜傳，你武功蓋世，我以一萬石任用你為部將如何。」

「多謝殿下抬舉；不過在下不願接受。」

「怎麼？不願接受……我出一萬石俸祿，你何以不願出仕？」豐臣秀吉顯然面露不悅之色。

「回殿下的話。在下一向自由自在的習武，也自由自在的收徒傳授武藝，不願為一萬石二萬石俸祿被束縛自己，請殿下見諒。」卜傳還是婉轉的回絕了。

在當時，一萬石俸祿以上的武士身份，可名列大名諸侯之列，地位已經很高，塚原卜傳的拒絕以一萬石出仕豐臣秀吉，很可能是三十年前敗在他手下的龜井武藏，現在在豐臣秀吉麾下是三萬石部將，對卜傳豐臣秀吉只許以萬石之故。

過了六十歲以後的塚原卜傳，已經停止收徒傳授武藝。

自從年青未婚妻死了之後未再結婚，依然單身一人，只帶住在江戶小石川村的表弟島村小才次的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在身邊，一方面幫忙料理身邊雜事，一方面將蓋世武功傳授給這一個叫做友次郎的小男孩，而且為了避開全國各地英雄好漢的川流不息慕名前來討敎，終於帶著友次郎隱遁到信濃國（現長野縣）與飛驒國（現岐阜縣）交界的乘鞍嶽深山中，過着與世隔絕的退隱生活。（完）

精選短篇武俠小說

石中火・著
黃耀基・圖

天蠶神衣

莫謂直中直 須防仁不仁

西湖遇險

暮春三月，杭州西湖一片濃霧，霧濃得一丈之外的景物也難以看清楚。

花香撲鼻，田風衣在霧中走得很慢。鮮紅的九曲橋欄杆在霧中若隱若現，他輕嘆一聲：「今天來得實在不合時，希望等下霧會逐漸散去。」

過了九曲橋，有座小亭，便叫做湖心亭，亭的附近霧稀，視野較佳，亭內一早便有個老頭在賣茶，今日遊客絕少，沒有主顧上門，老頭孤坐沒味，倚着桌子打瞌睡。

田風衣一身白衣如雪，散髮披肩，有點不羈的樣子，他看了老頭一眼，便走入亭內。那老頭見有生意上門，連忙殷勤地招呼起來，田風衣喚了一壺茶，又叫了一碟炒花生。「老丈，這西湖在春日是否經常罩霧？」

老頭恨不得有人陪他聊天，忙道：「客官只是不巧而已，這裏霧很少，老朽也好幾年未曾見過這樣大的霧了！咳，提起遊西湖，最好便是在春、冬兩季了！」

田風衣拋了一顆花生入嘴。「這是什麼原因？」

「官客，你這倒是問對了人了！」老頭口沫橫飛地道：「老朽世居此地，這西湖嘛，一草一木，老朽莫不瞭如指掌。」

田風衣笑笑。「老丈還未答小可那句話呢！」

「咳，你瞧我！」老頭哈哈一笑。「這春日吧，百花盛開，蘇白兩堤兩旁綠柳如蔭，春風拂來，咳，愜意極了！」

田風衣失笑道：「老丈倒可去當說書呢！」

「那裏那裏！至于冬天吧，白堤的雪景又有一番景象，每年都有不少詩人騷客來此煮酒吟詩呢！」

「可惜小可來得不巧！」田風衣說罷回頭一望，霧已逐漸散去，便拋下些錢出亭。

這是西湖中的一個小島。方圓雖不大，但假山飛瀑，小橋流水，曲徑通幽令人流連忘返。遊了好一陣，田風衣才再經過那亭子，準備乘小艇到蘇堤走一走。

剛走了幾步，只見一艘快艇自霧中衝了出來，打了半個圈靠在岸邊，艇上躍下兩個穿黑衣的漢子來。田風衣不禁道：「想不到這兩位也有這般濃的遊興！」

踏上九曲橋，那兩個黑衣漢子已出現在橋的另一端，田風衣忖道：「這兩人來得倒快！」他有心結納不由抬頭露出一個笑容。

不料笑了一半，便自闔了嘴，這兩個漢子好陰森的臉，就像是剛從棺材裏跳了出來的般。

剎那兩人已來至他臉前，田風衣側身一讓，腰桿子貼着欄干上，就在他目光一落之間，見到對方的右手都同時落在腰際的刀柄上！

他雖然剛涉足江湖，但以往聽過父母談及江湖履歷，反應極是迅速，左手在欄干上一按，身子便如鷂子般衝天飛起！

這刹那，刀光兩閃，一柄向下砍去，斬在欄干上發出「卜」地一聲；另一刀卻由下向上撩去，直劈田風衣的雙脚！

田風衣料不到對方的心思竟然如此愼密，幾乎着了道兒，急切間凌空擰腰閃開三尺，堪堪避開。孰料，那個一刀劈在欄干上的黑衣漢子已借那一刀之力，彈跳起來，鋼刀在半空劃了半道弧圈，呼地一聲望田風衣的肩頭劈去！

半空霧猶未散，視野模糊，這人自忖必能得手，因此這一刀使得又疾又勁！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田風衣雖然看不到那一刀的來勢，但刀風把濃霧吹動，像流水般湧開，他便知道有人暗算！

霎時間，他氣已竭，連忙使個「千斤墜」身子畢直落下，這一刀便自劈空！

另一個漢子一刀落空之後，立即標前，刀尖往他背後刺去。

這刹那，田風衣已抽劍在手，猛地一個轉身，長劍一橫，「噹」地一聲暴响，只見霧中飛起幾顆暗紅的火星。

「閣下是誰？因何狙殺在下？」

黑衣人不答話，第二刀又電光石火般劈至！田風衣不覺也動了怒，冷笑一聲，道：「你不答，在下便不會用劍問你麼？」手腕一抖，長劍架開鋼刀，同時奇快無比地反刺對方咽喉！

黑衣人身子轉了半個圈，讓過長劍，手腕一沉一翻，悄沒聲息地向田風衣腰腹削去！

田風衣喊了一聲好，身子也是一側，斜退半步，長劍迴飛，捲向對方的頸脖！

刹那，背後風聲急响，另一個黑衣漢子自後劈至，田風衣兩面受敵，加上九曲橋可供迴旋之地極小，急切間只得一躍而上，凌空一個盤旋，向橋端飛去！

白霧流動，一件黑衣在霧中若隱若現，却是一個黑衣漢子自下搶先奔向前去，另一個站在後頭，看來這兩人必是合作多年的夥伴！

田風衣暗嘆一聲，一咬牙，猛吸一口氣，蜂腰猛曲，凌空打了個後翻，身子又向後越去！

後面那個黑衣漢子怪叫一聲，急速地轉了個身，鋼刀電光石火般劈去！

好個田風衣，不敢再落橋面，長劍倏地橫劈過去，「篤」地一聲，長劍擊在欄干上，身子又再騰起，雙脚跟着在上一點，箭一般向前射去！

前頭那個黑衣漢子一刀疾劈他雙脚！田風衣躍高半丈避過，不料那人不但刀法高强，心思也十分精細，刀至半途，驀地向上揮去！

田風衣幾乎着了道兒，急切間長劍一沉，架在鋼刀上，身子借力向前彈去，一彈二丈，足尖在橋面上一點，又再向前掠去！

那兩個黑衣漢子在後窮追不捨，田風衣亡命而逃！

幾個起落之間，田風衣已來至岸邊，抬眼望去，不由叫了一聲苦也，湖上空空蕩蕩，那裏有小艇的踪影。

遼闊的湖面又如何涉渡？田風衣沿岸跑了一圈，四找不到船隻，心頭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背後傳來一陣極難聽的笑聲，一個黑衣人道：「姓田的，看你還往那裏逃？」

另一個道：「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所了！」

田風衣訝道：「你們認得我？怎地我從未見過你們？啊，莫非是有人主使你們來殺我？」

「這個你現在就不必多問了，待大爺們殺了你後，自會告訴你！」

剎那，一陣大風吹來，田風衣目光一瞥，只見湖面上的白霧倏地一散，遠處一團黑影在緩緩移動，料是載這兩個黑衣漢子來此的小艇！

他腦中靈光一現，目光再一瞥，長劍連劈數下，砍下數截樹枝，他俯身拾起，脫手拋出，身子跟着向湖中掠去，一掠二丈五，足尖一落，剛好落在那條樹枝上，同時再借力竄出，手上的另一截樹枝又再拋出！四條樹枝用盡，他也剛好躍上小艇，一上艇，便以劍指着舟子，喝道：「快把船駛去！駛去蘇堤！」

那舟子連忙搖起櫓來，田風衣一回頭，只見那兩個黑衣漢子沿着他所拋下之樹枝追來，已將追及！

田風衣一急，左手拉開船舵，那船立即拐了個彎。「撲通」連聲，兩個黑衣漢一個蹈空，便都摔下湖中。

追殺未止

田風衣躍上蘇堤，回頭望向湖中，那兩個黑衣漢子泅水而來，他不敢稍待，立即向城中馳去。

此際霧已散，堤上楊柳如翡翠般碧綠，樹下長滿些不知名的花朵，萬紫千紅，令人目不暇及；春風輕拂，柳枝在風中搖曳，花香隨風而送，遠處白帆點點，彷彿世外桃源。田風衣却無心觀看，心中一直盤算那兩個黑衣漢子的來歷。

入了城，他先回到客棧取了包袱結了賬，然後往北門走去。

他來杭州並非純粹爲了西湖的景色，而是來拜訪「天南劍俠」歐陽柏。歐陽柏不但俠名昭著，爲人古道熱腸，而且是他父親生前之摯友。

他曾隨父來過一次，依稀認得門口那對大石獅，便上前敲門。不久，大門打開，探出一個老蒼頭。

「請問歐陽伯伯在家麼？」

「小哥是誰？請賜名頭好讓老奴入內稟報。」那蒼頭上下打量着他。

「小可田風衣，來自福州府。」

「哦？」老蒼頭臉上露出兩絲詫異之色，問道：「請問小哥跟田阡陌田大俠如何稱呼？」

田風衣神色不由一黯，道：「正是先父！」

「原來是田小俠！」蒼老頭大喜：「快請進來，這幾天老爺正叨唸着你呢！」

歐陽府並不太大，人丁也不多，老蒼頭把田風衣引入客廳，便入內堂稟報。不一會，只見內堂走出一個白髮老者來，臉目清癯，雙目却烱烱有神。田風衣心頭一酸，連忙拜倒，喊了聲：「歐陽伯伯，小侄向你叩頭！」

歐陽柏一怔，隨即哈哈一笑，雙臂微托把田風衣托住，目光在他臉上瞪了兩眼，嘆道：「賢侄跟令尊長得一模一樣！唉，可惜令尊英年早逝……咳，現在賢侄也已長大成人了，老夫也代老友欣慰！賢侄快請坐下喝杯茶！」

「謝謝伯伯！」

歐陽柏又是哈哈一笑，「這幾天老夫正念着賢侄，不想賢侄倒來得早！唉，五年之期眨眼即過，歲月眞的無情啊！」

「伯伯身子壯健如昔，何懼歲月之無情！」

歐陽柏捻鬚笑道：「賢侄倒會捧老夫！嗯，殺令尊的仇家查出來了沒有？」

田風衣垂下頭，道：「小侄剛剛下山，記惦着那五年之期，便一直趕來尋伯伯了！」

「慢慢來不要緊，倒是這五年之期却絕不能失約，要不然喬姪女可要怪老夫了！哈哈……」歐陽柏又得意地笑了起來。

田風衣腦中立即泛起一個清麗嬌憨的少女倩影來，臉上登時一熱，訥訥地道：「伯伯見笑了！」

「咳，賢侄大概是來請老夫陪你上蘇州拜見你未來岳父吧？」

田風衣臉上稍紅：「正是，小侄想當日這段婚姻可是伯伯撮合的，所以……」

「好好，老夫自然得送佛送到西，否則只怕令尊在九泉之下也會怪我！」歐陽柏見到老友的愛子，心頭舒暢，忙吩咐下人備酒菜。

「賢侄，咱明早才起程吧，你先在此歇一宵，咱來聊聊舊事！咳，你不知道，最近老夫可寂寞了！」

田風衣這才醒起一件事，忙道：「伯母可好？」

「唉！你伯母已過世三年啦！」

田風衣哦了一聲，又問道：「歐陽大哥及褚兄呢？怎地不見他們？」歐陽大哥是指歐陽柏的兒子歐陽堅；他有一個徒弟姓褚名務勞。另一個也是姓褚名務東，是兩堂兄弟。

「咳，都長大啦，難道還要他們窩在家裏？」歐陽柏臉上露出兩絲欣喜之色、「你大哥已生了個小孩，咳咳，若非這個小毛孩，老夫也不知道怎樣過日子！」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恭喜伯伯已做了爺爺啦！」

說着下人已把酒菜捧了上來，一老一少便暢懷而飲。

酒過半酣，歐陽柏問道：「賢侄的家傳劍法練得怎樣？可否比起上你爹？」

「小侄豈敢跟先父相比？能有七成也就滿足了！」

「這話大大錯了！若人人學你這般，再隔幾代武林中的絕學豈非全都要湮沒？」歐陽柏道：「賢侄舞一回劍法讓老夫瞧瞧如何？」

田風衣忙道：「請伯伯指教！」當下推席而起，走出客廳，在庭院中一站，隨即抽出劍來，挽了一個劍花，把家傳的「迴風劍法」使了出來！

使至酣處，只見劍光不見人影；當眞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歐陽柏看得老懷歡暢，不斷發出笑聲。

只見田風衣躍上一座假山，單足獨立，腰背向前一俯，右手長劍「嗤」地一聲向前刺出，這一劍與上一招配合得妙至巔毫，毫沒做作之感。

歐陽柏撫掌讚道：「好一招『蜻蜓刺葉』啊！賢侄已有當年令尊之八九成功力矣！」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把飛刀自一棵大樹中飛出，直刺田風衣的後背！

歐陽柏一聲小心尚未出口，假山中又掠起一條黑影，鋼刀挾風向田風衣斬下！

田風衣猛吃一驚，身子一歪，硬生生自假山上摔下，那條黑影一刀落空，立時撲下，鋼刀再度砍下！

田風衣長劍滴溜溜一轉，「噹」地一聲把刀架住。回頭喝道：「又是你！」

歐陽柏奔至兵器架上抽出一把長劍，向庭院飛去！

樹上忽然飛來三把飛刀，成品字形奔至。

歐陽柏冷笑一聲：「雕虫之技也敢獻醜！」長劍一掄，登時把三把飛刀盡皆磕飛！

樹上三把飛刀出手後，又再兩把飛出，這兩柄却飛射田風衣！田風衣身子半轉，讓過一口，長劍一撩，把另一柄擊落塵埃！

剎那，只見那兩條黑影，一個由上而下，一個由下而上，飛躍圍牆，足尖在牆頭一點，身子隨即消逝在牆外！

田風衣大怒，也跟着飛上牆頭，只見那兩條黑衣漢子已轉過街頭，旁邊風聲一閃，只聽「天南劍客」歐陽柏喝道：「何方鼠輩，竟敢登門尋釁，賢侄快追！」

兩人立即向街頭馳去，到得那裏，只見行人如鯽，却不知那兩個黑衣漢子去了何方。

歐陽柏及田風衣走半圈找不着人，只得廢然回家。

兩人重新坐下喝酒，田風衣這才把西湖遇險之事說了出來。

歐陽柏白眉一皺。「這兩人來歷你不知道？會不會是賢侄新近結下的仇敵？」

「不會！」田風衣道：「小侄上山五年至今日才第一次跟人家動武，何來的仇敵！」

「這兩人臉上都幪着人皮面具！嗯，莫非是『鬼臉神刀』喬家兄弟喬煌及喬灼他們？」

田風衣脫口問道：「請問伯伯，這兩人是什麼來歷？」

「這兩個兄弟是最近江湖上有名的殺手，心機奸狡，手段乾凈，因此僱請他們的人着實不少！」歐陽柏道：「這兩人也是鐵石心腸，只問錢不問理，有錢給他什麼事都肯做，而且有件好處，便是對僱主之名字守口如瓶！賢侄今後一切可得小心呢！」

田風衣苦笑道：「小侄幾時樹了這種大敵，連自己也不知道！」

歐陽柏心頭一動，脫口道：「這兩人莫非是殺死令尊那夥人僱來的！」

田風衣身子一震，咬牙道：「看來必是如此了，好惡毒的手段，竟想斬草除根！不過小侄也不怕他！」

歐陽柏道：「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賢侄還是小心一點！風聞這兩人不達

目的決不罷休，咱去蘇州路上可得小心一點！」

「這個小侄省得！」

× × ×

次日，歐陽柏便與田風衣乘馬上道，一路上自然小心翼翼不在話下。一直到了蘇境，仍不見「鬼臉神刀」這才逐漸放了心。

原來五年前，歐陽柏替田風衣撮合了一段姻緣，當時剛巧是「刀劍雙絕」喬高的新莊院落成之喜，大江南北不少成名英雄人物都前去道賀，田風衣之父田阡陌也携子到賀。

當日喬高的武功及名望跟田阡陌都在伯仲之間，田風衣年剛十六，而喬高的女兒喬苓才十四歲，生得嬌俏美麗，兩方家長經歐陽柏一說，也都有心結成親家，便在席上互換禮物訂婚，並訂明五年後的四月十八日爲兩小的婚期，當時一千賓客也都盛讚這段姻緣是天作之合。

喬家送與田家的是一柄鋒利無比的「斷玉刀」，刀子只長一尺，又細又利，十分珍貴，田阡陌見對方以此珍貴之物作訂禮，也把家傳的「天蠶神衣」送與喬家，作爲訂物。

這「天蠶神衣」是以天山雪蠶絲所製，薄如無物，輕似紙張，但尋常的刀劍却難以損及其一絲一綫，也是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珍寶。

事後田阡陌便滿心高興携子返回福州府。不料半路遇到一羣黑衣幪面人的圍攻，田阡陌斃敵數個，終也身受重傷，自知難以倖免，便叫兒子先逃，並叫他五年後到蘇州尋找喬家，託喬家代而報仇。

田風衣豈能放下老父而獨自逃走，堅持要與父共生死，不料，却冷不防遭田阡陌一脚踢之下海。

田風衣一落海，正值潮退，三撥二下便讓潮水捲走。待得他一身襤褸返回故居時，才知不但老父已遭不測，連母親及家人也都遭了不幸，他年紀雖小，但處事頗爲冷靜，自知武藝與對方相差太遠，便遁入武夷山苦學家傳的迴風劍法。

一晃眼便是五年，這五年他日夕苦練，幾達廢餐忘枕的階段，不但把劍法學成，而且內力及輕功也有了莫大的進展。

雖然迴風劍法之中還有三招絕學他連見也未曾見過，更遑論練之的了，不過心中記掛着五年之約，只得下山去赴婚約。

提起這「迴風三絕」，田風衣也只是聽父親說過而已，到底什麼樣子也不知道。除了他父子不知之外連他祖父及曾祖父。也未曾練就，只聞這三招絕學深奧絕倫，奇妙無比，是宇內的有數絕學之一。

× × ×

這天歐陽柏及田風衣到了一個小鎭，天色經已黑了，兩人便找了一家客棧住下來。

吃了晚飯，田風衣心想此地離蘇州不過一日行程，便出店去買幾件更換的成衣。走了兩三家舖子才找了兩件比較像樣的衣服，他把衣服打了一個包，揹在肩上，信步走向客棧。

忽見一個駝背的老頭把他攔住，顫着聲道：「少爺，請問貴鎭的七仙廟在那裏？老朽，唉……老朽想去借宿一宵。」

田風衣見他身子不斷發抖，拄着拐杖的那隻手臂抖得更加厲害，他不禁問道：「老丈你身上有病，對不起，小可也是個過路客，你要去七仙廟去問問別人吧！」

老頭咳了兩聲：「老朽家破人亡，身患殘疾，又沒……分文，要去求……七仙娘娘……」

田風衣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禁不住伸手入懷去摸銀子，就在這剎那，他猛覺背後風聲急响，心想有人偸襲，連忙偏身一讓，只見一道白光自他肩旁讓過，隨着傳來那個駝背老頭的慘叫聲！

田風衣大怒，一個回身脫手把銀子向其拋去，同時把長劍掣出手上，喝道：「暗施偸襲算得什麼英雄好漢？」長劍望那個黑衣人刺去！

那人使的也是一柄長劍，輕輕一挑便把田風衣的攻勢破去，手腕一翻，劍双倏地削向田風衣的臉門。

田風衣冷笑一聲，霍地使了個鳳點頭，長劍一抖，碗口般大小的劍花罩向對方的胸膛要害。目光一瞥，只見此人長着一張馬臉，在暗淡的星月拱照下，臉上泛着青光，好不怕人！

馬臉的漢子連使幾劍都被田風衣破去，心頭一急，出劍更疾，田風衣冷冷地道：「把命丟下吧，否則便供出你的主子來，田某也許可以放過你一命！」

那人冷喝道：「小子死到臨頭還在作夢！」

田風衣大怒。「看誰死到臨頭！」長劍一變，彷似隨風而使，每一劍看似隨心所欲使來，但又妙到巔毫。他向在山中一個人苦練，鮮有交手經驗，經過杭州那兩戰之後，經驗及目光大有進展，此刻一口長劍使來，比之十日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馬臉漢子見他越戰越勇，心中暗生害怕，但却不退半步，咬牙苦撐。過了半盞茶的功夫，已連番遇險，只聽他忽道：「直娘賊的！你是誠心看老子出醜呀！」

田風衣心頭一怔，不知他對誰說話，手上微微一慢，忽覺雙脚一陣疼痛，幾乎一交摔倒！他連忙俯身微退半步，只見那個駝背老頭緩緩自地上爬了起來，撫着拐杖道：「伙計呀，你是越來越不中用了，連一根脛骨也敲不斷！」

田風衣又驚又怒，戟指道：「原來你也是，也是……枉我還同情……」

駝背老頭「嗳」地一聲，霍地噴出一口濃痰。「這是你小子有眼無珠，對着野鬼當菩薩拜！」老頭腰板一直，背也不駝了，手也不顫了。

田風衣驚呼道：「你是『野鬼』白無常？」

原來這人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冷血殺手，田風衣也屢曾聽人提及。

「正是你白爺爺！」白無常拐杖突如毒蛇出洞般向田風衣的胸口噬去：「小子，無常鬼已找上了你，還不乖乖上路！」

田風衣長劍一迴，護在胸前。「未必能如你之願！」

白無常桀地一聲笑起來。「讓你這無名小子逃掉，大爺的名號豈非要改掉！」

那個黑衣漢子外號「鬼劍」，姓劉單名一個樓字。當下厚背劍劃了半個弧圈，

自側向田風衣刺去！「小子，你別忘了還有一個劉爺在此！」

田風衣接了七招，已漸感困難，便邊戰邊退。白無常拐杖連揮。「躺下吧，反正是死，再硬撐下去，也只是多一會兒的辛苦……」

田風衣不敢答話，長劍連挑，架開鋼刀又架住拐杖，不料白無常的功力非同小可，手腕一沉，把長劍壓住，劉樓見機不可失，立即使了招「玉帶圍腰」，劍光一閃望田風衣腰腹切去，

田風衣右手一鬆，叮噹一聲，長劍落地，白無常冷不猝防，身子突向前一衝，刹那，劉樓的重劍已到，前面又有白無常擋住去路，換作別人，必定躍空而起，田風衣却如紙張般向地上伏下去；

「呼」地一聲，重劍一個收勢不及，劈向白無常；

白無常怒哼一聲：「老劉，你的劍眞的沒長眼睛！」慌忙用拐一擋！

說時遲那時快，田風衣在靴筒中抽出一把鋒利無比的七首來，貼地一揮，「喀嗤」一聲，白無常的身子登時一矮！只聽他怪叫一聲，以雙膝抵地，舉拐望田風衣砸下！

田風衣背部貼地，仰面向上，七首盡力向上一擋，只聽「颼」地一聲，那根梨木拐杖竟然斷爲兩截！

田風衣信心大增，又向劉樓滾過去！劉樓見白無常跌倒地上，問道：「老鬼，你怎樣啦？」身子一閃，重劍虛劈幾下，不敢貿貿然砍下，以免爲田風衣的七首截斷！

田風衣也不敢冒險搶攻，因爲自己躺在地上，萬一失手，要想防守便困難了。

白無常雙脚齊足踝斷去，雖然點穴止住了血，仍痛得他不斷的吡牙。「老劉，這趟看你的了，不替老夫把這小子殺死，老夫也不放過你。」

劉樓繞着田風衣搏了好幾個圈，仍找不到下手的機會。白無常伏在地上用手爬動。「你不下手，老子來……」

劉樓仍然沉着氣，雙目却一眨不眨地望着田風衣。田風衣見白無常逐漸爬近，心中一急，生了一計，雙脚一翻，劉樓的重劍立即劈下。

不料，田風衣左脚靴子突然飛出，劉樓看不清楚，重劍連忙回收，同時向它劈下，此刻田風衣身子才疾躍起來，七首向對方頭頂刺去！

劉樓不敢攖其鋒，身子向後急退，田風衣也退，回身自地上抄起長劍，奔前一步，刺向白無常，白無常連忙滾開，劉樓見田風衣後背露出空門，又再追來！

田風衣望也不望他，兩個起落已躍至白無常面前，長劍猛地劈下！

白無常猛喝一聲，拐杖盡力向上一擋；田風衣冷笑一聲，長臂猛收，長劍一翻，剁在他脅下！

此刻，劉樓的重劍也及時劈到，田風衣待他的劍臨身，七首才向後揮去，「噹」的一聲，鋼刀登時斷爲兩截，劉樓大吃一驚，向後急退。

田風衣豈肯放過他，提氣急追。劉樓閃入一條小巷，忽然失去踪影。

田風衣初生之犢不畏虎，長劍伸前，七首護胸，一脚高，一脚低，緩緩走入小巷。

小巷的兩旁都是密密麻麻的平房，夜風吹入破瓦中，嗚嗚作响。風聲中忽有三口飛刀射至，這三口飛刀臨至身前，速度及方位忽變，田風衣大吃一驚，雙臂運勁把飛刀格落。

瓦面上突然衝起一條黑影，田風衣目光瞥及，隨即振衣上屋，踏瓦追去！

奔了十餘丈，劉樓又躍下地上，田風衣奔到那裏，又三口飛刀自下向上射至！

他擰腰急閃，忽聽劉樓喝道：「你是誰？」

田風衣立即躍下，只見一把長劍把劉樓緊緊地纏住，他登時大喜，叫道：「伯伯！」

原來歐陽柏見田風衣去了這麼久仍未回來，心中惦記便出店尋找，剛好見到田風衣追逐劉樓，便把他截住。

「賢侄，這人是誰？」

「聽他自稱是姓劉的！」

「鬼劍劉樓？咳，他來得正好，老夫正想把他除去！」

田風衣想起白無常連忙返身奔回去，到了剛才惡鬥場所，只見白無常早已因失血過多而氣絕。他提起他的屍身向歐陽柏走去。尚未到現場，只聞劉樓慘叫一聲，踣倒地上。田風衣跌足道：「伯伯可有問他是誰派他來的麼？」

歐陽柏道：「老夫想不到他會自殺，來不及問他！」

田風衣嘆了一口氣。「算了吧，先把他們葬了再說！」兩人便在鎭外胡亂掘了個土坑。草草把其葬了。

蘇州喬家

黃昏，西天像染了一片紅丹。

蘇州城雖不大，但商業繁盛，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歐陽柏是識途老馬，拉着韁轉出一條大街，策馬而行。行了一陣，回頭一望，不由皺眉道：「賢侄怎地走得這麼慢？」

田風衣苦笑一聲，連忙拍馬奔前。他一路上恨不得立即飛到喬家跟伊人見面，可是一踏入蘇州城，一顆心登時亂了起來。既喜且驚，又不知伊人對他情意如何，喬家又會否悔婚？一時之間，反而不敢上前。

胡思亂想中，猛覺歐陽柏勒住馬，翻身下鞍，只得硬着頭皮躍下馬來。

門公一眼便認出歐陽柏，也不進去禀報，便把其引入去。

喬家擺場頗大，入門是座廣場，四角各種一棵大樹，場上放了不少石鎖石担之類的練武工具，幾個青年正在那裏赤着上身打熬氣力。

廣場之後便是一座大廳，廳堂建得十分雄偉，門前石階又廣又寬，門上掛了個金漆匾牌，寫着「羣英聚集」四個大字。

踏上石級，便見到廳堂正中擺了一張虎皮大交椅；前面兩旁放了不少梨木椅子。裏面還有個偏廳被高大的屏風擋住。

門公待他們坐下才入內禀報。剛坐下便有丫環捧上香茗。「兩位請茶！」

田風衣久處山野，乍到此處有點侷促。聞聲忙道：「多，多謝姑，姑娘！」

那丫環「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笑聲出口才驀覺有失禮素，慌忙以袖遮面退下去。

田風衣不由臉上一熱，連忙裝作喝茶掩窘。

不一忽，只見裏面走來一個身穿銀緞袍子的中年漢子來，這人生得相貌堂堂，眉宇難掩威態。「哈哈，歐陽老哥，今日什麼風把你吹來？」

歐陽柏一捋白鬚，哈哈笑道：「是一陣喜風把老哥哥吹來的！」

「喜風？」喬高一怔，「到底是什麼喜風請歐陽老哥說個清楚！咳，莫非你徒弟也要成婚了麼？」

歐陽柏笑聲更响，「老弟當眞是糊塗，糊塗！」回頭道：「賢侄，還不上前拜見丈人？」

田風衣紅着臉奔前幾步，跪下道：「小婿拜見岳父！」

喬高目光倏地一亮，詫異地道：「你是衣兒？哎呀，五年不見連老夫也認不出來，哈哈，快請起來，快請起來！」

田風衣站了起來，低聲道：「岳母大人可好？」

「咳，你是說七娘？她身體託福還算粗安！」

歐陽柏道：「喬老弟，你這話可就不對啦！翁婿見面這個稱呼似乎不太那個……哈哈！」

喬高尷尬地一笑。「還未成婚，豈可胡亂稱呼？」

「這話又錯了！雖未成婚已有婚約，有什麼胡亂稱呼的？」歐陽柏不悅地道：「莫不成喬姪女已另有婆家？」

喬高嗔道：「歐陽老哥這話也錯了，苓兒既有婚約在身，豈能另有對象？糊塗糊塗！」

「哈哈，老哥哥果然是有點老糊塗，哈哈！」

「小弟也絕不會悔約，老哥哥但請放心。不過，大婚未行，這個稱呼麼，終是不要叫得太早的好，別讓人聽了笑話！」

歐陽柏道：「老弟既然不會悔約，老哥哥還有什麼意見？不知四月十八日老弟要請我這個冰人吃幾杯喜酒？」

「今日已是四月初七，這個……」喬高臉有難色地道：「五年來，田賢侄沒有絲毫消息，加上田大哥遭受不幸……說句實話小弟實在想不到你們會在今日上門，這十一天的時間未免太過匆促，小弟即使沒意見，但田大哥在九泉之下可要怪責小弟禮素不周了！」

歐陽柏道：「這也有理，田賢侄是沒有派人送信報平安，於理不合，不過現在既然人已到了，這些也別說啦，咱們江湖兒女也不必學人家太過鋪張，將就一下，也就算啦！」

喬高臉色一沉，道：「這可不行，小弟吃了人家無數喜酒，今番獨生愛女出嫁豈能不請回人家的？江湖上的朋友還道小弟吝嗇一杯水酒！」

「那麼依老弟之見又如何？」

「嗯，把婚禮之期延後一下吧！」

「這要多久？」

喬高哈哈一笑，道：「老哥何必心急，這種事豈同兒戲？自當請人擇個吉日。嗯，衣兒，你的意見又如何？」

「小，小侄就依大人之意。」田風衣低着頭道。

「婚後賢侄打算住在何處？」

「自然把苓妹返回福州。」

「聞說，府上上次慘遭祝融光顧，如今——」

田風衣臉上一紅，怔怔說不出話來。

歐陽柏忙道：「老弟不必担心，新屋經已在建築中，不日便將完成。」

「哦，衣兒果然有志氣？未知大概要多久才能完成？」

歐陽柏代答道：「三個月左右吧！」

「甚佳。那麼，賢侄跟老哥哥便暫時在舍下住下吧！」

「正想叨擾你幾杯酒！」歐陽柏哈哈笑道：「老弟，你也眞是，怎還不叫喬姪女回來跟田侄子見上一面？也好讓他兩口子慰慰相思啊！」

田風衣臉紅如柿，忙道：「伯伯眞會說笑……」

喬高哈哈一笑。「老哥哥是越來越風趣呢！可惜苓兒近日染了一點風寒，躺在床上……嗯，過兩天吧！女孩子有病在身，要她跟……跟……見面，哈哈……似乎不大方便！」

稍頓又道：「衣兒，令尊到底是讓什麼人殺死的，你可知道？」

田風衣臉色一黯，道：「小，小侄也不知道，當時那些人臉上都幪着黑布，而且使的武功也很雜，小侄認不出來！」

喬高嘆息道：「這豈非要化爲無頭公案！衣兒你可細心查查，有了確實消息，請告知一聲，老夫定當替你報仇！」

田風衣忙道：「多謝大人好意，小侄好生感激！」

「你這幾年又藏在何處？怎地毫沒消息？」

「小侄躲在武夷山中苦練劍法，因想起五年之約，這才匆匆下山。」

「如今武功學得如何？」

「差强人意。」

喬高點頭道：「青年人倒該多吃點苦，將來才能出人頭地。」

說着下人已把酒菜送了上來，喬高把喬府的總管「一筆判生死」顧凱之叫來陪伴。

四人談談說說，這席飯直吃到起更才散去。席中說得最多的是歐陽柏，說得最少的却是田風衣。

吃罷又談了一陣，喬高才送歐陽柏及田風衣到客房休息。

田風衣道：「大人，小侄想拜見一下岳母。」

喬高臉色一沉，沉吟一下才道：「如今已夜了，明天再說吧，你好好睡吧，有什麼事告訴丫環一聲，老夫便會來。」

「小侄沒事，大人不用操心！」

喬高臉色一黯。「那麼，咱明天再見吧！」

田風衣回身把門關上，只見客房裏的佈置也十分整齊，床櫃椅桌，一應俱全。

田風衣和衣躺在床上，心中想着心事却怎樣也睡不下去。

他索性推開窗子，只聞一陣花香隨風送來，精神略略一振，便又把門打開走了

出去。

半夜相會

歐陽柏就睡在田風衣的隔隣，他連日趕路疲倦，加上酒喝多了，一躺在床上便呼呼入睡。

房門的敲打聲再度响起，才把他驚醒。他揉揉眼，把房門拉開，一見是田風衣不禁一怔。「賢侄還不睡？」

田風衣嘆一口氣。「小侄睡不下！」

歐陽柏讓他進來後，才笑道：「賢侄大概是高興得睡不下！哈哈，再過不久便能迎得美人歸，還有什麼心事？」

田風衣喟然道：「伯伯又非看不出來，岳…喬叔叔好像有意拖延，不知……」

「咳，像你這種女婿去那裏找？你放心，這件事包在伯伯身上！」歐陽柏道：「明早待老夫再向他討個確實的日期！」

「伯伯，這樣好像不大妥當吧！催得緊了，他可能反而……」

歐陽柏又咳了一聲：「那你叫老夫如何辦？」

「假如能見到岳母那就較好辦！當時她很疼惜小侄的！」

歐陽柏道：「好吧，明早我會見機行事，你先去睡吧！不要再胡思亂想！」

田風衣只得返回自己的房中，一打開房門，他便覺得有點不對！什麼不對？房中有個細微的呼吸聲。他正想張口喝問，只聽一個嬌細的聲音道：「公子，千萬別叫！」

田風衣一怔，脫口道：「你是誰？」

「婢子是小姐的丫鬟侍劍。」

田風衣又是一怔。「侍劍姐姐找在下有事？」

黑暗中只聽侍劍「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小婢那敢找你？難道小婢不怕小姐會打死我麼？公子你造化來了，是小姐叫我來帶你去！」

「你，你小姐叫你帶在下去見她？」

侍劍又輕輕一笑，香風動處，田風衣右手一緊，只覺被一隻柔荑握住：「走吧，傻子！」

田風衣這才聽出她便是日間捧茶與她的丫環，便讓她拉着。想起即將與他未婚妻見臉，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起來。

侍劍帶他怎樣走，他根本不知，隔了一會，只聽得侍劍輕聲道：「到了，小姐就在裏面，你自個進去吧，待小婢替你們把風！姑爺他日可不要忘了小婢的好處！快呀，還不推門！」

田風衣這才大着胆子推開房門，只見房中點了一盞昏暗的油燈，紗窗上掛了幅布塊，床上側着身坐着一個俏麗的女子，他雖看不到她的臉龐，但只看那肩背腰腿，便知這是個絕世的美人。

那女子聽見聲响，緩緩轉過頭來，四道眼光刹那在空中互觸，兩人都不禁把眼拿開，「你，你來了麼？」

「是，你，你可好。」田風衣只覺喉頭發緊難以開腔，這句話的聲音連他自己也認不出來。

「你，你先把門關起來。」

「是……」田風慌忙回身關好房門。

喬苓轉過身來，幽幽地道：「五年之期你沒忘記。」

「小兄怎敢忘記？」

喬苓嘆了一口氣。「那麼你爲何連一封信也不捎來？」

田風衣也嘆了一口氣，便把家變情況簡述一遍。「那時候小兄怕强敵仍在窺伺，不敢露面，又想既然有五年之期又何必急着一時……」

「這五年來你也不知人家一直在……」喬苓燒紅了臉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連忙轉腔道：「你武功學得如何？」

「五年苦練還算差强人意！」

「爹娘的仇人可曾查出了沒有？」

田風衣聽她說得親切，心頭一熱，澀聲道：「還沒有。」

兩人沉默了一陣，田風衣才問道：「岳母玉體可好？」

「娘老是唸着你，你可有帶些什麼來給她老人麼？」

田風衣臉上一熱。「小兄來得匆忙，竟忘了……嗯，明早待小兄出去買點什麼回來。」

「算了吧，」喬苓幽幽地道：「那把『斷玉劍』你可曾收藏好？」

「小兄日夕掛在身上，妹子可要過眼麼？」

「小妹信得過你，你那件天蠶神衣，小妹也日夕穿在身上，每逢，每逢……我便想起你……」

田風衣見她羞人答答，一張俏臉像染上一抹彩霞，忍不住握一握她的玉手，輕聲道：「妹子待我眞好！」

喬苓臉色更紅，輕輕把手掙脫出來。

「你可曾記着小妹！」

「小兄若不記着妹子，豈會匆匆趕來赴約。」

喬苓轉過身子，輕聲道：「爹爹有曾提及，提及咱的……」

田風衣心頭微沉，正想把喬高的表現告訴她，忽聞房門「局局」地响了起來，侍劍在門外慌急地道：「小姐，老爺來了，快開門！」

喬苓臉色一變，輕輕把田風衣推開。

「田郎，你快走吧！」

田風衣也吃一驚，連忙出門，只見侍劍急道：「公子你快走，我要帶小姐上樓了。」

「此地是何處，」田風衣心中大急，他剛才想着心事，沒暇認路，心怕找不着路回去。

「這是小婢的住所，公子快走呀，別害了小姐的清譽！」

「在下，在下認不得路回去！」

侍劍急得快哭出來，「你眞是一頭呆鳥！」

「侍劍，你快帶他回去，我自上樓，快去！」

「說罷遠處已傳來一陣步履聲，兩人見走不掉，只好假裝遊覽景色的樣子。

只見喬高踏月而來，喝道：「誰？」

「大人，是，是我！」

「你，衣兒，」喬高臉色一沉，「你怎地跑來後花園？還跟這丫頭在一起。」

「老爺，小婢我……」

田風衣大窘，幸而站在假山後，背着月才沒讓喬高看出來。「大人，我因睡不着，所以央侍劍姐姐帶我來此賞月，請大

人不要怪她。」

「哼，衣兒你年紀也不少啦，你是未來的姑爺，三更半夜跟丫頭在後花園成何體統？讓下人們知道傳將出去，老夫這張老臉擱往何處？」喬高臉色十分難看，沉聲道：「要是讓苓兒看見，你不怕傷了她的心麼？簡直胡鬧，你爹娘死得早，沒人管教，今後行爲可得檢點些！」

田風衣心中酸苦，又說不出話來，只得連聲道：「大人教訓得是，小侄這就回去。」

喬高又重重地哼了一聲才離開。

侍劍聳聳肩，輕輕拉拉田風衣袖子。「公子請跟小婢來，剛才嚇死小婢啦！」

喬府佔地頗廣，侍劍一直帶他穿堂過屋，走了好一陣才到了客房。「公子，小婢去了。」

「多謝姐姐好意，在下十分感激！」

侍劍目光一閃。「就怕公子屆時忘了小婢的好處！」

說罷轉身跑去，田風衣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

這一夜，直至天色將明，他才矇矇矓矓睡去。

送信

次日早上，喬高夫婦又在大廳接見歐陽柏及田風衣。喬高的妻子梅七娘見到田風衣喜不自勝，不斷問長問短，歐陽柏見此也寬心不少。

「喬老弟，這婚期的日子可已擇定了否？」

「慢來慢來，這杯喜酒總不會少得你的。」

梅七娘也接口道：「對啦，歐陽大俠爲這件事操勞不少，愚夫婦豈敢忘記，待一切準備就緒便會廣發請帖，屆時還得請歐陽大俠助一臂之力！」

「這種事老朽可是最喜歡做的了，」歐陽柏捋鬚道：「既然日期未選定，老朽想到常州探望幾個老友，過幾天再來！」

喬高道：「老哥哥何必去乃匆匆？」

「老朽久未出門，好不容易才回來，自當四處探探朋友，否則整天坐在這裏這豈不悶煞！」

梅七娘道：「不知歐陽大俠要去那裏，能否留個地址？否則到時那裏找你？」

「這話倒有理，嗯，你們若訂了日期便請派人送個信去常州溫老怪家吧！」

「歐陽大俠去找『常州三怪』之首溫新樑？」

「是也，」歐陽柏回頭對田風衣道：「賢侄，這裏既然暫時用不着老夫，老夫便偸閑幾天吧！」

「伯伯何時離去？」

「老夫做事向來痛快，說走便走！」

梅七娘忙道：「何不待吃了午飯才上路？」

「不啦，反正下次還有好一段日子可盤桓！」

田風衣道：「不如讓小侄陪伯伯走一趟！」

喬高不悅地道：「眞是豈有此理！」

梅七娘也道：「衣兒你跟苓兒五年未曾見面，既然來了自當陪她玩一陣，你知道否，這五年你苓妹老是記掛着你！」

田風衣唯唯喏喏，不敢再說。回到客廳，喬高問道：「衣兒，聽說你家廻風三絕招，爲武林罕見之絕活，不知你練得怎樣？」

田風衣苦笑道：「小侄對這三招連見也未曾見過，更遑論練了！」

喬高一怔，脫口道：「難道令尊沒教你？」

「非也，家父若練成這三招絕招，當日也不致被人……」

「這麼說來令尊也未曾練成的了。」

「正是，小侄曾聽家父說過他從未學過，也不知那三招是什麼樣子的！」

喬高臉現失望之色。「如此豈非經已失傳了？」

田風衣點頭道：「是。」

梅七娘道：「你翁婿一見臉便談這些！嗯，待我去叫苓兒回來與你見面！」

「且慢，衣兒，當日老夫與你家作訂禮那把斷玉劍，你可曾帶來！」

「小侄日夕佩在身上！」田風衣雙手把斷玉劍奉上，「請大人過目！」

喬高一手接了過來，道：「衣兒你跟七娘談談，老夫還要去找人準備婚禮的事。」說罷走入內堂。

梅七娘便喚丫頭去請女兒出來，喬苓這次跟田風衣見臉又是另有一番景象，七娘見他倆都不敢開口便借故退開。

田風衣跟喬苓才放胆傾談起來，他把在西湖遇險以及在小鎭遭伏的事詳細向喬苓說了一遍，喬苓秀眉一皺。「這些江湖上有名的殺手是誰僱請來的？」想起個郎在著名殺手的伏擊仍能全身而退，由此可見田郎五年苦練已有了極高的造詣，芳心不由暗喜。

田風衣道：「小兄也不知道。也許是當年殺害家父的人僱來的！」

「如此衣哥以後可得小心提防了，說不定那一天那干人又會找上門來。」喬苓憂心地道。

「苓妹你怕麼？」田風衣語氣鏗鏘地道：「小兄正望他們再找上門，這樣才有機會把殺父仇人查出來！」

「這倒有理，不過衣哥總要小心一點啊！」

兩人談了一會，下人便又排上酒菜。不久喬高及梅七娘也携手而來，四人便在偏廳裏吃喝起來，氣氛十分融洽，田風衣至此，一顆忐忑的心才放下，心想：「喬叔叔是俠義道上有名的領袖人物之一，他豈會食言毀約？」

斜乜望了喬苓一眼，只見喬苓雙眼如烟似水也正好向他投來一瞥！兩人登時又把眼拿開。心中甜絲絲的，也辨不出飯菜的味道。

飯後喬高道：「衣兒，你跟我進來書房一趟。」

田風衣向梅七娘及喬苓點點頭便跟着喬高進入書房。喬高打開抽屜，取出一個火漆信封來，道：「衣兒，你替老夫送一封信到揚州給『一掌斷九山』鄒振山鄒大俠，你這幾年住在山上可能不知道，鄒大俠名頭十分响亮，已隱隱然有武林盟主之勢！」

田風衣唯唯喏喏不發一言，喬高望了他一眼。「老夫有意利用你和苓兒的婚事

召集一干俠義道上的英雄成立一個武林盟主推選籌備會。這樣不但於公有利，而你和苓兒之婚事也可成爲武林一段佳話。再說你將來少不免要行走江湖做一番事業，也可藉機跟各路英雄認識一下！」

田風衣感激地道：「大人爲小……小婿設想周到，小婿十分感激！」

喬高哈哈一笑。「不久你我便成翁婿了，這樣說不嫌生份麼？」臉色轉爲凝重。「這封信你便交與鄒大俠，要說的信中都已寫明了。衣兒，你知否老夫爲何叫你親自送去？因爲老夫希望他能先對你有個好印象，同時你可以在他那裏稍住一兩天，跟他兒子聯絡一下感情。」

田風衣道：「小，小侄遵命！」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老夫頗有機會當上副盟主，我希望你能留在老夫身邊助我一臂之力維持武林公義，因此你這一行用意頗深，絕不能讓鄒大俠有不佳之印象。老夫若與鄒大俠能合作無間，則又何懼黑道上那些牛鬼蛇神興風作浪？」

田風衣不由對喬高的印象全改。「大人有此雄心及正義，小婿敢不爲大人分担一二？」

喬高又哈哈笑了一陣。「將來你殺父之仇，自有辦法替你報仇！你去收拾一下吧，向你那未來丈娘說一聲，下午便起程吧！」

「是，小婿這就去！」

喬高又把他叫住。「嗯，衣兒，老夫忘了問你，你身上大概盤川不多吧，等下我叫顧總管封一封銀子與你，另外還有一點送與鄒大俠的禮物！」

田風衣自幼父母雙亡，此刻心中愛烘烘的，眼眶一濕，幾乎滴出淚來。

他先向梅七娘告辭又去找喬苓，喬苓聽見他要去揚州，心中不大高興，但心想爹爹如此安排也是爲田郎之前途，便回嗔作喜。「六哥你此去可得小心！」

「蘇州離揚州不過幾天行程，苓妹不必担心！」

「你忘了那些伏擊你的殺手了麼？」

田風衣一怔道：「小兄自會小心！」

「你且等等。」喬苓突然轉入屏風後，不一會傳來衣服的悉悉聲，田風衣心頭詫異，不知她在做什麼。

過了一忽，只見喬苓捧了那件天蠶神衣出來。「衣哥，這件神衣你且穿上吧，萬一發生意外，也可防身。」

「這是爹送給你的……」

「現在我暫借與你就不行了麼？何況這本是你家之物。」喬苓深情欵欵地道：「你我既然即成連理，又何必分彼此。」

「苓妹你對我眞好！」

喬苓臉上一紅，忙道：「你還不快把它穿上？」雙手把他推至屏風後。

田風衣剛換好了衣服，只見侍劍來道：「小姐，總管要找公子！」

田風衣連忙步下小樓，只見顧凱之似笑非笑地道：「田公子眞乃多情呀！啾，這是老爺要送給鄒大俠的，這裏是一百兩銀子，老爺給你的！」

田風衣臉上一熱，也不想與他多言，謝了一聲接過東西，回房取了劍，便再去向喬高拜別，喬高親自送他出莊，又再叮囑了一番才分手。

× × ×

田風衣記掛着喬苓，一路上不敢稍作逗留，不一日便到了揚州鄒振山之家。

鄒振山看了喬高之信後，笑道：「田小俠不日便將成爲喬大俠的東床快婿，眞正恭喜了，鄒某見田小俠之模樣，不由又想起田大俠當日之風儀！」

他嘆了一口氣續道：「幸而田小俠今已長大成人，便當可秉承令先翁之遺志，行俠仗義，發揚武林正義！」

田風衣忙道：「小侄一切無知，尚請前輩多多指導爲盼！」

鄒振山哈哈一笑。「田小俠不忙着回去跟喬姪女見面吧！不如在舍下稍住幾天，鄒某也想打聽一下，令尊當日是如何過世的！」

田風衣忙道：「小侄正想聆聽前輩的教誨！」

鄒振山道：「田小俠請稍坐，待鄒某把犬子及小徒叫來相陪！」

× × ×

田風衣在鄒府住了三天，每日跟鄒振山的兒子及徒弟談笑切磋武藝，鄒振山兒子又帶他到四處遊玩，日子倒過得逍遙。第四天，他眞的記掛着喬苓，便收取了回禮，辭別而歸。這些年來，至今他才覺得快樂的滋味，過了長江，他聞得無錫是個好地方，便拐向常州，接着沿官道下無錫。

四月已漸有點熱了，田風衣解開胸襟讓冷風吹拂，他在山上過慣了日子，也不在乎這些禮節。

到了惠山山下，已近黃昏，眼見無錫的城廓已在望，又見馬兒停下來吃草，他便索性躍下馬背，讓馬休息一會。

剛走到一棵大樹下，忽覺頭上勁風臨身，慌忙閃開。只見四個年紀高矮不一的漢子把其圍住。

田風衣迅速地抽出長劍。「你們主子死心不息又派你們來送死啦！」

「小子別狂，上次讓你在西湖逃脫，今日再也沒這般運氣了！」

田風衣轉頭一看，說話的正是「鬼臉神刀」的老大衞煌，便怒道：「說不定今日倒下的並不是區區我，而是你！」

衞煌及衞灼兩兄弟怪叫一聲，兩柄鬼頭刀同時劈出！

另一個鼻子扁塌的道士喝道：「併肩子上吧！」一口喪門劍便斜刺過去！

田風衣長劍急揮，把兩柄刀一口劍架開，另一條狠牙棒却已迎頭砸下！

田風衣長劍急向前一刺，身子却反向後一縮，狠牙棒登時落空。

這刹那，衞煌的鋼刀已將劈至後背，田風衣長劍反手向後一撩，向其手臂絞去！衞煌自忖這一刀雖然可以取了他的性命，但要賠上一條手臂，這種生意他是怎樣也不肯做的了，是以連忙撤招。

道士見田風衣前身露出空門，喪門劍立即挾勁刺出，衞灼的鬼頭刀也同時疾劈而至！田風衣把性命置於度外，心想要脫困是萬萬沒機的了，便有了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的心，立時跌落地上，在地上滾動起來，長劍貼地急劈，那四個殺手虞不及此，都微感意外，紛紛退開。

原來田家的迴風劍法共有三十六路，

其中便有一路是躺在地上使的，這一路劍法跟其他門派的地趟刀法不一樣，但威力絕不小。

他們一退，田風衣立進，向衞煌滾過去，長劍向其膝下劈去！

衞煌鋼刀猛地疾劈下去，田風衣一滾，長劍反手削出，向其足踝斬去！衞煌一躍而上！

這刹那，田風衣也如彈簧般自地上竄起，長劍如彩虹般向衞煌捲去！

他一動，其他三人也都一齊疾圍上去，衞灼也自遠處斜掠過來！

不料，田風衣人在半空忽又急速地墜下，肩膊落地，長劍一橫，「喀嗤」一聲已把那個手執狠牙棒的雙腳齊膝切斷！

那人大喝一聲，狠牙棒脫手飛出，田風衣急不及待地彈跳起來，「隆」地一聲，狠牙棒摔落地上，激起一片泥土！

田風衣剛站直了身子，道士的喪門劍已及時刺到，「嗤」地一聲，劍尖重重地刺在胸膛上！

道士心頭正喜，忽覺眼前一花，一道劍光迅疾無比地捲了起來，他尚未來得及反應，一顆斗大的頭顱已脫頸飛落地上，沒頭的軀體猶蹬蹬地退了兩步才撲倒。

這刹那衞家的兄弟才奔了過來，却看不到當時的那一幕，衞煌脫口道：「這小子怎地武功忽然精進了？」

使狠牙棒那人因失血過多，早已暈厥，自然也不知道原因！

田風衣胸膛被道士那一劍刺着，雖然因爲有一件天蠶神衣傷不及皮肉，也頗爲疼痛，他臉上故意發出若沒其事的樣子道：「你們兩個只要供出誰是僱請你們的主子，區區便放過你們一命！」

衞煌及衞灼同時「咭」地一聲說了出來：「你這不是痴人說夢話麼？」

田風衣道：「既然如此，田某人也只好送你上路了！」長劍一抖，一劍分刺兩人！

「老二，分開來！」衞煌急叫一聲，鋼刀一翻，把長劍挑開，順勢向田風衣手臂劈下！

田風衣手臂一縮，倒退一步，讓過衞灼自後砍至的鋼刀，長劍反手後削，衞灼鬼頭刀突然疾快起來，「颼颼颼」連劈三刀，把田風衣的長劍封住。

衞煌也忙自側攻上來，把田風衣的退路封住，他兄弟倆練有一套合擊刀法，威力平添不小，田風衣接戰了五十招便已完全處於下風，不過他有恃無恐，一直找尋良機，以便一擊奏效。

刹那，只見衞煌一刀疾削他腰腹，而衞灼的鋼刀，却斬他後背，他連忙運勁後背，腰一擰，衞煌那一刀仍然削在他腰上，田風衣的長劍疾迅無比地刺入他胸膛！

「砰」一聲，衞灼那一刀狠狠地斬在他背上，田風衣不由向前一衝，長劍自衞煌的後背透出！

田風衣忍痛拔劍轉身，臉對衞灼。「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了！」

衞灼臉色劇變。「你，你……你練成了金鐘罩？」

田風衣長劍一伸，道：「說不說？」

衞灼低下頭道：「好吧，我告訴你，那人，那人便是……」話音未落，身子突然向後彈起，凌空轉身急掠而去！

田風衣大喝一聲，幾與他同時發動，身子也如箭般射去！「看你逃到那裏？」

單打獨鬥論功力衞灼未必高過田風衣，若論輕功則更加不如了。

衞灼向山上奔去，田風衣五個起落已追至他背後，幾乎伸劍可及！

說時遲那時快，土堆後忽然衝起一條黑影，驚動樹上歸飛的宿鳥，撲翅飛起。

風聲一閃，黑影手上的一把黑沉沉的七首已圈上田風衣身上，「嗤」地一聲，外衣登時破裂，露出內裏那件天蠶神衣。

這刹那，衞灼也回身接戰，鬼頭刀劃了半個弧圈望田風衣頭上劈去！

田風衣長劍一格，把鋼刀挑開，回頭一瞥那個黑衣人，只見他臉上幪着一塊黑布，看不到他的臉龐。

黑衣幪面人沉聲道：「這小子身上穿有一件寶衣，往他頭部及下盤招呼！」墨劍轉取田風衣雙眼。

田風衣怒道：「你便是主子麼？」待那墨劍即將臨身，身子突然躍起，墨劍刺去的方位登時改了！「嗤」地又一聲裂帛，田風衣脅下一涼，忽覺一痛，心中大吃一驚，不知對方手上那柄毫不起眼的七首是什麼東西提煉的，竟能把他那件寶衣破去！

這刹那，他心中之驚恐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而黑衣人却喜道：「這小子逃不掉了！」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在極短的一瞬間完成，黑衣人話音剛落，田風衣雙脚才踏回地上。這刹那，衞灼的鬼頭刀又已劈至！這一刀明明是削向田風衣的胸膛，刀至半途突然一沉，改割大腿！

田風衣長劍立時把刀封住，只聽勁風又再臨身，黑衣人的墨劍已刺在田風衣的腰上！

這刹那他心頭一沉，大喝一聲，長劍迅速無比地回捲，向黑衣人的手臂絞落！

黑衣人一劍戮在他腰上，心頭大喜，正想加一把勁把七首全部送入對方體內，不料七首似遭到莫大的阻力，他心頭剛一怔，手臂已連刀跌落地上，這刹那他才猛覺劇痛攻心，連忙向後疾退！

衞灼見此情況也是一愕，田風衣俯身拾起長劍，反手向他剁去，衞灼如見鬼魅般後退！

黑衣人喝道：「不要怕他，今日一定要把他放倒，否則咱們今後日子都不要過！」他也不包紮斷手，便自身上取出一桿鋼筆來，向田風衣的胸膛大穴點去！

「你寶衣雖刀槍不入，但能敵得住內力透穴麼？」

衞灼得鼓起餘勇，仗刀向田風衣攻去，他這次學了乖，鬼頭刀專攻下盤，使田風衣不斷跳躍，田風衣不知寶衣能否隔得住內力打穴，因此一上來便陷於下風。

黑衣人臉惡狠狠地道：「小子，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辰！快去跟你死鬼父親見面吧！」

這刹那，田風衣心頭大震，脫口道：「我記得了，五年前，家父被殺，你也站在一旁，哼，莫非你便是幕後主子？」

黑衣幪面人突然緘口，一支鋼筆使得出神入化，招招不離田風衣的大穴，田風

衣熱血驀地沸騰，突然醒起一事！

「這把匕首既然能破了神衣，它便是一把斷金削玉的利器！」他長劍纏住鬼頭刀，上身不斷閃避鋼筆的急刺，待覷得眞切，匕首才驀地出手，「格」地一聲，鋼筆一跟匕首接觸便斷爲兩截！刹那，斷筆之中突然飛出一蓬牛毛鋼針來，三人虞不及此，都閃避不及讓鋼針沾上身體！

黑衣幪面漢及衞灼大叫一聲，登時倒地不起！那些鋼針只沾在田風衣的外衣上，破不了那件寶衣，田風衣振衣把鋼針抖落，目光一落，見那些鋼針藍靛靛的，料是淬了劇毒，黑衣漢及衞灼身中數支，早已氣絕！原來那管鋼筆筆管中另有機關，只要一按機括，藏在筆管中的毒針便會激射出來，這便是黑衣漢雖明知田風衣身穿寶衣仍不肯退下的原因，他欲在最有利的情況下才把鋼針射出，以期一擧奏效，不料，鋼針雖然射及出來，但卻是被他自己那柄匕首截斷！

田風衣吸了一口氣，俯身伸手扯下黑衣漢那塊幪臉布下來，目光一落，登時驚呼出口，原來此人赫然是他岳丈喬高家內的總管，「一筆判生死」顧凱之！

田風衣幾難相信這個事實，他驚異的不是因爲他是顧凱之，而是由此而推想下去，一想之下，他不由慄抖起來，目光一落，只見那柄匕首尖頭處沾了不少鮮血，他惘然地用顧凱之的衣角揩拭起來！

一揩之下，只見匕首的尖鋒竟是精白地雪亮，這一發現使他又吃了一驚，撕下一角破布用力在匕首上揩擦起來，不久，只見刀鋒上的黑漆紛紛跌落，露出本來臉目，竟是他五年來日夕不離身的斷玉劍！

他清楚記得這斷玉劍在他離開蘇州那天，爲他未來岳父收去，他怎會落在顧凱之手上？

這把匕首是喬高交給他的，還是他在喬高處偷偷取走的？他是另懷陰謀伏在喬高家中，還是喬高派他來的？

假如是後者，那麼……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呱！」一聲夜梟怪叫，把沉思中的田風衣驚醒，他長嘆一聲反而向山上走去！此刻他心中實在亂到了極點，回不回去蘇州這個問題一直在他腦中縈繞。

夜已深了，他就着月色捧了一堆枯枝找了個山洞，爬了入去。他點燃了火堆，呆呆地發神。

迴風三絕

一陣夜風捲入洞中，田風衣驀覺一陣寒冷，這才醒起一件事：當顧凱之的斷玉劍劃向他脅下時，他怎地會覺得痛？而第二次當斷玉劍刺在他腰腹上，他自忖必死，但卻反而沒事？

這其中有什麼奧妙？他百思不通，便把那件天蠶神衣解下來細看。

一看之下，才知這件天蠶神衣是由二幅布縫合起來的，縫口便在脅下處，而縫口的綫不知怎樣竟是用尋常的棉綫！

他覺得奇怪，製這件神衣的人既然能找到可以刺穿蠶絲的鋼針，爲何不用天蠶絲綫把其縫起來。田風衣把神衣擧起就火光一看，才看出這件神衣乍看織得如同布匹般綿密，在火光下才看到布上有不少細洞，料想那人連針也不用，使用綫穿過小洞把其縫合起來。

剛才顧凱之那一刀剛好把這些綫割斷，他伸手一摸脅下，那裏只有一道淺淺的傷口，大概顧凱之當時也以爲斷玉劍難以把其割破，是以連忙收招換式，才使他逃過一次大難！

他把神衣翻過來，原來另一端夾口的綫却是天蠶絲搓成的，他心頭更加詫異，想不出爲何不用同一種綫，是以又拿神衣在火光上細瞧起來。

火光自衣後照射過來，映出衣上有一片密麻麻像是蠅頭小字的東西來，這一發現使他心頭一動，在那夾口一看，才知道這件神衣原來是由兩層「蠶布」織成的，他把那兩層「蠶布」挖開，目光自縫隙處望入去，原來，裏面被人用白漆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由于神衣也是自己的，是以輕易不能發現，田風衣又把其擧起至火光處望，第一行字一入目，使他心頭狂跳不已。

「迴風三絕招練功秘訣」！

半日來的變化實在令他吃不消，呆了一陣，才覺火光熄了，原來枯枝經已用盡，他連忙又去捧了一堆枯枝回來，把篝火燒燃，便連夜讀起練功秘訣起來。

其中有一段文字記載解決了田風衣的疑惑。

「迴風三絕招是迴風劍法的精華，它必須在迴風劍法練至滾瓜爛熟後才能練之；過去不少子弟急功近利，結果反受其害，故練此三招者必須把迴風劍法練至滾瓜爛熟，方能了解其每一個變化。

「本人把練功秘訣記于神衣之內，用心良苦，希望後輩子弟能體諒之……」

田風衣依訣練習起來，這三招看似不難，實際上變化十分精妙，一招之中可藏數十式，而其中更可以視環境而把迴風劍法的變化揉合其中，或配合而使，是以這三招也可以說是一套繁複無比的劍法。

其中的精髓變化，有一定的法則，也有些不定的變化，因此若非把迴風劍法練至滾瓜爛熟，學了這三招也是徒然。

田風衣這才理解到其祖把秘訣藏于衣中的用心。

這種招式是否能得大成以及進度之緩快也是因人而異，因爲既有一些不定的變化，若非實際格鬥實在不可能得知，而且對手不同，變化也不同，所以重要的是學者的天賦！

田風衣次日一早下山把顧凱之等人的屍體埋葬了，便日夕在山洞中苦練，晚上以火照明，日間對日觀看，如飢似渴，不眠不休，忘了疲乏，餓時以山果裹腹，渴時以山水止渴。

苦練了二個月，才把這三招劍法的精義都記熟練透，這才下山。

到了山下，那個老問題，又再翻上腦際：「到那裏去？」

此刻，他一身又破又爛又臭，便步入無錫城，買了兩套衣服，找了一家客棧住下。

他洗了個澡，飽餐了一頓，便倒在床上苦思。

顧凱之伏殺他父子跟喬高是否有關係？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喬高跟他家結成親家也是一種手段了！

假如他跟喬高反臉，喬苓會站在那方？她是否仍然愛他？她知不知道他父親的陰謀？

他決定試試喬高，喬苓的事暫且不想了，他豈能爲了一個女子而放棄報却殺父母之仇？

這一夜，他苦苦思索不能入眠，次日他不向南下，反而北上。

迫親報仇

已近中秋了，天氣仍然頗熱。蘇州城一切仍然如前平靜，這時候忽然傳出鄒振山的兒子鄒經天要與喬高的女兒喬苓成婚的消息。一時之間，江湖上都沸騰了。成婚之日是在中秋佳節，可是自八月初一開始，各地英雄無論有帖抑或無帖的要開始自各地聚集過來。

八月初五開始，蘇州城內大大小小的客棧都已住滿了人，稍遲來的，只好住在廟裏了。

這主要是鄒振山及喬高這幾年來，聲名之隆如日中天，在羣豪的心目中已成爲俠義道的正副盟主。

這些賓客初十開始便紛紛入喬家道賀，他們決定待鄒家的迎親禮隊把新娘接走後，便跟着花轎上揚州。

花轎是八月十一日來迎接新娘的，自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表，很多賓客都跟隨新娘而行，郊野外，只見迎接新娘子的以及送新娘的人如同一條巨龍，足有十里長。

這種景況，數十年來未嘗一見。人龍越接近揚州越長，好似滾動的雪球般。

喬高夫婦是在八月十二日起程。身後自然也跟着不少人，細心的賓客覺得喬高在歡喜的臉龐上不時泛起一種難明憂鬱。

花轎走得慢，到揚州已被喬高等人趕上。他們是在十四日夜進入鄒府的，這一夜一直忙至天亮。

八月十五日，天上烏雲密佈，但揚州鄒府內外却一片喜氣洋洋。

巳時剛到，禮官高聲唱道：「吉時已至，請新郎新娘出來交拜天地父母。」

門外立即响起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賓客們由大堂站至庭院以及大門外。

鞭炮聲以及賓客的笑聲中，一對新郎及新娘這才出來。新娘臉上幪了塊大紅喜巾，看不到臉龐，但喬高的女兒是個美人這一點賓客都巳知道。

新郎臉上塗了粉，一張臉跟禮服一樣鮮紅。

「新人交拜天地！」

新郎及新娘立即拜起天地來。這時有幾個細心的賓客都覺得有點奇怪，紛紛交頭接耳起來。

堂上的主人不知什麼事，臉上依然露出笑容。

「新人拜見父母！」

新郎及新娘低着頭對鄒振山及喬高夫婦拜了起來。

「新人互拜！祝一對新人相敬如賓，多福多壽，白頭偕老，日後子孫滿堂！」

就在新娘新郎互拜之際，喬高臉色一變，急問道：「鄒兄，這是怎麼回事？」

鄒振山哈哈一笑。「親家不必過急，待禮成後再說！」

喬高道：「不行。」霍地站了起來，舌綻春雷地道：「且慢！」

可是他已慢了一步了，新人已互拜及三拜。喬高這聲暴喝使在場上的賓客都是一怔，心中說不出的詫異。

「苓兒，且慢離開！」

新娘身子一震，不由站住了脚。梅七娘道：「大哥，你今日怎樣啦！」

「你看看那個新郎是誰？他豈是鄒經天！」

鄒振山哈哈笑道：「誰說經天要娶你女兒？」

喬高臉色一變，朗聲道：「如今上千好漢在場，你這樣說不怕墜了自己的聲名麼？」

鄒振山正容道：「鄒某只派人到府上說犬子欲娶令嬡，你便一口答應了，現在這個新郎也是我的兒子，是鄒某新收的義子！」

喬高回心一想，當時自己的確沒有細問，但誰不知道鄒振山只有一個兒子，他幾時新收了一個義子？他正想問，不料鄒振山道：「何況，鄒某也是把義子的生辰八字報告你家的！」

喬高又羞又怒。「你不說清楚，喬某怎會知道？喬某又不知令郎經天的生辰八字，怎看得出？……」

「那麼喬兄是想退婚了？不過現在所有的禮儀都已完成，你不怕在場的賓客恥笑？」

此際，上千賓客都爲此變化而目瞪口呆，場上只聞喬高及鄒振山的聲音。

喬高臉色忽青忽白，一時委決不下，忽聽梅七娘道：「大哥，我醒起了，鄒公子的生辰八字跟衣兒一模一樣！咦，莫非衣兒還在人間？這，這如何是好？」

喬高心中暗道：「我還不知道？瞧他那模樣，分明便是田風衣假扮的！」

只聽鄒振山哈哈笑道：「我這個義子，便是田阡陌田大俠的兒子田風衣，梅女俠不用担憂，他本就是你家的女婿！」

賓客見情況又有變化，不由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更有人說這是鄒振山故意安排的娛樂節目。

梅七娘也是大喜，仔細一瞧，叫道：「衣兒，連你也來騙我！」

田風衣突然在她臉前跪下，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响頭。梅七娘笑得眉開眼開，道：「我兒，快起來别拜懷了身子！」

田風衣突然在懷中取了那柄斷玉劍，道：「請大人過目？」

梅七娘一怔，脫口道：「這不是斷玉劍麼？」

「正是。大人當記得小婿當日臨離開時被岳父，被喬高要了去！」

「是啊，怎樣又到了你身上？」

「因爲有人把斷玉劍交給顧凱之，叫他在半路伏殺小侄！因爲他以爲這把劍能破天蠶神衣！」田風衣道：「更因爲有人知道了苓妹把天蠶神衣交與小婿穿上，所以……」

新娘突然揭開一角紅巾，急聲道：「爹，你，你……」原來，田風衣到了鄒振山家把經過與他說了，鄒振山也懷疑喬高，便暗中派人跟喬苓聯絡，問了她一些事情，並告訴她田風衣還未死，不過要她嚴

守秘密，連父母也不能透露，又要聽鄭家一切安排，喬苓爲求與田風衣結成夫婦，自然一口答應，可是她也不知他父親的一些安排。

喬高臉色大變，怒道：「住口賤人！田風衣，你是懷疑老夫是殺害你父子的主使人麼？」

田風衣冷冷道：「我並沒有這樣說，你這樣說無疑承認家父也是被你所殺的了！快說，你如何處心積慮要害我父子？」

喬高仰天哈哈大笑。「你有證據麼？你把上千好漢都當作是白痴，還是三歲小孩？」

田風衣站了起來，轉身面對羣豪，道：「當日在下殺死了喬高收買的三個殺手之後，追趕最後一個殺手，他是『鬼臉神刀』衞灼，不料顧凱之突然出現，用斷玉劍刺傷了在下，幸而顧凱之被我所傷後擒住，他便供出了誰是幕後指使人……」

喬高喝道：「他爲何不在此處？」

「後來我把他押到鄭大俠處審訊。鄭大俠因答應他假如供出眞相便救他一命，所以事後派人把他送去『三帖換一命』盧聖醫處醫治！」

鄭振山道：「後來鄭某見他可憐，又想他一人難以報却大仇，而喬高又以俠義爲名，是以收了他作義子，並想出這個計劃，既可依約跟喬姪女結爲連理，又可報却大仇！」

羣豪又再叫了起來，喬苓叫道：「衣哥，你，你不可……而且你不是爹爹之敵手……」

人羣之中突然轉出歐陽柏來，他大聲道：「老夫不信喬高敢與在座上千英雄作對！」喬高這刹那臉色忽青忽白，連變數次，一襲寬大的禮服無風自動。

梅七娘也是臉色慘白，半晌才道：「這……大哥，你怎會如此？衣兒，你現在已是苓兒的丈夫，豈可跟岳父……」

田風衣冷靜地道：「跟苓妹結婚的是鄭大俠的義子，現在我是以田阡陌的兒子的身份來報仇的！」

羣豪這才了解鄭振山爲何要收田風衣爲義子的動機及妙處。

「但，但還不是你一個人？」

「一個人，兩種身份！」田風衣道：「對不起，大人請你退開一旁，等下小婿再向你請罪！」

喬高忽然大叫一聲，如風般搶了上來，右手奇快無比地向梅七娘抓去。

羣豪都是一怔，梅七娘忽覺手上一緊，掌中的斷玉劍已落在丈夫的手中。

喬高奇快無比地把斷玉劍抽了出來，向田風衣刺去。「老夫要死也要找你這小子墊背！」

田風衣一直都在戒備中，連忙飛身急退。一退半丈，背後歐陽柏把他的佩劍遞上，他長劍立即飛起，泛起一抹冷光。

喬高冷笑一聲，斷玉劍望劍光絞去，田風衣不敢讓他的短劍沾上劍刃，連忙收招換式。羣豪不禁都罵了起來，把這個沽名釣譽，表面忠誠實則奸詐的梟雄罵得狗血淋頭，喬高却充耳不聞，攻勢更盛，把田風衣迫退三步。

喬苓內心十分矛盾，一方是自己的丈夫，另一方却是自己親父，也不知該站在何方，她尖叫幾聲，叫道：「爹，衣哥，你們若不停手，我，我就當衆自盡了！」

田風衣身子一震，身手不由一慢，「嗤」地一聲，那件吉服便被斷玉劍的劍氣絞碎，衣角像蝴蝶般在禮堂上飄飛。

喬苓及梅七娘同時發出驚呼，喬苓剛想動，猛覺腰上一麻，再也不能動得分毫，原來她腰上的麻穴讓歐陽柏制住了。

梅七娘的心情也是複雜到了極點，一個是自己的丈夫，却是手段卑鄙的人，他連自己也給瞞騙，另一個却是她疼愛的女婿，她見女婿勢危，便奮不顧身地撲了上去，擋在田風衣身前，叫道：「大哥，你，你還不停手？」

喬高臉色比雪還白，右手短劍虛出一招，左掌倏地擊在她肩膊上，把她震開，猛喝一聲：「賤人，連你也要反啦！」短劍呼地一聲，又望田風衣的胸膛刺去！

羣豪見喬高連自己的愛妻也用此毒辣的手段，都是憤憤不平，有幾個更是向場中掠了出來！鄭振山命喝道：「請諸位退開，這件事讓他倆自己解決！」

話音未落，場上已生了巨變，田風衣見岳母被擊飛，也是心頭大怒，驀地身子一側，讓斷玉劍刺在他左胸，長劍適時捲下，「喀嗤」一聲，把喬高的手腕連劍一齊砍下。喬高怪叫一聲，身子一斜，左手倏地鬼魅般探出，快捷無比地把一個奔前的大漢的佩刀抽了出來！

那大漢只覺眼前一花，佩刀已被對方抽去，不由胆寒地住了脚，其他人見他受了傷之後仍如此神勢也都暗吃一驚。

喬高喘了一口氣，看也不看斷腕一眼，灑聲道：「你怎地沒受傷？」

「斷玉劍根本傷不了天蠶神衣，剛才我是騙你上當的！」

喬高臉色又是一變。「那麼剛才你說的那些話……」

田風衣哈哈一笑。「這叫做兵不厭詐，若非如此，又怎會迫你自己出手？」

喬高這刹那也笑了。「你忘了老夫慣使右劍左刀？我只憑一把刀便能取你性命？天蠶神衣護得住你的上身，保得住你的頭脚麼？」他又獰笑一聲，惡狠狠地道：「小子，你去和你父母九泉作伴吧！」

田風衣怒道：「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還大言不慚！」

喬高再不打話，鋼刀一圈，呼地一聲向田風衣砍去！田風衣臉色突然煥發出一片神光，長劍適時飛起，只見明亮無比的劍光隨之泛起，仿似在四周佈下了幾道鋼牆鐵壁！衆人看得目瞪口呆，只聞「噹」地一聲，劍光斂去，喬高的左手也斷了，鋼刀跌在他脚旁！

只見他臉上肌肉不斷跳動。「你學成了迴風三絕招？怎地我遍尋不獲？」

「他就藏在天蠶神衣的夾層內，多謝顧凱之用斷玉劍把其割開，才使它重現江湖！」田風衣冷冷地道：「也許這是你作法自斃，更也許是皇天有眼！」

喬高霍地「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慘然地道：「想不到，這件寶衣在我家五年，裏面有寶中寶我竟然不知道！」

「原來你殺我父親便是爲了這三大絕招？待得到我家尋不着秘訣，便又想把我除掉以絕後患？」

「我好恨！」喬高大叫一聲，口角鮮血汨汨而下！

「我看在苓妹的份上今日只斷你雙掌，望你今後改過自新！」田風衣望一望喬苓，只見她一動不動，只道她心頭悲苦！

喬高慘笑一聲：「喬某不領你的情！」飛起斷腕，擊在太陽穴上，「撲」地一聲登時跌倒地上氣絕！打鬥經已終止，禮堂上鮮血處處，上千的賓客的心神仍未定過來，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良久，歐陽柏才解了喬苓的麻穴，喬苓立即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哭聲驚醒了梅七娘，她望一望地上丈夫的屍體，不禁留下兩行清淚，田風衣撲地跪在她臉前！

歐陽柏道：「梅女俠，喬兄，咳，他是自殺的，他已供出了殺田阡陌的目的乃爲了那三招迴風絕招！」

梅七娘揩了一把淚，喃喃地道：「他，他騙了我也騙了整個江湖，他死得好，死得好，苓兒，衣兒是個好丈夫，你要好好待他，娘仍然當他是個好女婿！」

喬苓不由哭出聲來。梅七娘掙扎起來，對鄭振山夫婦道：「請大俠賜一口棺材，好讓未亡人把他載回蘇州！」

鄭振山聞然答應，即吩咐下人去辦。

梅七娘又對羣豪道：「外子敗了諸位雅興，未亡人十分不安，請諸位稍候，筵席即將開上來了！」回頭道：「衣兒，希望你日後來蘇州看看我！」

田風衣感激地叫道：「娘……小婿一定日夕侍奉在你老人家身側。」

天上的烏雲散去了，絢爛的陽光照在庭院中，羣豪的笑聲又再响起，於是大喜的熱鬧氣氛又再濃烈起來……

（完）

民族英雄軼事

卜式

秦中客

牧羊起家輸財救國。



卜式，漢代黃河南部之人。祖先所遺留下的產業非常的多，是當時有名的有錢人。可是卜式這個人很奇怪，從小的時候就認爲靠着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名聲和財產是很可恥的，因此就立志要以自己的力量去開創事業。到了父母先後去世之後，他就將家中的產業拜託他人來代爲管理，自己反而帶着年幼的弟弟到山中去牧羊，以自己的力量去創造他的新天地。

他們兄弟兩個人到了山中之後，每天把羊羣散開在綠草很多的牧地上，叫他的弟弟把書本打開，藉着牧地的大石塊上教導他的弟弟讀書，用嘴巴教課之外還用手指在地上把字畫給他的弟弟看，兄弟兩個人生活過得十分快樂。就這樣過了十多年，他弟弟的學問因此增進了很多。

卜式看到了他弟弟的學問已有相當的成就，就要他弟弟回家去主持家中的產業。自己却什麼也不要，仍然像以前一樣回到山中，繼續過着他牧羊的生活。後來因爲他牧養的羊羣，愈生愈多，他就挑選一些比較肥壯的羊，送到市場去賣，就這樣一天天地下來，他所儲存的財產愈來愈多，而且羊的數目也愈來愈多。然後又用他所儲蓄的金錢，去購買田地，修建房屋，這時已經成了一個突然非常有錢的富人。

這時候在北方有匈奴人經常來侵犯中國的邊界，政府被迫年年使用軍隊去抵抗。政府財用日漸匱乏。漢武帝雖然被稱爲當代很能幹的君主，但對於這個問題甚爲着急。卜式聽了這個消息之後，認爲邊境的禍患是最重要的，有錢的人應該爲着國家的急難把錢財捐出來，爲國家解決困難，於是他就寫信給武帝願意捐獻個人所有的財產，充實軍隊的需要；武帝看了信之後高興地接納了卜式的意見。只有丞相公孫弘懷疑卜式他有別的用心，就馬上派人去問他捐錢是爲了什麼？是不是爲了要求取做官，或者是有什麼寃枉委屈，要求政府替他洗刷清楚？卜式都對這些疑問表示沒有可能。他說：「我之所以捐錢，只是爲了救國，並沒有任何要求；匈奴人不被滅亡，國家的急難尚未停止，政府當然有去征討禍患的責任，人民也有捐獻財產的義務，請你代我向政府說，我卜式雖牧羊的小老百姓，從來沒有做官的念頭，又和別人沒有衝突，也沒有任何個人的恩怨可以說的。」使者聽到他所說的話非常地感動，於是就依照着實際的情形回去報告。

武帝嘉獎他的這種爲國家而願捐獻出一切的行爲，就下了個命令叫卜式到上林苑這個地方去牧羊。卜式接到了這個命令就前往上林苑。卜式當到上林苑，看到裏面所有的羊羣，都是非常瘦弱，於是他就積極地改善餵和養的方法，盡力經營，不到一年工夫，現在都變成又肥壯又可愛的羊了，而且羊的數目也比從前加多好幾倍，卜式自己看到這個情形也覺得很滿意。

有一天，武帝經過上林苑，卜式也在道路的旁邊迎駕，武帝就問卜式說：「你爲我在上林苑牧羊，成績怎樣呢？」卜式用手指着橋東邊的牧場說：「全部的羊羣，都在橋東邊的牧場，請陛下察看。」

武帝抬起頭來一望，只看見橋東邊的牧地上佈滿一片潔白肥壯的羊羣，武帝看了非常稱讚。卜式說：「臣的牧羊，並沒有任何秘訣，只是先使羊的生活能够安穩舒服，然後再慢慢養成羊之合羣的習慣，使他們互相不侵犯擾亂，假如有不馴的羊，就懲罰牠，使其它的羊受到警戒。」武帝說：「你這樣的牧羊方式和管理人民的方法相同，朕任命你爲緱氏縣縣官，怎麼樣？」卜式向武帝下拜再接受這個任命。

根據歷史記載，卜式他當縣長，人民都稱讚他的施政很便民。武帝就下詔書告示天下，用來作爲天下的模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香府門外，竟有三個人在搓麻將，原來這三個人就是「江北三賭霸」方海天、高計官與李單。他們雖然三缺一，但却興致勃勃，正當他們玩得興高采烈之際，齊伯天的一名手下焦刀子走出門來干涉，爭執間，齊伯天也來到現場，他不僅不予阻止江北三賭霸聚賭，反而自己也要參加一份，湊成一枱。但三霸只允由方海天與李單入局，讓齊伯天自邀一人共賭，以示公平。這時，丁旋突然而至，湊上一脚。四人協定，這場麻將以人頭作賭注，以四圈分輸贏，大輸家要割頸自殺，結果齊伯天輸了，但他不服，還要繼續再來四圈，丁旋則主張以猜牌決勝負……



野馬

千門點將錄／龍乘風・著　盧令・圖

不識卿心事　假意去投河

計中計、色誘香公子

（一）

兩張一模一樣的牌，齊伯天只能選擇一張。

他只能選擇發財。

他若拿起一張紅中，那麼他這一生也會隨之而告終。

除非，他又再賴帳。

×　×　×

搓麻將摸牌，是一種刺激的享受。

但決定生死存亡的一張牌，那種刺激的程度，已完全談不上甚麼「享受」。

那簡直是一種折磨。

齊伯天終於選了其中一張，用力地摸下去。

他不要「長尾」。

「長尾」就是「紅中」。

他摸！

用力的摸！

他忽然渾身冷汗。

「發財」沒有來，來的却是一張「紅中」！

他又敗了。

他突然狂吼一聲，拿起那柄刀，狂揮亂舞。

他沒有傷人。

他只是在發洩，也許是在發瘋。

他突然用盡全身氣力，一刀砍在自己的喉管上。

（二）

沒有人能懷疑「武諸葛」的刀法。

他這一刀也同樣值得令人喝采。

最少，李單已在鼓掌：「好刀法！好乾淨俐落。」

焦刀子臉如死灰。

他指着丁旋：「你殺了齊爺，你……你……」

丁旋微微一笑。

他忽然掀開另一張牌。

焦刀子一看之下，連自己的眼睛也覺得花了。

「甚麼……又是……又是紅中？」

丁旋忽然一笑：「一副牌裏，本來就有四張紅中。」

焦刀子瞠目結舌：「但剛才……」

丁旋緩緩地從袖中裏拿出一張牌，赫然是一張「發財」。

焦刀子恍然大悟。

他大叫：「這樣太不公平，兩張都是紅中，齊爺豈非死定了？」

丁旋道：「這只能怪他的眼睛有毛病，連我用不算太靈活的手法把『發財』換掉都不知道。」

焦刀子道：「你是個老千，你千死了齊爺，香少爺一定不會放過你。」

就在這時候，香寶勳來了。

他含笑而來。

他在含笑之中下了一道命令：「殺焦用！」

×　×　×

焦刀子面如土色。

焦用，也就是焦刀子的名字。

他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方海天已向他撲了過去。

這一團又肥又矮的黑影，來得好快。

焦刀子閃避得更快。

方海天一撲不中，沒有追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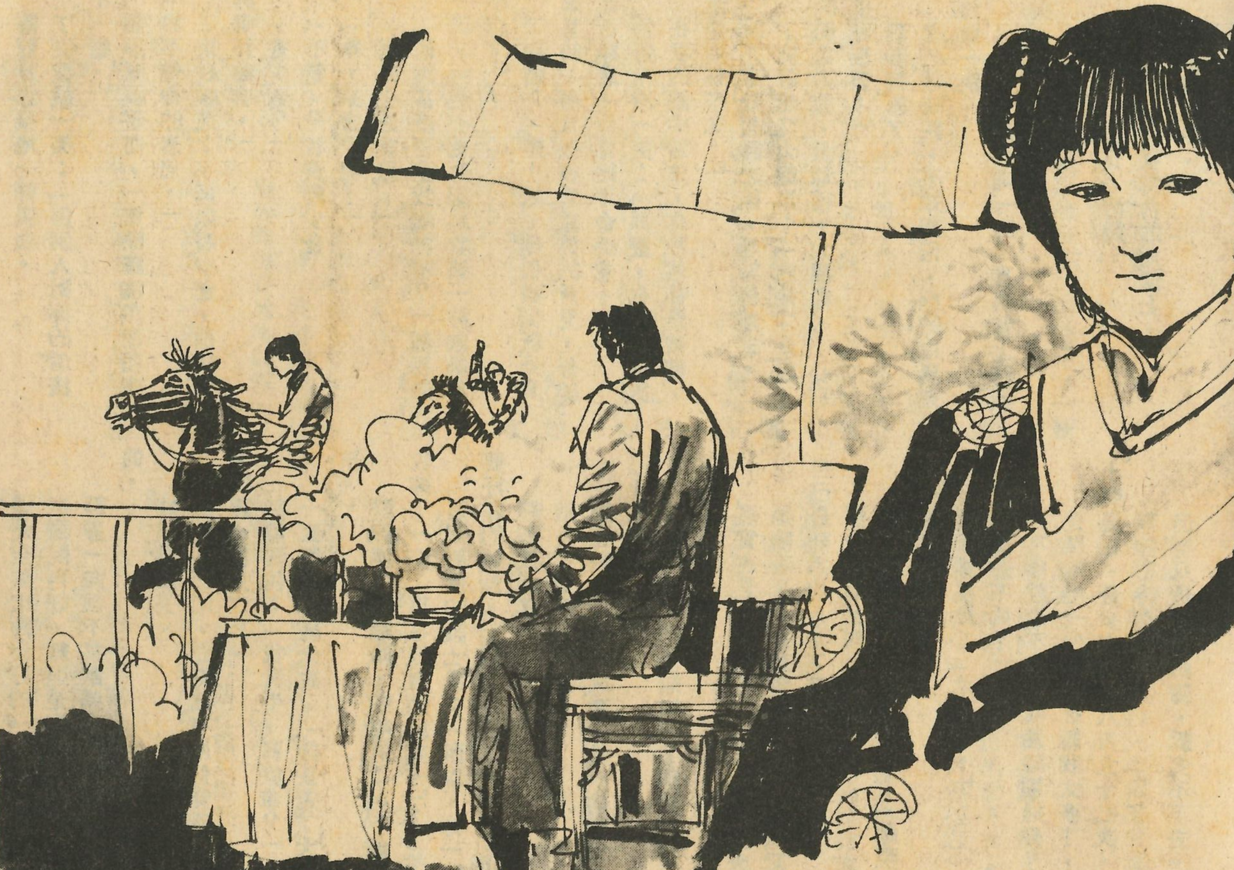
他站在一旁，背負雙手，狀態悠閒地看着焦刀子。

焦刀子正在掙扎，垂死掙扎。

因為已有一點尾指般大小的鍊子，套在他的脖子上。

高計官在他背後，雙手正用力地勒緊！勒緊！

高計官在笑。



他的笑容是殘酷的，就像是一隻食屍鷹。

香寶勳却不再看下去。

他只是在麻將桌上摸起一張牌。

「發財！好一張發財！又有誰人不想大發橫財？」他喃喃自語。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焦刀子已變成一條屍體。

×　×　×

打江山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在黑社會裏打江山，那更加是賭運氣、賭胆色、賭性命！

連香大帥都輸了，那麼，齊伯天和焦刀子之死，也不應該值得令人太驚訝。

倒是丁旋的崛起，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現在，香寶勳已取代了香大帥的位置，而丁旋，却代替了昔日的易四哥和齊伯天。

自從齊伯天死後，這個城市忽然寧靜了一段日子。

這是好事。

但這種寧靜的日子還能持續多久？

天曉得！

（三）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香寶勳在一個只有上流人才能進入的馬塲裏，遇見了一個令他畢生難忘的女孩。

那時候，他正在欄杆旁享受着一杯香濃的咖啡。

忽然間，跑道上一匹白馬飛馳而過。

也許他站的位置太接近跑道了，馬蹄踢起了一撮沙泥，弄髒了他的畢挺西裝，也弄髒了他手裏的半杯咖啡。

然而，就在這霎眼間，他看見了馬鞍上，有一個足以令任何男人為之目眩的女孩。

鮮紅的衣裳，雪白的褲子，小牛皮靴，腰間還有一條粗闊的黑腰帶。

這已很吸引人們的視綫。

但最重要的，還是這個人，而不是衣服。

她很美。

她不但美，而且還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

香寶勳不知道自己該怎樣形容她，讚美她。

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這位香少爺似已被這張臉龐勾去了三魂七魄。

×　×　×

丁旋也在騎馬。

他追上了那女孩。

「嗨！」他大叫。

女孩勒停了馬，瞧着這個在背後呼叫自己的年青人。

丁旋忽然怔住。

那身材窈窕的女孩也怔住。

過了很久，他倆才雙雙吁了口氣。

「原來是你！」那女孩忽然抿着嘴，冷笑着說。

丁旋輕撫馬背：「想不到楚小姐對騎術的造詣……」

「別瞎捧，」這女孩原來正是楚靜靜，她冷冷一笑道：「我對你這個人沒有興趣。」

丁旋聳聳肩：「我也是一樣。」

靜靜臉色倏地一陣發白。

丁旋微微一笑：「但別人對妳的看法却不一樣。」

靜靜直視着他，一雙眼睛漆黑而明亮：「我不懂你的意思。」

丁旋緩緩道：「例如香少爺，他很想請妳喝杯咖啡。」

「香少爺？」

「不錯，是香寶勳少爺。」

「噢，原來是他！」

「請楚小姐賞臉。」

「他爲甚麼要請我喝咖啡？」靜靜的臉一沉，「是不是他認爲我連一杯咖啡都喝不起？」

丁旋道：「楚小姐，咱們香少爺是具有誠意的，而且他很尊重妳的意見，無論妳是否願意，他都絕不會介意。」

靜靜冷冷一笑：「那麼，你回去告訴他，在我的眼中看來，你和他都是個豬，甚至連豬都不如！」

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她策馬離去。

丁旋忽然又大聲說：「我剛才是說，妳的騎術造詣，太幼稚，太混帳，小心別摔進泥沼裏！」

靜靜氣極了。

就在這時候，不知如何，她的白馬忽然前膝一跪。

「噢！」她大叫一聲，從馬背上翻滾下來。

(四)

六月二十三日，清晨。

靜靜躺在一張雪白的病床上。

這裏是醫院。

這是全城市裏最好的一間醫院。

但醫院再好，總還是醫院。

靜靜一向都不喜歡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的。

她想走出去。

但她剛下床，立刻就有兩個穿着白衣裳的護士勸止了她。

靜靜怔住：「我發生了甚麼事？」

一個胖胖的護士說：「妳昏迷了大半天。」

靜靜摸了摸額頭，喃喃道：「不錯，我摔了一交，現在還有點頭疼。」

這個胖胖的護士說：「所以，妳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別到處亂跑。」

靜靜氣極了。

她並不是弱小的女人。

她懂騎馬，也懂武功，她一向認爲自己比別的女人更強。

但這一次，她不知如何，居然栽了一個大觔斗。

這實在是太丟人了。

她咬着牙，正想罵人，忽然看見一個自己最熟悉的人走了進來。

那是她的父親楚開。

楚開走近床前，皺着眉頭：「妳現在是不是還很頭疼？」

靜靜搖搖頭：「不疼啦。」

「眞的不疼？」

「不疼就是不疼，我幾時騙過你？」

楚開哈哈一笑：「你騙我太多了，從小到現在，最少有一千八百九十七次。」

靜靜初時也笑。

但她只是笑了兩聲，就笑不下去。

因爲她看見了一個令她笑不下去的人，走了進來。

來的是丁旋。

丁旋，當然也就是野馬。

× × ×

需要的不是金錢、勢力，是愛？

(一)

野馬笑容滿面，臉上的表情很愉快。

但靜靜却不愉快。

「你出去！」她一開口就下逐客令。

野馬沒有出去，反而更接近靜靜。他說：「楚小姐，我是來向妳道歉的。」

靜靜咬了咬嘴唇：「我不要你的道歉，只要你走！走得越遠越好。」

楚開嘆了口氣，道：「你們別在這時候吵鬧好不好？」

靜靜閉上了嘴巴。

野馬却說：「香少爺就在外面。」

靜靜愛理不理，板着了臉孔。

野馬又說：「他很想看看妳，但在楚小姐未曾同意之前，他不敢進來。」

楚開眉頭一皺：「他怎會老是纏着靜靜的！」

野馬想了想，說：「也許這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楚開道：「他現在已是個大亨。」

「大亨也會有傾慕異性的時候。」

「你是說香少爺眞的看上了靜靜？」

「可能性很大。」

楚開凝視着靜靜：「香少爺若眞的喜歡妳，妳會怎樣？」

靜靜冷笑：「你們好像吃錯了藥，老是在我面前胡說八道。」

楚開搖搖頭：「這不是胡說八道，而是事實。」

靜靜眼珠子一轉：「你們的意思，是不是要我迷住那姓香的？」

楚開點了點頭。

靜靜冷笑。

「你們在利用我！」

楚開嘆息一聲：「寶貝女兒，爹是爲了楚家，而妳却是我唯一的承繼者，無論怎樣，將來我的一切，都是妳的了。」

靜靜也嘆了口氣。

「爹，你太不瞭解女兒了。」

「甚麼意思？」

「我需要的不是錢，也不是勢力，而是一個愛護女兒的好父親。」

「別孩子氣，爹只要妳帮忙一次，以後的事，妳要怎辦便怎辦，妳爹決不會多管。」

(二)

香寶勳終於在醫院裏獲得靜靜接見。

他穿着得很整齊，也表現得很有禮貌。

「眞想不到，原來妳就是楚大老闆的千金。」

靜靜看着他：「我也想不到，現在的香家主人，會這麼年青。」

他倆打開了話匣，居然一直談下去，而且談得很投契。

楚開、野馬先後退下。

楚開面露微笑。

野馬却是一言不發。

× × ×

香寶勳大力展開追求。

他對靜靜動了眞情。

當她離開醫院的時候，門外停着一輛簇新的汽車。

在這輛汽車旁邊，還有一個紮着兩條小辮子的姑娘。

她一看見靜靜，就笑咪咪的走了過去自我介紹：「楚小姐，我叫鳳鳳，從現在開始，我就是妳的女司機，而這輛汽車也是香少爺誠意送給楚小姐的禮物。」

「女司機？」靜靜蹙着眉，「我不認識妳，也從來沒有想過我要聘請一個女司機。」

「楚小姐，這是香少爺的主意，」鳳鳳微笑着，她雖然比不上靜靜，但也是個很嬌俏的姑娘。

「香少爺！」靜靜冷笑，「我知道他現在有財有勢，但這輛汽車，請恕我不能接受，也不能夠收受。」

「楚小姐……」

「不必說了，對我來說，一束鮮花也許比一百輛汽車還更可愛得多。」

「楚小姐，讓我送妳回去。」

「不，我還有兩條腿，就算爬也可以爬回家裏去！」靜靜的聲音冰冷如雪。

鳳鳳怔住。

而這位楚小姐，當然也不必自己走路回家。

楚老闆已親自駕駛着一輛汽車把她接了回去。

× × ×

靜靜走了。

鳳鳳呆住。

不久，那輛簇新的汽車背後出現了一個人。

那是香寶勳。

鳳鳳猛然回頭：「香少爺，她……」

香寶勳點點頭，阻止她說下去：「我都聽見了，開汽車，載我到鮮花店。」

「你要買鮮花？」

「不錯，妳認爲她喜歡甚麼花？」

「玫瑰，」鳳鳳說：「鮮紅的玫瑰，既高貴，又代表着熱情。」

香寶勳想了想，點頭道：「妳說得對，我們現在就去花店，把所有的玫瑰都買下來。」

鳳鳳嫣然一笑：「這主意很好，她一定會很樂意接受的。」

但却忽然有人在這時候反對。

「這主意不好，而且糟透了。」

反對的人，是丁旋。

——丁旋，也就是野馬，但香寶勳却不知道。

——他只知道，這個姓丁的年青人，很想向上爬，而且對香大帥和齊伯天都並不滿意。

——香寶勳早就和齊伯天有所勾結，準備對付香大帥、易四哥。

——在計劃付諸行動的時候，香寶勳拉攏丁旋，要他帮助自己，擄跨香大帥和易四哥。

——丁旋毫不猶疑就答允下來。

——最後，香寶勳更要除去齊伯天，因爲他很瞭解，這位「武諸葛」的存在，對自己實在是一種莫大的威脅。

——所以，現在香寶勳最得力的助手，就是丁旋。

——直到目前爲止，香寶勳似乎對丁旋極其信任。

× × ×

丁旋對香寶勳說：「楚小姐是個很高傲的人，她不喜歡庸俗的事物，也不喜歡庸俗的手法。」

香寶勳道：「你的意思，是指玫瑰庸俗？」

丁旋搖搖頭。

「誠如鳳鳳說，玫瑰是高貴的，也是熱情的，選擇玫瑰作爲禮物，很適合。」

「但你却反對。」

「但我反對的，不是玫瑰花，而是數量。」

「你是說，不該送太多，太多反而會變得庸俗起來？」

「是的。」

「這意見不錯，那麼我只會送她一束玫瑰。」

「一束玫瑰還是太多了。」

「難道送一朵？」

「不錯，只要是美麗的玫瑰，一朵已足够，就像是美麗而賢慧的妻子一樣。」

香寶勳怔了怔，繼而微笑說：「果然有道理，你在這方面的經驗，果然比我豐富。」

丁旋淡淡一笑，鞠了個躬：「香少爺，祝你好運。」

× × ×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會有好運。

這是好事。

人類社會能够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就是因爲人類永遠存着無窮無盡的希望。

有希望，就能更堅强地活下去。

雖然，沒有人能永遠擁有好運氣，但希望却可以永遠留存在腦海裏。

香寶勳也有個希望。

他也希望自己會有好的運氣。

× × ×

同日黃昏，香寶勳帶着一朵完美無瑕的紅玫瑰，來到了大江邊。

(三)

夕陽餘暉紅如血，就像是香寶勳手裏的一朵玫瑰。

大江邊一塊巨石上，坐着一個女郎。

她手裏有釣竿，竿長逾丈。

江風吹亂了她那烏亮的頭髮，但她却連動也不動。

這個江畔垂釣的女郎，是靜靜。

靜靜活潑的時候很活潑。

但文靜的時候，却比書呆子還要文靜三分。

香寶勳拿着這朵玫瑰，靜靜的站在她背後。

不知如何，他竟然沒有勇氣再向前踏出一步。

倘若不瞭解他這個人，你一定會以爲他懦怯、易於害羞。

這時候，又有誰看得出，他要殺人的時候，那種冷靜和殘酷的手法，簡直連許多經驗豐富的殺人專家也及不上。

但現在，他却只是站在靜靜的背後，痴痴的望着她的背影。

夕陽漸西墮。

靜靜忽然回頭，瞟了他一眼。

香寶勳微笑。

他笑得有點侷促。

靜靜忽然也笑了，她的笑容就像是那朵紅玫瑰，充滿熱情和高貴。

香寶勳終於上前。

「這朵玫瑰美不美？」他問。

靜靜却搖頭。

「玫瑰不好，我不喜歡。」

「抱歉，我選錯了……」他吸了口氣：「也許我該選蘭花、海棠、或者……」

「都錯了。」

「但妳豈非對鳳凰說過，寧願要一束鮮花，也不要車子？」

「那只是一時口快之言。」

「妳喜歡甚麼？」

「釣竿、魚絲、鈎、還有魚餌。」

「妳現在豈非已都齊備了？」

「但你沒有，」靜靜冷冷的說：「我垂釣的時候，一向不喜歡別人騷擾，除非對方也是個釣魚者。」

香寶勳怔了怔，手中的玫瑰已跌落在地上。

他終於說：「妳說得對，我現在馬上就去找釣具！」

他拔足就跑。

不遠處已有一輛汽車在等着他。

他又聽見靜靜的聲音傳了過來：「別忘了魚餌。」

× × ×

香寶勳走了。

靜靜從地上拾起那朵玫瑰，輕輕一扔，扔進江中。

她是可以淹死野馬的狂潮

（一）

滔滔江水，冲走了美麗的紅玫瑰。

靜靜仍然坐在那裏，甚至連姿勢都沒有半點改變。

她知道香寶勳一定會回來。

等他？

不！

她忽然連魚竿都扔進大江中。

她不願等香寶勳，她要離去。

但就在這時候，她驀然驚覺，有一雙漆黑的眼睛，正在遠處緊盯着自己。

那是丁旋，那是野馬。

靜靜怔住，隨即面露怒容。

她走過去。他也走了過來。

靜靜冷冷的看着他：「你究竟是野馬，還是丁旋？」

「妳現在還是叫我丁旋方便一點。」他淡淡的說。

「很好，丁先生。」

「我不好，因為妳對我這個人一直都存着偏見，甚至是敵意。」

「無論是誰給人監視着，都一定會對這人存有敵意的！」

丁旋目光一閃。「誰在監視着妳？我為甚麼要這樣做？」

「當然是為了香寶勳！」

丁旋怔住：「這豈非太離譜了？我為甚麼要為他而監視着妳？」

靜靜冷冷一笑：「我現在還沒有多大的興趣和他這種人在一起，你和爹似乎都太妄想了。」

丁旋聳肩苦笑：「這也不該把我當作敵人。」

靜靜瞪着他：「你聽着，我絕不會在這裏等他，我不再釣魚，也不會陪他這種人面獸心的畜牲！」

丁旋嘆了口氣：「在醫院裏，妳和他不是談得很投契嗎？」

靜靜冷冷道：「我只是想看看他是個怎樣的人。」

丁旋道：「妳覺得他這個人怎樣？」

靜靜「哼」的一聲。

「他比你還更不像是個人！」

「噢，我眞高興。」

「你高興些甚麼？」

「最少，世間上最令妳討厭的人，並不是我。」

「在這方面，你排名第二。」

「第二總比第一好。」

「討厭！」靜靜一抿嘴。

丁旋淡淡一笑：「要妳陪伴世間上最討厭的一個人，確是委屈一點，但若陪我喝杯酒，妳大概不會反對罷？」

靜靜眼珠子一轉，忽然點點頭：「可以，但有一個條件！」

「楚小姐請說，我一定照辦。」

「我的條件很簡單，只要給我打兩記耳光，我就陪你。」

丁旋連想也不想，立刻就說：「我答應。」

靜靜冷冷的看着他：「你不後悔？」

丁旋閉上了眼睛，說：「只要是我自己答應過的事，就算妳在我臉上刺兩刀，我也不會後悔。」

靜靜笑了。

「男人，男人！男人果然都是天生的賤骨頭。」

丁旋仍然在等。

他在等待她的兩記耳光。

但是這兩記耳光，她遲遲還沒有摑下去。

丁旋終於睜開眼睛：「是不是嫌我的臉皮太粗太厚？」

靜靜搖搖頭：「你的臉皮不算厚，只是，我現在不捨得打你的臉。」

丁旋笑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這兩記耳光算了。」她眨了眨眼睛，忽然一脚向丁旋的小腹狠狠踢去。

「唷！」

丁旋疼得彎下了腰。

靜靜的第二脚又已飛起，這一脚是踢向他的左膝。

丁旋又再挨了一脚。

「妳……妳好險陰……」丁旋疼得連臉都青了。

靜靜冷冷一笑：「我本來就是一個這麼樣的女人，看你還敢不敢纏着我？」

說完，她掉頭就走。

但她只是走了三步，丁旋忽然又已攔在她面前。

靜靜雙目睜圓：「你想怎樣？」

丁旋咬着牙：「妳眞的很討厭我？」

靜靜也咬牙說：「除了香寶勳，世間上再也沒有人會令我感到更討厭！更憎惡了！」

丁旋忽然苦笑：「很好，我總算知道

自己在妳心目中的地位。」

「滾開！」

「我一定走，但臨走之前，我要告訴妳一個秘密。」丁旋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沉重，「我不懂水性。」

靜靜冷笑，但却不明白他這句說話的意思。丁旋神情黯然：「楚小姐，再見了。」說完，他向江邊走去。

靜靜本已不理他，但這時候却有一種特殊的心理，使她不由自主地看着丁旋。

丁旋走到那塊巨石上，忽然發出一聲狂笑。靜靜的臉色忽然變了。

「丁旋！」她在喊叫，雙腿同時向前飛奔。但就在她喊叫「丁旋」的時候，他已向大江裏跳了下去。

× × ×

滔滔江水，剛才冲走了一朵美麗的紅玫瑰。現在，它更冲走了一個人。

江水茫茫。玫瑰早已不見了。人呢？丁旋又怎樣？他的影子也似已在滔滔江水之中消失。

靜靜的臉色很蒼白！她跺了跺脚，這個男人眞是可惡，既可惡又愚蠢，怎會為了這點小事就投江自盡？

一個人若不諳水性，掉進這條大江裏，那可說是九死一生。

靜靜到處張望，終於，她看見不遠處有個黑影在江面浮動。

丁旋！

不錯，那人一定就是丁旋！靜靜不再猶豫，也「噗通」一聲，跳進大江之中。

（二）

靜靜是潛泳好手，在這方面的成就，她是比騎馬高明得多的。

雖然江水湍急，但仍然沒有使她感到有半點的困難。

她很快就游近了那團黑影。

她已看得很清楚，那人的確是丁旋。

她游得更快，只見丁旋雙手亂搖，形勢已在極度危急之中。

幸好靜靜的確是泳技高手，她在水裏不但像條美人魚，救人的手法也是一絕。

她終於把丁旋拖回岸上。

江水把他倆冲到另外一個地方，那是一個很恬靜的灘邊。

但丁旋躺在灘上，却似已全身癱瘓，無法彈動。他閉上了眼睛，氣若遊絲。

靜靜嘆了口氣，喃喃道：「你這匹野馬怎會這麼愚蠢，急死人了……」

她忽然用力在他的小腹上按摩。

她知道，丁旋一定喝了很多水。

她的雙手發冷。

但丁旋的小腹部漸漸燙熱起來。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丁旋忽然緩緩張開了眼睛。

天色早已黑了。

天上雖無月，却有點點繁星。

靜靜的眸子，也像是兩顆星星，而且是最明亮的兩顆。

丁旋凝視着她，忽然啞着聲音說：「我現在是不是已經死了？」

靜靜搖搖頭：「不！你沒有死。」

丁旋苦笑：「是妳救了我？」

靜靜點了點頭。「是的。」

丁旋咳嗽了兩聲：「但妳仍然救不了我，我遲早還是要死的。」

靜靜怔住。丁旋笑了，笑得酸楚而悽涼：「像我這種令人討厭的傢伙，活在世上又有甚麼用？」

靜靜忍不住衝口而出，說：「不，你不討厭，說句眞話，其實……你很討人歡喜。」

丁旋勉强一笑。

「我討人歡喜，這種說話我以前且聽人說過很多遍。」

「他們是誰？」

「都是女人。」

靜靜咬了咬牙，忽然沉着臉說：「既然她們都喜歡你，你為甚麼還要死？」

丁旋又是一陣嗆咳。

他嘆息一聲：「就算天下間每一個女人都喜歡我，我還是要死。」

靜靜楞住。

丁旋緩緩地接道：「因為我最喜歡的一個女孩，她却很討厭我，認為世間上除了香寶勳之外，我就是最討厭、最可惡的人。」

靜靜垂下臉，她的臉忽然一陣發熱。

因為她忽然看見了自己現在的樣子。

今天，她穿的衣裳本來就很單薄，而且現在這件衣裳又已濕透了，難怪丁旋清醒後，幾乎一直都在看着自己。

她忽然擰身，要逃避開他的目光。

但這時候，丁旋却忽然伸手摟住了她的纖腰。兩人的距離本就不遠，現在却更接近。

「靜靜，看着我！—」

她猶豫了片刻，終於抬起了頭。

星光下，她的臉龐美麗得就像是只有在神話裏才會出現的女神。

他倆就在星光下，淺灘前，目不轉睛地互相凝望着。靜靜不再逃避。

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儒怯的女孩。

丁旋突然擁抱着她，兩顆心同時都在對方的懷裏急促地跳躍。

「我知道，妳不會眞的討厭我。」他的聲音很低沉，低沉而富有魅力。

「野馬，你……你好可惡，」靜靜忽然用力掙開，「我現在知道了，原來你在騙我，你根本就懂得游泳！」

丁旋怔住，臉上不由一陣尷尬。

但那種尷尬的神態，只是一閃即逝。

他沒有放開靜靜，反而擁抱得更緊。

「別離開！我承認剛才是要了一點點的手段，但那全然是為了妳，最少，妳眞的能够令我跳進大江裏……」

靜靜仍然用力掙，但却掙不脫。

她在抗拒。

她知道，自己現在就像是一頭小鹿，而眼前這個男人，就是個可怕的獵者。

但獵者已發揮了強大的力量。

她掙不脫，無論怎樣也掙不脫。

漸漸地，她軟弱下來。

江風陣陣吹來，江水滔滔奔去，他倆的嘴唇終於印在一起。

「靜靜——」

「唔……」

「妳可知道，妳就是世間上唯一可以淹死野馬的女孩？」

「不知道，現在我甚麼都不知道。」

丁旋是野馬，野馬在熱戀中。（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曹若冰·文　黃耀基·圖

飛刀小李（續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大安客棧內發生命案，陳二虎及一位兄弟被人暗殺了，凌風等人趕到現場時，只見偵緝隊劉隊長已在場，劉隊長從陳二虎的枕頭下搜得一張紙條，字條內指出凌風是殺人兇手，劉隊長要扣押凌風，藍海山出面攔阻，但劉隊長不依，直至藍海山指出凌風是徐五爺的女婿，劉隊長自忖得罪不起徐五爺，也就做個順水人情，賣藍海山的面子……凌風又預感到，坤記醬坊中說不定又會有一張莫明其妙的字條，看來惡徒的手段實在太厲害，他們的矛頭却針對着凌風……凌風吩咐王元甫盡快把二虎及另一手下的屍體盛殮並運回鎭江。

功成先引退　愛國復濟民

坤記醬坊的門開着，生意照常，和往常完全一樣。

凌風、小葉、藍海山三人都呆住了。這是怎麼回事？

坤記醬坊的老闆姓李名漢申，四十多歲年紀，生得白白胖胖的，是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藍海山也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又是北門外地面上的大爺，李漢申自然認識。

三人一到達醬坊門口，李漢申立刻滿臉含笑地由櫃枱裏迎了出來。

「藍大爺！好久不見，請裏面坐。」

「李老闆！你好。」藍海山含笑點頭走進店內，替凌風小葉介紹說：「這位是凌少爺，徐五爺的女婿，那位是葉先生，凌少爺的朋友。」

「請坐！請坐！」李漢申一面招呼着，一面分別和二人握手。

「李老闆！」凌風吸了口氣說：「我想向你打聽點事。」

「什麼事？」

「賀寶這個人李老闆認識他嗎？」

「認識，凌少爺可是要找他？」

「李老闆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李漢申搖頭說：「他向來居無定所，沒有一定的住處。」

「昨晚上他沒有來過嗎？」

「沒有，他已經有好多天沒有來這裏了。」

「這可就奇怪了。」

「什麼奇怪了？」

「昨晚上我曾在這裏見過他。」

「在這裏？」李漢申一臉愕異之色地：「凌少爺！你是說在這店裏？」

「嗯。」

「你昨晚來過？」

「嗯！我和葉先生一起來的。」

「我怎麼不知道？」李漢申詫異地問：「昨晚上幾點鐘？」

「十二點多鐘。」

「哦！這就難怪我一點都不知道了，每天晚上十點鐘一過我就回家睡覺了。」

「李老闆家住在什麼地方？」

「在後面，由後院的後門出去就是。」

「這店裏夜晚有人住嗎？」

「有，有一個伙計林光久，每晚都睡在櫃枱裏面的地板上。」

「他現在在店裏嗎？」

「今天一早就請假回家去了。」

「他家住在什麼地方？」

「曲塘鄉下。」

凌風默然沉吟了一下說：「李老闆，我想到後院裏參觀一下，可以嗎？」

「可以，可以！」李漢申連連點頭，舉步作着肅容姿態：「凌少爺！請。」

凌風點點頭邁步走向後院，藍海山，小葉，李漢申隨後。

在後院中，凌風很仔細地查看着地上的痕跡；可是，失望得很，地上一點任何痕跡也沒有。

「三少，這件事可眞邪門得很。」小葉皺着眉頭說。

凌風搖搖頭苦笑着沒有說話。

「凌少爺！」李漢申忍不住心底納罕地：「你在查看什麼？」

「屍首！」凌風霍然一轉身，兩隻眼睛灼灼地逼視着李漢申。

「屍首？」李漢申突然嚇了一大跳，滿臉驚惶失措的樣子。

「嗯！你看見沒有？」

「什麼屍首？」李漢申定了定神。

「死人的屍首，八具。」

「八具死人的屍首！」

「嗯！」

「在那兒？」

「門口那兒兩具，後院子裏六具。」

「凌少爺！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的樣子嗎？」

「可是……」李漢申皺着眉頭說：「我怎麼一具也沒有看到哩？」

「李老闆！」小葉說：「活寶和凌少爺相約昨夜十二點半在此會面，我和凌少爺準時來此，結果活寶他們却早一步全被人殺死了，八具屍首，都是我們親眼看到的，活寶的屍首就躺在那邊的一隻醬缸旁邊。」小葉用手指着不遠處的一隻醬缸。

「哦！」李漢申皺着雙眉說：「那麼，屍首呢？」

「李老闆！你眞的什麼都沒有看到嗎？」凌風語聲平和的問。

「凌少爺！我可以對天發誓，我要是看見過什麼就不得好死。」

看來李漢申可能眞是甚麼也沒有看到，不知道，要不然他決不會發誓。

凌風略微沉默了一下問：「李老闆！你早上幾點鐘到店裏來的？」

「七點不到。」

「林光久是什麼時候走的？」

「七點半前。」

「他在你店裏做伙計已很久了嗎？」

「五年多。」

「他和活寶的交情很好嗎？」

「活寶是林光久的表哥，他時常來找林光久，他們表兄弟的感情似乎很好。」

「哦！……」

李漢申接着說：「凌少爺！要不要我派人到曲塘鄉下去把林光久找回來，你當面問問他？」

「不用了。」凌風微一搖頭說：「派人到曲塘鄉下去也是空跑一趟。」

「爲什麼？」

「我猜想他多半沒有回去，要不是已經去了別處，便是躲起來了，而且以後也不會再回你店裏來了。」凌風輕吁了口氣說：「李老闆！這件事你既然什麼也不知道，就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至於究竟是怎麼回事？過些日子總會明白的。」

李漢申連忙點頭說：「凌少爺！你請放心好了，我還知道事情的輕重利害，這種人命案子的事，我決不會隨便對別人說的。」

凌風點了點頭，轉向藍海山說：「大哥！我們走吧。」

×　　×　　×

徐五爺一向雖然有早起的習慣，但因昨夜裏三點多鐘才睡，所以今天早上也就起得晚了些。

時間是九點還差幾分，徐五爺剛起床，客廳裏就來了訪客，是偵緝隊的那位劉隊長。

「五爺！您早。」

徐五爺一走進客廳，劉隊長立刻向徐五爺恭敬地行禮。

「唔！劉隊長請坐。」

徐五爺一面點頭擺手招呼讓坐，一面在當中的紅木椅子上坐下。

劉隊長謝了一聲，恭謹地在下首的椅子上坐下。

「劉隊長！你有什麼貴事？這麼一大早跑來要見我，直說吧。」

劉隊長猶豫了一下說：「五爺！晚輩特來向您請問一個人。」

「什麼人？」

「一個名叫凌風的青年。」

「哦！有什麼事嗎？」

「藍海山說他是五爺您的姑少爺。」

「不錯。」

「昨夜北門外大安客棧裏出了兩條命案。」

「死的是什麼人？」徐五爺心中吃了一驚。

「是兩個外地人，一個叫陳二虎一個叫韓起，都是從鎭江來的。」

「哦！」徐五爺吁了口氣說：「這種事情與凌風何關？」

劉隊長從口袋裏拿出了陳秉和發現的那張字條，遞給徐五爺說：「五爺請看看這張字條就明白了。」

徐五爺接過字條看了看，淡淡說：「劉隊長可是認爲這張字條就是證據？」

「雖然不是直接證據，却有嫌疑。」

「你逮捕他了麼？」

「晚輩沒有。」

「你可是要找他？」

「晚輩剛才已經見過他。」

「在什麼地方？」

「就在大安客棧裏。」

「哦！那麼，你來問我的意思是什麼呢？」

「晚輩特來請示五爺此事應該如何處理？」

徐五爺默然沉吟了片刻，把手裏的字條交還給劉隊長說：「你可以把這張字條

交給你們馬局長，就說我說的，這張字條先行存着，留着日後核對筆跡。我保證這張字條決不是小婿寫的，小婿也決不會是殺人的兇手。」

劉隊長把字條放入口袋，站起身來說：「如此晚輩告辭。」

徐五爺也站起身子：「你好走，我不送了，請代我向馬局長問好。」

× × ×

離開坤記醬坊，藍海山再也忍不住心底納悶地開了口：「賢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件事實在很玄，簡直玄得出奇。」凌風苦笑地說。

小葉接口說：「三少！我看李漢申可能也是個問題人物。」

「嗯！也許有可能，但這可能性似乎並不大。」

「如此說來，您是相信李漢申的說話了?」

「李漢申的相貌不像是個奸詐之徒，他可能確實毫不知情。」

「那些屍首怎麼會都不見了，您想過這問題沒有?」

「我已經想過了，並且想得很仔細。」凌風緩緩深吁了口氣說：「只怕我們都被活寶和歹徒戲弄了。」

「我們被活寶和歹徒戲弄了?」小葉的臉上閃過一些茫然之色。

凌風點點頭：「這問題待會兒我再作解說吧。」

「現在我們去那裏?」

「我岳父家。」

「我也能去麼?」

「現在事情已經完全挑明了！還有什麼不能的。」

× × ×

凌風，藍海山和小葉三人到達徐五爺家，劉隊長剛走不久，徐五爺和徐玉珊正在大廳上談論着那張字條是誰寫的問題。

父女二人談論的結果，認爲不是宮少秋和張英順一伙人，便是飛　小李。

凌風等三人一進入大廳，徐玉珊立即說：「風哥，你可來了，你要再不來，可眞要把人急壞了。」

凌風朝她含情地笑了笑，先向徐五爺行了個禮，又介紹小葉拜見。

「坐，大家都坐吧！」徐五爺擺擺手說。

「岳父，您昨晚上找小婿有什麼事?」凌風與小葉藍海山分別坐下。

「昨晚上花玉燕讓康大麻子的女兒送來一封信，說是有什麼人要帶你到城隍廟裏去取一隻箱子，要我在十二點鐘前趕到城隍廟去，無論如何都要阻止你去取那隻箱子。」

「哦！她信中說明什麼原因沒有?」

「說了。她信上說那箱子裏裝的是極危險物品，一碰它就會爆炸。」

「是炸藥?」凌風眉頭微微一皺。

「可能是。」徐五爺點點頭說：「聽說城外大安客棧裏出了命案，是嗎?」

「您已經知道了。」

「偵緝隊的劉隊長剛才來過。」

「他怎麼說?」

「他先問你是不是我的女婿，然後又拿出一張字條來給我看。」

「他說了什麼沒有?」

「沒有。他很客氣，請我指示這件事應該如何處理?我要他把字條交給馬局長存卷，留着日後核對筆跡，並保證你決不是殺人兇手。」

「事實上小婿也根本不是。」

「剛才我和玉珊還談論了很久，認爲那張字條如不是宮少秋張英順那一伙的毒計，就是飛刀小李。」

「若說是宮少秋張英順那一伙或有可能，如說是飛刀小李却絕對不會。」

「爲什麼?」

凌風便把昨夜所見與及去找花玉燕查證的經過一切，很詳細地告訴了徐五爺。

「這麼說來，歹徒的心機手段均皆十分狡詐狠毒，竟是雙管齊下，既想嫁禍花玉燕，又想嫁禍與你了。」

「事實也確是如此。」凌風點點頭說：「岳父！另外還有件說來您也許不相信的玄奇事兒哩。」

「什麼玄奇事兒?」

「小婿和藍大哥、小葉三人剛才去了一趟坤記醬坊，竟然一具屍首也沒看到，並且地上連半點痕跡血漬都沒有。」

「有這等事?」徐五爺詫異地說：「坤記醬坊是李漢申開的，你見着他麼?」

「小婿和藍大哥，小葉到那裏時，他正在店裏，據他說昨晚上十點多鐘回家休息，今早上七點不到到店裏，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不知道。」

「他店裏的伙計呢?」

「他店裏原有一個名叫林光久的伙計，每晚都睡在店裏，只是今早上李漢申一到店裏，他便告假回曲塘鄉下去了。」

「這麼說，那伙計一定是個有問題的人了。」

「是的，據李漢申告訴小婿說，林光久和活寶是表兄弟。」

「哦！」徐五爺眉頭一皺說：「這可就令人奇怪了！他們既然是表兄弟，林光久又怎麼會殺活寶呢?」

「岳父，這問題，小婿起先也沒有想通，直到離開坤記醬坊之後，小婿才想出一個頭緒來，我和小葉可能都被活寶戲弄了。」

「這話怎麼說?」

「如果活寶等那八個眞的都被人殺死了！移屍滅跡的手法縱然十分高明，地上也決對不可能沒有遺留下一點痕跡血漬什麼的。」

「哦！」徐五爺沉思地說：「你是說活寶他們那八個人根本沒有死?」

「這很可能是活寶要的一招障眼法兒，又因當時時在深夜，任何人在乍見那麼多具屍首的情形下，都一定會爲之心驚胆震，而被朦蔽忽略過去。」

「對！」小葉接口道：「三少的這解釋很有道理，看來我們眞是被活寶要了。

藍海山也接口說：「活寶那壞蛋雖然是個壞透了的傢伙，但他決對想不出這麼高明的主意。」

「對，藍大哥說的不錯，要這一招障眼法兒一定另外有人。」小葉附和地說。

「但那人是誰呢?」凌風皺着眉頭。

「會不會就是那個林光久呢?」小葉說。

「藍大哥，你見過那個林光久沒有?」凌風望着藍海山問。

「見是見過，不過沒有留意。」

「岳父，您見過麼?」

「現在想想似乎是個頗爲精明的小伙子。」徐五爺沉思地說。

凌風默然沉思了片刻，神色忽然一肅說：「岳父！現在一切事情都已經挑明了，小婿想和張英順宮少秋他們面對面的作一次攤牌，您認爲如何?」

「哦?你可是想和他們作一次公開決鬥?」

「小婿並不想和人決鬥，但事情如果逼上頭頂非決鬥不可時，小婿自然決不畏縮。」

「賢婿，我明白你的心意，你個人的成敗，關係你凌家的榮辱聲譽，不過，事到如今，你應該明白告訴我，那珠寶箱子裏的那張紙，究竟是什麼重要東西?你一定非要它不可。」

凌風默然沉思了片刻，深吸一口氣，肅容說：「岳父，眼下這大廳中雖然沒有一個外人，但那張紙的關係太大，小婿只能告訴岳父，它關係上萬人的性命，甚至關係到咱們中華民國。」

那一張紙它究竟是什麼東西?關係竟然這麼重大?徐五爺雖然還是不明白，但凌風既然這麼說了，他自然不便打破砂鍋問到底。

「賢婿，你打算和宮少秋他們怎麼攤牌法?」

「小婿想邀約他們當面一談。」

「要他們放手?」

「是的，他們非放手不可。」

「他們要是不呢?」

「那小婿被逼無法，就只好殺人了。」凌風的語氣顯得十分堅決。

「關於時間地點，你心裏已有決定沒有?」徐五爺皺皺眉頭。

「小婿想由他們決定後前往赴約。」

「你要單刀赴會?」

「不！還有三個人。」

「那三個人?」

「小葉，康大麻子和花玉燕。」

「賢弟，你是瞧不起我麼?」藍海山說。

「大哥，小弟怎麼會瞧不起你。」

「那你爲何不算上我一份?」

凌風搖頭說：「大哥，這件事你決不能參加。」

「爲什麼。」

「我不希望你與張英順結仇。」

「怎麼?你怕我不是他的敵手?」

「大哥，你想錯了，我深信大哥的功夫實力都比他强，只是我担心的是大哥與他結仇以後，大哥的手下兄弟和張英順的手下兄弟們，會演變成形同水火不能相容的局面，日後糾纏不清，使雙方的兄弟因而時時發生動輒流血的事件。」

「照你這麼一說，我只能袖手旁觀不聞不問了。」

「是的。爲手下兄弟們日後的安危起見，這件事你絕對不能插手參予。」

「可是賢弟你應該明白，你是我的兄弟，已是本城人盡皆知的事實，並且，你的事我若然只作旁觀不管，那王大中，陳彪等一班兄弟們必將會議論我這大哥。」

凌風平靜地一笑說：「對這問題，到時小弟自會替大哥代作聲明，包管沒有人議論大哥就是。」

藍海山皺着眉頭，忽然輕嘆口氣說：「怎麼說你都有道理，看來我是拿你一點辦法也沒有，一切只好聽你的了。」

凌風笑笑沒再接話。

「賢婿，」徐五爺沉思地說：「你顧慮的雖然很有道理，但張英順的實力很是不弱，加上宮少秋和其手下，確實不可輕視，而你們只有四人，我想，這件事你必須愼重。」

「岳父！不是小婿誇大海口，就憑我們四人，足可抵得上千軍萬馬。」

「這我相信，但是凡事不怕一萬，却不能不防備萬一，萬一張英順在那約會之處，佈置埋伏上一批好手，甚至加上幾管槍，你們四人縱再十分了得，在槍管的威脅下，也將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岳父您請放心好了，對於這一點，小婿也會有所安排的。」

「你會有什麼安排?」

「小婿身邊原帶有四個人，他們一直住在城外農家，今早我已請小葉通知他們進城來了，張英順他們如在約會地方有所佈置埋伏，我保險他們全都得先躺下。」

「哦，」徐五爺仍然有點不放心，「那四個人是誰?他們一定都行嗎?」

「是開封四豹兄弟，都是從小跟隨先父，經先父一手調教訓練出來的好手。」

「原來是開封四豹兄弟，他們現在何處?」

「我已經吩咐他們潛伏在張英順宮少秋的住所附近，監視着他們的行動。」

聽得這麼一說，徐五爺是放心了。

然而，徐玉珊却不放心，她開了口：「風哥，聽你說的雖然很有把握，但我認爲你們仍然必須多加愼重小心，不可過份輕視張英順他們。」

凌風點點頭含笑說：「珊妹，妳儘管放心，我會特別小心的。」

「賢婿，」徐五爺凝目問：「你什麼時候通知張英順他們約談?」

「事情早作解決早好，小婿想在午飯後就派人給張英順送信，由他訂定時間地點。」

「這樣也好，」徐五爺點點頭說：「時間地點訂定了，可叫王大中來通知我一聲。」

「是。」凌風站起身子說：「岳父，小婿告辭了。」

「你忙什麼，吃過中飯再走好了。」

「不了，小婿必須先安排一些事情，康大麻子和花玉燕那裏，也得先去和他們說一聲。」

徐五爺微一沉吟，遂也就不再挽留地點點頭說：「如此你就去吧，記住，一切小心。」

「小婿知道了，您和玉珊都請放心好了。」

× × ×

王元甫已經購辦好壽衣棺木，陳二虎和韓起的屍首已經入殮，船已僱好，扛抬棺木的脚夫也已經在大安客棧裏等候着，

小葉一到，便立即吩咐起棺上船，小葉也跟着上了船，起錨開船而去。

小葉和陳二虎的手下兄弟們一起，護送陳二虎的靈柩走了，這是很多人親眼目覩的事實。

× × ×

連綿的秋雨下了十多日，康大麻子一直沒能擺場子，大部份的傢伙都已經在開始生銹。

十一點多鐘，凌風和藍海山到了永盛客棧，康大麻子等人正在清理擦拭着應用傢伙，準備下午擺場子。

凌風和藍海山一到，康大麻子連忙放下手上擦着的一把單刀。

「三少！藍大哥！請到房間裏坐。」

凌風點點頭，和藍海山走進康大麻子的房間內。

「康大哥！下午要擺場子麼？」

「難得天晴了，大伙兒都應該活動活動筋骨了。」康大麻子點頭說。

「康大哥再休息一兩天吧。」

「三少有事兒？」

「嗯！我想請你和燕姑娘陪我去赴個約會。」

「赴什麼人的約會？」房門外面突然響起一個嬌嗔的聲音問，正是花玉燕和康玉奴雙雙走進房來。

「燕姑娘！妳來得正好。」凌風點頭招呼着：「是宮少秋和張英順的約會。」

「哦！什麼時候？」

「也許是今晚，也許是明天。」

「在什麼地方？」

「現在還沒有決定。」

花玉燕眉頭微微一皺說：「三少！您這算什麼？」

凌風微微一笑，隨即把自己的意思計劃告訴了花玉燕。

花玉燕聽後這才明白所以，略一沉思說：「三少！我可以說一句話麼？」

「姑娘請說。」

「我覺得您根本沒有必要這麼作。」

「爲什麼？」

「這麼作我認爲對您並無多大意義，也太危險，您犯不着冒此危險。」

「哦！姑娘的意思可是要我不必與他們見面攤牌？」

「不錯。您的目的只在那一箱珠寶，而那一箱珠寶迄今仍然在我手裏，一樣未動。」

「三少！燕姐姐原來送了兩件翡翠給我，自從三少說明要它以後，她又要回去了。」

「噢！」凌風望着花玉燕：「燕姑娘！妳這又何必呢？」

「您既然從老遠的北方親自追下來要這一箱珠寶，我想此中必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要把它一件不缺完整的交給您。」

凌風心中不由深爲激動地：「謝謝妳！燕姑娘。」

「三少！不必謝我，只要您知道我的心就好了。」花玉燕的神色有點黯然。

凌風心中不由又是一陣激動：「燕姑娘！我明白，只是我……」

「您明白就什麼也別說了。」花玉燕臉現紅暈地接口說：「我問您，您願意聽我的話麼？」

「不與宮少秋他們見面攤牌？」

「嗯。」

「燕姑娘！我勢非和他們見面攤牌不可。」

「爲什麼？」花玉燕眉頭一皺。

「爲宮和跟陳二虎等三條人命。」

「怎麼？宮和跟陳二虎等三條人命都是他們殺的，難道您已獲得了什麼綫索了嗎？」

凌風淡然搖搖頭說：「我雖然並沒有獲得什麼正確綫索，但依我根據各種事情連串起來的判斷，縱然不是他們親自下的手，與他們也必有關連。」

「哦！」花玉燕沉思地說：「那麼，活寶等八個人呢？」

「對了。關於活寶等八個人，那可眞是件出人意外的玄奇事兒。」

「怎麼回事？」

凌風當下便把前往坤記醬坊所見的情形，與向李漢申查詢的經過說了一遍。

花玉燕靜靜地聽着，聽得十分凝神，直到凌風說完，她才輕吁了口氣說：「照這情形看來，那姓林的伙計必然是個關鍵人物了。」

「一點不錯。」凌風點點頭說：「活寶必是因爲我只給他兩百大洋嫌太少，所以才耍了這一手花招矇騙我。」

「嗯！您估計的不錯。」

「燕姑娘！那隻箱子裏裝了些什麼東西？」

「炸藥。」

「昨晚上妳爲何不當面告訴我，反而要費那麼大的事要我岳父去阻止我？」

「當時我本想告訴你的，但是……」

但是怎樣？她却沒有說下去，却轉變了話題：「三少！對於那個姓陳的偵緝隊員，您心裏有什麼感想沒有？」

「妳有什麼感想？」

「我認爲此人很爲可疑。」

「那裏可疑？」

「我懷疑那張字條的來處就是他自己的身上，否則，王元甫決不會沒發現。」

凌風點頭一笑說：「姑娘心思愼密，這問題我早在懷疑了。」

花玉燕笑了笑：「三少要和宮少秋他們見面攤牌，既是爲宮和和陳二虎等三條人命，我就不便阻攔三少了，到時我一定陪同三少赴約就是。」

「謝謝姑娘。」凌風說着轉向康大麻子：「康大哥！麻煩你再借紙筆一用。」

康大麻子連忙應聲取出紙筆放在桌上，花玉燕伸手替他磨墨，凌風沒說什麼，提筆濡墨揮毫，頃刻間寫好了一封信。

「大哥！麻煩你派個兄弟進城去跑一趟吧。」

藍海山接過信立刻出房而去。

× × ×

天黑時分。

藍海山和凌風正在大廳上吃晚飯，王大中快步走進廳來，雙手送上一封信，是張英順的覆函。

信寫得很簡單：遵照凌風的意思見面一談，地點約在城隍廟大殿的後院中，時間是當晚的十一點正。

信雖然寫得很簡單，但凌風却看得十

分仍細。看完信，凌風忽然笑了。

「大哥！張英順他上當了。」

「賢弟！他上什麼當了？」藍海山詫異不解地問。

「他實在不該寫這封信的。」

「賢弟！你直說明白吧。」

「大哥！」凌風含笑地說：「這封信上的筆跡和那個姓陳的偵緝隊員所發現的字條上的筆跡完全一樣。」

「哦！這麼說，那陳秉和與張英順他們確實有關係了。」

「嗯。」凌風點頭說：「我想張英順決不敢承認與陳秉和有關係，而陳秉和也一定會一口咬定那張字條是在陳二虎枕頭底下發現的。」

「他爲何不敢承認，承認了也不過落個串通栽贓嫁禍的罪名而已。」

「不！他們要是承認，就無法推脫得掉殺人的罪名了。」

「怎麼推脫不掉？」

「因爲陳二虎的被殺是在深夜，一早七點鐘左右報的案，張英順如何知道陳二虎被殺的，這問題，只要稍用腦筋冷靜地想一想就明白其中因果了。」

這話不錯，的確有道理。張英順在城裏，如何知道陳二虎被殺的呢？殺人兇手不是他是誰？

「賢弟！看來張英順一定不會承認這件事了。」

「但，那也有引人疑竇之處。」

「那也有什麼引人疑竇之處？」

「就是他怎知道陳二虎必會被殺，而事先寫出這麼一張字條？如果陳二虎不被殺，那一張字條又能有什麼效用呢？按此推斷，他必是已早存下了殺死陳二虎嫁禍與我之心。」

「哦！對！對極了。」藍海山拍掌點頭笑着說：「賢弟！你的見解推斷實在高人一等，依此看來，張英順他承不承認這件事，必定皆難逃殺人的罪責了。」

凌風點頭笑了笑，沉着地說：「關於宮和之死，只怕也與此事有關。」

「賢弟！你說來聽聽看。」

「依小弟猜想，必是陳秉和與張英順有勾結之事爲宮和得知，因爲宮和是大哥的人，張英順爲了保守秘密，所以殺死宮和，殺人滅口。」

「對！一點不錯，事情必然如此。」

藍海山點點頭說道：「張英順好狠毒的心腸。」

突然，外面一陣脚步聲急響，進來的是四豹中的老四方立。

「方立！可是張英順那邊有了什麼行動？」凌風語聲平靜地問。

方立點頭說：「三少明見，張英順和宮少秋帶了七個人在城隍廟附近作了埋伏，不知等候什麼人。」

「等候我。」凌風含笑地說。

「等候您！您要到那兒去和他們會面嗎？」

「嗯！」凌風點點頭說：「只是七個人？」

「城隍廟裏還有五六個。」

「是宮少秋的人？」

「屬下不大清楚，看情形可能是。」

「這麼說來，他們總共有十四五個人了？」

「是的。」方立點頭說：「三少！您必須要去赴約麼？」

「這還要問，我當然要去。」

「三少！您能不能不去？」

「方立！這是你該說的話？」凌風沉下了臉色。

「三少！他們帶了那玩藝兒。」方立囁嚅地用手比了個手勢。

「幾支？」

「最少有四支。」

「你們四個怕麼？」

「三少！那玩藝兒雖然不是武功能夠抵禦的，但我們四個還不至於怕。只是，屬下覺得這約會太危險，您如果能夠不去，就最好不要去算了。」方立的話意說得很婉轉。

凌風突然一聲冷笑：「方立！我帶你們四個出來是幹什麼的？」

「當然是帮助您辦事，聽候您的差遣了。」

「那好。」凌風肅容冷冷地說：「你聽着，十一點正我準時到達，我要你們在十點五十八分之前清除所有的埋伏，將他們全數擺平，你四個能辦得到？」

「沒有問題，屬下等一定辦得到。」

「還有下手的時間不能過早，最好在十點四十分左右下手，同時不能讓宮少秋他們發現。」

方立略一沉思說：「有十八分鐘的時間，屬下想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蓋雄他們現在何處？」

「正在城隍廟附近綴着他們。」

「好。」凌風點點頭說：「好幾年沒見你們顯過身手了，你去吧。」

「屬下告退。」

躬身一禮，又朝藍海山打了個招呼，轉身出廳而去。

藍海山輕吁了口氣：「賢弟！我算是服了你了。」

凌風神情微微一愕：「大哥！是什麼事？」

「表面上看你神色淡然，其實你處處心思愼密，什麼事都會搶佔着先機。」

「大哥！你太誇獎小弟了。」凌風笑說道：「說句良心話，小弟心裏難過極了。」

「什麼事你心裏難過極了？」

「關於宮和和陳二虎等三人之死，他們雖然不是小弟所殺，却等於死在小弟之手。」

「賢弟！那根本與你毫無關係，你怎說是等於死在你之手，你也未免太……」

凌風接口說道：「大哥！你仔細想一想就明白了，如不是小弟來此，張英順如不是想嫁禍給小弟，他怎麼會殺死宮和與那已經受傷的陳二虎和那名兄弟，據此串連起來，他們不是等於間接死於小弟之手麼？」

說罷，不禁難過地輕嘆了口氣。

藍海山安慰地說道：「賢弟！你這番話說來雖然似乎有點道理，但，他們畢竟不是你所殺，你也不必爲這種事難過什麼了。」

凌風又嘆了口氣，說：「大哥！我請求你一件事，可以麼？」

「賢弟！你這是什麼話，怎麼忽然和我客氣起來了，你有什麼事？你直管說就是。」

「大哥！我是在担心岳父和玉珊的安全。」

「賢弟可是要我帶人去五爺家中保護五爺和玉珊小姐的安全。」

「是的。」凌風點點頭道：「我担心的是張英順和宮少秋他們在對付不了我時，轉去向岳父和玉珊下手，作爲對我的報復。」

「你顧慮的甚是。」藍海山點頭說：「如此我立刻便帶人進城住在五爺家中就是。」

「大哥不必住入岳父家中，只在九點多鐘帶幾個兄弟在週圍佈下崗哨就行了，最遲十二點多鐘，我一定會趕到那裏與大哥見面。」

× × ×

九點鐘不到，小葉回來了。

「三少！你算的眞準眞靈。」小葉一進門就嚷着說。

「怎麼樣？他們去了幾個？」

「三個，都是宮少秋的手下。」

「哦，你都把他們放躺下了？」

「沒有。」小葉搖搖頭說道：「我沒有敢違背您的話，沒殺人，只一人給了他們一飛刀，全釘在手臂上，廢了他們一隻手。」

凌風笑了笑：「辛苦了你，小葉，你吃過晚飯了沒有？」

「還沒有。」

「那你快到厨房裏去吃吧，吃完了我們去赴約。」

「怎麼？今晚上就赴約？」

「嗯。」

「時間地點？」

「十一點正，城隍廟大殿後院中。」

「三少！我請求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准許我殺人！」

「宮少秋還是張英順？」

「他兩個傢伙都該殺。」

「不行！你不能殺他們。」

「爲什麼？」

「他兩個可能就是殺死宮和和陳二虎等三條命案的兇手，他們必須受到國法的制裁。」

小葉眉頭不由一皺。

凌風又說：「你快去吃飯吧。」

× × ×

十一點正，凌風、小葉、康大麻子、花玉燕，準時到達了城隍廟門口。

在走過城隍廟的大門時，凌風目光只朝左邊的大門上看了一眼，凌風完全放心了。

因爲大門上有一個白粉筆劃的大圓圈兒，那是老規矩——四豹兄弟完成任務的標記。

城隍廟裏黑沉沉的；天空原本有着半月，但此際却被浮雲掩蓋。

後院中併肩站立着兩個人，是宮少秋和張英順。他二人的兩旁散立着四名大漢，是宮少秋和張英順的衞士。

凌風一人在前，小葉和花玉燕、康大麻子三人緊隨身後，一直走到宮少秋和張英順的對面八尺之處停步站立。

「凌風！你很守信。」宮少秋冷冷地說。

「嗯！我向來守信。」

「看來你是交上了桃花運，艷福不淺得很。」張英順看了看花玉燕，冷笑着說道。

「張老大，別要嘴皮子，我們還是好好的談一談吧。」凌風淡淡地，語聲很平靜。

「對！難得你有這一份心意，要談什麼？怎麼個談法？你說吧。」張英順嘿嘿地笑着。

「我想請問你們二位，殺宮和的目的是什麼？」

「誰告訴你我們殺宮和了？」

「這不用誰告訴我，想也想得到。」

「宮和不是我們殺的。」

「既然你不願意承認，那我們就暫且撇開不談。對陳二虎他們兩人呢？」

「那也不是我們殺的。」

「張老大！你也太不够男子氣了。」

「承認就够男子氣麼？」

「好漢作事好漢當，這話你應該明白吧？」

「是的，我明白，不過，這種事不能怪我。」

「怪誰？」

「怪你和花玉燕。」

「有道理嗎？」

「花玉燕如不帶着一隻珠寶箱子來此地，如果你不追來此地，陳二虎他兩個也不會來此，那他們就不會被殺了。」

「這麼說，你是承認了？」

「承認什麼？」

「殺死陳二虎他們兩人。」

「我沒有殺人。」

「宮少秋！你怎麼說？」凌風轉望着宮少秋。

「我承認了。」

「是你殺的？」

「不錯。」

「宮和呢？」

「與我無關。」

「宮少秋！你可肯聽我的話？」

「什麼話？」

「自己去投案去。」

「你在說夢話麼？」

「我决未說夢話。」

「凌風！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我在此地週圍佈置了一些人手。」

「哦！有多少人？」凌風的神情很平靜。

「十五名好手，加上五支槍。」宮少秋冷冷地說。

「哦！十五名好手加上五支槍，再加上你們六個，二十一對四，嘖！嘖！嘖！看來我們必須俯首投降了。」凌風仍然很平靜。

「你明白就好。」宮少秋得意地笑笑說：「所以，我希望你們四位最好放識相點。」

凌風淡然一笑說：「那是當然，不過，我們可不是被人嚇唬大的，十五名好手再加上五支槍只是你說的，我們並沒有見

到。」

「你可是想看看？」

「我想看看你說的是不是實話？」

「好！我就讓你看看。」宮少秋嘿嘿一笑，揚聲喊說：「兄弟們！亮亮相出來吧。」

他喊過了，可是四週一片靜寂，既沒有一個人亮相，也沒有一點聲音。

宮少秋心中不由有點詫異，目光望向張英順。

「黃平！你們聽見了麼？」張英順大喊。

仍然沒有一人現身露面，也沒有一人答腔。

凌風忽然一笑：「二位，你們該看我的了。」

「該看你的？」宮少秋和張英順同時愕然地望着凌風。

「嗯！」凌風神情瀟洒地一笑：「蓋雄！你們四個現身出來把情形告訴他們二位吧。」

「嗖！嗖！」四面的暗影中竄出了四條大漢。

「二位！你們的十五位兄弟都躺下了。」蓋雄氣勢冷凝地說。

「死了？」宮少秋張英順臉色齊皆霍然一變。

「都昏過去了，咱們少爺不准咱們隨便殺人。」

「你們四位是？……」宮少秋問。

「開封四豹。」

「呵！」宮少秋心頭駭然地：「你們的少爺可是凌三少？」

「不錯！我就是。」凌風冷冷地回答說。

張英順和宮少秋聽得全都傻了，呆住了。

「宮少秋！你現在怎麼說？」凌風威儀懾人地。

宮少秋暗吸了口氣，說：「什麼怎麼說？」

「眼前的情形很明顯，你二位的四名手下，决不是四豹兄弟之敵，你們二位也决不是我和小葉之敵。」

宮少秋又吸了口氣：「你的意思可是要我立刻帶人離開，放棄奪取那一箱珠寶之心。」

「還有陳二虎和那名兄弟不能白死，你必須得打這場人命官司。」

「你要我去坐牢？」

「你要不願意坐牢，現在就得死。」

宮少秋臉色有點蒼白，默然了片刻，猛然一咬牙：「好吧，我認了。」

「張老大！你怎麼說？」凌風目光冷厲的轉向張英順。

張英順已知眼前的八個人沒有一個好惹，何況宮少秋已經屈服，他不屈服又能怎樣？

於是，他吸了口氣：「我也認了。」

突然，大殿前傳來一聲轟然巨響，凌風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臉色一變，抬眼望向蓋雄，蓋雄立即會意地一轉身，飛快地向大殿前面竄去。

片刻工夫，蓋雄折了回來：「三少！是一個瘦小個子的人被炸死了。」

「哦。」

凌風，小葉和花玉燕心中都明白，那一定是活寶。

× × ×

在徐府的大廳上，當花玉燕捧着一隻珠寶箱子交給凌風的時候，凌風本來緊皺着的一雙眉突然開朗，眼睛也突然發亮起來。

「燕姑娘！請問這是原來的那一隻箱子麼？」

「炸掉的那一隻形式雖然差不多，但却是我在一家木匠店裏購買的。」

凌風迅速的打開了箱底的夾層，取出了一張上面寫滿英文字的紅紙，從身上取出一隻皮篋子，非常小心地摺起來放進皮篋子裏。

「小葉！這一箱珠寶我送給你了。」

小葉一怔：「三少！你這算什麼，我可不敢要它。」

「小葉！我送給你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從此脫離殺手生涯，做些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

小葉目光楞楞地望着凌風。

凌風神色忽然一肅，望着花玉燕說：「燕姑娘！我歡迎妳到開封府來玩，但是我希望妳別再以飛刀小李的身份製造玄虛了。」

花玉燕雙目大睜地：「哦？你已經知道了。」

凌風微笑地點着頭：「從我接下妳那一飛刀之後，我心中就產生了懷疑，直到我見到了妳那九把飛刀心中才敢確定，這世界上根本沒有飛刀小李其人，飛刀小李只是妳的化身。」

「三少！你心思好不愼密，好不高明呀。」

「風哥！你收起來的那張英文紙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看看可以嗎？」徐玉珊說道。

「珊妹！不必看，我實說就是，它是一張從外國購買的一批軍火的提單，是供給游擊隊用的。」

「呵！……」

「呵！……」

徐五爺、藍海山、康大麻子等衆人全都不禁發出了驚呼，衆人也這才明白，這位北六省的一條龍，原來還是一位愛國志士。

「岳父！小婿任務已經完成，該立刻動身走了，回家以後，當即稟明家母與家兄親來迎娶珊妹。」

「好。」徐五爺點頭說：「你有任務在身，我也不多留你了。」

「我送你。」小葉說。

「我也送你。」花玉燕說。

「你二位都別送我了。」凌風含笑地轉向藍海山抱拳一拱說：「大哥！你對小弟的關照愛護，小弟只有記在心裏，也不多說什麼了。」

藍海山哈哈一笑說：「賢弟！你最好什麼也別說。」

凌風又抱拳朝衆人一拱，說了聲：「再見。」

率領着蓋雄等四人大步走出去了徐府而去。

——全文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流娘子岑今珮已成爲天憐上人的俎上肉，眼看就快要被對方蹂躪。風流娘子情急之下，乃施展「媚功」，對天憐上人甜言蜜語一番，果然天憐上人爲其所惑，解去風流娘子雙肩穴道，風流娘子穴道被解，立即向天憐上人突襲，雙方正在糾纏之際，唐漢等人已掩殺到來，救出無眉公子張天俊，而生死大夫正在替他作緊急治療。這時，武統邦的高手人海釣客魚太平及玄機道人一塵子立即出場應戰，高凌峯將天憐上人打跑，守護着生死大夫爲張天俊施救。唐漢、歐陽俊分別對抗魚太平、一塵子，而錢宛男則陪着岑今珮，講述此次設計救人經過……

猝遇摧花手　兩鳳同遭殃

天下眞正不相信鬼神的人只有兩種。

一是無知赤子。

一是白痴。

爲什麼暴發戶歡喜燒香建廟？

爲什麼一些帶兵將軍老來都愛茹齋唸佛？

因爲只有他們自己心裏清楚，爲聚集財富使過多少黑心手段，爲戰功殺戮了多少生命！

他們可以用各種僞裝的面孔騙世人。

但他們騙不了自己。

而他們心理上最大的一項負担，便是他們知道騙不了鬼神！

其實，自古以來，除了文字方面的記載，這世上又有幾個人眞的見過鬼神？

可是，自古以來，鬼神的存在，仍爲多數人信而不疑。

尤其是做了虧心事的人。

像這位玄機道人一塵子，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位一塵子除了一身上乘武功之外，尚旁通多種雜學，學識極爲淵博。

當然，他最拿手的絕活，還是採補之道。

正因爲他智慧過人，自己也明白採補雖有益於個人養生，但以因果關係來說，却也最喪陰德！

就算天地間眞有神仙存在吧，但又有那位神仙敢說祂是靠破壞女人貞操名節修成正果的？

所以，他平時最不願想到，也最不願聽到的，便是道家弟子列爲大忌諱的刦數問題。

如今飛天豹子毫不留情，一下便挑開了他的瘡疤，他自然無法忍受下去。

刷！

刷！

刷！

隨着突然向前暴射的身形，拂塵如烏龍擺尾，一眨眼間，便攻出了三招七式。

他這柄拂塵，乃青城派鎮山之寶，每一根細絲，均是以五金精英，以秘傳古法煉成，柔軟堅韌，刀劍難傷！

任何人只要一經塵尾掃中，無不透皮入肉，神醫皺眉。

飛天豹子一向以輕功掌力見長，從不使用兵刃，如今碰上玄機道人這柄可長可短，亦剛亦柔的拂塵，可說一照面便吃盡了大虧。

人海釣客眼見玄機道人佔盡上風，忍不住樂從心底，哈哈大笑道：「來來來，小老弟，閑着也是閑着，咱們也來舒舒筋骨！」

唐漢微笑道：「好，恭敬不如從命，請！」

人海釣客眉花眼笑，雪的一聲，打脅下抽出一根短銅桿，揚桿點頭道：「來，來，來，老夫年紀一大把，托個大。你老弟不是練過什無相玄功麼？儘管施爲，別客氣！」

唐漢心頭不禁暗暗嘀咕。

大天心無相玄功，無堅不摧，這老鬼既然曉得他火種子可能已練就這門玄功，爲何仍能如此有恃無恐？

這老鬼仗恃的，又是什麼？

難道眞如俗語所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這老鬼已練就一身足以剋制大天心無相玄功的某種怪異魔功。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不管實情如何，也只等試過再說了。

於是，他不再客氣，足尖一點，彈身而起。半空中，身軀平直如矢，以太祖長拳中一式南海射蛟，一拳擊向人海釣客胸膛。

人海釣客哈哈大笑道：「沒想到你小子年紀輕輕的，居然也懂得這些花招！」

這頭老狐狸，見多識廣，顯然一眼便看出這種太祖長拳並非唐漢的本門武學；唐漢起手如此進攻，無疑只爲了試探一下他的反應。

他的反應是：——口中笑聲未絕，短銅桿突向唐漢手臂疾逾電光石火般敲去！

這一擊相當狠毒無情。

唐漢人在空中，身形變換不易，要想避開這一桿，本來就很困難，如果江湖經驗不足，爲這老鬼笑語分神，他這條右臂，就報銷定了。

好在唐漢一開始即未將這位人海釣客當正人君子看待，他於發招之初，差不多便已想到這個魚老怪可能會來這一手。

所以，人海釣客短桿方剛揚起，他修長如標槍的身軀，便因去勢受控，突然蜷縮一團，倏而瀉落！

他這個火種子，當然也不是一盞省油燈。

人落地面，展掌如刀，疾削對方小腿

骨！

對付一個身材奇瘦的敵人，攻擊對方那雙蔴桿兒似的雙腿，可說是一種最聰明也最有效的策略。

不過，人海釣客魚老怪顯然也不是盞省油燈。他一桿敲空，便警覺到這個火種子想攪什麼名堂。當下不假思索，短銅桿立即順勢下沉，狠狠敲落之處。正是唐漢的後腦門。

唐漢只好放棄進攻，旋身一掌拍向那根短銅桿！

魚老怪似乎非常珍視那根看來像枝舊旱烟筒子的短銅桿，他見唐漢掌力雄勁，唯恐寶物受損，也跟着撤招後退。

唐漢連環上步，閃腰出腿，一脚蹬向老怪心窩。他到目前爲止，使的仍是正宗拳脚功夫。

這個魚老怪雖然大言不慚，出語驚人，但他不能忘記大覺上人傳授他大天心無相玄功時的諄諄告戒，大天心無相玄功威力驚人，當之者鮮能生還，非迫於萬不得已，切勿輕易出手！

人海釣客閃身避開他的足尖，再度哈哈大笑：「如果你小子心存顧忌，放着絕活兒不使，等下你小子要後悔莫及了！」

唐漢暗暗納罕。

這種好心腸的敵人，他還是第一次遇上。他想不透這個老怪物爲什麼一再催促他施展大天心無相玄功？

爲什麼要這樣對他表示「關切」？

難道這老怪一再以言詞相激，是因爲這老怪根本就不相信他會這種玄功？還是他一旦使出這種玄功，這老怪就會獲得什麼莫大的好處？

唐漢正思忖間，院子另一角，突然傳來一聲厲吼。

唐漢扭頭瞧清之下，不覺暗暗吃驚。

經過一陣拚纏，飛天豹子一身衣服已被玄機道人的金絲拂塵掃得七零八落，好幾處都在冒着鮮血，形狀極其狼狽。

但剛才那聲厲吼，却不是那飛天豹發出來的。

厲吼的人是玄機道人一塵子。

這個老淫道的道冠已經跌落在地，他手上正擎着一枝四五寸長的亮銀針，針尖上正在往下滴着血珠。

他前額偏左處，有個細小的血口子，血從傷口流出，繞眉沿頰而下，就像是額際垂覆下來的一根紅絨綫。他手上那枝銀針，無疑就是他剛從額角上拔下來的。

飛天豹子一向很少使用暗器。

而且當他面對玄機道人這樣一名勁敵之際，就算他想藉暗器取勝，他也沒有出手的機會。

所以，唐漢明白，這一定又是那位大蛙眼多事公子的傑作。

就在這時候，飛天豹子游目所及，臉色一變，突然大喝道：「小唐小心！」

但是，已經太遲了！

唐漢只覺身子一輕，雙脚跟着離開地面，就像忽然被人以一根無形的絲綫釣了起來一般。

他的感覺如此。

實情也是如此。

他的確是被人「釣」了起來。這個釣他的人，便是「人海釣客」鐵鈎銀絲魚太平！

所不同的是，人海釣客魚老怪那根釣綫並不是無形的。

正如他綽號所標示的一樣，那是一根銀絲。

這根銀絲，當然不是以純銀製成的，但看上去銀光閃閃，就跟眞的銀絲沒有兩樣。

銀絲的末端是把鐵鈎。

如今，這把鐵鈎就鈎在唐漢頸後的衣領上，勾得很牢很牢，幾跟縫上去的沒有分別，唐漢反手撩扯了一下，那根銀絲居然分毫無損。

現在他總算弄清了魚老怪爲什麼特別珍視那根短銅桿的原因。

原來那銅桿就是他這位「釣客」的「釣竿」！

只聽魚老怪哈哈大笑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哼！小子，現在該後悔了吧？」

唐漢並不後悔，因爲他找不到後悔的理由。

他因一時大意分神，被這老怪釣上半天空，如今這副受窘的模樣，看起來雖然不太雅觀，但這並不表示他這個火種子已完全喪失抵抗的能力和機會。

鐵鈎雖將他衣領勾得牢牢的，他難道就不能褫去這件上衣？

退一步說，他像這樣被懸吊半空中，即使不採取任何解脫手段，魚老怪又能拿他怎麼樣？

難道魚老怪能像釣魚釣到一條大甲魚一樣，想憑鞭甩之力，將他攪落庭心，摔個稀巴爛？

但這一次，唐漢可完全弄錯了。

魚老怪根本就沒有轉過他現在想的這些念頭。

這老鬼是個十足的老江湖，並不是個白痴。唐漢想得到的事情，他當然也想得到。

他當然也曉得這種手段只能取巧一時，絕無法就此澈底將這個火種子制住。

而他眞正的目的，就是爲了「取巧一時」！

他先前一再使用激將法，鼓勵唐漢施展大天心無相玄功，用心亦復相同。因爲他清楚任何玄功將發未發的那一刹那，均必經過一段的短暫的調息時間。

他想爭取的，便是這一刹那。

結果，他的激將法沒有成功。最後，反而是多事公子的一枝亮銀針帮了他的大忙。唐漢扭頭張望，觸景驚心，神志恍惚，他刷的一聲洒出魚鈎，終於如願以償！

老怪笑聲不斷，如夜梟悲鳴。「現在就看兩位大將軍的了！哈、哈、哈。」

唐漢一怔，心頭頓時產生一股不妙之感。

兩位大將軍？

什麼將軍？

「刺龍」獨孤威？「火龍」獨孤烈？

唐漢一念及此，正待有所作爲，來個先發制人，不意又慢了一步。

呼！

呼！

兩道破空之聲响處，一蓬藍光，一團赤焰，已從兩邊牆頭，分左右朝他凌空夾射過來！

藍光是刺龍獨孤威的「化骨沙」。

赤焰是火龍獨孤烈的「霹靂彈」。

唐漢儘管以前沒見過雙龍堡的這兩條老惡龍，但對兩條老惡龍的行事爲人，以及仗以成名的毒器，則是知之已久。

這時，庭院另一角的飛天豹子首先發出一聲驚呼，同時奮不顧身的向唐漢懸吊之處飛撥過來！

他大概自以爲掌力過人，想憑强勁的掌風，爲唐漢震開這兩股毒暗。

唐漢要想加以制止，已告不及。

兩團黑影，挾着銳嘯，亦於此際自另一角橫空飛至。那是多事公子所有暗器中，份量最沉的魚口三稜鏢。他跟飛天豹子的心意相同，也是想將雙龍的暗器磕飛。

事實上，老少兩人，都是枉費心機。

如果兩條老惡龍的毒器如此容易化解，武統邦左右大將軍的位置，早就換上別人了！

唐漢唯恐飛天豹子爲雙龍毒器擊中，陡地一聲怒嘯，罡氣如潮湧泛，上衣頓化飛蝶。他藉一震之力，身形如矢，返撲飛天豹子。

半空中雙臂乍張驟攏，一把抱住飛天豹子，然後一個千斤墜，雙雙落下。

這幾個動作，間不容髮，一氣呵成。

就在兩人落地之際，轟然一聲巨响。「化骨砂」已跟「霹靂彈」於空中撞激爆發！

唐漢與飛天豹子落地後，連翻帶滾，這時恰以毫厘之差，避去一座焚化爐後。巨响過後，庭院中頓爲一股烈焰和腥臭之氣所瀰漫。

兩條老惡龍的毒器，威力果然驚人。那些上清宮的假道人，一個個豕突狼奔，亂成一團。少數幾名反應滯鈍的道人，不巧爲化骨砂濺及頭臉，無不滾地哀嚎，如沸水潑猪。

唐漢一拉飛天豹子衣袖，低聲道：「走！我們目的已達，戀戰無益，且先離開這裏再說。」

× × ×

窗紙泛白。油燈暗微。

多災多難的一夜，終於過去了！

經過生死大夫的悉心療治，無眉公子張天俊的傷勢已經穩定下來。飛天豹子的幾處傷口，也已敷藥包紮妥當。

飛刀帮主童子飛的病況最令人滿意。

他因爲四大堂主照顧週到，不僅氣色轉佳，已近乎完全喪失的一身功力，也呈現逐漸恢復的迹象。

呂子久的刀傷，自然也無話說。

多事公子高凌峯膝肘擦傷最是輕微，貼貼膏藥也就行了。生死大夫的膏藥，一塊只有銅板大小，所以他一共貼了十四五塊，才將全部傷口蓋住。以致這位多事公子受傷雖輕，看上去却最狼狽。

而這小子，天生的頑皮，他那些傷口明明沒有什麼，他却偏偏曲臂側腰瘸腿而行，故意裝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飛天豹子笑得肚子絞痛，好幾次抓起空藥罐子想砸他的頭，但都被小子機警的躲過了。

東方發白後，除了輪流於戶外担任守望之職的飛刀帮四大堂主，茅屋中的生死大夫、風流娘子、多事公子、飛天豹子，以及唐漢等人，均因爲折騰了一整夜，個個臉上都不期然流露出疲憊之色。

獵戶蔡二虎以及呂子久夫婦，適時端上一大鍋熱粥，以及醃瓜、烟肉、煎蛋、腐乳等小菜，大家精神才爲之大大一振。

多事公子一口氣幹下兩大碗，才放慢速度，望向風流娘子道：「我們那位錢三小姐，昨夜沒跟妳們一起來這裏？」

「從鎮上經過時，她說要回去跟兩位姐姐打個招呼。」

「這會兒也該來了。」

「你找她有事？」

「照顧病人，妳們這些姑娘家比較細心在行。如果她們三姐妹都來了，也好替下我們這些大男人，休息休息，養足精神，今晚再去上清宮或是無奇不有樓殺它個痛快！」

風流娘子微微一笑。「等那位錢二小姐來了以後，你若是還敢分這種界限，我岑今珮就承認你是個大男人。」

高凌峯昂然道：「笑話！妳以爲我高大少爺不敢？」

唐漢忽然舉起筷子，朝門口揚了揚，笑道：「麗麗姑娘，妳好！來來來，喝稀飯。」

高凌峯全身一震，連忙壓着嗓門道：「這是說着玩的，大姐千萬別傳話！」

唐漢微微一笑道：「我也是說着玩的，別緊張。」

高凌峯扭過頭去，門口空空如也，那有銀鳳錢麗麗的影子？

屋中衆人，無不笑得前仰後合。

高凌峯以筷子指着唐漢鼻尖道：「好，姓唐的，你記住，你替我好好記住！」

唐漢笑道：「我這也不過是提醒你，以後吹牛，應該先練練胆量而已！」

衆人不禁又是一陣大笑。但這陣笑聲，旋即爲一個突然奔入的人影子所打斷。

× × ×

這個突然奔進茅屋的人，是飛刀帮第三堂堂主：追魂刀溫艮玉！

追魂刀溫艮玉喘着氣，微微搖頭道：「不，來的是錢三小姐玉鳳宛男姑娘。」

唐漢一怔道：「來的既不是外人，有什麼值得驚奇的？」

追魂刀溫艮玉道：「錢三姑娘離此尚遠，但本堂目力一向不差，一眼望去，但發覺這位玉鳳姑娘似乎有點不太對勁。」

唐漢道：「什麼地方不對勁？」

追魂刀溫艮玉道：「這位三姑娘看上去狠狽極了，蓬頭散髮，衣衫不整，一路跌跌絆絆的，活似喝醉了酒……」

玉鳳錢宛男天性愛美，一向注重修飾，什麼事使她突然如此落魄喪魂？

唐漢心頭一怔，大步跨出茅屋道：「好，我們過去看看。」

他一出門，多事公子，飛天豹子，風流娘子，以及呂子久夫婦等人，也不禁全都跟了出來。

他們上了追魂刀溫艮玉守望的山坡，一抬頭便看到了遠遠奔來的玉鳳錢宛男。

追魂刀溫艮玉的形容一點也不誇張。

玉鳳錢宛男的神情果然像個瘋婆子，不過這位錢三姑娘神態雖然失常，一身輕功，却未受影响。她步伐儘管不穩，速度却快得驚人。

只一眨眼功夫，她便來到谷中的茅草屋前。

唐飛飛掠而下，迎上前去喊道：「什麼事？宛男，我在這裏。」

錢宛男一撲而上，雙膝跪倒，狀似癱瘓，悲聲嘶呼道：「小唐，小唐，你，你，務必要替我兩個姐姐……」

唐漢上前一把攬住她的雙臂道：「別急，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替妳解決，慢慢說。」

「那個賊囚姓厲……」

一句話沒能說完，人已昏迷過去。

× × ×

金鳳銀鳳死了，致死之因，是先姦後殺。

玉鳳回到住處時，金鳳銀鳳已變成兩具血人，但那七、八名殺手顯然尚未獲得充分滿足，一見玉鳳現身，如獲至寶。

幸虧玉鳳雖然肝腸寸斷，神智尚未完全喪失。

她咬咬牙關，心腸一橫，掏盡全身所携暗器，邊戰邊退，一路撞撞碰碰，受盡皮肉之苦，總算逃出魔掌。

玉鳳是生死大夫救醒的。

聽完玉鳳斷斷續續的泣訴，唐漢立即做了兩項決定。

第一：請多事公子高凌峯去邀集玉樹公子謝雨燕、金笛公子孫如玉，以及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前來此處集合。

第二：他答應玉鳳錢宛男，一定會在今天天黑之前，携回那名厲姓一品殺手的人頭。

× × ×

一品殺手厲三刀並不滿意他昨夜的成績。

昨夜，他率領兩名二品殺手以及六名三品殺手進入了丁麻子豆腐店之前，他所獲得的消息，並不完整。

五絕叟吳一同前此下達的命令是：一舉降服燕京三鳳，活口交差！

而當他於後院四周佈署妥當，帶着兩名二品殺手衝進堂屋時，才發覺屋裏只有金鳳和銀鳳，尚缺少了一個玉鳳錢宛男！

但是，當時的局面，騎虎難下，說什麼也只有硬起頭皮幹下去了。

金銀雙鳳雖說都有一身不錯的武功，但由於事出倉猝，遇上的又是這批武統邦的高等殺手，結局自是可想而知。

結果，三名殺手如甕中捉鼈，沒費多大手脚，便將雙鳳制服。

然後，他們便迫不及待的享受五絕叟答應過他們的權利。

× × ×

厲三刀只帶領兩名二品殺手入屋拿人，在人數上，是一種匠心安排。

男三、女三、三對三。

沒想到，三鳳少了一個，三對三便突然變成了三對二。

戰國時，二桃殺三士的故事，雖然不致歷史重演，但說起來也够麻煩的。

燕京三鳳，不是凡粉俗脂，美色當前，誰甘退讓？

兩名二品殺手，一叫葛大寶，一叫潘强。

厲三刀選中的是銀鳳錢麗麗。

剩下的金鳳錢美瑤，他們兩人身份地位相同，誰先「上」？

葛大寶年紀稍長幾歲，入邦亦較早。最重要的，據傳他跟白丞相還有點親戚關係。潘强爲人識趣，計算得失之餘，立即決定讓賢。

葛大寶老實不客氣，開始仿效厲三刀，爲金鳳寬衣解帶。

雙鳳穴道受制，只有聽任擺佈。

厲三刀是個採花高手，動作乾淨俐落，很快的便躍馬挺槍，叩關斬將，直搗黃龍，犂庭掃穴，享盡銷魂滋味。

而葛大寶這邊，却因一時不愼，出了毛病。

× × ×

葛大寶並不是沒有見過女人。

問題是，他見過的女人雖然不少，但像燕京三鳳這樣的女人，他顯然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遇上。

他這時興奮的程度，不問可知。

由於激動達於沸點，他老兄沒等到短兵相接，便埋下頭去，將一根發燙的舌頭，如靈蛇入穴般，以旋攪之勢，鑽進金鳳菱唇之中。

如果兩情相悅，這當然是種難以描述的享受。

只可惜他忘了這是一場强暴。

他更忘了穴道受制的金鳳，如今全身唯一能够自由活動的官能，便是她一張咀巴。

結果，金鳳貝齒使勁一合，這位二品殺手立即如旱地拔葱般跳了起來。

他赤條條的，人離馬鞍，方慘嚎出聲叫起來。

金鳳啐出一截舌尖，罵的話比十個流氓加起來還要粗鄙難聽。

葛大寶吐完一口鮮血，又是一口，雙手捂咀，痛得原地直打轉。

厲三刀滿臉怪相，顯然已到了「吃緊關頭」，對於葛大寶的慘遇，看也不看一眼。

葛大寶忍無可忍，牙關一咬，目露殺機，突然抬脚對準金鳳腹下猛力踩去！

但是，他這一脚，很快的便遭潘强化解掉了。

「舌頭受傷，不是小事，葛兄。」潘强裝出一副好心腸的樣子推推葛大寶：「快去白丞相那裏，設法服藥止血，爲了一個小妞兒，送掉了這條老命可划不來。」

葛大寶雖然清楚潘强的眞正用心何在，但因傷口痛澈心肺，同時深知斷舌非比尋常，如不迅予妥治，也確有生命之虞。

因此只好强忍着一肚子火氣，匆匆套上一條長褲，雙手蒙臉，一路滴血，悻悻然提前離去。

結果，潘强反成了「後發先至」，大快朶頤，如願以償！

然後，厲三刀又跟他交換了一次。

兩人淋漓盡緻，幾乎點滴不存完全榨乾了，方將院中六名三品殺手依次喚入。

不料這六名三品殺手的最後兩名，因一時情不自禁，上下同時進軍，以致又不期然雙雙步上了葛大寶的後塵！

而這一次不同的是，兩名殺手因無人及時攔阻，重拳如雨，只三五下，便將雙鳳雙雙毆斃！

玉鳳錢宛男便是這時候回來的。

× × ×

六名三品殺手中的前四名，一個個精力充沛，都有吃「回鍋肉」的「胃口」。

雙鳳突告香消玉殞，對他們來說，自是一大損失。

如今玉鳳忽然自投羅網，包括厲三刀及潘强在內，無不大喜過望。

只可惜他們人多心不齊，對這座後院的地形，玉鳳錢宛男又比他們熟悉，結果是白忙一場，仍遭玉鳳兔脫！

一場紛擾的收穫，是剩下的四名三品殺手，又多了兩名中鏢的傷患！

× × ×

厲三刀不滿意他昨夜的成績，五絕叟當然更不滿意。

燕京三鳳雖然在這次事件中，三去其二，而他們這邊，損失亦極慘重。

厲三刀帶領的八名殺手，三人重傷，兩人輕傷。以壓倒性的優勢，竟然只獲得這麼一點戰果，主其事的厲三刀，自是汗顏之至。

× × ×

所以，聽完報告後，五絕叟顯得很不高興。

玉鳳錢宛男漏網，是原因之一。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怪他這位一品殺手未能退而求其次，將已經到手的金鳳和銀鳳帶回活口處理。

如果帶回金銀雙鳳兩名活口，他這位護國公又將如何「處理」？

這是個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

原來他這位護國公，也有寡人之疾。

他雖然已經六十出頭，但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並不稍遜於年輕的小伙子。

他平時不得不於人前人後擺出一副道貌岸然，凜不可犯的架勢，那全是由於年齡和目前的地位使然。

燕京三鳳縱火燒燬武統邦大批建宮的器材，他基於職責，無法不表示某種程度的憤慨，至於一定要拿活口，則是爲了個人的「需要」。

燕京三鳳，是武林中近年來盡人皆知的大美人兒，凡是男人，無不垂涎三尺，這位武統邦的護國公，自然也不例外。

但遺憾的是，三鳳已三去其二，想想實在令人掃興之至。

「我可以再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

這是他最後的命令，他給厲三刀最後一個機會，也等於爲他自己保留了最後的一綫希望。

「期限仍是三天。」他宣佈細節，「三天之內生擒玉鳳錢宛男，立即提升你爲金星特使，否則，嘿嘿，你老弟自己瞧着辦！」

這道命令相當嚴厲，但在厲三刀聽來，却不啻死囚驟聆特赦。

× × ×

一壺香茶樓的生意愈來愈興旺。

刁四的身體則愈來愈差。

他每天仍然喝着昂貴的人參茶，但這種人參茶顯然並未能使他身體上某一部份變得像一個男人。

而今他喝這種人參茶，似已跟某些人吸毒成癮的處境差不多。

喝了不見好處，不喝更糟。

× × ×

很多老客人取笑刁四，說他日漸消瘦，是因爲他的精神已全灌到刁四嫂子身體裏面去了。

這當然只是個葷笑話。

但實情確也如此。

刁四嫂子的日子，好像是倒着過的，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上去，這位美艷照人的老板娘，都好像一天比一天更年輕。

茶樓裏僱了兩名小伙計，刁四嫂子一向很少過問店務。

她每天只是打扮整齊了，買買菜，燒燒飯，或是從茶座間經過時，跟面熟的老客人笑着打個招呼。

這樣就够了。

× × ×

無名鎭上，人人心裏清楚，一壺香茶樓如果沒有這樣一位標緻的老板娘，不論刁四如何精明。一壺香今天也不會經營得如此有聲有色。

這些對刁四嫂子來說，當然是一種讚美。

但是，這種讚美聽在刁四耳朶裏，可並不怎麼好受。

刁四心裏不舒服，並不是爲了男人的尊嚴問題。

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兩句老話，「家有老婆醜，活到九十九！」北方有句老話，更爲直截了當：「醜妻是一寶。」

醜妻是一寶。

美妻是什麼？

刁四的身子，老是硬朗不起來，因勤於「耕耘」以致「操勞」過度，固屬原因之一，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便是他的一顆心，老是放不下來。

刁四的這層顧慮，並非杞人憂天。

× × ×

他坐在帳櫃後面，位置較高，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廳堂裏每副茶座上的面孔。

所以，他也能清清楚楚的看到，當他的女人穿過廳堂時，各處茶座上投射過來的那一雙雙貪婪的眼光。

他是男人，當他未成家以前，他也曾以這種眼光看過別的女人。

他非常清楚當一個男人以這種眼光望向一個女人時，心裏轉的是些什麼念頭。

而在所有的茶客之中，他最担心的一個人，便是這些日子幾乎無日不來的那位厲大爺。

厲大爺便是血羽飛花厲三刀！

× × ×

刁四十分了解這位厲三刀的底細，而這也正是他對這位一品殺手特別担心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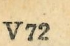
雖然說起來他刁四也是武統邦的一名眼綫，在一般情形之下，武統邦的人應該不會找他的麻煩才對。

但是，他跟武統邦的人接觸久了，已愈來愈清楚這批高等殺手的德性。

只要這批大爺興緻來了，他們可說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他刁四在該邦只是一名不入流而且不諳武功的小嘍囉，他既沒有保護自己老婆的能力，對方也根本就不把他這號人物放在眼裏，到時候事故一旦發生，這些大爺們肯留下他一條老命，就已够他刁某人感激的了。

（未完）



武俠小說

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劍東命劍飛將青衣婦人穴道解開，以便查問老主人遇害及主母失踪情形，豈料劍飛出手拍落青衣婦人時，突然一愕，原來該婦人已自絕身亡。而且顏容變成老醜婦。衆人正驚異間，白銀夫人突然而至！一見青衣婦人已死，不禁悲從中來，也自絕斃命，死後也同樣變醜。衆人大惑不解，正在商量如何對付劍尊谷的事，劍北與白菱剛巧歸來，報告此行並未找到回天大夫公孫敬。衆人大感失望，而對李秀起死回生一事也已絕望，後經商議，決定先將李秀入土後再前往劍尊谷報仇，靈芝與青青欲加阻止，但終無效，劍東等正想動手進行安葬……

屍遁

（第十六章：由獨孤紅執筆）

青青突然大叫：「站住。」

劍東等一怔停住。

鄧飛龍叫道：「青青——」

青青道：「爹，這不只是『神劍山莊』的事。」

鄧飛龍道：「不只是『神劍山莊』的事，妳——」

青青道：「不錯，劍東叔有權處理他們小主人的善後，但是我這個做妻子的，更有權決定丈夫是不是該安葬。」

靈芝雙目異采一閃。

衆人都爲之一怔，鄧飛龍驚訝道：「青青，妳這話——」

青青道：「我跟秀哥已經互許婚約，靈芝嬸知道。」

靈芝一點頭道：「不錯，我知道。」

鄧飛龍道：「青青，我怎麼不知道？」

劍東也道：「靈芝，妳爲什麼沒有告訴我們。」

青青道：「爹，我還沒來得及稟告您，秀哥已經走了。」

靈芝也道：「對，劍東，我當時還沒來得及說。」

鄧飛龍道：「青青，我是說事前——」

「爹，」青青道：「難道我跟秀哥還要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處這麼久，您不是已經默許了麼，我們相處這麼久，我不嫁秀哥嫁誰？」

鄧飛龍臉上閃過抽搐，也閃過極度的震撼：「不行，你們的婚事，我不答應。」

靈芝、青青都一怔，青青旋即趨於平靜：「您可以不答應，我也可以聽您的，但是，婚約的解除，必須要等到我決定秀哥是否該安葬之後。」

鄧飛龍道：「青青，妳爲了什麼——」

青青道：「至少我跟秀哥之間有過婚約，所以我這做妻子的身份，也至少該保持到秀哥入土安葬。」

鄧飛龍遲疑了一下，道：「好吧，這我可以答應，但是你劍東叔他們——」

靈芝忙道：「至少青青現在的身份是神劍山莊的少夫人，我們當然該聽少夫人的。」

劍東看了看靈芝，沒說話，便轉身行了出去。

劍東既是不再堅持，劍南等當然聽他的，也都跟劍東走了。

靈芝看了青青一眼，也跟了出去。

到了竹籬外，劍東劈頭就問靈芝：「妳爲什麼也不贊成少主人早入土，難道妳不急上『劍尊谷』去。」

靈芝道：「我的急不下於你們任何一個，但是青青她有權決定。」

劍南道：「青青又爲什麼不贊成——」

靈芝道：「你沒聽說，是從禮。」

劍南道：「青青不是爲從禮，她要是這麼拘禮，也就不會跟小主人私訂終身了。」

靈芝道：「那麼她另外一定有理由。」

金蘭道：「靈芝姐，爲什麼老鄧不答應這門親事？」

靈芝道：「我們都知道，鄧老一定有他的理由，但是我們不希望是這個理由。」

沒人再說話，每一個人的臉色都很沉重。

廳堂裏，鄧飛龍背負手，呆呆地望着外頭，他皺着一雙灰眉，臉色也像暴雨前的那片陰霾。

青青輕輕的到了他身後：「爹，您爲什麼反對這門親事？」

鄧飛龍沒回頭，臉色也沒有一點變化，道：「因爲這個婚約，這門親事，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根本就是假的。」

青青頗感意外，道：「您怎麼知道？」

鄧飛龍道：「知女莫若父，妳外柔內剛，剛烈得不得了，如果妳眞把終身許給了妳秀哥，妳絕不會改變，也不是我這個做爹的能阻攔得了的。」

青青沒說話，她沒打算否認，也沒打算辯解，原先就沒打算。

鄧飛龍接着道：「讓我不懂的是，爲什麼靈芝也幇着妳騙人。」

青青道：「爹，請告訴我，您爲什麼反對呢？」

鄧飛龍道：「我已經告訴妳了。」

青青道：「那不是您的理由，不是您眞正的理由，照理說，您不會反對，絕不會，甚至，您當初就有這個打算。」

鄧飛龍道：「先告訴爹，妳是爲什麼，爲什麼無中生有？」

青青道：「我有我的理由。」

「我也有我的理由。」

青青道：「我的理由，現在不能說，可是再過幾個時辰之後，我就能告訴您，您呢？」

鄧飛龍沉默了一下，口齒啓動，要說話，可是忽然又沉默了。

青青道：「是不是因爲我跟秀哥是親兄妹，同父異母的親兄妹。」

她很平靜，平靜得出奇，就好像她在談論別人一樣。

鄧飛龍却像受了很大的震撼，一個大震撼之後，鬚髮皆動，衣衫也泛起了輕微的顫抖，但是他沒說話。

青青道：「爹，您放心，我能承受，我已經有所準備了，早在幾天之前，我心裏就已經有所準備了。」

鄧飛龍仍然沒說話，不過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已經恢復了平靜，靜得像一泓不揚微波的池水，整個人也像一尊石像，無論那一個部位，那一寸肌膚，都一動不動。

「爹——」

鄧飛龍突然說話了，甚至連話聲，也平靜得不帶一點感情：「不要瞎猜，不要胡說。」

「我知道，」青青道：「您是在安慰我，也安慰你自己，您是在瞞我，竭力在瞞我，但是您瞞不了您自己，這是瞞不了的，到最後您連任何人都瞞不了。」

「不要瞎猜，不要胡說。」

青青道：「如果這是實情，『神劍山莊』跟咱們多年來所遭遇的變故，其原因多少也可以知道一個眉目了，這是『神劍山莊』跟咱們多年來所要知道的，也是劍東叔他們跟您我要闖『劍尊谷』的目的，我既能承受，爲什麼您還忍心讓大家焦急，讓大家在雲霧中摸索？」

「不要瞎猜，不要胡說。」

鄧飛龍說的仍是這兩句，不知道是不是他只能說這兩句。

青青道：「爹，您們上一代所造成的，爲什麼要讓下一代默默的承受，連個提早明白眞象的權利也沒有，您們上一代忍心麼，這樣公平麼？或許這些人跟您的關係都不夠親密，但總有一個叫過您多少年爹的。」

鄧飛龍勃然變色，霍然轉身，目中兩道厲芒，直逼青青。

青青很平靜，也沒有絲毫驚懼的直望着他。忽然，鄧飛龍斂去威態，也就在這忽然之間，他似乎變得比片刻前還蒼老，顯得那麼憔悴，那麼衰弱，他轉身走了出去，步履之間，也顯得那麼滯緩，那麼吃力。

青青想叫，但張不開口，話聲沒出口，兩行熱淚，却奪眶而出，刹時間，她眼前一片模糊——

在農舍外，鄧飛龍碰見了劍東等，劍南等招呼，劍東問：「鄧老上那兒去？」

鄧飛龍道：「出去走走。」

他二話沒說就走了。

劍東等互望一眼，走回農舍，進入廳堂，只見青青坐在李秀的靈位前，臉上看不出什麼來。劍東道：「鄧老出去了。」

青青道：「我知道。」

她也沒說二話，但是當劍東還想說什麼的時候，她又開了口：「大家都歇着吧，到了秀哥該安葬的時候，我會告你幾位的，仍請幾位

隨時提防『劍尊谷』的人的侵襲。」

劍東沒再說什麼，幾個人散去了。

× × ×

鄧飛龍一口氣走出了老遠，直到登上這座小山，讓夜風吹着，深深吸了幾口清涼的空氣，心跟人才舒服了些。

這座小山座落在劍東等臨時棲身的那座農舍的正面，遠近約莫半里，山不高，但是站在山頂，一眼可以將農舍周遭里許內盡收眼底。

夜空裏，羣星閃爍，那座農舍裏的幾點燈光，也像閃爍的星星一樣。

鄧飛龍站在山頂，面對正東，望着幾點燈光透出處的那座農舍，思潮洶湧，連綿不斷，但是究竟想些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夜風吹動着他的鬢髮，吹動着他的衣衫，他站在夜風中，一動不動。

不，他臉上的肌肉突然抽動了一下，而且開口說了話：「妳來了。」

他的身後，响起了一個話聲，一個嬌美的話聲：「你聽出是我了。」

鄧飛龍道：「我來了，只要有人來，就應該是妳。」

「你準知道在這兒能見着我？」

「我料想得到，『劍尊谷』的人，一定佈滿在這附近，既然有『劍尊谷』的人，其中一定有妳，因爲妳跟她要是不來，『劍尊谷』的行動就毫無意義，這附近也就不會有『劍尊谷』的人了。」

「那麼，怎見得來的是我，不是她？」

「因爲我來了，來的是我。」

「你好像很有把握？」

「難道不是？」

從鄧飛龍身後不遠的一處暗影裏，緩緩走出一個人來，體態美好，蓮步輕盈，又一個白銀衣人。

鄧飛龍緩緩轉過了身。

白銀夫人在丈餘處停住，嬌聲道：「你最好弄清楚，來得不是誰，而是『劍尊谷』的一個銀衣人而已。」

鄧飛龍道：「『劍尊谷』有不少金衣人，也有不少銀衣人，但是有我站立的此時此地，來的就不會是別個。」

「有理由麼？」

「有，或許是情，或許是怨，這兩樣，都能使兩個人互相吸引，甚至心息相通。」

白銀夫人一笑，笑得不帶一點感情：「隨你怎麼想，隨你怎麼說，你們哪兒，是誰死了呢？」

鄧飛龍道：「李秀，李慕雲的獨子。」

白銀夫人的身軀震動了一下：「會是他，怎麼死的？」

鄧飛龍道：「傷重致死。」

「可惜！」

「不，死了好，死了可以免見人世間的醜惡，也可以免去日後的悲痛。」

「這話你不應該對我說。」

「我想對她說，可是她沒有來，對妳說也是一樣。」

「她沒有來這兒，可是她去哪兒了。」

「那就跟妳也去了一樣，但是去的並不是妳。」

「那是因爲到現在爲止，她還不知道死的是李秀，你們沒有讓去的人回來。」

「不必要知道是李秀，另外那些個，跟她的關係並不下於李秀。」

「她心裏若是還放着這些，也就不會有當年到今天這些變故了。」

「但是李秀無辜，另外那些人更無辜，親子之情，誰能眞正斷絕。」

「可是她已經斷絕了，最近這些殺伐，她領導的這些殺伐，不就是最好的例證？」

「那麼她就不是人了。」

「她本來就已經不是人了，你以爲我是，你以爲『劍尊谷』的這些人是人。」

鄧飛龍呆了一呆，要說話。

白銀夫人一笑道：「別抱怨了，人世間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該抱怨的事，也不只這一樁。」

鄧飛龍吸了一口氣：「妳來見我，是爲什麼？」

白銀夫人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你到這兒來不就是爲讓我來見你麼？」

鄧飛龍道：「我要見妳，是爲了要帶妳去見青青。」

白銀夫人詫聲道：「見青青？爲什麼？」

鄧飛龍道：「我要妳把她想知道的事，親口告訴她。」

白銀夫人吃吃一笑道：「噢，原來是爲這呀，你爲什麼不告訴她，你告訴他，不也一樣麼？」

鄧飛龍道：「我，我羞於啓齒。」

白銀夫人一笑道：「那只是小部份的原因，大部份的原因，應該是你不敢肯定，你怕將來害了青青，對不對？」

鄧飛龍脣邊閃過抽搐：「那麼，妳幫助我，讓我肯定，或者——」

白銀夫人搖頭道：「不，是與否，從我咀裏絕不會說一個字，你最好自己去求證，『劍尊谷』就是你求證的地方，不管將來你求證的結果是是還是否，都要讓你飽受一般苦難與折磨，不過，那還得你命大，能活得更久些。」

鄧飛龍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銀夫人道：「你以爲我是來幹什麼的，爲什麼來見你？就因爲你想見我？由以往的經驗，你不該再問我是什麼意思了。」

鄧飛龍道：「妳是要殺我？」

白銀夫人道：「你不該再問了。」

話落，人已如鬼魅般欺到，袍袖一展，當胸便拂。

鄧飛龍身軀一旋，避了開去，道：「妳說得沒錯。」

白銀夫人道：「你指的是那一句？」

「『劍尊谷』的人都不是人。」

白銀夫人嬌笑一聲，轉身撲到。

鄧飛龍凝功拍出一掌，只聽砰然一聲，鄧飛龍身子不過一提，白銀夫人已退了半步，只見她一雙目光倏轉凄厲。

鄧飛龍道：「既是來殺我的，妳就該跟她一起來，最少也多個幫手。」

白銀夫人道：「你以爲我一個人就殺不了你？」

鄧飛龍道：「曾記得彼此交手過不少次，妳們兩個都是聯手對敵，而我，依然故我，也就是說，妳們兩個聯手，才能與我勢均力敵，而如今妳落了單，妳想那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後果。」

白銀夫人一笑道：「先別那麼有把握，咱們試試看吧。」

她閃身欲動。

鄧飛龍喝道：「慢着，等我問妳一件事，告訴妳一件事！」

白銀夫人道：「你還有什麼要問我的，又還有什麼要告訴我的？」

鄧飛龍道：「『囘天漁隱』公孫敬，是不是已經落在了『劍尊谷』手裏？」

白銀夫人道：「公孫敬，你怎麼會想到他落在了『劍尊谷』手裏？是不是因爲我們沒有攔劍北跟白菱？」

鄧飛龍道：「不全是，主要還是因爲當世之中，除了公孫敬，沒有人能利用醫術刀圭去改變一個人。」

白銀夫人訝聲道：「利用醫術刀圭改變一個人？你在說什麼呀？」

鄧飛龍冷笑一聲道：「妳一定知道，在一個假冒她的女人去了農舍之後，還有一個假冒妳的女人，也去了農舍。」

白銀夫人道：「我知道，她們兩個都落在了你們手裏，可惜她們兩個不是眞正的我跟她，對你們並沒有什麼幫助。」

鄧飛龍道：「我現在告訴妳，假冒她的那一個，是落在了我們手裏，是被李劍飛拚着受傷，以劍柄制了穴道，而假冒妳的那一個，却是誰也沒動她，她自斷心脈自絕了。」

白銀夫人道：「我不信，她沒有理由自絕，除非她已經落在了你們手裏。」

鄧飛龍道：「劍飛下手那個假冒她的女人，制的原是她的睡穴，沒想到那女人身上的穴道相互之間已作了變幻，因而劍飛制她的睡穴，反而制了她的死穴，她死了，身體上起了很大的變化，不但變成了另一個人，也變得既老又醜，而那假冒妳的女人，看見了那個女人，受不了那種驚嚇，所以才自斷心脈自絕了。」

白銀夫人的一襲銀袍起了一陣輕微的抖動。「我不信，天下那有這種事？」

鄧飛龍冷笑道：「有沒有這種事，妳自己明白，我只是讓妳知道，長生之術不可靠，不老之法在心裏，沒有人能跟天爭，及跟歲月抗拒，一個女人不要太注重容顏外表，內在的美才是眞美而永恒的，我也要讓妳知道，縱然公孫敬有回天之力，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但是他却不能使活着的人不老不死，有一天妳也會在突然之間，變得跟那個女人一樣，落個到頭來一場空，到那時已經是什麼都不屬於妳，除了那一具衰敗的皮囊，妳後悔都來不及。」

白銀夫人一襲銀袍激抖暴顫，只聽她顫聲道：「你，你，你——」

突然轉身，飛掠而去。

鄧飛龍仰天長笑：「那裏走，妳還能走到那裏去，妳我是生死都永不問的。」

騰身而起，天馬行空般追了去，一前一後，轉眼間被濃濃的夜色所吞沒——

農舍裏，這一夜過得相當平靜，沒受到任何騷擾與侵襲。但是，衆人的心情却不輕鬆，仍然是那麼沉重，沉重得像塊鉛。

天亮了，大家都聚集在廳堂裏。

停靈的廳堂裏，一直沒斷過人，青青守着，寸步未離，劍東等分批警戒巡弋，也都會進廳堂來看看，但是天亮後的如今，算是聚齊了，每一個人都到了。

不，只差一個人，鄧飛龍。

鄧飛龍沒回來，一夜沒回來。

劍東道：「青青，鄧老呢？」

青青道：「出去了，昨天傍晚就出去。」

衆人神情震動，劍南道：「鄧老出去的時候，我們都見了，他從那個時候出去，到現在一直沒回來。」

「是的！」

青青很平靜，似乎一點也不着急。

劍飛道：「青青——」

青青道：「不來的不用着急，要來的着急也沒有用，如果我爹眞的不回來了，相信自有他不回來的道理，其中也一定有他認爲該去的去處。」

劍南道：「不論怎麼說，總該找找他。」

青青道：「可以找一找，不過不急在這一會兒，等我料理過秀哥的事之後再說。」

劍北忙道：「青青，妳是打算安葬小主人了。」

青青道：「不——」

衆人一怔。

青青接道：「秀哥根本就沒有死！」

衆人又一怔，劍東急道：「青青，你怎麼說？」

青青遂把李秀詐死的原因及經過向大家說了一遍。

她剛說完，劍東、劍南、劍北、金蘭、白菱五個人十隻手已緊緊抓住了她，個個驚喜激動，齊聲道：「眞的？」

青青道：「靈芝嬸知道，不信你們可問問她。」

五個人轉眼望靈芝，這才發現只有她站在一旁，神情泰然安詳，像個沒事人兒似的。

靈芝道：「眞的，是這樣。」

五個人喜得流淚。

劍東帶淚道：「妳這個女人，這是什麼事，怎麼連我也瞞？」

靈芝道：「我這個女人怎麼了，我這個女人除了還沒有給你生一兒半女之外，別的那點不好？」

劍東笑了，劍南等也笑了，劍東是大笑，大笑一陣之後望青青：「青青，妳剛才說十二個時辰？」

青青道：「是的，劍東叔。」

劍南忙道：「一個對時已經到了。」

青青道：「所以我現在才宣佈眞象。」

金蘭道：「小主人用心良苦，可惜引來的並不是眞正的李夫人跟鄧夫人。」

白菱道：「咱們雖然沒有發喪，但是設靈祭悼，他們不會不知道，事實上他們有人來了，也足證他們知道了，來的却不是眞正的李夫人，鄧夫人，她們兩位的心也眞夠狠的了。」

金蘭道：「也許她們不知道，死的是小主人。」

白菱道：「不必是小主人，對她們兩位來說，這兒的每一個都跟她們關係非淺。」

只聽到劍飛道：「不要再說了，快把小主人請出來要緊。」

劍東道：「青青，現在是不是可以請出小主人。」

青青點頭道：「當然可以，還要麻煩幾位叔嬸。」

劍東道：「說什麼麻煩，應該的，這種事那一個又會不願意，巴不得搶頭一個。」

衆人一陣風般擁到了李秀的棺木旁。

劍南搶着就要伸手。

劍東伸手攔住：「等一等。」

劍南叫道：「二哥，你還等什麼？」

劍東轉眼望青青：「青青，小主人眞是詐死？」

青青道：「當然是眞的，這種事我還能騙你幾位麼？」

劍東道：「妳說十二個時辰。」

青青道：「是啊，秀哥是這麼說的。」

劍東道：「那麼，棺木裏爲什麼一點聲息都沒有。」

衆人不由一震，馬上靜了下來。

眞的，棺木裏一點聲息都沒有。

衆人臉上變了色。青青喔了地一聲道：「劍東叔原來是爲了怪我沒說清楚，秀哥說也許會久一點，會超過十二個時辰，不過不要緊，只要打開棺木叫叫他，他就會醒過來的。」

劍東霍地轉臉：「靈芝，是這樣？」

靈芝點頭道：「是這樣。」

衆人吁了一口氣，臉色恢復了，不約而同，齊伸手，猛然掀起了棺材蓋。

棺材蓋掀起，棺材內自是一覽無餘。但是，劍東等怔住了，就連青青跟靈芝也怔住了。

棺材裏，有件衣裳，那是李秀的衣裳。

可是，李秀已經不見了！　（未完）

（下期由黃鷹執筆）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難遞把唐方救了出來，抱着她狂奔而去。唐方雖然穴道還受制，但還很清醒，以爲海難遞乘人之危，想對她有所不軌，於是便怒斥海難遞，要他放下自己。其實海難遞對唐方並無非份之想，更無淫邪之念，只不過對這一代女俠心存敬畏，因此奮身搶救而已，當下一聲嬌叱，便立即把唐方放了，並向她解釋一番。這時，海難遞幾個手下前來向他報告，說及被瘋玩老人追殺，不久，果見瘋玩老人施施而來，對海難遞諸多訕笑、譏諷，出言無狀，激得海難遞怒火中燒，而且兩人過去素有嫌隙，因此一出手就將瘋玩老人斃於掌下……

未得償素願 唔對也心甜

左圓右方

這一招要是捱個正中，就算有七個瘋玩老人，也是一命歸西定了！

瘋玩老人絕未料到海難遞當眞猝下殺手，情急之下，一脚踢了出去！

這一脚要是踢在海難遞身上，因危急出脚，準頭、力道均有偏差，海難遞一定硬接硬捱，却能奪掉瘋玩老人之命！

只是瘋玩老人這一脚，却是向後踢出，踹向倚在樹幹的唐方身上！

原來在這生死一髮間，瘋玩老人自知絕無倖理，踢向海難遞，也難傷及對方，因怒比事乃由自己對唐方多咀而引起的，所以這一脚便後蹴唐方。

這一脚要是唐方中了，也不致死，但因爲唐方穴道被封，便無法聚氣硬受，所以受傷定然。只是海難遞又怎會讓唐方承受這無辜的一脚呢？

海難遞對唐方，連自己手指觸沾着了，也怕冒瀆了唐方，何況他對瘋玩老人練「童子功」的玩意，連他也覺嘔心，更不肯讓唐方捱上。所以他狂吼一聲，意隨心生，手隨意變，易拂爲推，「砰」地一擊，把瘋玩老人直推出去！

這下變化，既急且險，若不是海難遞素習「左圓右方」不同搏法，斷無法變招如此巧妙！

事因就算海難遞認穴無誤，一擧搏殺瘋玩老人，但那一脚依然會踢中唐方，海難遞本因瘋玩老人語態中辱及唐方，而起殺機，而今却爲唐方，易拂爲推，將瘋玩老人直推了出去。

但若這一拂不是改爲推而是易爲擊，這一掌擊實瘋玩老人，也會教他吐血三升，只是對他踢出那一脚，依然無補於事，所以海難遞不顧功敗垂成，只將瘋玩老人推了出去！

這一推力道何等之大，「蓬」地一聲，瘋玩老人被一股大力，倒飛而起，高達八尺，那一脚也等於後撑在樹幹上，他的脚幾乎震折，跌下來是滿天星斗，紅珠樹下的紅珠，更是如雨地下着。

瘋玩老人死裏逃生，一摔下來，就呼嘯了一聲，如狠似虎，如哭如嗥，十分怪異。

瘋玩老人在扒跌之際，海難遞若上前搏殺，猶大有可爲，上風佔盡，只是他這時一個飛身，抱了唐方，飛退七尺，唯恐被瘋玩老人自樹上跌下碰到。

這時紅珠紛落，唐方忽覺自己手臂濕熱一陣，原來海難遞內傷已然發作，吐了一口血，紅珠打在三人身上，髮上、衣上，唐方瞧得清楚，知得分明，不禁失聲道：「你——」海難遞却以爲唐方嫌他吐血，忙小心翼翼放下她身子在石上，滿臉歉疚道：「……我不是故意的……」

那邊的瘋玩老人，第二次再發出怒嘯來。

海難遞見唐方驚懼地瞧着自己，便關切地道：「……妳怎麼了？有沒有受傷？」一面說一面咯血。唐方見他如此痴心，竟爲之驚心，不禁問：「你受傷了，不要管我。對敵要緊。」

海難遞一聽唐方柔聲說出「你受傷了」四個字時，登時腦門「轟」地一聲呆住了，這四個輕聲如珠玉落盤之聲，在他來說，是血爲之歡歌骨爲之激舞的樂韻。他一時站在當堂，什麼話都沒有聽進去了，那刹間，只覺得爲眼前的唐方死百次千次，也是値得了。

但這時瘋玩老人已然撲起，欺近他的背後。

× × ×

瘋玩老人無端端給海難遞一輪搏命攻擊，幾乎枉送了性命，心中恨極，他撞在樹上，一交跌得甚是狠狽，但除了一足被震得有些微跛外，並沒有什麼重大損傷，只是心裏怒恨到了極點。

他撲到了海難遞身後，雙掌一交，便要以數十年修練攸關的炁氣劈打海難遞。

而海難遞此刻心裏却正有一千個聲音在迴響：她在問我受傷沒有？她在關心我受傷了沒？……只覺得喜悅到不知如何表達，一直重覆的說：

——唐姑娘，那天我打了妳一掌「芳蘭竟體」，我下流，我卑鄙，我無恥，但我一直後悔到現在，希望妳不要見怪，不要懊惱我……

如此想着，但竟一直沒有說出來，他却以爲已經說了千遍百遍了。

這時瘋玩老人的掌勁已然攻到。唐方叫道：「注意後面——」海難遞仍未回過神來，對「注意後面」四字，一時未通其意。

高手出招，宛若閃電驚虹，是何等快速之事，一刹那瘋玩老人雙掌已經攻到，但在這時，「左圓右方」八名男女，在男右女左，一齊出掌，十六道掌力，分別抵擋瘋玩老人凌厲無匹的兩道掌風！

這乾坤八傑的掌力一格上去，只聽一陣格格連聲，八個人十六條手臂，一齊像彈琵琶般地亂顫哆了起來！

瘋玩老人的臉色，却越來越紅潤，到了後來簡直似臉皮薄得要噴出血來一般。

而乾坤八傑的雙手已漸漸內縮，被前力壓得不住向後仰倒，唐方瞧在眼裏，知這身爲「十方霸主」之一的瘋玩老人，確有過人之能。

其實「十方霸主」，雖比不上九臉龍王之武功，但能稱霸一方，自有卓絕武藝。只是江傷陽、落花娘子、辜倖村等都遇着了更厲害的高手，才致無從發揮。

就在這時，局勢忽然變了。

乾坤八傑的雙手，又慢慢伸展出去，後仰的身體，又漸漸前趨，瘋玩老人以一人力拚八人，初佔上風，到得後來，發現自己掌力精純處盡被一種方形流轉的力道所消解，而內力渾厲處又給另一種圓形迴圈的力量消解，如此周旋下去，這方形力道和圓形勁道，漸漸將自己發出去的眞力反擊過來，這一股難以匹禦的大力，當眞不是瘋玩老人接得下的。

瘋玩老人已處在下風。

這時海難遞也已清醒過來，正要出手，但在這刻間，呼嘯四起，四面八方，都有人撲過來。

海難遞大喝一聲，左圓右方，一下子已搭上了兩人，將其擊得重傷，便立即又有三人圍攻過來。海難遞遞招變招，見招拆招，東倏西突，詭異無常，「砰砰砰」三聲，又將三人擊倒。

但他立時又被四人包圍着。

原來這些人都是北方霸主瘋玩老人的手下，紛紛趕來救駕。此刻瘋玩老人已被「左圓右方」、「乾坤八傑」的奇功扣住，勝敗盡在海難遞跟瘋玩老人手下的交手上，海難遞雖受內傷，但抖擻神威，只見他左手圈圓不絕，周轉自如，大圈、小圈、粗圈、細圈、平圈、立圈、正圈、斜圈、右掌却大方、小方、粗方、細方、平方、立方、正方、斜方，方方成格，掌掌或正斫斜劈，不消半刻，已將四人打倒。

只是這時又擁來七名瘋玩老人座下高手，海難遞奮力接應，拚得一回，已擊倒二人，但因爲內息不調，傷勢嚴重，一時便無法解決其餘五人。

他無快速戰速決，敵人便越來越多，又趕到了三人，八人合戰海難遞，西方霸主海難遞便很有力不從心的情形了。

「左圓右方、乾坤八傑」本來轉劣爲優，漸漸已佔上風，瘋玩老人越來越力竭，他平時妄尊自大，每次與人交手運氣「童子功」，都滿臉通紅，他的手下們並不知道他已在捱打局勢，加上他平日自恃慣了，而今跟幾個並非正主要的人交手，誰也不能上前相帮。這一來，瘋玩老人心中暗暗叫苦，但又苦於喊不出聲，只叫得出半聲，「童子功」眞氣便破，只有死得更快。

而他的手下們，還只敢先纏住海難遞再說。這時又來二人，西方霸主雖以方圓拳掌併發，打發掉一人，他敵人已增至九人，海難遞左絀右支，屢遇險招。

這時的戰局是：西方霸主海難遞與九名高手作戰佔盡下風，而瘋玩老人和乾坤八傑拚掌却命在危殆。

可是局面却有了變化。

「乾坤八傑」中的人見海難遞遇難，彼此相覷一眼，似下了極大的決心。

這八人只要再消半炷香的時間，就可以「左圓右方」的勁氣流轉方式，將瘋玩老人的「童子功」逼了回去，震死對方，但是還不到一盞茶光景，海難遞可能傷在

那九人手中。

「乾坤八傑」臉上都忽然生起了一種視死如歸的表情，而且，又有說不出的依戀。

這時，站在對方掌力最前面的兩人，左邊是女的叫海阿事，右邊的是男叫海阿背，兩人臉上都現出無比堅毅的神色來。

只聽一聲大喝，其他三男三女都向前傾了一傾，將力道全印在前面一人身後，便一齊撤掌向後彈飛出去！

本來前面由海阿事左掌蓋在右掌背上，右掌貼在瘋玩老人右掌上比鬥眞力，而其他三女，一個接一個，雙掌貼住前面那人的背心，將掌力源源不絕的轉了過去。而海阿背也是一樣，右掌搭在左掌背上，左掌跟瘋玩老人的右掌對上，而其他三男，也將功力一個傳一個輸入他背上。現下突然之間，其餘六人，將功力湧至兩人背上，然後一齊抽掌離開，只剩下了阿事、阿背二人力拚瘋玩老人的掌力。

初時六人掙脫時曾將餘力注在二人身上，所以八人雖去其六，但餘下二人反而一挺，掌力壓下，力以萬鈞，瘋玩老人心口一痛，已被反挫之力傷及內腑。

但跟着下來，勁道銳減，瘋玩老人怎肯坐失良機，運勁全力反呑，登時如暴雨狂風，阿事阿背二人微弱的力勁，如風雨孤舟，飄蕩不已，隨時隨地有被巨浪驚濤拍打得支離破碎之虞。

但是其他六傑，飛快地闖入海難遞的戰團中，迅雷不及掩耳地殺了對方的六名高手。

剩下的三名敵手，兩個給海難遞格斃，剩下一個，眼看厄運難逃，這時又湧現了六個北方霸主的部下，撲殺過來。

這六人和乾坤六傑血戰在一起，殺得難分難解，海難遞這時把僅存的一名敵人也殺了，回頭一看，只聽兩聲哀鳴，阿背阿事口中，齊齊狂噴出一道血箭，全身都癱軟了下來，身上骨節，寸寸碎裂！瘋玩老人的「童子功」，以無匹大力，震碎了他們兩人的心脉。

海難遞見兩名手足慘死，狂嚎一聲，就要撲上，瘋玩老人好不容易逃過大難，大有脫力之感，再也不敢戀戰，撮嘯一聲，逃逸而去。

瘋玩老人一逃，那六個救助北方霸主的高手更加倒霉透頂，主帥已去，本已胆戰心驚，加上海難遞參入戰團，不消片刻，六人盡被消滅。

大敵既去，「乾坤六傑」一齊摟屍痛哭，海難遞也在一旁暗暗垂淚。唐方目覩適才一場大戰，一一瞧在眼裏，對西方霸主的一干兄弟爲義捨身，心中有些感動起來。

當年之日，唐方也是跟着蕭秋水和一干兄弟：鐵星月、大肚和尚、林公子、李黑、陳見鬼、藺俊龍、施月、胡福等人，他們彼此的深厚情誼，以及共同經歷，更是可歌可泣的，雖然到最後，各奔前程，而部份因利忘義，而不惜作出叛逆出賣兄弟的事來，唐方想到唐肥、唐朋、秦瘋八的背義反噬，心中就一陣刺痛。

也許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罷；但唐方在蕭秋水身後知道哀榮冷暖，對海難遞及其幾個手足情義，更有一份親切的關心。

海難遞對敵雖心狠手辣，行事乖辟，但却臉冷心熱，此刻垂淚向倒臥在地上二人道：「阿事，阿背，都是我，害了你們……」說着內心愴痛牽動傷勢，口角又溢出血來。

「乾坤六傑」中的阿門道：「老大，您也別傷心，我們爲你盡力，是天經地義的……」

阿行道：「老大還是速撤離此地好，你已經受傷，我們人手又有折損，若瘋玩老匹夫再糾衆來犯，那可更不好應付。」

海難遞猛想起唐方，不可讓她受累，當下道：「好。我們埋掉他們，拜祭之後，即赴蜀中，大概一天半路程也就到了，沿途小心老匹夫暗算，儘少生事爲要！」

衆人都答：「是。」

北方霸主瘋玩老人門下人數遠較海難遞爲衆，何況今次西方霸主海難遞只帶了八名精英出來，現已犧牲二人，當竭力避免與北方霸主捲土重來的遭遇戰。

海難遞轉過頭來，道：「唐姑娘，我們這就往唐家堡出發，可好？」唐方雖沒理睬他，但海難遞已從唐方的眼神裏第一次感覺到沒有敵意的溫柔。

× × × ×

到了次日，他們抵達了離唐門百餘里之地「垣口」高崗，已經入夜，所以解馬在客店歇脚。

這一路來，海難遞對唐方處處尊重，絕無過份逾矩之處，「乾坤六傑」暗傷友好之亡，但對唐方，也悉心照顧，無微不至。

唐方洗盥之後，被扶至一間大房休息，唐方向不喜受人擺佈，便說：「你們何不解開我的穴道？」

這時她由三女替她洗身沐浴過後，鬢髮微濕，走過飯廳，對海難遞冷冷問出了這一句話。

西方霸主早已把全間客棧包下，正與三男傑在商議進發之路綫，剛剛有一個公子哥兒打扮的人和二名書僮要進來投宿，已被他打發出去，後來海難遞覺得來者有些古怪，四人便商議起來，唐方這突如其來的一問，海難遞抬起頭來，只見唐方沐浴過後更加清麗的臉龐，微濕的髮髻，清楚得像一朶雨後的白花，一刹那間，海難遞覺得這就是他畢生以來所見過最美的女子，以前不曾見過，日後再也不會見到。

他隨即想：他若不侵佔這女子，他就會失去她了。但他又立刻想：他若沾汚這女子，會後悔終身的。這兩個想法迅速地自他腦海中打了一個又一個的轉，好像麻索的亂在一起，海難遞心裏亂到了極點。

但是他立即看到了唐方清晰明亮的眼光，唇邊帶有一絲不屑，他整個臉立即熱辣辣了起來，只知道自己這等想法何等卑汚，實沒有資格跟她在一起。所以他立刻避開了眼光，站起來說：「如姑娘不見責，我解開姑娘穴道便是。」此話一出，他心中大大懊悔，生怕一解唐方穴道，她便要離開，而自己則恨不得跟她多相聚片刻也是好的，於是便說：「待到了唐家堡，我便解開妳穴道。」

唐方知他不肯答應，也不多說，舉步走上樓去。這時抱殘所封的穴道已過二天

二夜，勁力漸消，她已勉强可以行動，但身體裏絲毫發不出力量來。

阿逆，阿天，阿行扶上她廂房之後，本要換件衣衫，唐方總覺不好，便只披了件寬袍，三女服侍她躺下了，三人相覷，眼中流露異色。

唐方見她們有情有義，心存好感，便問：「有什麼事，儘說好了。」

阿行左看右看，忍不住第一個先說話：「唐姑娘，奴婢有些話兒，心裏想說，說出來又怕不得體，姑娘別見怪。」

唐方素來不擺架子，在唐門年紀雖輕，輩份却高，也從不對下人疾言厲色，便笑着道：「今天偏勞了幾位服侍，心裏好生過意不去，什麼奴婢不奴婢的，以後再也不准這麼稱呼。」唐方笑了笑又說：「有話就直說好了。不要拘世俗之禮。」

三人聽了很是感動，終於阿逆大着胆子道：「是姑娘准允，婢子……」唐方瞪了她一眼，阿逆改口道：「……我才敢說的……」唐方笑道：「說罷。支支吾吾算什麼？」

阿逆期期艾艾半天，終於鼓起勇氣道：「海老大對唐姑娘……是一片眞心的，難道姑娘不知？」唐方一楞，沒想到她居然提出這種事情來說。

阿天見阿逆結結巴巴的，始終說頭沒尾，心裏着急，便接過了話題說下去：「海老大對唐姑娘一片痴心，我們看了姑娘樣貌人品，也滿心歡喜……遺憾的是，姑娘對老大好像……我們做奴婢的，很希望姑娘和老大能珠聯璧合，配成一對……」

聽到這兒，唐方再也忍奈不住，斥叱道：「是海難遞叫你們來說項麼？」

一張恐怖的臉

唐方這一聲責喝，三人都住了聲，唐方回心一想：這三人是海難遞手下，很够義氣，自然偏帮西方霸主，也不能見責。何況一路上來，海難遞對自己可謂千依百順，以禮相待，以海難遞的風流成性來說，已算是殊爲難得的事情了。當下就沒那麼氣憤，但不知怎地，任何人在她面前勸及她有關疏離蕭秋水之時，她就對那人全無好感，是恨不得早日能與蕭秋水相會，而這心情也只有蕭秋水一人能瞭解。

……只是蕭秋水又在何方呢？生還是死，在還是不在，又有誰知？

隔了半晌，阿天忍不住又道：「我們知唐姑娘對蕭大俠一片癡心，堅貞不二……但是，蕭大俠不知……」說到這裏，忍住沒說下去，話鋒一轉，說：「海大少從來都沒有對女子那麼眞心過，他本來……很風流，男女間的事，看得很淡，在一起幾天就過去，不像對姑娘這般……」

唐方冷笑道：「幾天就過去？他倒風流快活，但女子一生貞節都敎他敗壞了。」說着注目向三女，三女臉色一陣尷尬。

阿行還是比較會應變，眼珠子一轉，搶先道：「唐姑娘，我們也是女子，當然知道做女子的心情……海大少向來是這樣，那是很……很不妥的，但她對姑娘，却不如此……」

唐方冷冷道：「那承他看得起了。」

阿逆也接道：「最重要的是，萬一海大少能有幸得到姑娘芳心，那麼那種不良癖好，他一定會改……姑娘不知道，海大少的父母親是何等盼望他浪子回頭呀！」

唐方反問道：「這却關我什麼事？妳們處處替他說話求情，算什麼意思？」

阿行道：「我們絕非海老大派來跟姑娘說的，老大若知道我們多嘴，說不定還會責打我們，我們是見老大悽苦，忍不住要說，要求姑娘……」說着眼圈也紅了。

唐方搖首道：「這也不關妳們的事，這等事情不能相强。」

阿天又按捺不住道：「我們也是一番心意……姑娘和老大男才女貌，正是一對璧人……我們又喜歡姑娘，巴不得姑娘當我們的女主人……何況蕭大俠，他，他，恐怕已不在人……」

唐方聽到「一對璧人」時，想起昔日蕭秋水和她在一起時被人所讚譽；聽到「女主人」時，想起陳見鬼，藺俊龍，雜鶴施月，廣西李黑等一干蕭秋水兄弟，待她也如此，聽到阿天再提起蕭秋水可能已……這刹那間，唐方忍不住叱喝一聲：「胡說！」

阿天第二次想說「蕭秋水已不在人世間」，給唐方這一喝斷，再也不敢說下去，垂下了頭，唐方最憎人提蕭秋水不測，任何人的話，都不能動搖她的意志。

這時靜到鴉雀無聲，只有蠟燭焰子的火舌在拍拍跳躍着，映得幾人的影子在蚊帳上時長時短，起伏不已。

唐方終於嘆道：「妳們出去罷，別來煩我。」

阿逆惶恐地道：「我們說話不愼，得罪了姑娘，請姑娘……不要見怪。」阿天却哭泣了起來。

唐方想想：這些人跟自己非親非故，犯不着如此費唇舌轉彎兒，另一方面也覺得她們忠心爲主，誠屬難得，當下道：「不要哭，我不怪妳們。妳們出去吧。」

阿行最是知機，向二人示意，便揖道：「姑娘請早歇息，我們這就告退了。」

唐方點點頭。三姝相繼退出。這時窗外一陣細雨，因住所地近山居，只覺屋外漫天漫地都被一種細碎空濛的霧氣包圍着。過了不久，屋簷便「吧嗒」一聲滴下水珠來。然後小滴綿亘不絕。唐方隔着燭影望出窗外，想起昔日蕭秋水撐傘出現的情景，好像過去數十年間的事，只覺得很遠，覺得人已都不再是身邊的人了，雨還是舊時的麼？想着心中一酸不覺落下淚來。

× × ×

三姝走下樓來，只見廳上燭火兀自亮着，阿叛，阿師，阿門三人都不在，只有海老大一人在燭前，怔怔出神，不知在想些什麼，乍見三人下來，竟慌忙站了起來，手肘碰到桌子，「碰」地一聲，倒瀉了桌上一杯酒。

阿天忙走過去收拾。海難遞這才看清楚唐方不在，於是道：「她……她沒有下來？」

阿行笑道：「姑娘說要早些休息。」海難遞竟有些緊張，問：「她……她，睡了沒有？」阿行答：「還沒。」阿逆想告訴他剛才情況，但欲言又止。

阿天站得近些，見海難遞臉色通紅，呼息急促，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便笑道

：「老大如無其他的事，我們……」

海難遞道：「妳們去歇歇吧，我已遣阿叛他們戍守去了。」三姝檢衽應道：「是。」相繼走出。

走到樓下客房甬道上，阿天悄聲說：「妳們有沒有看見老大魂不守舍的模樣兒？」阿行掩嘴笑道：「早見到了，還用妳說。」阿逆却歎道：「他為唐姑娘，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這時外邊細碎的雨聲傳來，從窗子望出去，山雨空濛，好像不是人間境界。阿逆說：「妳們先歇着，我去……」阿行不解，問：「去那裏？」阿逆不好意思地咭咭起來：「還會去那裏？」

阿行登時領悟，想罵道：「懶人屎尿多。」阿天回罵道：「女孩子家說得出口。」阿行沒好氣道：「妳帮着她，八成自己也要去。」阿天笑啐道：「何止八成，簡直十成。」

阿行倒沒有在睡前解手的習慣，她又累又懶，在山中的夏夜，也寒得叫人着慌，便不理她們，逕自入房去睡了。

阿天和阿逆也不管她，便去了茅房。這時雨聲漸密，雨意漸濃，所以她們沒有聽到那一聲瘖啞的哀鳴。

× × ×

唐方正要矇矓入睡，忽聽「衣呀」一聲，一條人影站在門拉開處，看來似乎要進來，但又想退出去。唐方一驚，喝道：「什麼人？」

那人隔了好一會才道：「我。」唐方聽得是海難遞，不知為何，反倒放了心。

海難遞應本推門進來，要掩至唐方床前在暗中看她酣睡，也不料這古舊木門，會發出那麼大的聲响。他幾經掙扎，終於忍不住要上來，幾盃燒酒下肚，全身都似燒着了似的，縱使外頭下的是滂沱大雨也淋不熄。

唐方問：「什麼事？」語氣本沒有什麼，但在海難遞聽來，却似充滿嫌惡之意。他心裏懊恨，矛盾，痛疾齊至。在未上來前他一再告誡自己，由於自己態度溫文，唐方對他印象顯然好了一些，而今自己終熬不過一股強烈的念頭摸了進來，唐方對他一定心存卑視，印象也極之低劣，再也挽不回來了。

……再也挽不回來了。……這句話在海難遞心中，比死還難受，喝下去那些酒都冲到頭臉上來，脹轟轟地彷彿都在笑他：你完了，你完了，唐方對你再沒有好印象了……

他走前兩步，看見隔着羅帳的唐方在燭光中髮披及肩，柔美嫵媚，他心中生起了一種痴狂的意念，唐方見他脚步蹌踉，以為他內傷發作，便問：「你傷怎樣？」

海難遞呼息急促，一直走過去，便什麼都作得出來，忽聽唐方這柔膩一問，反而一窒，心中在想：是了，是了，她在關心我的傷勢，她還沒忘記我的傷勢，她對我的印象是不至全壞透……我不可以對她作出叫她失望的事……這下間他酒攻入腸，當真內傷發作起來。

也許在旁人而言，這欲念的禁制並無那麼大的反覆起伏，但在海難遞來說，他本是風流成性，慾海難塡的漢子，一下子遇到了自己思慕的人，情慾之間一時極難控制得來，陷入了極大的迷亂之中，他腦裏只有一個聲音在喊，不要走過去，不要過去……

然而海難遞的艱苦掙扎與迷亂徬徨，唐方是不知曉的，她聽到海難遞在急促的呼息中，以為他內傷復發，很想過去帮忙，所以便吃力地從牀上撐起來，扶着床沿的事物挨過去探看海難遞的情況。

× × ×

那邊阿天和阿逆已經小解回來，一路說着笑話，阿天說：「逆大姐，妳廿七廿八了，也該嫁人啦。」這時水霧洒入甬道來，不但聲音沒聽清楚，連身邊的人也極難看清楚。

阿逆也沒聽清楚，所以她問：「妳說什麼？我聽不到。」於是阿天又在雨聲中說了第二遍，這次阿逆聽清楚了，笑啐道：「妳這十月芥菜早就動春心啦，妳喜歡老大，可惜老大不喜歡妳……」阿逆也是真的鍾情於海老大，其實這四姝中多多少少對海老大都崇拜得有些逾乎常情，但海難遞的人在情感上根本沒有定性兒，誰喜歡上他都認眞倒足了霉，姊妹四人平日調笑也是有的，阿逆這樣說回來，阿天却不似往常一般頂撞回去。

原來她先說了那一句話，阿逆再問，她只好再說，再說時忽然覺得雨霧森森，好像在驟變無常的小雨裏隱伏着什麼鬼魅似的，在偷聽他們的說話，她有一種特殊的悚然：使她停止了說話。

阿逆警覺問：「怎麼啦？」阿天只覺不妥，却又不知那裏不妥，只好說：「沒什麼。」阿逆調笑道：「看妳神不守舍的……」這時兩人行至一處轉角處，突見一個人「刷」地攔在前面。

阿逆和阿天已很是女中英豪，反應敏捷，雖驚不亂，兩人分左右跳開，擺出架式，阿逆握拳倒提成弧圓狀，阿天掌切成角作方形狀，兩人是「左圓右方」八傑之一，搭配數十年，在危急關頭，尤見配合迅疾無間。

那人也左手急攻，右手急封，三人對拆數招，在迷霧中着着都是搶攻，端的是凶險，數招一過，已見分曉，阿逆阿天以二敵一，穩佔上風。

只聽那人失聲叫：「原來是妳們！」忙廻拳收招，阿天阿逆聽聲極熟，故出去的一拳一掌，立即收回大力，「砰！砰！」二聲，仍然把那人打得蹌踉退了七八步，方才把得住樁子。

阿天阿逆在雨霧中落足目力看去，果然是阿師，不禁啞然失笑，知是虛驚一場，阿逆啐罵道：「咄！你躲在這兒嚇唬人麼？人嚇人沒藥醫！」

阿師赧然道：「適才我在雨霧中彷彿見人影一閃，怕生變故，便來瞧仔細，聽有人說話聲，就出來截住……是妳們先動手的嘛！」他苦着臉色，敢情那一拳一掌，捱得並不好受。

阿天阿逆見阿師已吃苦頭，也不已甚，阿逆說：「你在這兒繼續餐風飲雨吧，姑娘我可回去做夢去了。」阿師正怨在鬼漉漉的鬼天氣，又寒又餓，却還要看更，正是十分不悅，無端端又給他們打了兩下，更不甘心，於是不耐煩地道：「去吧，去吧！」

阿天和阿逆便在嬉笑中消失在雨意中。兩人一面有說有笑，一面向客店甬道行去，準備回房歇息，剛才那一陣虛驚，倒使阿天不安的心情，忘却得一乾二淨。因為阿天和阿逆又笑又說，所以沒留神遠處一聲微弱的哀號。

但是阿師留意到了。

這時兩個女孩子已在雨霧中不見，但笑語仍然傳來，阿師本來想叫住她們，又怕給她們說自己疑神疑鬼，一咬牙，便自己循聲過去查看。

× × ×

阿師循聲過去查看，只見一團密如織紗的迷霧，他走了進去，才知道有堆比人還高的草叢，一直蔓延過去，在迷雨裏也不知有多遠。

阿師有些心寒，沒有再過去，可是當他回身要走時，又聽見草叢「簌」地一下微响。

聲响一起，阿即立取反身。

他返一下反身，驀瞥見一物向他撲來，他蓄勢已久的一拳一掌，也立時發了出去！

「蓬蓬」二聲，拳掌皆中，對方身子尚未被他震飛出去，他已易拳掌為雙爪，抓住對方肌肉，準備又再打一拳一掌。

却就在這一刹間，阿師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在刹那間分成了兩個奇妙的揣測：一，他忽然想起了適才自己被阿逆阿天所誤以為敵，捱了一拳一脚的事，二，他可以立時斷定一點，他對面這人已經死了，而且早在出他手前已經死了。

這兩個想法只不過是刹那間的工夫，就在這時，阿師已經看清楚了那人的臉，一張恐怖的臉。

這張臉佈滿了鮮血，舌頭被割，牙齒全被擊碎，反插入口腔內，而嘴却張大，被一根尖刺上下撐着，所以闔攏不起來，木刺尖部已穿下頷與鼻樑而出，其餘雙目被挖，耳朵被削，三條橫在額前的腦筋被挑了出來，可見得這人死前，殺人者不讓他聲張驚動，便把他的嘴搗得一團稀爛，而且身受逼供慘刑。

這張臉雖可怖至極，而且不成人形，加上阿師打了一拳一掌，鮮血自臉部不住溢出，但阿師還是一眼認出了這張臉！

他老兄弟的臉。

阿叛的臉。

他張口欲呼，驚怖已甚於一切，就在這時，一隻手自阿叛屍身後面伸出來，握住他的咽喉。

他雙手一動，突有人自後揸住了他雙臂，而阿叛屍身倒下，一人出現，另一隻空的手，執住根木刺，全插入了阿師口腔之中。

阿師至此，雙足腿彎處又被後面的人踢得跪跌下去，只能發出一聲低悶的呻吟，他面前的人，正拔出了第二根桃木釘。

× × ×

阿逆和阿天在迷雨中走到長廊盡頭的房間，走廊上的石板地，都給風雨打濕了，兩人走來，份外小心。

她們三人，原擬同睡在一爿房裏，彼此取暖。她們站在門前，門裏黑黝黝的，一點聲息也沒有。這刻阿天笑道：「阿行那小王八，一定睡熟得 像隻豬！」阿逆也笑：「咱們改天來放把火，把她燒成一隻烤豬。」兩人又吱咯吱咯地笑了，在深山雨聲裏斷斷續續。

阿逆忽然「哎唷！」叫了一聲，阿天嚇了一跳，「怎麼？」

阿逆摸一摸身上，怪不好意思地說：「我……我的裙裾外擺，放到……茅房裏去了。」阿天白了她一眼，沒好氣道：「妳呀——妳也來學阿師嚇唬人！」

阿逆笑着反譏：「妳胆小如鼠……」

阿天杏眼圓瞪：「妳嚇着人還來損人？」阿逆笑吱吱地道：「好，好，我不說就是了！這兒向妹妹賠罪，阿姊更這廂有禮咯！」說着盈盈一揖。

阿天忍不住咯咯一笑，又故意板着臉孔道：「妳自己去拿，我可不陪妳了——」說着打了一個呵欠，道：「我先進去睡覺了。」

阿逆也沒好氣，悻悻然道：「妳不陪也罷，誰要妳陪來着。」說着掉頭便過去雨霧中。山中客店的茅房不大乾淨，加上積水，阿逆的裙擺曳地，所以小解前因怕沾汚，所以先除了掛在釘上，出來時匆匆，便忘了取回，但心愛裙擺，怎捨得留在茅房，阿逆便要過去拿。

她反身過去時，阿天也困了，再打了一個呵欠，喃喃自語道：「我才不管妳呢，我要睡覺了。」一面說着，一面撥開布簾，跨了進去。

× × ×

她進得了房間，房裏很黑，只見阿行在床上，也沒蓋被，這時窗櫺外的雨更緊密了，隱透着一種山林的幽光。

阿天脫了衣服，穿着貼身小襖，披了件鬆袍，便要上牀窩在暖厚的棉被裏，但見阿行一動也不動，心裏暗罵：「這死丫頭，當眞是睡死了不成？」便要去跟他蓋被。

這時櫺外有一道無聲無息的冷電乍起，電光一照下，阿天全身都凉了，只見阿行臉目獰猙，七孔流血，上身衣服，給人扒開，褲子也褪至一半，死得奇慘。

阿天一驚之下，正想大叫，但嘴巴忽給人掩住，眼前一人，迅速封點她的穴道，「剝」地撕碎了她身上的寬袍。

阿天驚恐莫已，但又苦於叫不出聲。

鬼雨

阿逆當然不知道房裏的事情。她在瀰漫的雨霧中行走，一路哼看小曲，走了一段路，她的低哼忽然轉了，淡了，停了。

因為，她嗅到一種氣味，血的味道。

「背叛師門，逆天行事，左圓右方，乾坤八傑」八大高手，能在江湖上闖出名堂來，得西方霸主寵信，也當有過人之能，亦曾終日在刀尖上打滾過，血腥味對阿逆來說，是不新鮮的事兒。

只是在這慘濛苦雨裏的血味，未免令人驚心。

就在阿逆提高警覺之際，她脚下忽然踢到一件東西，幾乎令她摔了一交，加上地滑，阿逆往地上伏倒，但雙掌一拍，立時又藉力彈起。

只就在她一伏一起之間，她已看清楚地上絆倒她的事物。

那是一個人。

一個死人。——阿師！

× × ×

阿師在剛才還是活得好好的，現在却死了，嘴裏含着一根桃木釘，天靈蓋被人一掌擊碎，這說明了什麼，阿逆比任何人都清楚。她現在驚心之餘，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她必須要叫出來「有敵來犯」，否則不止她一人，全部的人，都難逃毒手。她必須叫出那一聲來。

可是阿師的死狀太可怖，在她腦中留下的印象太震怖，她一時竟失了音，叫不出聲來，這刹那間，她自己也恐懼和焦急到了頂點。

× × ×

「波」地一聲，海難遞手中握的一只盃子，猝然被揸想粉碎，瓷片巳嵌入他掌心裏，但肉體上的痛楚，依然止不住他心裏的需切。

燭光下的唐方，那幾分清勁，也變作了柔和，婉轉得像一朵柔花，飄在良夜的水上。海難遞只覺一顆心，跳得擂鼓也似的，十分辛苦。

唐方問：「你不舒服，為什麼要揑碎盃子呢？」

海難遞張口道：「我……」

唐方偏一偏頭，問：「怎樣？」

海難遞只覺千言萬語，都說不出來，燭光一幌，「噗」地一聲，竟跪了下去。

唐方倒嚇了一跳，問：「你這是幹甚麼？」

海難遞無限艱苦地道：「我……」

唐方跺足問：「你甚麼嘛？要說甚麼，快說出來。」在這一刹間她與海難遞的目光相觸，唐方是敏銳的人，一下子，她已完全明白海難遞要說的是甚麼了。她粉臉飛紅，立即後悔問出了那句話。

海難遞幾經艱辛，才能說：「自從我見過姑娘，我心中時時刻刻的，都想着姑娘……」

唐方垂下頭去，却不料海難遞忽然竄前，雙手捉住唐方纖足，竟然狂吻，嘴裏發出混濁的聲音，說：「我只求姑娘……我只求姑娘給我……」

唐方心中亂極，但通體乏力，撐下開海難遞，聽海難遞如此說，知難逃這淫魔之手，心中反倒一片清明，必要時嚼舌自盡便了，只聽海難遞聲音泣訴：「我求姑娘……就算不喜歡我，也不要不理睬我……將我當奴僕使喚，只要跟在姑娘身邊，做牛做馬，我都甘願……」

唐方叱道：「你這樣算是甚麼？」

海難遞被唐方一喝，登時停止了狂吻，心裏只覺摟住了唐方雙足，便是極好的事物，願生生世世如此，就心滿意足。他抬頭望唐方，哀求道：「求姑娘應承我……就算不喜歡我……他日……姑娘和蕭大俠共結良伴……也把我當作奴僕，跟着姑娘身邊，侍奉一世……」

唐方聽着覺得有些好笑，心想：你可把人作奴婢使用，我可沒你這種德性。但想到自己處境危殆，又笑不出來了，倒是覺得先順從着他，免得這登徒子又狂性大發，便說：「不管甚麼事，你想要我答允你，都得放開我再說！」

海難遞一聽唐方語氣，似頗有希望，忙放開雙手，爬了起來，又扶着唐方在燭邊坐下，只見唐方雲鬢微亂，呼息微急，清麗婉容，真是美到了極點，不禁看得呆住了。

唐方起來後，稍微整理一下，見海難遞痴痴地望着自己，便道：「看甚麼？」

海難遞如大夢初醒，道：「姑娘太美了……」心裏想到：如果唐方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世間上最完美的事了，終教自己只有一天一夜可活，也死無所憾。

唐方知這人痴痴迷迷，很是麻煩。

這時窗外雨聲又密了，唐方便說：「夜深了，你還是回去吧，有甚麼事，明天再說。」

海難遞道：「是。」但雙眼依然痴痴地看着唐方。依戀不已，不捨離開，只覺一床溫暖棉被，燭光溫照，不禁有非非之想。

唐方知此情此境，萬萬不能對他稍加緩色，寧可一死，也不可汚了清白，當下幽幽一歎道：「海公子。」

海難遞聽她叫他，便慌忙走前幾步，應：「在。」唐方噗嗤一笑，只見她在燭光中嬌靨乍起兩顆深深的酒渦，美得甚麼似的。海難遞一顆心都在眼睛裏迷醉了。

唐方隨而正色道：「我向不喜歡收奴收婢，你若不嫌，我們就交個朋友可好？」海難遞一時只覺受寵若驚，也不知怎麼是好。

唐方道：「你也知道，我雖未曾下嫁蕭大俠，但一顆心，早巳是他的了。」海難遞聽得心中一陣酸楚，答：「是。」

唐方莞爾道：「你知道就好。」又悠悠一嘆，接下來的話，說得無比堅決：「不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變化，都改不了我對蕭大俠的心意。若我知道他在世，我也會好好的活在世間等他相聚；假如他死了，我也不會再活多一回。無論是誰，都不能來碰我，我寧可死，也不會讓人碰的。海公子……你要是真尊重我，那你就解我穴道，我會終身待你像個朋友。」

海難遞只聽得腦裏轟隆轟隆，一顆心也似被千軍萬馬，在地上被踩了又踩，連他自己，也恨不得狠狠地踏上兩脚，心裏一陣悽涼：海難遞啊海難遞，人家心目中只有蕭大俠，你還懷着甚麼希望，不自量力而自作多情呢……當下一笑，笑得比哭還難受，道：「唐姑娘，我放妳，我一定放妳。」聲音悽苦得就像咽泣一般。

唐方呆了一呆，道：「你怎麼了？你傷口——」海難遞只覺不知為甚麼，已全無希望，便說：「我已經沒有傷口了。」他暈噩噩的，站起來，見唐方美艷不可方物，便有一種狂烈的衝動，想親她一親，雖然立刻便死，也無怨懟。

就在這時，霧雨中傳來一聲悽厲巳極的慘呼：「有敵來犯！」

然後聲音中斷，就像一隻鷄被猝然折斷了頸子。

唐方和海難遞，都呆了一呆。這慘呼如同山中冰涼的雨滴，打熄了海難遞心頭的想望。他只呆了一呆，立即翻飛出門，閃電般掠了下去，直撲發出叫聲的地方。

因為那是他情同手足的弟子所發出的哀鳴。

× × ×

海難遞飛出去的同時，唐方聽得屋瓦上「篤」地一聲，似有一物到了屋上，若在平時，唐方早巳飛身上去探看，但此刻功力全失，當然不敢造次。

才過片刻，接下便傳來喊殺之聲，格鬥之聲過了半晌，忽然靜了下來，然後「砰」地一聲，木門四分五裂，一人撲了進來，全身衣衫鮮血點點，唐方吃了一驚，定睛看時，却正是海難遞。

唐方見海難遞才下去不過片刻，便受創如此慘重，心中暗驚，只見海難遞喘氣吁吁，撲到自己身邊，唐方不知他要作甚麼，只聽海難遞急道：「那班殺千刀的……我來……解妳穴道……」

原來阿逆看到阿師的屍體，終於發出了那一聲大叫。大叫聲甫起，在房間裏恣意淫樂的兩名兇手，不由得怔住當堂。

這兩人正是瘋玩老人和中叔崩，也就是北方霸主和南方霸主。

瘋玩老人幾次在海難遞及「左圓右方，乾坤八傑」手下吃過苦頭，知道厲害，更有自知之明，自己若是單人匹馬闖去，斷不是剩下的「乾坤六傑」合海難遞七人之敵，於是含忿而逃，却不料在半途中恰好遇到中方霸主的傳召帳火令。

中方霸主田堂亦即是唐甜，她不知何故，出發較遲一些，一路上召集人手，北方霸主自是其中之一。

瘋玩老人一見到唐甜，便將海難遞對唐方有曖昧的事說了，唐甜恨唐方入骨，只覺自己從聲譽到酒渦都不及她漂亮，海難遞還為唐方而叛她，更氣不過，想到唐方落在海難遞手裏，那裏還保得住清白？便不禁開心起來。

瘋玩老人觀形察色，道：「海難遞好色如命，見到唐方，還會吃素不成。只是……」唐甜聽得開心，笑問：「只是怎樣啦？」

瘋玩老人道：「我看海難遞那小子意亂情迷，神魂顛倒，不是好路數……萬一他變了上了套的猴子，給唐方這麼一耍，若跟咱們作對，那也碍手碍脚的。」

唐甜只要讓唐方活着，總是不開心，當時沉下了臉，道：「你要幾個人，才收拾得了那姓海的？」瘋玩老人道：「姓海的只剩下六個人，只要小妹派幾個高手相助就行了。」

這時唐甜身邊，蕭七，容肇祖剛好不在，正派出去和一人聯絡，唐甜胸有成竹，道：「就派中叔崩跟你走一趟。」

頓了頓，唐甜又道：「我就要唐方先不清不白，然後才死得不明不白。」

於是中叔崩，瘋玩老人便趕了過來。

兩人一路追查，先擄住了戍守中的阿叛，逼他說出客店中佈署，才殘忍地殺了他，然後閃入房內，先姦殺了阿行。又誘殺了阿師，趁阿天和阿逆分手時，再捉住了阿天，正施强暴，只聞阿逆的呼叫聲。

兩人立刻竄出，以兩大霸主的武功，阿逆一人怎抵擋得住，不消片刻，便給殺了。

這時海難遞先後衝到，和瘋玩老人及中叔崩惡戰起來，海難遞身受內傷，自不是兩人合力之敵，未幾便背上着了桃木釘挑傷，捱了瘋玩老人半掌，他自知難逃活命，便要衝上樓去，解唐方穴道，好讓她自行逃走。海難遞饒是在危難之中，猶不忘唐方安危，他衝上去之際，剩下阿門一人便攔在梯口，死力抵擋。

阿門只是「背叛師門」中之一人，若是「背叛師門、逆天行事」八人俱在，尚可一拚，只賸他一人，那是兩大霸主之敵？所以奮戰之下，仍是給瘋玩老人劈中一掌，給中叔崩一釘透心而過，因而畢命。

兩人衝得上樓來，海難遞巳替唐方第三次解穴。由於前二次海難遞運指如風，但唐方被封之穴，依然解不開去，海難遞心下大急，這一次巳是全力施為，但唐方雖覺四肢巳恢復力道，但全身功力，並未回復，抱殘的封穴手法，果是常人無法解除。瘋玩老人和中叔崩一見，齊聲怪笑，瘋玩老人邪笑道：「這生死關頭，還來摟抱一番，海公子唐姑娘果是一對妙人。」

中叔崩接着道：「你們要怎樣就怎樣，我們倆可以大飽眼福，也無所謂，說不定看到興趣來潮，也來……」海難遞怎肯讓人辱及唐方，大吼一聲，奮掌賁拳，要撲過去。

唐方又氣又羞，但她聰敏過人，立時看出二人用意，向海難遞低聲叱道：「別中他們的激將計！」

海難遞一聽，登時為之一醒，唐方喝聲雖低，但仍教中叔崩聽到了，笑道：「倒像老婆教丈夫不要生事也似的，我們海大少多聽話呀！」心裏却想：這唐方果不易惹！唐方心裏又羞又恨，但在生死關頭，把持得住，不去理他。海難遞聽唐方關心自己，如奉玉旨綸音，心中甜絲絲的，再大的艱險，也沒放在心裏。

這二人一時間各想各的，惟獨是瘋玩老人見着了海難遞，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吆喝一聲，運起「童子功」，雙掌如鐵石，一掌又一掌打了出去！

海難遞怕他傷及唐方，低聲道：「別怕！」竄身而出，左手成拳，右手為掌，左手接則右手放，右手引則左手納，抱元歸一，運力轉道，力戰瘋玩老人。

本來海難遞一再受傷，誠難再與瘋玩老人匹敵，只是瘋玩老人也有微傷，一足不良於行，加上海難遞一心一意維護唐方，渾忘自己身上所受之傷，反而因此而發揮了潛能，打得瘋玩老人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中叔崩本想加入戰團，他慣用的武器是桃木釘，長足三尺有餘，另外手扣無數小桃木釘，成為他的暗器，他才跨前一步，忽聽唐方道：「兩個打一個，算什麼英雄好漢！」

中叔崩哈哈一笑：「我們是霸主，又不是什麼英雄好漢！一個死的英雄好漢，不如半個活着的龜兒子！」說話到此處，這才看清楚唐方，在燭光下明媚得像天女嵌刻在石壁上一樣。

中叔崩雖然見過唐方幾次，唐方也落入他手中幾次，但他一直沒有好好端詳過唐方，現下他剛作過傷天害理的罪孽，姦汚了阿逆阿天，慾火全消之際，見着了唐方，只覺得那燭光下的影子，美麗得足可洗淨他心靈中的汚穢。但畢竟那只是一刹那間的事，中叔崩畢竟是淪入魔道數十年的人，一下子，他便向唐方逼近來，只是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向她出手。

海難遞心切唐方，當下不理一切，急攻瘋玩老人兩掌兩拳，狂吼一聲，截向中叔崩，不讓他傷害唐方。（未完）

武器科技

美陸軍重新裝備火箭炮

·鐵翅·

前些日子裏，美國國防部宣佈，陸軍即將裝備一種澳特公司生產的十二管火箭炮，作爲八十年代炮兵部隊的新武器，以對付華約集團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消息傳出之後，西方報刊和電訊社立即開動宣傳機器，連篇累牒的大事渲染，與此同時，許多北約國家，也對此發生了强烈的興趣，紛紛表示希望從美國引進。英、法、西德等國，更和美國簽訂協議，將由四國聯合生產，一時之間，好不熱鬧。但是，難道眞的是世界輪流傳，古老也會變回時興，一個擁有大量熱核武器和洲際導彈的超級大國，竟然要翻過來生產一種極其平常的多管火箭炮？

不過，現在這種火箭炮的誕生，却是經歷過一段極不尋常的路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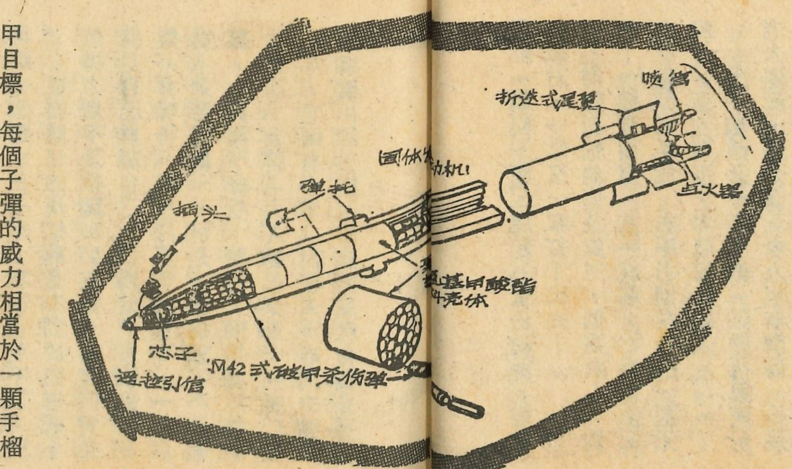
火箭炮所發射的是一種帶有固體發動機的火箭彈，利用反作用原理推動炮彈向前飛行，不需要普通火炮那樣笨重的炮身結構和反後座裝置，因此可以做得十分輕巧，還可以將幾十管，甚至百多管的炮管聯結在一起，在極短的時間內，連續發射出大量炮彈，達到極大的火力突然性和破壞效果。對敵人精神上產生很大威懾作用，就因爲它有着這些優點的關係，所以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

根據記載，我國早在明朝初期，便已經有了快速發射大量火箭的武器，當時已經有人懂得，在一個大型「火筒」裏，裝入三十二枝火箭，然後把每枝火箭的導火綫，連在一根總綫上，點燃總綫後，把火種傳到各火箭上，幾十枝火箭便一齊射向敵人，產生了很大的殺傷作用，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火箭炮了。隨着中國火藥的西傳，歐洲方面的國家，於是相繼出現了各種火槍火炮，十九世紀後期，英、法等國利用反作用原理，生產了火箭武器，不過，只是單發火箭而已，射程僅一二千米，直至世界第二次大戰前夕，英美等國才試製成功了幾種多管火箭炮——但還是相當簡單的，並在原來的炮兵部隊中，開始組織火箭炮部隊。一九四一年秋，納粹德國向蘇聯發動全面進攻，妄圖以閃電戰方式一舉征服蘇聯，然後稱霸世界。在進逼莫斯科的道路上，蘇聯一支僞裝良好的火箭炮部隊，用最新裝成的M一三式十六管火箭炮對敵人發起猛烈的射擊，德軍給這突如其來的强大火力打得驚惶失措，狼狽不堪，陣地上濃烟四起，烈燄冲天。這一場仗，大大地鼓舞起蘇軍的士氣，他們竟然替這種火箭炮安上了一個女人的名字——卡秋莎。從此，卡秋莎便名揚四海，譽滿全球，變了火箭炮的同義詞。

後來，蘇聯就在這個基礎上面，發展了M二一等多種性能，以及更先進的火箭炮，蘇聯炮兵部隊裝備火箭炮種類之多，數量之大，一直居於世界各國的首席地位，遠遠領先。

美國火箭炮的發展，經歷了一段十分曲折的道路。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曾經研製過「女神式」，「木琴式」，「天蝎座式」等多種火箭炮，其中M四二坦克和多聯裝發射架結合而成的「女神式」火箭炮，一次可以齊射六十發一一四毫米的火箭彈，射程超過四千米，「天蝎座式」火箭炮，更可以一次齊射一百四十四發火箭彈。這座武器在當時的歐洲戰場和北美戰場，雖起過一定的作用。不過，進入了五十年代之後，人們對數百年來戰果輝煌的野戰炮逐漸產生了懷疑。戰後，更由於導彈技術的一日千里，各種新式導彈不斷出現，因而使到常規火炮的統治地位，受到了嚴重威脅，二次大戰中曾經顯赫一時的火箭炮，也因爲精度差，散佈面積大，發射時塵土飛揚，易於暴露目標而差不多遭到淘汰，認爲已經不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六十年代初期，美國雖然也研製了一種M九一式四十五管火箭炮，但是威力有限，射程僅十一公里，只能發射一一四毫米化學火箭彈，僅能當做化學戰武器而勉强裝備於炮兵部隊裏，所以過不了幾年，便湮沒無聞了。

但是，就在這段時期裏面，蘇聯和華約國家却不斷地研製了各種新式坦克，步兵戰車，自行火炮，防空導彈，這些武器的性能都是很先進的，同時裝備數量也達到驚人的地步，華約集團軍事力量的急劇



火箭彈結構示意圖

美國十二管火箭炮

膨脹，使美國和北約集團深深感到惶恐和威脅。他們迫切地需要一種射程遠，威力大，同時又便於大量生產的現代化武器，以便跟不斷增長的華約集團的軍事力量，可以爭一日的長短，另一方面，根據軍事運籌學研究結果顯示，戰場上野戰炮兵火力的巨大威力，並不表現在用很長的時間去進行精確瞄準然後一發一發地發射出去，而是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發射出盡可能多的炮彈上，使到敵人沒有躲避的機會，火箭炮恰好具有這樣的特點，利用火箭炮可以在幾秒的時間裏發射出大量炮彈，一個八門制火箭炮連的一次齊射，可以達到相當於九十六門普通火炮一次齊射的效果，它的構造相對地比較簡單，操作容易，生產成本較低，大量使用可以彌補常規炮兵火力的不足，於是，長期以來受到冷落的火箭炮，再次成爲熱門而受到器重，並且被列爲美軍國防現代化計劃中的優先發展項目，要求儘快去裝備炮兵部隊。

爲了加快研究工作的進度，美國採取了一系列的緊急措施，動員了軍內外各方面力量，改進了組織領導，簡化了審批程序，通過公開招標徵求最佳設計方案，由波音，澳特等五家公司經過長達四年之久的劇烈競爭和大量的比較試驗，最後於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選定了澳特公司樣品爲新武器系統的正式裝備。

新確定的武器系統包括火箭炮，彈藥，射擊指揮系統三大部份，火箭炮由火箭發射架和履帶式運載車體結合而成。發射架呈長方形箱體結構，整個箱體隔成左右兩個彈艙，每個艙內有六個玻璃鋼製的發射管，管內密封六發火箭炮，火炮發射時，自動將兩端密封的蓋子衝開，彈艙除用於固定發射管外，還兼作包裝箱，箱內彈藥不用維護保養，可以貯存十年之久，發射管內有四條略爲傾斜的導軌，可使火箭彈在飛行時得到每秒十至十二轉的轉速，以便提高飛行的穩定性，發射架通過液壓系統，可作高低調整，並可進行三百六十度方向回轉，以便對不同方向和距離的目標，迅速瞄準射擊，運載車體採用新式XM二型步兵戰鬥車底盤，長約六·九米，寬二·九米，高二·五米，採用一部VTA九〇三型四缸柴油發動機，最大功率爲五百馬力，公路行駛的最大時速六十四公里，最大行程四八三公里，駕駛艙由鋁合金製成，可對輕武器子彈和炮彈碎片進行有效防護，車內備有升壓設備，以防止射擊時塵土進入艙內，影响操作。

火箭彈直徑二二七毫米，長三·九六米，重約二七二公斤，全彈包括戰鬥部，發動機，彈體和尾翼等部份，彈體前部有四塊彈托，後部有折疊式尾翼，炮彈飛離發射管後，自行打開，戰鬥部前端爲遙控式起爆引信，後部爲固體燃料發動機，內裝端輕基聚丁二烯複合推進劑。這種推進劑的優點是比衝量大，燃燒穩定，成本較低，便於大量生產。

射擊指揮系統用於計算進行射擊所需的各種數據，控制武器進行快速而準確地射擊，爲保證美軍炮兵裝備的標準化和儘快產生成果，計劃採用已定型生產的「塔克法」型野戰炮兵射擊指揮系統。

一九七九年至八〇年，對新製成的火箭炮進行了緊張的靶場試驗，在驚天動地的轟鳴聲中，一發發重型火箭彈飛騰而起，向着望不見的遠方急速飛去。在目標區，彈片橫飛，硝烟瀰漫，火光四起。對火炮，彈藥各項性能試驗結果顯示，基本達到美國陸軍規定的指標，火箭炮一次齊射十二發炮彈的時間約一分鐘，最大射程三十公里以上，超過目前各國大部份火箭炮的射程。火箭炮可對遠距離大面積裝甲目標實施有效壓制，也可分別攻擊多個單目標。每發火箭彈內裝有六百個M四二式殺傷破甲用子彈，可用於殺傷步兵或破壞裝甲目標，每個子彈的威力相當於一顆手榴彈。十二發火箭彈一次發射可以射出近八千個子彈，覆蓋六個足球場大小的面積，相當於二十八門重型榴彈炮一次齊發。美國陸軍還計劃研製一種帶有平段制導裝置的反坦克火箭彈，炮彈在目標區上空爆炸後，成千上萬顆制導式子彈就像天女散花一樣，從天而降，自動搜索各種裝甲目標，並予以致命的打擊。

與此同時，在阿伯丁靶場，對發射車進行了大量機動性能試驗。發射車在各種複雜地形和惡劣氣候條件下行駛了將近一萬公里的路程，徹底檢查了車輛各部的技術性能。發射車從靜止狀態加速到四十八公里的時速僅需十九秒的功夫。車內裝有三防設備，可在戰場上伴隨戰鬥坦克和機械化部隊快速機動，迅速通過核污染地區和各種複雜地形，發射車用兩分鐘可以完成全部射擊準備工作，射完十二發炮彈需要重新裝彈時，可快速駛至彈藥車旁用自備吊車卸下空彈艙，把裝滿火箭彈的新彈艙裝上發射車。新式火箭炮裝備部隊後，將使美軍炮兵遠射程火力，得到進一步的加强。（取材自「科學實驗」。）

罪惡世界

紐約的非法賭博

這是一門大生意，那些賭窟裡的主要賭博是骰子和廿一點，一個晚上輸贏的數目達數十萬美元，輸了的女賭徒往往賣肉還債，男的只好陳屍街頭了……

金戈·文



十五號E公寓的門鈴旁邊沒有住戶的姓名牌，偶然的來訪者不會受到歡迎，公寓大門嗒的一聲打開，出來一名粗鹵的警衞厲聲問道：「誰派你們來的？」一面仔細地打量着不安地站在門前的一對男女，來訪者回答說：「從大脖子霍華德那裏來的。」看門人仍舊不敢過份信任，他把他們帶到光綫黯淡的門廳，不再往裏邊走了，他過去把燈亮着，再次端詳他們一遍，直至他滿意了，才把他們引到一扇掛着珠簾的門前，讓他們進入一間較大的房間，天花板上鑲滿了鏡子，有十幾名男女擠在一起玩着骰子戲。一個穿着藍色厚外套的賭徒瘋了似的搖着骰子，然後發狠地把骰子擲出去。」

這就是紐約全市幾十個秘密賭窟的場景，這些秘密賭窟的門面有着種種的形式，不一而足，從第五街附近有着大理石台階和鍛鐵陽台的城堡式房子，到布魯克林羊頭灣區的臨街舖面　全憑一幅厚厚的門簾遮住裏面的活動，以及像昆士區雷戈公園六十二街第十五號E公寓那樣的地方，那裏的門口，掛着一張薄毯子，牆壁上加了一層軟木隔聲板，以免引起隣居的不滿。

秘密賭窟已在紐約市繁榮發展，市政局諸議員對賭博合法化的問題尚在討論之中，而許多紐約人已經在這些門禁森嚴的秘密賭窟裏發其大財，或者傾家蕩產了。

那些賭窟不是人人也放進去，非由熟人介紹，或者至少由另一名賭客担保，方可入內，不過，這是不愁找不到門徑進去的，據最近訪問過這類賭窟的兩名記者了解，賭窟老板並不怎樣担心法律的，因爲他們從經驗中，知道警察對於謀殺、搶刦和販毒比賭博更加注意，警察對自己的這種態度也不加掩飾，紐約警察局「有組織犯罪偵輯處」處長約瑟·韋奧達溫這樣說過：「地下賭窟並不是主要的問題，以今天的情況來說，街頭犯罪問題的解決，才是當務之急。」他和警察局的其他僚屬說，賭博一度對警察是一種嚴重的腐蝕，但現在已經不是了，當然還有一些警察可能受賄而對非法賭窟放任的。

據估計，紐約市約有五十多家秘密賭窟，但一些賭窟老板自己估計，算出來的數目比起警察局調查所得的更高。他們說，紐約市的賭窟數目，超過了賭城拉斯維加斯。

紐約市的大多數秘密賭窟開在曼哈頓區，昆士區和布魯克林區，它們各具一種風格，以適應各種各樣的賭客，有些賭窟是中等家庭的婦女時常光顧的，他們往往只來一個晚上，在「廿一點」賭枱上猶豫和押上兩元的籌碼，呆的時間不長，順手拿些香烟和口香糖，她們之間還交換其他賭窟的地址和入門口號，另外有些賭窟則是商界人士光顧的，他們穿着整齊，一出手便是百元大鈔，豪氣干雲，那些打着黑蝴蝶領花，面上毫無表情的賭窟出納員，則迅速地收起輸家的籌碼，這些賭客都是常客，成千上萬的美元在一夜之間易手，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其他的賭窟裏，往往可以見到一些熟悉的臉孔，例如著名的電視藝員，或者娛樂報的記者等，此外，還有一些賭窟，那裏有些臉色鐵青的人，穿着敞領襯衫，小拇指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掛着粗大的金項圈，他們聚在牆角裏爭論着一名輸家的手表價格，或者談論着一名新賭客的情況，但是，當賭窟老板走近他們時，他們的聲音便立刻低下去。

紐約的非法賭博是一門大生意，那些賭窟裏的主要賭博是骰子戲和「廿一點」，每個晚上輸贏的數目達幾十萬美元。

在「大人物俱樂部」裏「廿一點」賭枱上担任發牌的哈里說：「要是生意興隆，一晚上有五十名賭客在你枱子上每人輸他五千到一萬美元那是很容易的事。」「大人物俱樂部」是一家比較豪華的秘密賭窟，座落在七十一街十一號的一所城堡式房子的公寓裏，這個賭窟的佈置，看起來就像一所高貴的圖書館，裏面有許多圖書，古色古香的家具、壁爐、古希臘銅像、巨大的人像油畫，每間房裏擺着鮮花，吸引了一大批特別富有的賭客，最近有一個晚上，一些珠光寶氣的娃兒，坐滿了「大人物俱樂部」的三張「廿一點」賭枱，而男人則在吊燈下面，人頭湧湧的骰子賭枱上爲成千上萬美元的賭注叱喝。

一個賭窟老板同意「廿一點」賭枱上的一名輸家延長還債期，他說：「讓他繼續玩吧，他自己知道什麼時候該住手。」

但是那賭徒帶去的女性感到十分担心，這個女人有兩個孩子，她說她已經和前夫離婚了，因爲他嗜賭背上了一身債後要她去跟那些債主鬼混。她說：「我不願意再跟一個賭徒在一起，我再也受不了。」

秘密賭窟的規矩總是不利於賭客的，但場方用不着欺騙和耍花招，賭客們實在就是自己欺騙自己，因爲他們在贏錢時絕對不會曉得「得些好處需回首」，一味以爲「乘勝追擊」，這是一種病態，不論輸贏，心裏都不好受，賭輸了固然後患無窮。據說，老牌「大人物俱樂部」開業已經四年，它僱有十名「討債人」專門去討取賭場債戶的欠欵。賭窟從黑社會裏去尋找

彪形大漢，付給他們「保護費」，叫他們上門去討債和「懲罰債仔」。

要是有人沒錢還債，他們便見什麼拿什麼　珠寶、收音機、皮草等等。而且他們每個週末都要上門。債戶捱了他們打，還要依期還錢，如果到期還不了，就活不成。

「大人物俱樂部」裏還貼出通告，要求賭客向賭場提出自己願意負担的信用限額，並讓賭場當局將恪守事先安排的這一限額。通告裏說：「我們不希望你冲昏頭腦，亂石投林，大下賭注。」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名成員說：「賭博是有組織犯罪活動的命根子，它們的根源就是來自全市各處進行的賭博活動。」他和其他一些司法官員也說，賭博引起了高利貸，而且時常引起暴力行動。

賭窟裏隨時準備着槍枝，以防任何嚴重威脅。賭窟外邊有「武裝警衞」巡邏，以防賭窟被搶刦，或者賭窟常客離開時被搶。據一個賭窟負責人說：「我們付錢給黑手黨，取得他們的保護——非得這樣不可，這樣我們可以免於被搶刦。他們可能來搶刦，把錢搶走，但是下一天，我們便能够找到他們，他們會如數奉還。」

儘管賭窟裏氣氛緊張，女侍應却到處表現出溫文爾雅的「關切」，她們還送免費供應的酒類、咖啡和香烟。餐廳裏固然有外國大菜，也有義大利家常小吃。大多數賭窟還備有頭痛片和感冒藥。

秘密賭窟的老板說，雖然他們的廣告只是些口頭傳話，而且盡量不接待來歷不明的賭客，但是競爭還是很厲害的。

一家秘密賭窟竟然開在一家教堂裏，最後還是給警方破獲。

一名賭窟職員向兩名到紐約秘密賭窟來的新賭客說：「千萬別讓旁人聽到你打聽別的賭窟的地址。」在另一家賭窟裏，一名老賭客在收音機裏播送的「的士高」音樂聲中向另一名賭客悄悄地說：「我給你一個地址，但是要到樓下才跟你說，我不想讓他們聽到我給你一家別的賭窟的所在，他們會不高興的。」

有些賭窟老板會給新賭客一些免費籌碼，就像加勒比海療養勝地招徠顧客一樣。有些賭窟遇到有新手在場時，便降低賭注以提供對方方便。所有賭窟裏面，對於初出茅廬的新賭客都會予以協助。

一家東區新賭窟的老板查理說，賭窟要招徠顧客，善於用人是最重要的。他說：「因爲，如果賭客不喜歡你的人，他們就會到別處去，反正那裏他一樣受到歡迎的。」當時正有一對賭客離去，查理主動提出派他的「手下」護送他們上車，因爲那段路很黑——這又是一種關切的表示。

查理的賭窟所交付的租金，比一般同樣的樓宇高出兩倍。大多數賭窟都是這樣的。這對房東來說也是一筆油水，羊頭灣秘密賭窟的一名合夥人說，他們的賭窟座落在路邊，隔壁是一間家具店，是向曼哈頓區一所希臘正教教堂租來的，教堂由此得到一筆額外收入。

另一個賭窟老板誇口說，他的賭客中有醫生、律師和牧師。他的賭窟搬到諾斯特蘭德大路來之前，曾經在布魯克林區的一所猶太教堂裏營業了五個月。那裏的猶太教牧師得到一筆錢，同意他把秘密賭窟開設在教堂內。但最後却給警方破獲了，原因警方注意到這所猶太教堂裏的「晚禱」活動突然異常地增多。賭客們說，這家賭場在遷了新址以後，也會受到警察掃蕩，但現在又開張了。一名頭髮灰白的長島女人激動地回憶那次警察掃蕩時的情形說：「有一個晚上我到那裏去，發現那地方被警車的探照燈射着，四週佈滿了警察。警察對賭客們倒沒有什麼麻煩，只是手裏的籌碼全部變爲廢物了，因爲不知道以後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兌現哩。」（完）

重案實錄

匿迹七年逃犯再出做案 僞裝交通意外混淆視聽

車廂沉屍

鐵木貞

今年一月二十日零時四十分，日本佐賀縣東松浦郡肥前町星賀碼頭，一部小型轎車跌進黑沉沉的海裏，等到警方把它打撈上來時，才發現車廂裏只有一名司機，業已溺斃，屍體隨即進行解剖，證明確是溺斃，但死者腦門略右以及兩邊頭顱有皮下出血徵象，右頭蓋骨破裂，這都不是墮海時受到撞擊的結果，此外，警方在現場發現許多方向指示燈，刹車燈和深藍色車漆的碎片，並且獲悉在案發前十分鐘，有人聽到刹車的車輛互撞和輪胎擦地聲音。

較早又調查到死者叫酒井隆，四十二歲，是北九州一家水產公司的老板，由於生意不景，他總共欠下了人家的債務達四億多日元，不過他先後投買了五次人壽保險，如果死於非命，他的親屬可以獲得兩億四千多萬日元的賠償。

綜合以上關係，很有可能這是一樁僞裝交通意外的謀殺案，疑兇把酒井打傷之後，放入轎車裏面，然後用另一部汽車把轎車撞落海裏，目的在獲取那筆保險金。

有了這個假設之後，佐賀縣唐澤警署和酒井生前住着的福岡縣北九州市小倉北區警署便分別成立了「專案小組」開始進行破案的工作！

七個鐘頭之後，酒井的弟弟，太太和一個不知姓名的女人一齊趕來認屍。酒井的太太清美一見到了屍體，便哭個死去活來，警方問她們是否已經肯定是酒井隆？清美和她的女伴都說不會認錯，酒井的上排門牙是少了一顆的，離家時就是穿着一件牌子的襯衫，於是「專案小組」也懶得和警察廳聯絡，從事指紋的辨認！

翌日，酒井隆的葬禮便在家裏舉行，到來吊祭的親友絡繹不絕，清美穿上了黑色的孝服，臉色蒼白得像個極度貧血的人，她跪在死者靈位的右邊，向每一個到祭者磕首致謝，記者也趕來了，要在靈前「攝影」，但清美卻毫無表情地制止他們說：「我女兒不久便要參加升學試，這關係到她的前途，請不要採訪吧！」

法事做完了，屍體即刻送往火葬場，這時候，酒井的大女兒卻伏在屍體上面嚎啕大哭，抓住父親的衣服不肯放手，旁人好不容易才把她拉開，清美抱住丈夫的遺像，黯然的走上運柩車！

警方跟着便發覺到，那二億四千萬元的保險金，將會落在清美和一個叫中村豐子的女人手上！

中村豐子究竟是個什麼人呢？她就是在昨日隨同酒井的弟弟和太太去認屍的那個女人，她今年四十三歲，但看起來却像三十來歲，頭髮黑油油的，衣着超時，而且入骨風騷，給人的印象是個女侍應之類的職業女性。但酒井幹嗎要讓她和自己的太太分享那筆保險金呢？他們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不久，警方便掌握着資料了。

中村豐子是日本大分縣下毛郡人，「中村」是她丈夫中村文洋的姓。中村文洋和豐子是同鄉，高中畢業後曾在東京的一家相機公司裏工作，爲了生活上的方便，他向東京總公司請調到名古屋分公司，後來又從名古屋分公司調到福岡市第三分公司，中村一直便渴望自己也有一番事業，無奈缺乏巨額的資金，一九七四年二月，他因病在福岡市一家醫院裏留醫，但是，在接受手術之前却突然失踪，原來他擅自動用了公欵，給公司發覺了，到今日爲止，中村已經銷聲匿跡了七年，中村逃亡之後，豐子曾經在酒井開的一家餐廳裏做女侍應，跟酒井搭上了，酒井做了水產公司的老板之後，豐子便公開的在公司裏進進出出，又插手公司的營業狀況，儼如水產公司的老板娘，酒井不時的駕着車子和她四處兜風，又跟她一道去和客戶接洽，許多客戶都以爲豐子就是酒井的太太。在日本，男人除了妻子之外，另有情婦並不稀奇，但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豐子和酒井的關係，在酒井家裏竟然也是合法的，清美早已經把她當是家裏的一名成員，兩人好像姐妹一般，相處得非常和睦。

掌握了這些資料之後，一月二十七的早晨，「專案小組」便派車到來接了中村豐子到警署去，進行查問，中村豐子狡辯了大半天直，至傍晚時分，才供認了是她和清美，以及另外一個男人，合謀把酒井隆殺死，然後僞裝成一樁交通意外。

根據豐子的目的，她和清美事前重金請了一名中年男子做殺手。一月二十一日夜裏，當酒井隆駕車到長崎縣鹿島公幹時，豐子等人便坐在另一部租來的車子裏面跟踪。在星賀碼頭附近，她們佯裝和酒井偶然相遇，在距離碼頭約莫一公里的鄉村泥路上，豐子等伺機把酒井擊昏，然後把兩部車子駛到星賀碼頭的堤岸，她們用租來的車子把酒井的轎車撞落水裏，跟着再把那部租車駛到北九州市小倉北區西港町日明港，在那裏把它丟下，這部車子本來是清美的弟弟租來的，但給豐子等人濫用了！

警方核對了豐子的口供之後，隨即把她扣押起來，跟着便對清美進行盤問，根據另一個假定，那個所謂中年男殺手，很

可能就是豐子失踪七年的丈夫中村文洋，警方於是又向司法部申請逮捕令，以北九州市爲中心，務求把中村文洋緝拿歸案。

翌日，日本各大報章都以這爲頭條新聞——

「匿迹七年的逃犯再度做案。妻妾合謀殺害親夫有據。僞裝交通意外混淆視聽。」

顯然這樁殘忍的罪案是接近尾聲了。但是，奇峯突出地，案情的發展，却叫人目瞪口呆。

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四十二分，在山口縣下關市國營鐵路山陽綫新下關車站附近，有一名男子臥在鐵軌上自殺了，警方從自殺者的口袋裏，找到了一封長達十四頁的致小倉警署署長的信，再在死者的錢包裏，又找到了酒井隆的駕駛執照，經過指紋鑑定，這個自殺者竟然就是那個已經「溺斃」了的酒井隆！

過去的一切所謂「證供」，立刻給全部推翻了！

這樁案件的眞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最後，還是由清美坦白地交代了出來，原來她對於水產公司的營業狀況，一向都不大了解的，直至一月七日，酒井和豐子才告訴她公司欠下了人家四億多日元的債務，其中七千萬日元是由豐子借的，因此豐子便强迫他們夫婦還債。酒井實際已經破產，於是沮喪地說：「自殺算了！不過，自殺只能得到保險金的一半罷了！」清美本來是堅決反對他這樣說的，並且表示要死便一起死。過了兩日，酒井打電話給清美，叫她到酒館來，清美來到酒館，却見到酒井和豐子已經在一起，酒井愁容滿面，對她說：「上次說的那件事，豐子不同意，我也不强迫她了，不過，我們倒可以攪一幕僞裝的交通意外事件……」清美聽了，已經知道酒井和豐子實際已經有了愼密的安排。」清美沒有了解法，只好黯然無語，過了兩天，清美禁不住便向酒井問：「做了案之後怎麼辦呢？」酒井答：「今後你就和豐子一起生活好了，有了那筆保險金，你們的生活就用不着發愁了。」清美說：「那你到什麼地方去找一個和你相似的人呢？」酒井說：「這不會有困難的，可以到賽艇場去找！」

一月二十九日，警方公佈了酒井遺書的簡概：

「此案全由我策劃，我和清美，豐子是商量過的，具體辦法由我和豐子去執行，殺人動機是爲了償還這筆債務，因爲我共負債四億多元，只利息一項，每天就要付出五萬日元。

「這是一種十分自私的做法，我決定先找一個替身，否則一切也無法進行。一月二十一日中午，我和豐子到若松賽艇場去物色一個長相和我相似的人，當第六場比賽完畢之後，我發現一個男人長相和我很相似，於是上前隨便和他搭訕，知道了他連塲皆北，第七場要投注時，已經沒有本錢，於是我給了他五千日元，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却懶得去問。

「不過，他却說他是福岡人，我們假裝送他回家，把他騙上司機旁邊的客座，然後出其不意地揺住他的脖子，用一根鐵棒把他擊昏，塞在車子的伙食箱裏，跟着把車開到肥前的鄉村泥路上，在那裏給他換上我的衣服，而我則穿上他的……

「我想，我雖並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也會有妻兒在家的，我做了一件窮兇極惡的事，對不起各位，所以我要以死來贖罪，不過，我的太太和豐子，她們是情有可原的……」

警方於是馬上展開調查，看看誰在那幾天裏面報告失踪，結果，查出了那個無辜受害者只是福岡市西區的一個普通市民，名叫森下隆基。

——完——


酒井愁容滿面說：「上次說的那件事，豐子不同意，我也不强迫她了，不過，我們倒可以搞一幕僞裝的交通意外事件……」

東西罪惡

·日本仔食人肉· ·靚女當牛扒煎·

花都狂魔

余岩

以下是法國巴黎一位警探接受訪問，講述他們偵破日本留學生槍殺女同學的案件經過。

我們在六月十三日晚上接到報告，有人在巴黎郊外的布羅涅森林中發現有棄屍，於是我們立刻出動，那裏是非常僻靜的地區，一向治安也很好，我們預料可能會是黑社會的內鬨而遭殺害的屍體。當我們到達現場時，只見池塘旁有一堆草叢，有兩隻手提箱藏匿在那裏，其中一個給打開了，我先查看那個手提箱，赫然發現有一隻人手，一隻皮膚細嫩的手，看來是屬於一個女性的。

我再打開另一個箱子，一看之下，差不多立刻想嘔吐，我走開先吸一兩口新鮮空氣，定一定神，才再翻看手提箱裏的「垃圾」，我先戴上手套，然後一件件地拿出來，先是一隻脚，上面釘有釘子，再拿出一截截的人頭，一片片的四肢部份，這時周圍的人都退後了幾步，不知是那些殘骸可怖，還是異味難聞，有一兩個同事甚至立刻嘔吐起來，我想他們平時一定少看恐怖片了。在箱底還有些肉片，拿出來用燈光仔細分辨一下，相信是人身的一部份。我幹這行十多年，這宗血案算是最恐怖的了，碎屍案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但屍首未致於零碎到這地步。幸好我不是醫官，不然我眞要一個星期睡不着了。

我們回到總部便立刻查看報告失踪者的名單，在那區附近沒有人失踪，正在我們忙碌查看檔案之際，醫官的化驗報告送來了給我們，幸好屍體的指紋沒有受損，於是立刻藉着指紋的紀錄，我們查得死者的身份。

慘被謀殺並遭肢解和吞食的荷蘭少女（圖右）花都狂魔的日本仔佐川一政（圖左）。

這個死者是一名女性，名叫麗蓮．艾柏特，住在巴黎的一間公寓裏，她是一個荷蘭人，來巴黎留學，就讀於索爾邦大學，現年二十五歲。

我們根據這些資料便趕到死者的住所，當然是找不到人，我們查問公寓的管理人，據說她每天傍晚六、七時便回家，很斯文、很美麗，而且法語說得很流利，沒有什麼朋友來找她。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怎會招此殺身之禍呢？我們眞是滿腹疑團，繼而我們在她的住所裏搜索，我們希望找到些綫索，但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我們希望可以找到記事簿或者電話簿之類的物件，但也一無所獲，只有回到警署再另想辦法。

醫官的詳細報告這時送到我們的手上，報告上說該具屍首證實是女性，相信是棕色眼睛，深色頭髮，女屍身上沒有衣服。死因斷定是先被槍殺，然後被肢解，人頭和手脚是用利刀斬斷的，被割下的還有乳房，咀唇和鼻子等部份，脚上有一口釘，證實是用鎚打入脚上的。

這報告雖然沒有什麼大發現，但根據脚部的釘，我們估計這是某個異端邪教舉行儀式時，將人殺死當作是祭品，又或當作是耶穌釘十字架的象徵。但這女孩的生活狀況和表現又不似與一些邪教有關，看來這推測的眞實性不大，我們唯有另想辦法。

我們到麗蓮．艾柏特就讀的學校索爾邦大學調查，她是讀文學的。但結果也令我們很失望，她的先生和同學都說她是非常文靜的女孩，不大與同學玩在一起，對她的平常生活習慣和來往的朋友也不清楚，而她那班同學中亦沒有一個有可疑的。

這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案件，最後我們只有用地氈式的調查方法，將兩個手提箱照了相，派大批警察帶同照片在發現該手提箱的區域附近逐家查問，希望有人曾遇見那棄屍的人。但事實上眞像大海撈針一樣，估計那兇手一定是半夜才棄屍的，被人遇見的機會很微，但這畢竟是有一綫希望啊！

事情却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竟然有三個人分別向警方表示曾經見過那兩個手提箱，都是在十三日那天，那天他們見到一個黃皮膚的亞洲人，在那裏附近經過，那人手中推着一部小型行李推車，上面放着兩個手提箱。這人引起他們注意的原因都是一樣——該區沒有亞洲人出入，而那人衣着光鮮整齊，推着的手提箱又是簇新的。

這綫索令我們非常興奮，這個亞洲人百分之九十可能是兇手，而問題是怎樣找到這人呢？他從另一處地方殺了那女孩，然後才將屍體拋棄在那處，肯定他不是住在該區的了，那麼他是駕車到那區的了，假如他不是自己駕車，便一定是坐的士，因爲那區是沒有其他公共車輛經過的，這機會是百分之二十而已！既然這人衣着光鮮，又有錢買新的皮箱，家庭背景可能不錯，自己有車的可能性很高，但我們亦不放過這個途徑去退尋這殘暴的兇手。

於是我們向巴黎的一萬四千個的士司機發出呼籲，查詢有無載過類似的乘客到該區，根據曾見過那人的證人口供，那人

大概三十多歲，身材矮小，頭髮稀少。這樣面貌的亞洲人應該會給的士司機留下印象的。

不知是我們運氣好，或是那兇手倒霉，竟有三個的士司機來提供綫索，其中兩個在星期五那天曾載過一個面貌類似的亞洲人，又是携帶有兩個類似的手提箱。那的士司機說那人漫無目的叫他們在巴黎到處駛來駛去，好像是坐的士遊巴黎似的，但最後那人並不是在該棄屍現場下車的，而是在巴黎市中心。

其中一個司機却提供了破案的綫索給我們，就在十三日那天該司機載過那亞洲人到那現場附近下車，而最重要的是他記得那人在那裏上車的，地址是在巴黎伊蘭格路十號附近。

巴黎凱旋門前法國市民正在閱讀食人肉新聞

我們就根據地址，預備大學圍捕，在該區主要通道先佈下了天羅地網，以防我們進行搜捕時，給他發現而逃走掉，然後我們就兩人一隊地在十號附近逐戶查問，一人負責查問，另一人則預備做掩護的工作，以防受襲擊，十號是一幢三層高的洋房，我們從一樓開始，住客是一位老婦，我表示要找一個亞洲人，他是住在附近，但我記不起他的地址，我將相貌形容給她聽，那老婦竟就指指二樓說：「你不用找了，我相信住在二樓的那人就是你的朋友，他叫佐川一政，是日本人，對不對啊！」我連忙點頭稱謝，待那老婦關上門後，我立即通知各單位，將該屋包圍，大家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待各單位都預備好！我便帶同兩個屬神槍手部隊的同事，步上二樓。

我握着槍，手心也有些出汗，心想着他怎樣把那女孩五馬分屍，我就有些戰兢，走到門前，我預備按門鈴之前，兩個神槍手已在我左右兩邊，預備隨時衝進去，門鈴按了兩下，便聽到有聲响，顯然有人預備開門，我站穩馬步，門一開，我們就踢門衝入，開門的人跌倒在地上，我們兩人用鎗指着他，另外一個同事則查看屋內是否還有其他人。這個人的相貌立刻證實了我們沒有捉錯人，我將他的手上了手鐐，就對他說：「我們現在拘捕你，因爲你有犯了謀殺罪的嫌疑，我現在帶你回警署，你可以找律師。」很出乎意料外，他沉默低嘆，一些反抗也沒有，一副孱弱書生的樣子，我眞不敢相信這人就是殺人狂魔。我吩咐手下先將他帶返警署，然後我在他的住所仔細地搜索證據，我相信他是在這裏殺死那女孩的。

這裏的設備很齊全，看來兇手是獨個兒住在這裏，我吩咐手下將厨房裏的利刀小心裝好帶回化驗，屋內找不到什麼特別，沒有女性衣服等主要證據，正在搜索之際，有一個同事在厨房裏叫我，於是我走去看發生什麼事，他開了雪櫃，指着裏面的一包東西給我看，我只看見這包東西上面有字寫着：「親愛的麗蓮」，我拿起這包東西，望望同事，大家對視了一會，彼此都沒有意思想打開它看過究竟，看來心照不宣了。我遞給另一個手下，叫他帶回總部給化驗部去化驗。我心裏想其餘的屍骸可能就在那包東西裏了。

回到警署我們開始對疑犯進行盤問。

「我們控告你殺死了麗蓮，你認不認罪？」

他竟然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我再說：「你說話好嗎？」

他說：「我是殺了麗蓮。」

我問：「你爲什麼要殺她，什麼時候殺她的？」

想不到他竟然很冷靜、很直接地一五一十招認：「她是我的同學，上個月我認識了她，我們來往了兩三次，我很愛她，她對我却是若即若離，那天晚上她來我的家，我叫她留下來，不要走，她不肯，我們便吵起來。」

我又插嘴說：「就這樣就殺了她？」

他冷冷地說：「我多次要求和她發生關係，她都不肯，這次她還很冷淡的拒絕我，於是我勃然大怒，找了支來福槍向她的頭部打過去，結果將她打死了，後來我不知怎樣丟掉屍體，只有用切肉刀將屍體割開，我想這容易將她丟棄。」

我將那包從雪櫃中找出來的東西放在他面前，然後質問他：「這些是什麼？」

他似乎很理直氣壯地說：「這是麗蓮，我將她放進雪櫃，我不想她變臭，我打算吃掉她的。」

「什麼，你想吃麗蓮的肉？」我驚叫起來。

「我有兩天都吃過她的肉，以前我就很响往希望可以一嘗年輕女人的肉，我終於得償所願了。」

這一刻，我對前面這個文質彬彬的人憎恨不巳，我巴不得上前賞他兩個耳光，甚至一槍打死他便算了，他根本不可以算得上是個人呢！

「你怎樣處置其他剩餘的屍骸？」

「我第二天去超級市場買了兩隻手提箱，我把屍體分裝入兩隻箱子裏，叫了部的士，想找地方棄屍，但兜了幾個小時，依然找不到，於是我轉了部的士，但依然找不到適當地方。第二天，我再叫的士，終於在布羅涅森林附近拋棄了屍體。」這個冷血兇手毫不動心地說。

「你爲什麼殺人後不逃走，還留在巴黎？」

「我有這樣必要嗎？」他竟然反問我呢！

我們對這個兇手的殺人動機和毀屍食肉的行徑，都無法找到較完美的解釋，現在唯有等待精神醫生檢驗報告，就可知他的命運會如何了！

數年前巴黎曾發生過一件命案，也是涉及一個日本留學生，那學生向他的法國女教師求婚不遂，竟槍殺了女教師，並將女教師的父母都殺死了，雖然事隔多年，但受過高深教育的留學生竟做出這麼殘忍的事，倒是令人想不透原因的。（完）

游俠英雄傳
龍虎鬥刺客鬧京華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鳳池自從保護李公子避難，愛妻陳美娘被十四皇子允禵的手下刧走，解到北京，因此他趕緊追踪，營救陳美娘。這一天，他單騎來到京城，先到老丈人陳四處探聽消息，才知道呂飛紅已先他兩日到達，正與陳四趕往天壽山找八極頭陀商議去了。甘鳳池離開該處，沒精打采的在街上毫無目的地走着，恰巧遇着老俠馮小五，兩人便互道別後情形，即到一酒樓共敍。這時文廷珏與單長齡也到酒樓上來，兩人一見甘鳳池在座，即出言對甘鳳池調侃，甘鳳池忍無可忍，立刻拔出一柄七首向兩人撲去，單長齡呼嘯一聲，招來數名大漢，圍攻甘鳳池……

甘鳳池在樓上混戰一會，碍着地方狹窄，沒法展出功夫，正在刀劍橫飛，禁衞軍已從樓下窻外一齊衝進，把他們喝止。文廷珏等人這才退到一邊去。禁衞軍拿着刀戟把他們分開擋着，押返神策營去。甘鳳池見逃走不得，只有放下武器，和文廷珏等都給禁衞軍包圍着，心裏焦急萬分。

（按：本文以下之允「是」及胤「異」、「唐」、「是」，皆以「礻」旁）

禁衞軍統領納蘭明珠知道各皇子府裏武士又在外間鬧事，把解回的人一看，却是甘鳳池，當堂愕住。事緣兩年前甘鳳池和尹青到雲台山，那一次龍王廟受包圍，就得納蘭明珠前來相救，大家在司馬瀛的劍友樓頭會過面。當下納蘭明珠詐作不識，把文廷珏等人責了一番，着通知太子允礽保釋回去管束。等那些鷹爪走後，他才請甘鳳池到密室裏，問過了來歷。甘鳳池把妻子被刧的事說出，納蘭明珠不禁錯愕道：「這事我一點不知，如果確有此事，諒是十四阿哥所爲，他現時正得老頭子寵信，怕有些棘手！」他又問過鳳池怎麼開罪了允是，又道：「原來允是想你叫李源和交出，才把你妻作爲人質，這事要和多鐸元帥商量過了，才能給你設法。」他吩咐鳳池在天壽山聽他的信息，囑暫時不可輕舉妄動，致使八阿哥等人施出毒手。

甘鳳池出了營門，已見馮小五等着，喜他沒事，兩人連忙趕到萬壽山莊，已見老俠陳四、八極頭陀、呂飛紅等人都在。鳳池上前叩見了丈人，把美娘失踪的事稟告一番。陳四道：「昨天呂姑娘來到，我已派人往西安通知尹青，一面托王府的人查問美娘下落，至今都沒消息。」鳳池急起來，心想：「要等尹青回來，又要阻延了幾天，美娘便要多吃幾天的苦，」當下便道：「可惜昨天沒把那文廷珏抓起，逼他說出美娘囚在那裏。」陳四勸着道：「賢婿，美娘一天落在他們的手裏，你切不可造次，就算把文廷珏拿來，他也未必知道囚禁的地點，如今還是等候納蘭公子的信息，再作打算！」老俠陳四知道八皇子向來陰險，怕女兒受害，所以勸鳳池耐心等候。這天他和馮小五返京去打聽消息。

甘鳳池坐立不安，那晚，他把夜行衣穿上，帶了五龍劍，想瞞了八極頭陀下山。剛離開了萬壽山莊，面前人影一閃，有人叫出一聲：「大哥！」認得是呂飛紅到來。忙問道：「四妹子，你爲什麼跟到來？」呂飛紅道：「我看到大哥舉動，已知道要探皇宮，宮裏不少武技能手，我怕你孤掌難鳴，所以跟出來和你一道走。」鳳池心裏感激，說道：「你眞是我的好妹妹。」一道下山飛奔，走了一個時辰已來到城牆，他們施出了壁虎游牆，避過守卒，一會便來到紫禁城。甘鳳池在京裏日久，知道各王府的所在。兩人來到八皇子胤異的府前，飛身竄進，兩人都有上乘輕縱本領，飄忽如風，毫無聲息。在瓦上逡巡一會，處處高樓殿宇，燈火輝煌，也不知那裏是胤異的寢所。呂飛紅向上房那邊打一手勢，遠看這處閣上簾幔低垂，微聞絲竹作響。甘鳳池脚下幾起幾落，隨即一勢直竄，攀着簷角，倒掛窻櫺格上。他拔出短劍，輕輕削開格子，向裏一望，閣裏花團錦簇，五光十色，胤異倚身軟榻，前列酒筵，一班唱戲的正在面前歌舞。

等了一會，有個滿洲女子走上前來，伏下稟道：「貝勒爺，大阿哥那邊來的人等久了，請王爺打發他回去罷。」胤異才驚覺地道：「我幾乎忘了，傳他進來！」他把手一揮，面前歌舞立刻停止，退出閣外。隨見一個侍衞進來行禮，稟道：「奴



十三陵供殿裏五龍劍被攝去。

才索畢倫，叩千歲爺的安。」胤異對他說道：「索畢倫，你回去稟告大阿哥，說今天文廷珏的事都知道了，明天我多派幾個人到十三陵那邊去，幫石癲等人一起守衞便得，暫時不必把那婆娘移到別處去，只要不洩風聲便不妨事了！」那叫索畢倫的滿洲侍衞應了兩聲，打躬退出。

甘鳳池一翻腰子落下，拉着呂飛紅縱到牆角去，在她耳邊說道：「我們趕到十三陵去罷，美娘囚在那裏呢！」呂飛紅也不多問，兩人箭一般衝出了貝勒府，那時另一高閣上，躲伏了一條黑影，見兩人走了，才閃身出來，轉回閣裏向胤異報告！

甘鳳池呂飛紅又向天壽山那邊飛奔，十三陵是明朝各朝皇帝的陵寢，從燕王棣（永樂）起，都葬在那裏。陵寢是三座雄偉的建築物，中間是正殿，造得比北京太和殿一般堂皇，殿裏有廿四根楠木柱子，每根柱子要兩個人才合抱得過。甘鳳池和呂飛紅到了陵前石道，兩旁盈丈高的石人屹立在黑夜裏，他們閃身石俑背後，遙看幾間殿堂，果然露出了燈光，殿前人影來往逡巡着，知道是胤異派來的守衞。心想：「這廝把美娘囚在此處，果是幹得秘密，看來石癲道人也來了，這個正是把美娘賺倒的仇人，今晚定要在他身上剁幾刀才泄得這口烏氣！」

他們避開了守衞，蛇行到了寢宮面前，看到殿門緊閉，他和呂飛紅扒到側邊，看到一扇屏風虛掩，一個武士持刀站着。甘鳳池握着腰刀，斜裏急竄，一手箍到守衞的頸上，這邊一劍背後刺落，守衞的一聲不響便倒。他把屍體移放一旁，回身招手，和呂飛紅推開屏風便進。穿過一條甬道便是大殿，內裏靜悄悄地一片漆黑，甘鳳池展開夜視，看到殿前一列屏風緊緊關上，楠木柱子在殿上林立，只是空無一人。呂飛紅也按着劍柄，躡在甘鳳池身後，目觀四面，耳聽八方。心想：「難道剛才的燈光是後殿射出的？」兩人一步步地踏進殿裏，黑暗中看到明永樂帝的塑像，端坐殿上，穿的明朝衣冠，不禁肅然起敬。心裏又想：「這皇帝不是不好，只是殺了嫡親姪兒來奪位，未免狠毒一點。」

當這想念間，突然有些不平凡的感覺，那邊楠木柱後躍出來幾個黑影，同時甬道外砰然一響，進來的門關上了。兩人知道中計，一霎間格子屏風外火把齊舉，甘鳳池一看，竄出來的是石癲、文廷珏、單長齡，還有個宮廷侍衞裝束的漢子，他們一齊包圍上來，可是未即動手。石癲呵呵笑道：「甘鳳池，這番是你尋上門來的，勸你還是好好地歸附了十四皇子，那末你妻即日便可團聚，也省得我們動手。」甘鳳池已把五龍劍亮出，指着石癲罵道：「你這惡魔，枉是道教中人，却做了異族的鷹犬，替他們作惡！」石癲並沒動怒，帶着譏諷的口吻答道：「好一位甘大俠，難道你投在四阿哥底下，就不是替異族作鷹犬嗎！你今天死到臨頭，我好心來勸你，反罵起人來了。」甘鳳池大怒，喝道：「不要多說，我甘鳳池今天誓取你這妖道的命，你們只管一齊上來，懼怕的不是好漢子！」五龍劍直奔石癲，那道人恃着怪招，一幌便閃到呂飛紅身旁，向她一掌，鳳池的劍給單長齡文廷珏兩人接上了。那邊呂飛紅知道石癲厲害，見他一幌便有一股風來到，一縱起在半空，手裏一把龍鬚針對準老道射出，石癲看到一簇光絲直襲面門，半途縮身，把衣袖拂出，龍鬚針卸開，他已幌動身形來到甘鳳池背後，腰間拔出虬龍杖向鳳池脚下掃出。甘鳳池雖一面戰着單長齡兩人，仍照顧呂飛紅，石癲一扭身形，看出是要取他，五龍劍匝地戳落，察一聲把虬龍杖削斷了。呂飛紅乘機搶着一劍刺向文廷珏，單長齡在旁急使一勢「羌尚沉鈎」，橫來截擋。這一瞬變了呂飛紅鬥着單長齡兩人，甘鳳池接着石癲，旁邊兩個武士，怕石癲半截虬龍杖吃虧，忙上前助戰！

呂飛紅的迴風劍非常厲害，只見她左一圈，右一扎，如蠶蟲吐絲，劍光迴旋不輟，殺得單長齡等兩位王府裏高手只有招架，心想：「這妮子眞的了得，果是名不虛傳！」這時呂飛紅看見甘鳳池渾身劍影，封閉着面前，知道他是對付石癲的茅山怪招，防他以一敵三，吃了暗算。她掌裏夾着龍鬚針，向那兩個武士打去。這兩個也是皇太子府裏的好手，只是未知龍鬚針厲害，他們只覺背上一麻，渾身起了酸痛，剛巧甘鳳池一劍掃出，兩人提劍擋去，當堂給打脫飛開，他們跟着也仆在地上。

石癲瘋狂般運出「迷魂掌」，夾着虬龍杖忽左忽右向鳳池攫出，免他傷了同伴。那時殿上劍影刀光，金刃劈空，一霎間屏風推開，又躍進了幾個人，口裏喊着：「拿這反賊！」甘鳳池和呂飛紅一看，愈是憤怒。

且說甘鳳池呂飛紅在明陵供殿上，和石癲道人率領的一班王府武士殺得難解難分，格子屏風推開，又闖進來幾個人，行前的正是金夢彪。甘鳳池和他幾度相逢，仇人相見，撇開石癲一劍搶上。金夢彪却斜裏閃開，由得石癲趕來再度合上，他在旁冷冷的道：「老甘，我這番到來是好意的，十四阿哥派我來勸你，早些投過他這邊來，不特你妻可以團聚，還給你一個五品侍衞的官兒，如今你已是魚兒進網，兔兒入窩，若還是一般使性子，那時你定會後悔的。」石癲這時似乎故意放緩了出手，也在一唱一和的道：「金侍衞一番好意

甘老兒，看你還是答應罷！」那知甘鳳池乘石癲說話當中，五龍劍圈着一扎，連老道半截虬龍杖也削脫了。金夢彪一縱上前，提劍擋着，罵道：「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死到臨頭還在逞强，看你爺的劍。」察察兩下，甘鳳池一招一擋，覺着他那柄劍子滑溜溜地，非銅非鐵，接着總給卸開。看那邊呂飛紅，給文廷珏單長齡纏着，一時取勝不得，剛才給他削去虬龍杖的石癲，已不知那時走開了，心裏正在納悶。

金夢彪施出他的看家本領大圜劍法，和甘鳳池接上五六合，忽地一招敗式縱開，甘鳳池搶步使一記「蛟龍出水」，直刺後心，那料楠木柱掃出一股風，石癲幌身便到，徑手攫着甘鳳池的劍，强來奪取。金夢彪也回過身來猛施一勢「刀挑蔡陽」，向下盤截到。甘鳳池不愧是少林朝元老僧秘傳弟子，他驀地一翻觔斗，金夢彪先戳個空，跟着翻身的當兒，一下「螺旋脚」踢向石癲攫劍的手，出勢非常的疾。石癲沉着退避，袍袖已給脚尖觸到，扯去一幅。那知石癲並不理會，發出一聲狂嘯，隨着鳳池衝起，像一頭白鶴冲霄，展開怪身形竄到甘鳳池之上，再度施出擒拿手奪劍，這電光火石的一霎間，甘鳳池只覺手裏的劍微震一下，忽地脫手向上捲起，一縷光影，廻旋直上，瞬已沒入殿瓦橫格柱裏，勢若毒蛇進洞，瞬已失踪。

甘鳳池當堂愕住了，心想難道石癲眞的有妖術，把五龍劍攝去。他翻身落下，石癲已站在一旁呵呵大笑。他一怒非同小可，「排雲掌」迎面打出，襲向石癲，金夢彪過來橫擋一劍，擋着了甘鳳池。譏笑道：「老甘，如今賠了夫人又折劍了，還要掙扎下去嗎？」習武的人怕的是冒了火，這樣子便不能够沉着應敵。石癲和金夢彪兩人，更番纏上厮鬥，甘鳳池空着兩手，旁邊還有幾個跟隨金夢彪到來的武士，也仗劍在旁，偷空便虛刺一劍，使到甘鳳池和呂飛紅，殺的渾身是汗，處了下風。

金夢彪等分明是想把甘鳳池拖下去，來個捉活，約過半個時辰，守在殿外的兵卒紛紛倒退，進來兩個人，運劍如風，轉眼間已闖到殿裏，原來是老俠陳四和八極頭陀。甘鳳池喜的叫了一聲：「爹！我的劍子給他們弄去了！」陳四貼上金夢彪那口劍，搭着一圈，臂力震得金夢彪吃了一驚。他一來鬥了半宵，二來內勁那及得陳四的老練，心想：「這老鬼的是名不虛傳。」這時劍子已給陳四剪脫了手，摔在柱子上砰地一響碎開幾截，誰想是一柄璞玉古劍。陳四回顧甘鳳池道：「隨我走罷！」那邊八極頭陀一對梅花刀連環斬殺，石癲雖然恃有怪身形，却給阿曼從小學來的大漠神功封閉上了，不易運出來，他幌了幌便退開。陳四殺退了金夢彪，復衝到單長齡等人面前連掃幾劍，拉着呂飛紅退走，甘鳳池跟在後頭，一齊向門外衝出，守衞的不敢阻擋。八極頭陀看他們走了，才把雙刀緊了幾路，也隨後殺出。原來石癲從前有一次和八極頭陀交過手，幾乎沒了性命，所以喝止着金夢彪等人不要追，看着甘鳳池等人消失在黑夜裏，金夢彪道：「這番白費心血了，虎子脫了籠，怎回去稟命的好！」石癲答道：「饒這厮活着些時，他逃得我的掌中嗎？我們今天把五龍劍弄到了，看他還恃什麼逞强。」只見金夢彪抱着楠木柱向上揉升，從屋頂工字格裏，拿出一柄燦燦黃光的劍子，正是剛才甘鳳池給攝去的。他一躍下地，拂拭着劍子，一面讚道：「端的好劍子，大喇嘛教我弄這法兒，足找了百斤磁石才佈置妥了，也算値得。」石癲似乎有點妒羨，冷冷的道：「我的侍衞爺，你答應我的還沒幹妥呢。」原來金夢彪這番把老道騙來，答應過替他盜得皇宮裏的三枚舍利子的，據說這是佛家成正果的三昧骨，煆了灰合藥，服了可以飛昇。金夢彪收斂笑容，安慰他道：「仙翁，姓金的難道會騙你？遲些我再給你弄到便了！」

石癲和金夢彪等回到八皇子的府裏，稟告了一切經過。胤異正和九皇子胤唐一起飲酒，等候消息。原來這次引甘鳳池到十三陵，是早已佈置好的。胤異知道甘鳳池定會前來探聽妻子的下落，所以設下假局，使甘鳳池入轂。

八皇子嘉奬了金夢彪等幾句，便對石癲道：「仙翁，我在三官廟裏已替你打掃好了一座閣樓，給你作靜室，請仙翁屈駕在那裏住些時罷。」石癲謝過出室。胤異教金夢彪等幾個侍衞一道入席來，親自斟上酒。說道：「今天收到十四阿哥來書，他不日他要晉京來覲見老頭兒了。甘鳳池如今已丟了劍子，再不投過來，我便把他的婆娘一刀了結……」旁邊九皇子截着說道：「八阿哥，你還是吩咐他們辦正事罷！那姓甘的値得你這樣看上嗎？天下名手多着，他不投過來便乾脆地把他殺了。」胤異舉杯喝了一口，對金夢彪道：「金侍衞，這次我已派了一些人到蘭州去，截着四阿哥那一班人，給他們一頓悶棍兒。就算傷他們不得，也教他們在路上受阻着，不能够就返到京來。」他說到這裏，一拍手便有親隨人來。胤異吩咐道：「你們把馬如龍叫來！」

一會，走進來一個年約三十的武士，英風凜凜地站在面前，胤異教他坐下來，說道：「馬侍衞，明天派你跟金侍衞一起趕到塞外阿苔山，把那裏的駝俠阿朗和沙哈洛神尼暗殺，我特地要你們把五龍劍帶去，教他們疑心是甘鳳池所爲。你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要把住在那裏的蒙古王妃一起刦走，你兩人倘有失手，也要說是四阿哥派去行刺的，如果幹妥，算是你兩人的一個大功。」金夢彪有點遲疑，站起來稟道：「貝勒爺，明天奴才想回府去對大阿哥稟告一聲，才打點登程。」胤異笑道：「金侍衞，這事大阿哥知道了，他還派了一些熟識蒙古地方的人前來同往，又從南苑選出兩匹千里馬，給你們乘坐。納蘭丞相怕駝俠的大漠神功厲害，已在兵部鑄劍房打造了子母毒鏢，選了一柄寶劍給馬侍衞隨身應用，你兩人放心去幹罷。」

過了兩天，金夢彪馬如龍啓程，胤異交代了一番。金夢彪臨行稟道：「貝勒爺，日前奴才跟十四阿哥在江南，曉得甘鳳池呂飛紅的手段高强，如今又有陳四等聚在一窩兒，怕他們會尋上門來，貝勒爺還須提防暗算。」胤異說道：「你對我向來忠心，我這次把石癲留在府旁三官廟，十四阿哥又派了單長齡到來，諒那姓甘的再厲害，也未必敢到來撒野的，你兩人衹管專心替我辦妥了這件事，便會把尹青的勢力離間了，功勞不小。」金夢彪帶着馬如龍登程去了！

畫後暗門躍出一人，伏在御座前不起。

十四皇子胤是監軍在外，康熙皇帝對他最寵愛，這時國內各方反叛勢力都已鎭壓下來，便召回京來相見。胤是才二十四歲，生得英俊過人，文韜武略，都十分來得。他回到京畿，自有一番盛典，且不必說。

那天，八皇子設了酒席，請他到親王府來，兄弟相聚。十四皇子問道：「八阿哥，聽說老頭兒近來對四阿哥有點轉意了，年前便修建了西安九華台給他居住，如今武林傳說，南北俠士所崇拜的大俠尹青，便是他的化身，這事如果是眞的話，將來我們都要倒在他的手裏呢。你有什麼好的計謀，永遠使他返不得宮廷見老頭兒？」胤異答道：「你說的不錯，老四在外的化名，很多人還沒清楚，現時多鐸提拔起來的年羹堯，出任了平回將軍，聽說且是老四的把兄弟呢。」十四皇子聽了有點吃驚，說道：「那末，我們都不得安枕了，你和老九在京裏，這幾年來幹的什麼？如果是我，早就把老四除掉了，我手下已有能人不少，幹麼偏要叫他們去對付甘鳳池那些東西，他們起得了什麼作用？俗語有說：擒賊先擒王，今天我們就算不去和老四算帳，將來他也會把我們一個一個的殺掉，還不趁這時下手，老頭兒若有朝三長兩短，那時候我們便悔已無及了。」胤是一番話，八皇子聽了愈覺不安，舊事復上心頭，他帶着央求的口吻道：「你是我的同胞兄弟，現時手上握了兵權，將來一切都全仗你來帮助。你的機智超人一等，你快些想個善法來，把老四除掉罷。」

胤是望着了琉璃燈光，想了一下，站起來說道：「我除非不幹，要幹定要把老四騙返京來，才好下手，還要把他的黨羽一網打盡。」八皇子喜道：「十四阿哥，你眞的有這樣好計？」胤是得意地應道：「你曉得這幾年來，消滅了吳三桂餘黨，那是我擺佈的計劃嗎？你忘記了，不久就是老頭兒的萬壽，我想藉這時佈下一個天羅地網，澈底的幹一趟！」

讀者們怕還記得，當日尹青和白泰官等一行從新疆返回西安，途經甘肅的永靖城，遇到伏擊，幸而同行的都是一流高手，一忽間便把敵人消滅了。後來王春明到阿苔山會見阿檀娜，夜遇兩個刺客，却給眞如大喇嘛的金砂功打退了，第二晚便拿獲了馬如龍，供出是八皇子所派的。這兩件事就是如此來歷的。

且說甘鳳池回到萬壽山莊，謝過丈人陳四和八極頭陀到來救援，他心急愛妻還沒消息，連司馬瀛贈給他的寶劍也失落了，頹喪萬分。陳四對他安慰道：「賢婿，美娘是我的女兒，我何嘗不一樣心急呢？可是肉在俎上，逞不得强，料他們也不敢把美娘爲難，我們還是等納蘭公子的消息罷。」這樣又等了十天，還是沒有消息，甘鳳池如熱鍋上的螞蟻，又不敢進皇城探聽，因爲京畿禁衞軍林立，各王府武士來往通衢，白天很容易被人認出了廬山眞面目，亂闖不得。

原來禁衞軍統領納蘭明珠和四皇子胤禎感情最好，他自答應甘鳳池探聽陳美娘的下落後，剛巧康熙這幾天來因十四皇子返京，不時要他隨侍左右，寸步離不開。康熙見各地兵戎稍息，便在圓明園舉行了消災靖國法會，把京裏各大寺廟有道行的僧道尼都請到園來，誦經超度陣亡將士軍民人等，各皇子也要每天到來敬禮三寶，至夜方散。

納蘭明珠那一夜在禁宮廂裏侍値，門外忽然吹進一股勁風，他颼的掣出配劍來，定睛一看，不見有人。耳畔已聽到了隱隱的話聲道：「你不要驚，老衲要來見你。」是老婦人的聲音。他知道這不是鬼，而是有極高深武功的人，用空間傳音的內勁把聲音傳到他的耳裏，旁的人是聽不到的。他一躍出室，外面廻廊石砌，禁衞守卒如常站着，沒絲兒動靜。這時耳裏又聽到剛才的聲音道：「你答應過甘鳳池探查美娘踪跡的，還沒幹妥哩，快來神洲三島見我！」這神洲三島是園裏北海的一處地方，也就是後來光緒被禁的瀛台。納蘭明珠心想：「聽她說話是個空門人了，這幾天來一些請來誦經的僧尼不是安置在那裏居住嗎？且去看看是個什麼人。」他一路向着園裏走，來到涵秋堂前，面前出現一個人影，對他單手禮拜，一股掌風阻着去路，果然是個老尼，一邊袖子下垂，空如無物。納蘭明珠定神暗道：「你是那

裏來的師姑？剛才說話的是你嗎？」老尼答道：「公子既知是我，還問什麼。貧尼不過是進宮來誦經的，甘鳳池要託我向公子一問，是否忘記了答應過他的事？」納蘭明珠一愣，看左右沒人，才說道：「師傅你太大胆，這裏是什麼地方？敢替甘鳳池到來作奸細？」尼姑道：「公子，你身爲禁衞軍統領，也縱容人家在皇城裏擄禁良家婦女，光天化日，還有什麼王法？」納蘭明珠，赧顏應道：「我實在不知他們把甘家嫂子藏在那裏。」老尼又道：「明晚是結壇的一天，各阿哥都要到這裏來，你把胤異設法留在仁慈殿裏，甘鳳池便會把他的妻救出樊籠。」那仁慈殿也是園裏的地方，平日是各皇子憩息讀書之所。納蘭明珠面有難色，老尼逼着問道：「你看着他們到處胡鬧也不管嗎？」明珠沒奈何地答道：「師傅，你明白我的職責所在，請你吩咐甘鳳池等人，進來時不許傷及一人，還要幹得一點不露風聲。」老尼點頭作禮，影子幌動，便沒進假山去了！

那晚甘鳳池在天壽山，整夜不得寧睡，剛一闔目，呂飛紅叩門把他驚醒，進來給他一片紙兒！甘鳳池接着一看，紙上寫着：「今晚入黑，到北海觀音閣上來。」下面畫了幾個細小圓形。忙問飛紅道：「那裏來的？」呂飛紅應道：「這紙兒釘在紙窗上，我醒來便看到了。」甘鳳池沉吟道：「看來有點奇怪，若不是本領比你高强的人，定然會給你察覺，難道是納蘭公子到來通消息嗎？看下面畫上的分明是幾顆珠子。」呂飛紅道：「不要想到別的去了，設若是胤異派刺客到來，他們早已把我殺了，還是出去和你丈人商量罷！」

經過了陳四和八極頭陀等一度考慮，決意依約前往。他們日間就化了裝混進禁城，等到入黑，甘鳳池和呂飛紅從中南海的水渠爬進，到了園裏，祇見燈火輝煌，遠遠傳來梵音，香烟繚繞，知道法事正在舉行。

觀音閣在萬壽山白塔下，建在萬綠叢中，供奉的是觀音大士。園裏雖有守卒，但不像禁宮保護得那樣週密，甘鳳池呂飛紅穿的又是夜行衣，沿途竄伏，一會便到了閣下。這間小廟堂，太后每年都到來進香一次，平時祇派了兩個老宮人掌香火。

呂飛紅輕輕說道：「大哥，讓我先進去看看，免中了人家暗算。」鳳池點了點首，拉出腰刀來在閣外伏着。呂飛紅一矮身子，竄上樓欄，看到閣上窗門打開，她把短劍咬在唇邊，一勢燕子穿簾便進。祇見大士面前有人打坐，玻璃光照射，認得是她的師傅獨臂尼慧根，當堂一愣，她連忙把短劍插回腰際，向老尼跟前跪下，說：「師傅，你老人家怎麼會來到此地的？」獨臂尼開目答道：「徒兒，爲師的要來助你們一臂，那字條也是我留給你的。」呂飛紅如夢方覺，稟道：「師傅，徒兒的義兄甘鳳池候在外邊，待我呼他進來見見你老人家好嗎？」慧根忙止着道：「不必了，遲些時總會相見的，你兩人立刻到園裏東南角的仁慈殿去，胤異現在那裏，你們迫他把囚禁美娘的地方說出，但記緊不要傷害了他，今宵法會完畢，我也要隨各寺廟僧尼離開這裏了。」獨臂尼說畢，揮手教她快走。呂飛紅竄出閣外，回頭一望，獨臂尼已不見了，祇留下了一個空的蒲團。

甘鳳池正等得焦急，見她躍下，忙迎上前，呂飛紅把見到了師傅獨臂尼的事說出，甘鳳池道「事不宜遲，園裏地方我早已探清楚。」兩人跟着繞過中南海，仁慈殿已在面前，白石台階上站着了守衞。兩人剛竄到瓦上，便聽到呼喝的聲音，十四皇子胤是從殿裏走出，後面跟着十多名侍衞。甘鳳池一招手，和呂飛紅伏在簷角俯看殿上，八皇子胤異送走胤是，剛回便殿去，殿門復關上了，祇有兩名侍衞和小太監跟在他的身旁。兩人拔出武器，從天階飛下，呂飛紅箭一般搶到胤異座前，一似從天而降。旁邊兩個侍衞抽出配刀，侍要上前攔阻，甘鳳池已隨後來到，手裏刀展開「撩雲取月」，貼上一翦，那侍衞即時刀脫人翻。另一個運刀劈來，甘鳳池斜裏輕縱，掃堂腿拍的一聲打去，那厮跟着又倒下了，甘鳳池俯身在兩人脅下一按，點了穴道，已是動彈不得。

胤異本來懂得幾手武技的，他給呂飛紅短劍指在胸前，舉手詐作吃驚，袖子突然拂下，雙足蹬着脚墊一翻，想翻到屏風後逃走。那知呂飛紅讓他拂開劍子，抓着他的脚輕輕一提，把他舉在半空。胤異猝不及防，身子搖擺不定，不迭呼着：「好漢饒命！」甘鳳池拿刀抵着他的咽喉，喝道：「你這厮認得我嗎？我便是你要收買過來的甘鳳池。」呂飛紅把胤異舉到屏風後，他的身子又搖擺起來，刀鋒刺得頷子一陣痛，呂飛紅故意嚇他，對甘鳳池道：「大哥，這種人留他何用，爽快的一刀結果了罷！」胤異作揖擺手，喉頭吶吶地向兩人乞饒，甘鳳池又罵道：「你把我妻關在那裏，快些說出？你爺或者饒你！」胤異不斷點頭，甘鳳池把刀放下，胤異哭喪着臉道：「甘壯士，這次架走你妻的是石癲的主意，現時放在府旁三官廟地窖裏，明天我定吩咐他們，把尊夫人放了，萬望壯士手下留情！」原來這番架走陳美娘的，確是石癲等人出的主意，初時老道想在十四皇子面前逞功，迫甘鳳池把李源和交出。後來金夢彪要把美娘解京，打算賺甘鳳池拿寶劍換取嬌妻。胤異本來不想開罪陳四等一班京中俠士的，無奈金夢彪已幹出來了。如今自己性命在甘鳳池手裏，便索性把囚禁美娘的地點說出，由得他前去和石癲火拚！

甘鳳池看出胤異不會誑他，恐有侍衞進來，他向飛紅打個眼色，宜將胤異拋開，說道：「我看在四皇子面上，饒你這厮一次，再有相逢，定不放過。」說罷兩人如箭脫絃，一齊竄上牆頭，瞬已不見。八皇子驚魂稍定，忙喊隨從進來，把那倒地的侍衞救醒，一面飛報十四皇子，教他調撥人馬把三官廟包圍。

甘鳳池呂飛紅越出宮牆，會合了老俠陳四等，立即趕往三官廟營救美娘。那三官廟就在胤異府前胡同上，相隔不遠，廟裏原是用來囚禁宮人太監的地方，築有石牢，平日由內務總管打理。這次八皇子把美娘禁在一室，留出一扇小門遞送食物，門外派了僕婦丫鬟看守。廟裏佛閣是石癲的靜室，還有幾個武士一同守衞着。

他們四個人展開飛簷越瓦輕功，望着八貝勒府前趕去。忽然人影一閃，八極頭陀忙道：「有幾上人來了！」話還未罷，一個闊袍大袖的人隨風飄到，叫出一聲：「阿曼大師，是我來了。」八極頭陀喜道：「是獨臂尼慧根大師嗎？」來人已幌動單袖子，果是慧根。各人正待上前相見，獨臂尼道：「這非說話的時候，胤異派人通知十四皇子發兵前來園捕，已給我中途截倒了，你們快到三官廟去，遲些怕會生變，那妖道的茅山迷魂手，阿曼大師總可敵得，改天再見了。」她把手裏一件東西遞給了阿曼，回身便走。阿曼接過那東西一看，却是胤異身上的白玉對牌，往日和虎符一般作用，遇到傳遞緊急消息便拿來作憑證的。陳四知道慧根在路上把送信的人截獲，弄到手上，不禁嘆道：「慧根眞是個奇人，她十幾年前救出了四皇子，直到如今還是忽隱忽現地，幹的都是非常的事。」

瞬已來到三官廟，大家亮出武器，準備要和石癲一番厮殺，甘鳳池最先闖進，殿上空無一人，還以爲石癲故意佈下伏兵。他提刀直撲便殿，也是寂然，神前琉璃燈尙明，大家都有些奇怪。再進便是暖閣，是石癲的靜室，門扇打開，甘鳳池閃身踏進，一看當堂愕住。原來石癲倒身雲床上面，雙目緊閉，氣息如絲。陳四恐是有詐，提刀上前察看，認出是給人閉了穴道。呂飛紅一眼看到老道身旁有一幅破布，寫了幾個字，還有一件東西附着。忙拿起來向燭光照視，才知這片是石癲身上撕下來的道袍，用燭蕊寫了：「牢鑰在此，快去打開」八個字，那附着的便是鑰匙。陳四道：「這個來的是武功比我們還高的人，他是用砂粒來打穴道的，光是這一手，武林已是少見。」呂飛紅提短劍想向石癲扎落，甘鳳池把她制止着道：「四妹子，你忘記了你師傅的吩咐嗎？」他們待要轉身下去，屋後也似有人蜷伏，那裏也倒了一個武士，側邊一扇暗門，輕輕推動便應手打開。外邊一道石級直透下去，經過一條甬道，已是地窖，守在鐵閘前的兩名武士，倚在牆壁像打瞌睡，都已給人點了穴道。呂飛紅拿門鑰啓了鐵門，內裏是石築的地下室，有五六個宮女守着，見了他們進來，慌作一團。甘鳳池從窗穴望進幾間石室，最後一問才看到愛妻陳美娘躺在睡榻上，面容憔悴，他奮起神威，一掌撼動鐵門，石塊紛紛剝落，門軸淅瀝的折開，鳳池一步搶進，抱着美娘，滴下了英雄之淚。陳美娘如在夢裏，問道：「郎君，這是幻夢嗎？」陳四跟着進來，上前撫着她的面頰道：「孩子，令你吃苦了。」一時哽咽出不得聲。美娘爲着安慰父親，忙改變歡容答道：「爹，你來得眞好，還幸他們沒有把我難爲，你們怎生來得的？」八極頭陀急起來，推着甘鳳池道：「快走罷，回去有得你說呢。」轉身領路走出石牢。乘夜越出皇城，回到天壽山。

甘鳳池夫妻重聚，歡慰自不必說。那萬壽山莊是四皇子的別莊，康熙曾下了諭旨，不許軍民騷擾，因此甘鳳池夫妻安心住下來，等候尹青的消息。陳四老俠自那晚發覺石癲給人打了穴道，想不出是誰人到來相助一臂。大家正在談論這事，獨臂尼到莊來相訪，她和陳四等是武林至交，甘鳳池上前拜見過了。阿曼問她那晚是否到三官廟點倒了石癲，慧根說沒有這回事，大家更覺得納罕。獨臂尼道：「貧尼這番來見各位，是要通知一件事，這次十四皇子回京，趁着老頭兒今年萬壽，過兩個月他要在南苑較場上來一次演武大會，號召天下武術名手到來表演絕技，聽說老頭兒已准奏了，就派胤是和多鐸等主理這件事，不日曉諭天下，請各位武林人物到京來觀摩武技。貧尼恐怕胤異等又在弄什麼計謀，所以趕來通知。」甘鳳池呂飛紅聽了，心裏暗暗歡喜，當下說道：「這幾天我正想把五龍劍尋回來，如果眞有這事，我定要進城去探聽一下。」慧根眉頭一皺，答道：「甘賢姪，你的五龍劍怕已闖下禍來了，胤異前些時派了金夢彪馬如龍到漠南蒙古去，又不知要暗算什麼人。」八極頭陀聽了吃了一驚，忙問道：「漠南蒙古就是我哥哥阿朗的地方，難道他們要把我哥哥加害？」跟着又沉吟起來道：「阿朗前些時到過京裏來盜去了南苑的追風馬，難道老頭兒有諭旨敎胤異等去追查這樁事？」慧根安慰他道：「阿曼大師，你不要駭怕，金夢彪聽說已回來了，馬如龍給你哥哥擒起，料他們並沒得手。」他們談論着，莊外又有快馬到來，遞進一封書，是尹青寄來的，託阿曼轉給甘鳳池。書裏道：「他本來待迎接蒙古王妃之後才返京的，現爲期尙有多天，知道甘鳳池已晋京，所以不日便和白泰官等一道回來，敎甘鳳池等候着。」甘鳳池喜道：「老四就快回來了，慧根大師，你也等他回來一見罷。」慧根像有無限感觸地答道：「貧尼自那次帶他出宮，至今已二多年沒有和他再見了，還幸他現在所作行爲，沒有違背到當年的信誓，不過環境轉移，將來怎樣收場，也就難說了，這全憑你們下一輩的去監視着，不要給他忘了本性，那才不枉貧尼當年一番心血。」陳四和阿曼等明白她的用意，因爲往年四皇子蒙冤下獄，是獨臂尼救出來的。這天大家談敍到晚，慧根告辭下山，臨行時吩咐甘鳳池不要爲着五龍劍到京裏去闖禍，等待尹青回來了才商量辦法。

甘鳳池果然遵守獨臂尼的訓誡，沒有下山去闖，連老俠陳四和飛紅等也一道兒陪着，在萬壽山莊裏圍爐飲酒。瞬又過了幾天，他們誰也料不到這幾天紫禁城裏鬧得天翻地覆，鷄犬不寧。原來八皇子胤異自那天給甘鳳池闖進，幾乎丟了性命，恨當時不在府裏，沒有機關掩護着。翌天知道石癲道人和兩名侍衞給人點了穴道，陳美娘也給搶走了，幸單長齡前往把石癲等救起，聽了更是氣惱。那時金夢彪已從外蒙遄返，報告失敗經過，又折了侍衞馬如龍，一氣非同小可，把憤恨全歸到尹青身上。金夢彪路上請來兩位劍客，一個是天山穿雲劍派高手李嵩，一個是關外七煞掌空掌黃雲嶽。胤異把他們安置好了，立刻請十四皇子到來商議。胤是聽說一夜之間，攪出了這些丟面子的事，他向來在外叱咤風雲，未逢挫敗，當下拍案叫道：「諒小小的一個甘鳳池，還幹他不倒？你們手下的人全都是飯桶，明天晚上待我把這次聘來的幾個高手帶來見你，大家商個法兒，把那姓甘的一窩兒擒來，就算四阿哥知

道是我幹的，看他能奈何什麼？」胤異也說道：「這樣好了，金侍衞剛約了兩位武林名手到來，明天教他們一起相見，一同行動。」

他們兄弟約好了，第二天，十四皇子果然帶了兩個劍客同來，一個就是風前柳的柳一鳴，從前在雲台山比劍時露過面，這次十四皇子親自拜訪，柳一鳴是個酸溜溜的道學先生，見人家禮重，就勉强隨到京來作了清客；還有一位年近古稀的杭城三傑單思南，拳劍在江南一時無兩，金夢彪拜過他的門，一方面他和金夢彪的父親金錩是拜把兄弟，胤是這次騙他來京祇說是担任禁軍教練，這兩人懼怕十四皇子的勢力，並非眞心效力的。

八皇子設了盛筵，把皇太子允礽、九皇子胤唐都請來商議，大家正在舉杯，雙方帶來的劍派名手同在一席，這天金夢彪因病，留在皇太子府裏，沒有到來。酒未三巡，階前捲起一陣風，帷帳吹得飛起，簷頭倏的躍下兩個人，階前帶甲武士環立，劍戟如林，祇見疾風過處，兩旁衞士像靶子般的倒下。座上也有一些能人，那就是柳一鳴和黃雲嶽等武林名宿，曉得這種現象是劍客裏厲害無匹的「打穴風」，風裏夾着飛砂，專打頸骨附近的湧泉穴。兩人忙從座上縱起，躲到屏風後，展目一看，來的是一男一女，前行的女子，雖然戴上眼罩，而掩不住容光四射，頭蓋白頭巾，長袖短衣，闊腰帶，黑箭靴，看來像個西疆的女騎士；那男的也蒙了面，年約三十，一身夜行武士服，黑色頭巾上插了一朶玉簪花，仗着青霜劍。他們祇一霎眼間，女的已搶上殿來，才看出她手裏也持着一口晶瑩耀目的短劍；允礽、胤是、胤異、胤唐等一齊驚起，喊道：「拿刺客！」喊聲未巳，白衣女郎掌風又起，席上圍巾驀地翻飛，把杯盤看饌等濺到各人身上；她再度凌空拔起，向着皇太子面前衝進。這時李嵩、單長齡、文廷珏、閻孟雄等宮廷劍手，早巳拔劍交叉擋着，那知女刺客手裏短劍扎着一旋，一縷螢光，一連察察察幾聲，把各人的劍削斷了三柄，獨有閻孟雄手裏的，是皇太子允礽賜他的寶劍，沒有折斷，也覺得劍風掃到，如同北風刮面一般。石癲道人見來勢不對，他翻身便起，鬼魂般貼上，施出一記茅山怪招：「五鬼鎖喉」，鐵鉗般的五個指爪從蒙面女刺客身後攫去，他的動作快得沒法看出，眼見巳抓到女子的粉頸上了，使勁的攫下去，忽然耳畔一聲慘叫，翻眼一看，誰想他抓着的竟是閻孟雄的臂膊，五指深陷在皮肉裏，痛得閻孟雄幾乎暈倒，順手一劍撩上，他的八極陰陽劍路是出名的，石癲雖然幌動怪身形急躲，也給他從後臀劃過，道袍褲襠一齊割裂，把老屁股割了幾分深的一度傷痕鮮血冒出，幸而沒甚大碍。

作書人可恨一枝禿筆，寫不出那時的快，這些動作，都是一息間之事。原來蒙面女俠把四個宮廷武士劍子削斷之後，跟着貼上閻孟雄的寶劍，竄着一絞，閻孟雄立刻給她震開，隨勢轉身，想翻到女的背後偷襲，那知這樣就給石癲抓着。殿上八皇子看得面色陡變，他兩手拉着皇太子和十四皇子，奔到屏風面前一推，隆然聲響，屏風立即轉動，連站在一邊的柳一鳴黃雲嶽兩人都一齊翻到牆裏去了。柳一鳴兩人才知道這處是個機關，胤是一眼看到他們，有點氣惱，望着黃雲嶽問道：「來的刺客是什麼人？」黃雲嶽一時沒答得出，皇太子喝道：「蠢材！還不出去截殺！」一面喊密室裏守衞帶兩人從複道走出。柳一鳴、黃雲嶽兩人，見貝勒爺那樣盛氣相待，先巳十分不滿，當下假意拔出劍來隨守衞的出室。

這時殿上正是殺得劍戟橫飛，十四皇子帶來的還有十幾名侍衞，合着胤異府裏的，巳紛紛起來，包圍着兩刺客，拚命衝殺。那蒙面漢子反身接戰，青霜起處，不可逼視，他那劍法連綿剪貼，折劍斷戟，紛紛飛到半空。蒙面女郎倏的一勢「兜羅綿手」，把文廷珏舉起向後一送，給漢子接着，劍抵咽喉，對着包圍的人道：「給你們剁去！」拿文廷珏作擋箭牌迎面摔出，各衞士當堂不敢動。那天山派劍手李嵩，本來劍法精絕，初到京華，便遇了平生大敵，他覺得來者出手和天山派相似，本領在自己之上，因此拿着斷劍虛扎兩招，心想犯不着替人家犧牲，一點雙足，凌空竄走。閻孟雄傷重後巳給人救起來，石癲撕開衣袖裹了傷口，心裏恨透了，從道童手裏抓回了二百斤鑌鐵虬龍杖，上前破口大罵：「那裏來的野婆娘！活自來送死，看你道爺的拐杖！」他想起了那晚在靜室裏給一股風吹來，立刻失了知覺，看來也是這兩人施的打穴風，一時怒上心頭，狠狠地把三式「蟠龍杖」施出：「騰蛟戲水」、「蟄龍反尾」、「飛龍吐珠」，夾着怪招，裹着那蒙而女俠前後扎落。老道的迷魂派身法本不易招架，剛才他一時輕敵着了道兒，這時施出本門絕技，果然虎虎生風。那女子劍光驟然收斂，封閉全身，只看到一團光影，在虬龍杖左右迴旋，看的一衆武士都目定口呆，忽然一聲嬌叱：「着！」是蒙面女俠第一次開口，老道的虬龍杖起在半空，巳給削去大半截。石癲吃了一驚，幌身退走，女俠擒拿掌隨後打出，石癲閃得快，抓他不到，剛巧單長齡衝上，給她搭着一摔，又倒在階前。女俠一劍抵着，喝道：「金夢彪在那裏？」外邊各衞士想上前救援，却給漢子一道劍光擋着。

單長齡閉目待死，料不到有這一問，定眼一望，女俠神光四射，口裏不期答道：「金侍衞沒有到來。」那女子擧目四望，見殿上允礽等巳逃走一空，階前各武士按劍不敢動。她把劍收回，說道：「我不殺你，回去對金夢彪那厮說，明天這時候，我定到允礽那裏找他。」一縷輕烟似的升起，各武士望着兩人一瞬便杳，適才吃過他們苦頭的，那個敢追上？只在處喊着：「不要放刺客走！」正所謂虛張聲勢，就是這些。

石癲道人剛才幾乎給女刺客抓着，還沒死心，他預料刺客定會溜走，便從外廊竄身屋上，伏着去路。一會便見兩人縱起，女的巳把面罩移去，原來是個豐容盛鬋的少婦，豐華絕代，男的年紀差不多，紫棠臉皮，唇上長了短髭，一表正氣！老道心想：「怪不得武藝那麼高强，我還以爲是甘鳳池和呂飛紅呢！」一扭身形追趕。老道踊騰縱竄有他的眞功夫，只幌了兩幌

巳從旁兜上。那兩人似乎聽風知道有人跟蹤，女刺客倏忽隱沒了，躲得非常的快。石癲展起「鵬鳥張翼」，衝着漢子劈空一掌，夾着勁風，那漢子輕輕一縱，脚底凌空飄上了一幢高閣去；石癲曉得這是八步趕蟬絕頂輕功，更覺納罕。如果他這樣止步便沒事了，可是他貪勝不知輸，跟着又再衝起，剛踏上簷頭，驟然躍出一人，飛身便到。石癲只覺打一寒噤，全身震戰，心裏明白中了佛家最厲害的「雲羅掌」，無須打到身上，掌勁像蛛絲輕羅一般裹着四肢，失却活動力。他眼前一黑，身子直向閣下跌落。等到府裏衞士尋到時，巳是奄奄一息，後來卒成了殘廢。

且說柳一鳴和「七煞劈空掌」黃雲嶽給皇太子允礽撵出了密室，要他們去拿刺客。黃雲嶽便道：「柳兄，我們究竟是武林一派宗師，却給人作奴才一般的叱喝，怎生抵得。」柳一鳴也道：「黃老前輩，你不必說，我也想離開了，只是這樣走，似乎太小氣呢。」說話間，巳來到殿前，正看到單長齡給女刺客制服地上，他兩人躲過一旁。黃雲嶽悄悄地道：「他們要找金夢彪呢。」柳一鳴道：「金夢彪那厮是個小人，今晚他和他的老子金錩都沒有來，算他們的氣數。」黃雲嶽在耳邊答道：「柳兄，你聽到她說嗎？明晚還要來找老金呢。」再看時，兩刺客都巳衞走，柳一鳴便把當日雲台比劍時，金夢彪怎樣暗射狠毛鏢要害司馬瀛的事，告訴了黃雲嶽。他兩人都是有正義感的，第二天便不辭而別。

皇太子允礽等直到刺客走後，才敢出來，十四皇子氣得面青唇白，乘夜晋宮稟告康熙，說是四皇子的黨羽甘鳳池和呂飛紅，深夜前來行刺，殺害王府侍衞。康熙對胤是向來痛愛，立刻把禁衞軍統領納蘭明珠召來，責飭一番，說他防衞不力；皇城近畿，那能任刺客橫行。胤是又稟告刺客臨行時，還說出明晚要到大阿哥的府裏。康熙敕令納蘭明珠，到時帶同兩名御前一等侍衞，把皇太子府第重重包圍，務須將刺客拿獲。明珠接旨後，心裏眞是爲難，也怪甘鳳池等太過不把自己放在眼裏，如今聖旨下來，只有見機行事。

第二天，十四皇子等都到允礽府裏來，金錩父子寸步不離，在處保護着。外間禁衞軍守得如鐵桶相似，納蘭明珠和兩個御前侍衞來往逡巡，那兩名侍衞，在宮裏巳十多年，一個是滄州形意拳的趙振邦，其他一個是章克大喇嘛的弟子，叫額圖巴魯，使一柄潑風刀，重七十多斤，使起來像一柄大斧。允礽把幾個兄弟請到密室裏，一面飲酒，教府裏歌舞班在筵前獻技，藉此來打消心裏沉重的氣氛。金錩父子守在密室門外；過了二鼓，還安然沒事。突然傳說欽差快馬到來，納蘭明珠忙仗劍上前，果然是御前宣召飛馬尉來了，那欽差奔馳得氣冲冲地，把一片金符拿出；納蘭明珠隨即跪下，飛馬尉口裏只說：「統領大人，禁宮闖進了刺客，老佛爺召你馬上回去！」明珠知道這塊金符是放在皇帝身邊的，要用到它時巳是連片刻的時間也沒有的了，知道事情緊急。他一面吩咐趙振邦傳令禁衞軍回宮，一面問那欽差道：「怎樣？是什麼刺客？」飛馬尉還有點戰慄，答道：「統領大人，是一男一女，現在正由幾位侍衞爺們分頭阻截，怕把老佛爺驚了。」納蘭明珠知道宮裏地方遼闊，若果眞的給刺客闖進了，自己的責任非輕。

納蘭明珠率領禁衞軍走後，皇太子等才曉到，大家正在耽心着，允礽忙下令府裏一衆武士緊守各處要道！各人情緒緊張當中，後廂有人喊出了「有刺客！」單長齡等幾個高手，連忙趕到後邊察看。這時金夢彪仗着五龍劍把守迴廊，院外站了十幾名守卒。一刹那間屋頂飛下一個人來，各守卒刀劍齊起，正要剁下。金夢彪眼利，看那落下的人到地便仆，是府裏武士的裝束，他躍前喝着勿動，看淸楚時却是剛才趕到後廂去的一個侍衞，巳跌得昏了。他的老子金錩便道：「夢彪，我們上屋看去。」金夢彪答道：「爹，你在處保護大阿哥等人，讓孩兒領他們巡視去。」縱身上瓦，才躍身半空，巳給一股疾風吹來，眼前人影閃動，一個十分面善的女子隨風來到，操着生硬的北京口音叱道：「金夢彪，往那裏走！」她的掌風擋着他向前竄，只得半空打挺，翻回地上，那知刺客巳跟在身後，抓着他的衣領，短劍一揮，耳畔風嘶，金夢彪曉到生死關頭，抱着五龍劍驀地轉身；說也奇怪，他那寶劍黑夜裏金光一閃，刷的一下把來劍蕩開。金錩見兒子受襲，把子母鏢一連射出，鏢上的空膛子嘶風聲響，女刺客立刻鬆手。金夢彪足才貼地，回身掃出一劍，耳畔聽到噹的聲響，原來屋上電掣般又竄下了一個中年漢子，青霜劍貼着硬碰一下，五龍劍削它不斷，叮噹地卸開。那女刺客衝到金錩面前罵道：「原來是你這老賊教的一手，要拿這子母毒鏢來害我們。」她的短劍弧形直刺，金錩不敢怠慢，把大圜劍招數展開，拚力擋上。也回罵道：「你這妖婦，認不得人，胡亂拉起漢子來了。」意思是說素不相識，認錯了仇家。金夢彪方鬥着那漢子，聽了便切出江湖口語來，答他的爹道：「鷂兒上門，番道那邊的糟貨，愛和禿驢勾上的！」因爲他巳認出了來的是什麼人了，特地告訴他的爹一個光，好教防備。

這時單長齡等十幾個侍衞級的武士，都趕到來助戰，外圍守卒，劍戟如林，亮起火光，弓弩手伏在兩旁。有些武士昨天嘗過了刺客厲害的，只是虛招貼上，這反而碍了金夢彪父子的出手。金錩招架了幾合，覺得那女子手裏的劍寒光逼射，漸居下風，他一用袖子抓了兩枚子母鏢，大圜劍倏地捲起，女刺客點地疾起，他乘這當兒把鏢對準打出，兩點流星直襲，女刺客迎風拂起衣袖，兩枚鏢子立刻卸開，反向單長齡等人面前打去！金錩心裏一急，喊道：「你們快躲！」誰料有些武士不曉得這是子母鏢，內中有人伸手一接，另有人提劍擋去，立刻發出嗤嗤微響，子母鏢的三枚毒針射出，竟傷了幾個包圍那漢子的侍衞，只覺身上一陣痠痲。金錩料不到打錯自己人，當堂一愕，女刺客劍鋒疾下，左手施出「兜羅綿手」，攫着金錩持劍的手道一聲「着！」金錩手肘震得通痲，劍子飛到半空。女刺客擒拿手再起，攔腰抓着，衝向金夢彪撞去。事起倉卒，金夢彪當堂驚出一把汗，撇開漢子上前搶救，那

女子已到面前，金夢彪恐傷了他的爹，從下搶進，一手奪取他的爹。就在這一霎時光，他爹的身軀已擠到面前，擋着視綫，驟覺底下持劍的手一震，像觸了電般，劍子陡然脫落，忙把他的爹抓了過來！原來女刺客乘他視綫受阻，施出「葉底偷花」的擒拿手，把五龍劍搶去，轉眼之間，兩個刺客已冲到屋上去了。衆侍衞中好些能夠高來高去的，一齊縱身上瓦追趕，女子突回身掃出一股風，金光點點，已有幾個人半途翻下。金夢彪抱着他的爹，幸還沒有受到傷害。金錩各人喊道：「不要追了，他們臨去的一手『天雨花』金砂功，厲害無匹，你們快去看看大阿哥等，保護他們要緊！」

皇太子幾人躲在密室裏，直聽到刺客走了，才回復過神色。門外又是一陣馬蹄聲响，納蘭明珠趕到來，問這裏有無發生事故！原來刺客在禁宮裏出現時，幾個一等侍衞分頭阻截，一忽兒刺客又在寢宮那邊打傷了幾名守卒。到了納蘭明珠趕到，只見無數御前侍衞包圍養心殿，那處是康熙和后妃的寢宮，一些前去追刺客的，都沒法尋得影子。納蘭明珠四圍搜一遍，立即醒悟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忙進宮向康熙請安，稟告刺客已離開宮裏，懇准他回到皇太子邸捕捉刺客。康熙准奏，他才趕回來，知道適才已鬧得府裏一片混亂，還幸只傷了些武士，金夢彪辛苦得來的五龍劍竟失掉了。那些中了毒鏢的人，金錩拿出解藥來給他們敷上，總算沒弄傷了人命。

第二天哄動得滿城風雨了，天子脚下的皇城，竟連夕出現刺客，如入無人之境。石癩道人重傷，閻孟雄給自己人抓折了手臂，成了殘廢；一流高手單長齡、文廷珏等都給摔得昏了，柳一鳴、黃雲嶽、李嵩等各派劍手，全給嚇走了；此外中了「打穴風」的侍衞禁軍，共有幾十人。這不只王公巨卿震動，連北京地面的武林人都吃了一驚，有些猜是甘鳳池等所爲，也有人說是四皇子手下能人到來。只有金夢彪父子明白來的是甚麼人，他們心裏另有陰謀，所以一時不說出口。

康熙召開了御前會議，把責任放在多鐸元帥、科隆多將軍、十四皇子胤是、和納蘭明珠等人身上，限期把刺客拿獲。這天，朝臣奏稟年羹堯大將軍回京，候旨上殿，康熙忙傳諭召見。年羹堯穿了將軍袍服，英風颯爽，叩在白玉階前。那時他的地位還是個三品官兒，康熙見他平日有功，賜錦墩坐下。年羹堯把鎮壓回亂的經過編造了戰功，奏告一番。康熙平生好大喜功，自然滿意，嘉獎之後，又問道：「那南苑被盜的追風馬你有查到下落嗎？」年羹堯稟道：「老佛爺，奴才已派人到蒙古去跟踪了，不日便有消息。」這時候，多鐸和納蘭明珠把連日來京裏鬧刺客的事告訴給他，問能否看得出是那裏來的高手。年羹堯暗吃一驚，心裏明白，他記恨前仇，便向康熙奏道：「老佛爺，這事待奴才先查個明白，再定計擒來便了。」

消息已傳到了天壽山，多鐸也有密札前來，問是否甘鳳池等人幹的。那時獨臂尼巳去了關外找天池怪俠王雲龍，商量大計。陳四等和甘鳳池都吃了一驚，他們巳猜中了幾分，怕的是會牽連到自己身上，因他們曾夜探御園，未知康熙巳否曉得。甘鳳池聽說自己的五龍劍又給奪取了，不禁熱血沸騰。心想：「悔當日聽從慧根的勸告，不去取回來，如今更難尋出下落了。」他是個好動的人，給日來京畿發生的事吸引着了，這正和現時社會上發生了甚麼驚人事件一般，很多人都愛前去看熱鬧的。他爲着好奇心的驅使，便偸偸地瞞着陳四等人，和呂飛紅商量進紫禁城去偵查一下。呂四娘比他更愛探奇，自然巳不得同往；甘鳳池的妻子，雖然出身武術名門，但品性賢淑，對丈夫的壯志，從來就贊同的。

甘鳳池住在北京多時，地形爛熟，他和呂飛紅展開夜行本領，蒙上面具，進了紫禁城，眼前無數殿宇，他們只向着養心殿前去，沿路看到禁衞守卒分佈要道，樓閣彫欄，都站了宮廷侍衞。他兩人不敢大意，呂飛紅在他耳邊道：「我想看一下皇帝是怎樣相貌的，他住的地方又是怎樣的。」甘鳳池道：「聽說老頭兒住的是養心殿，單這一處便有前後幾進，建築成工字形一般，房間暖閣，不下三幾十間。」呂飛紅稚性未除，咋舌道：「那麼，他一個人怎住這麼多的地方？」甘鳳池答道：「傻孩子，他是皇帝呢，不說別的，就拿太監來說，爲了他一人，便有幾千人甘願把身體摧殘了，貪享榮華。」呂飛紅見義兄提到太監净身的事，女兒家究竟不好意思，甘鳳池巳覺，急把話兒岔開說道：「養心殿那邊有很多大內武技名手保護，我們今天到來，無非看看夜行人的影子，希望探得五龍劍的下落罷了。」說了，就在附近一所高閣伏着，遙望養心殿那邊動靜。一會，有人喝道前來，兩行宮燈照道。前行兩名武官，戎裝佩劍。呂飛紅指着那高個子的道：「他不是年八哥，幾時晉京來了？」甘鳳池看清楚果然是年羹堯，旁邊是納蘭明珠，他道：「我也不曉得他回來了，怎麼不見派人來天壽山告知。」只見年羹堯等匆忙地進了養心殿，隨行幾十名武士環立宮前。甘鳳池不想逗留太久，飛身下閣，正待呂飛紅縱落；忽然遠處兩點黑影，衣袂飄風，在眼前閃過。他們練過夜目，雖在星月無光的黑夜裏，也看出是一男一女，戴上眼罩，微風過處，巳竄到養心殿旁。

甘鳳池一拉呂飛紅，在她耳邊說道：「你看到嗎，那漢子展出的是八步趕蟬絕頂滑縱功夫，帶着那女的走，我以前要學這路本領，也沒練到。」呂飛紅要跟踪前去，甘鳳池心裏本來不想，又怕四娘說他長怯，於是一齊向養心殿那邊竄去。

他們方才走近，片刻間隨處亮出火光，剛才兩條黑影在火光裏縱起，伏兵齊出，大呼：「拿奸細！」樓閣暗處竄出來幾個武士，輕功本領都十分迅捷，阻着了兩條黑影的去路。一霎間那刺客劍光掃出，錚錚地响了幾聲，那些武士的刀劍都給他們削去了。那女的回身揚手，追近的人紛紛中途倒栽下去，兩條黑影反向殿後竄走，轉眼間便不見了。

甘鳳池扯着呂飛紅返身縱走，那知道這處簷頭屋脊，一時出現了無數禁軍，火炬照耀如同白晝，劍戟林立，弓弩手彎弓搭箭，一同喊道：「奉旨把刺客生擒！」

甘鳳池這才吃驚自己巳進了禁衞軍的包圍網，怪不得剛才兩條黑影反向後衝，沒有走近這邊來。

兩人仗着本領，立刻給幾個武士擋着，這些都是康熙御前一等帶刀侍衞，個個都練有上乘武功。他們更番接戰，厮纏着兩人，以多戰少，消耗甘鳳池兩人的氣力。漸漸打到殿前白石階上，侍衞愈來愈衆，禁軍重重在外包圍，兩人苦戰了半個時辰，無法衝出。

宮門開處，康熙皇帝出現跟前，跟前站着納蘭明珠、年羹堯；身後隨着的是胤是、多鐸，還有趙振邦、額圖巴魯等御前帶刀侍衞。康熙說了兩句話，納蘭明珠便走前傳旨道：「刺客聽着，皇上有旨，如果放下兵器，饒你等一死！」他剛說畢，面上突然變色，原來他看到的像是甘鳳池呂飛紅，並不是前兩天的刺客。他馬上回身在年羹堯耳畔說了一句話，年羹堯也當堂愕住，他估不到佈下了天羅地網，擒不到心目中的刺客，反把甘鳳池圍着了。一時覺得騎虎難下，他便走向康熙跟前稟道：「老佛爺，這事讓奴才去勸服刺客罷，請聖上先回宮休息。」康熙見他們這樣說，只得下諭道：「你們務要把刺客生擒，解來讓我一看，是甚麼三頭六臂人兒。」

年羹堯知道擺錯了計，但碍着十四皇子和衆侍衞在塲，沒法轉圜。他和納蘭明珠走到階前，傳諭道：「禁軍武士聽着，刺客走不了，你們都停下來！」那些侍衞守卒，見大將軍傳令，一時都抽身後退。甘鳳池呂飛紅殺得滿頭大汗，納蘭明珠跟着說道：「好漢聽着，你們還是聽我相勸，把劍子放下來，萬歲爺巳說過饒你們一命了。」乘着旁人不覺，打出眼色。甘鳳池正在惶駭，見納蘭明珠示意，只得把武器抛開。

年羹堯又傳令各侍衞一律後退，遠遠包圍着。納蘭明珠走近兩人跟前細聲說道：「你們無論如何逃不了，事巳至此，快聽我的擺佈，否則，便有危險。」甘鳳池呂飛紅都沒有出聲，深悔踏進了他們的陷阱。納蘭明珠和年羹堯左右仗劍，押着兩人來到養心殿。康熙知道巳把刺客擒到，出到殿上，甘鳳池呂飛紅都不肯跪下，康熙突然面色一沉，喝聲「拿出斬首！」

史雲程兩番施妙計

且說年羹堯和納蘭明珠都料不到甘鳳池會偸進宮來，如今刺客拿不到，反將他兩人捕獲，心裏正在躊躕。這時見康熙喝令拿出斬首，暗地吃了一驚。年羹堯忙俯伏奏道：「老佛爺，賊走竟敢闖進宮來，罪該萬死；但奴才適才看到還有他們的同黨漏網，殺了未免便宜了他們，不若交給奴才審訊，待供出餘黨，那時處決未遲。」納蘭明珠也奏道：「奴才啓稟聖上，年大將軍說的有道理，前幾天大阿哥府裏鬧的刺客，看來不像是這兩人。」康熙見他們這樣說，餘怒未息，可是想起剛才曾經傳諭，如果刺客丢開武器便饒過不殺的，斷難說過不算，於是下旨把兩人暫禁天牢，交納蘭明珠負責看管。

天牢就在禁衞軍營房範圍裏，很久以前，天池怪俠王雲龍曾被關在這裏；四皇子蒙寃下獄時，也是禁在同一的地方：是一所築在地下的石室，有兩扇鐵門隔着。那天納蘭明珠把誤捉甘鳳池的事通知了多鐸元帥，請他派馬快報告四皇子，趕返京來營救。他一面偕年羹堯到天牢，看到甘鳳池和呂飛紅各住一室，床帳也設得舒服。甘鳳池見他們進來，低頭不語。納蘭明珠在雲台山劍友樓和甘鳳池見過面；年羹堯早在江南時候，巳和呂飛紅、甘鳳池、白泰官等結交，大家在江湖上闖過一時，感情較好。當下走前說道：「大哥，這次你爲甚麼闖進來，做了別人的替身？」甘鳳池瞪了他一眼答道：「大將軍，不要來貓哭老鼠了，我甘鳳池受了人家欺侮，連妻子也給架走了，沒見到一班朋友相助，如今肉在俎上，要殺便殺，怕死不會到來。」納蘭明珠見他生氣，忙上前說道：「甘壯士，你不能盡怪我們，這幾天紫禁城鬧得鷄犬不寧，你們何苦要闖進來，使我們難做。」納蘭明珠也曉得刺客另有其人，但還疑心是甘鳳池的一夥。呂飛紅在旁反駁道：「我的統領大人，你不要寃枉了好人，我和大哥巳多天沒下過天壽山了，昨天大哥聽說五龍劍又給人奪去了，才進來一探的。」明珠訝道：「那麼，姑娘也曉得刺客是那一綫上的人？」呂飛紅應道：「這點連我們也不知，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可以問一聲陳四老前輩等人，他們陪着我們一道兒，沒下過天壽山。」

年羹堯見甘鳳池面色稍霽，才上前道：「大哥，這次我們在老頭兒跟前，總算是盡了一點兒力，目前且等老四回京，才有辦法救兄等出獄。」甘鳳池只哼了一聲。呂飛紅道：「八哥，如果你查出那刺客是那兒的人，趕緊對我們說一聲；還有，我師傅慧根巳到了關外多日，最好能夠設法替我通一個消息。」年羹堯點頭答應：回身和納蘭明珠出了天牢。

康熙這幾天剛巧生了病，十四皇子胤是等也探出了連夕大鬧王府的刺客不是甘鳳池，又碍着年羹堯的面子，不便露骨地和他作對，只在私下裏和胤異等商量，因此把審問甘鳳池的事暫時擱下。

這番急了魚壳大俠陳四和八極頭陀等人，他們見甘鳳池的妻子美娘天天鬧着要下山，把丈夫救出來。馮小五道：「這番都是那刺客闖的禍，沒有他們來京胡鬧，甘賢姪便不會落在天牢裏。」八極頭陀答道：「我正疑心刺客的來歷，看那女子的出手像是我們大漠派的神功，不過現時有這樣上乘功夫的，只有眞如大喇嘛和我哥哥阿朗，此外便是我的甥女沙哈洛，她是個修士，從未來過北京，而且我們派裏，想不出有這樣輕功的中年漢子。」他這一提，陳四恍然大悟道：「你說起來，給我憶起了，前時我到過武當雙燕兄弟那裏，道上遇到五台太極手雲中劍的大公子春明，脚下一路八步趕蟬絕頂輕功，武林裏少見，他是宗流土司的衣砵傳人，看來這次十九是他來了。」一句話驚醒了八極頭陀阿曼，他道：「我立刻要下山訪尋我的甥女阿檀娜，前些時我便知道王春明隨她到過西部蒙古去，兩個人感情很好，這次定是他們一道兒來了。」說話間，莊外有快馬遞進一封密札，是多鐸元帥送來的，約陳四夜裏到他府去。各人商議一番，留下

馮小五在莊裏，陳四、八極頭陀、陳美娘三人，結束停當，進城行事。

他們剛下到山，只見面前來了一輛騾車，駕車的漢子鬢髮皆白，把風帽蓋得很低，只露出大半個面孔，目光如電，年紀已在七十開外；他揮起鞭子，口裏叱着「呼啦啦啦」的奔來。陳四瞥見車裏坐着的人正是獨臂尼慧根，不禁喜出望外。慧根在車裏向他打個眼色，便對那車夫嚷聲道：「老鄉，請你把騾兒趕快點兒，我要回天齊廟去做法事呢！」陳四立刻會意，連忙拉着女兒美娘，避過騾車。走了一程，八極頭陀覺得後邊似有人在「釘梢子」，他回身向草叢裏縱去，抓出一個人來；這時，路旁樹後，又有一個漢子拔脚飛跑，美娘雙足一點，飛身趕上，執着他的衣領牽返來。大家一看這兩個狗子，獐頭鼠目，阿曼喝道：「誰教你們釘梢的？快說！」那兩個人還在撒謊，回答是本地人，出來捉兎子的。美娘心裏氣惱，揑着兩人的頸骨一握，痛得他們倒地嚷道：「姑奶奶，我說了，是八阿哥府裏金侍衛派來跟踪的，每天給我們五兩銀子。」陳四過來勸道：「放了他們罷，以後我們行動小心一點便是。」那兩個小子頸骨幾乎折了，爬回草叢裏去。

大家到了天齊廟，獨臂慧根果然在處，陳四問道：「大師幾時回到的？」慧根道：「今天早上才趕到京裏來，便知道出了事，現在讓我來給你引見一位朋友。」話還未罷，室裏走出一人，正是道上駕車的漢子。陳四覺得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一時想不起來。慧根道：「我這次到關外去，爲着要請他們兄弟到京來，這位就是武林裏誰都曉得的鐵馬神功。」各人吃了一驚，料不到此地相逢，因爲鐵馬神功史雲程，二十多年前名兒傳遍了武林，是個本領了不起的人物。後來銷聲匿跡，陳四以前見過的，是康熙在校場裏閱兵時，御前一等侍衛長雲瀛，面貌和眼前的人有點相似。其實，史雲程那時的確是化了名在宮裏充當禁軍統領，前幾年才奉了康熙的密旨到貝爾湖設黑獄，其中好些事蹟，在本文裏有敍述，這裏不必細表。

各英雄見過面後，問起天池怪俠王雲龍近況，才知道五台山老僧隱禪上人前月已經圓寂，這個僧人就是前皇順治，傳說和王雲程兩人有着很微妙的血統關係，史雲程自從革面洗心之後，這年間，跟着王雲龍隱跡天池，但給八皇子胤異知道，幾番遣人去聘請入京，當王府裏的教練。他們兄弟爲避免麻煩，走到飛刀手洪承棟家裏住下。上月裏花自芳趕來見他們，說隱禪上人病重，所以同到五台山去。順治見他們來到，吩咐了後事，又對兩人說出一些秘密，那晚便圓寂了，王雲龍無限悲傷，留在塋前守墓，着史雲程跟慧根先來。

陳四等聽到了順治這樣收場，不免感嘆一番。大家把話兒說到營救甘鳳池方面去，慧根道：「可是剛才去訪一些武林朋友，已曉得日來大鬧紫禁城的刺客是誰了。」她把雙眼望着八極頭陀。阿曼驚道：「難道眞的是我外甥女來了？」慧根答道：「十九會是她，一會我們到西山碧雲寺去便會明白。」陳四說道：「聽說沙哈洛神尼性子古怪，如果我們去求她救出甘鳳池，豈不顯示我們本事不濟。」獨臂尼曉得陳四平日派別的觀念頗深，便道：「我們也不須多人前去，貧尼打算和阿曼大師、史道兄兩人到碧雲寺打探一下，如果眞的是沙哈洛，那時請阿曼大師對她道達來意便了。」

黃昏時候，慧根和八極頭陀上了騾車，仍由史雲程作御者，向西山進發。碧雲寺就是當日董小宛被禁的地方，後來已重建一新，由幾個老尼掌香火。八極頭陀見沙哈洛沒有前來找自己，心裏有點氣，賭性子跟得遠遠地。慧根和史雲程踏進寺門，看不到甚麼動靜，來到後殿，這處一道天階，史雲程覺得眼前白影子幌動，剛喊出一聲：「有人！」驀地掌風襲到面前，若果不是史雲程有鐵馬的綽號，他儘會給滾出門外去；慧根隨在他身後，也感到一股勁風掃來，連忙施出「金剛貼壁」內功，站着不動。這時已看到來的是個蒙面女子，全身短紮。史雲程不甘示弱，也把峨嵋派的柔門本領施出，只見一股旋風迎地捲起，敗葉枯枝，捲成一道氣柱向空飛起。那女子縱身竄到半空，口裏嚷道：「鷹爪兒來了！」轉眼間寺裏又縱出一個漢子，利劍護身，一眼望見史雲程，當堂愕住。史雲程叫道：「王哥兒，是我呢！」那漢子沒有應他，向簷頭招手喊道：「甚麼鷹爪，快下來罷。」一刹那間八極頭陀也進來了，剛才的女子在空裏一翻腰子躍下，揭開面具，向八極頭陀施出蒙古的拜見禮，說道：「阿曼舅舅，恕甥女不知你來了。」她和漢子把各人讓進寺裏靜室，見過了慧根和史雲程。大家一看那女子，秀麗如芙蓉出水，亭亭玉立，面容生彩，雅淡無匹，心裏都暗暗稱讚。

這女子自然是阿檀娜，蒙古人尊她做三音神尼沙哈洛。本文一豈四八期「金砂功驚走大圓劍」那一回裏，說她和太極手王春明進京，擱下到今。沙哈洛在道上已改了裝，她和王春明抵北京後，先往拜訪青龍會中人，會裏香堂主安排兩人在碧雲寺歇下。沙哈洛對這裏風土人情都不熟，聽說近來甘鳳池正給八皇子等人誘進京來，遭了毒手。因爲青龍會中人沒探清楚甘鳳池那晚夜鬥十三陵，巳給陳四救出，匿跡天壽山上，以爲巳被抓起來。沙哈洛要報復金夢彪到阿苔山行刺的一口氣，對皇太子等人恨透了，連阿曼都沒有找，一下手便鬧得滿城風雨。她知道事情眞的弄大了，防官裏派人到來搜捕，所以見了史雲程，便誤會是八皇子派來的鷹爪。

阿曼把甘鳳池前幾天受擒的事說出，沙哈洛一聽是年羹堯佈下的伏兵，不禁氣惱。她雖然和甘鳳池呂飛紅沒交情，但那晚也看到兩個夜行人的影子，當下她告訴阿曼說，定要把甘鳳池從天牢裏救出，教年羹堯知道厲害。慧根忙止着道：「沙哈洛，你切不可再進禁宮，現時年羹堯和納蘭明珠正奉旨拿捕刺客餘黨，還是等尹青來京後再商量罷。」沙哈洛向來對年羹堯沒有好感，口裏雖然答應，但心裏却認爲獨臂尼看得年羹堯太了不起，有意戲弄他一番。

這幾天來，大阿哥允禔、八阿哥胤異等不時聚商大計。允禔因荒唐過甚，康熙有意把他廢了，他知道非振作一番不可。

他府裏養的多是鷄鳴狗盜的人物，內裏有西洋煉劍師，也有製造火器的工匠。他回來對各門客說道：「十四阿哥要佈些奇謀，把前幾天的刺客拿到，好教老頭兒知道他的本領。」那些門客要討好他，獻出一條妙計。允禔聽了，連忙和十四皇子等商議，分頭行事，只等候魚兒進網。

話分兩頭，沙哈洛自見過史雲程等人後，回到寺裏客廂，原來她這一次路上和王春明熱戀得如膠如漆，像一對蜜月夫婦，但到了北京，便和春明隔離住宿，日間才相聚一起。

王春明見她進來，看看窗外沒人，把她拉在懷裏，親了一下，阿檀娜嗔道：「你這人白天也是這樣，給老住持撞進來，教我怎生有面見人。」一面把他推開。王春明抱得更緊，打俏地說道：「阿檀娜，我倆自離開阿苔山，日夕都在一起，來了北京後，只在日裏見你，教我如何不渴想呢。」沙哈洛拿纖指戳到他的面上，嬌聲問道：「哥兒，你未遇到我時又何如？你總不想想這個是什麼地方，如今我兩人處在什麼環境裏。」

王春明給她一說，剛才的熱度當堂下降，陪笑道：「阿檀娜，我始終愛着你，不論是什麼時候，我心都忘不了阿檀娜，雖然目前危機四伏，我總覺得有你在身旁的時候，我便勇氣倍增，無所畏懼了。」

沙哈洛心裏一陣凉浸浸地，感到春明柔情蜜意，女人最愛聽的就是心上人對她說些衷心的話，一時投懷送吻。

兩人沉默了一番，沙哈洛突然把他一推，說道：「今天你不是約過香堂主見面嗎？看看有什麼消息。」因爲王春明的弟弟崇明，是青龍會華北五省的總舵主，在各地裏都有香堂設立，王春明到了北京，便找到了香堂主齊雲亮，暗中聯絡，給他兩人帮忙。

過了片刻，碧雲寺後門走出一個挑字紙簍的老叟，這老叟戴了風帽，鬚眉皆白，手裏拿着一根竹耙子，一路哼着：「敬惜字紙，功德無量。」

往日裏讀書人愛惜文字，寺廟前設了字紙爐，由一些善堂僱人把路邊字紙檢拾，拿來焚燒，這情形到今天已不多見了。那老叟就是王春明的化裝，他這一去，回來便惹出了大禍。

這時多鐸元帥也收到了納蘭明珠的密札，說康熙派年羹堯到塘沽去檢閱水師，十四皇子奏稟，把甘鳳池呂飛紅提交刑部審訊，日間便會起解。多鐸吃了一驚，因爲刑部大臣是胤異一班人的黨羽，如果甘鳳池交刑部鞫訊，準會要嚴刑逼供，他立刻派快馬通知天壽山各俠士，叮囑切不可到天牢刼獄，現時十四皇子等巳密佈伏兵，不易逃脫。快馬去了，多鐸還不放心，又派了幾個心腹侍衛，到宮裏見納蘭統領，打聽消息。

這是烏雲密佈的夜上，紫禁城守衛比前緊張，各王府的武士都出動了，在午門前後巡邏，殺氣隱伏。過了三鼓，各殿燈光巳熄，神武門的飛簷上，出現了兩條黑影，向着禁衛軍營房竄去。這兩人沿着高牆滑縱，一忽便越過幾重高閣，俯瞰下面，便向一條通道走去。

突然牆角閃出一人，把那校尉的咽喉握着，劍子立刻在他額上晃動，喝聲：「要喊就給你一刀！」校尉舉目望去，是個蒙面漢子，他牙關巳震得格格作響，隱隱叫出「饒命！」漢子放低了嗓子問道：「要饒你時，快對爺爺說出天牢的所在！」校尉忙道：「爺爺，我說了，求你不要殺我，那天牢就在前面紅牆側的石脚房子，有鐵欄門圍着的便是！」漢子又問道：「那姓甘的欽犯是否關在那裏？」校尉慌忙應道：「爺爺，你來得眞巧，入黑前巳提去了，聽說巳放進了鐵囚車，放在東閣那邊。」

漢子聽了，似乎一驚，忙叱道：「你敢對爺爺說謊！」那校尉叩頭回道：「小的沒騙爺爺，你不信時，到天牢那邊看看，牢前的鐵門也打開了。」漢子沒有再說，解下校尉的腰帶將他縛起來，塞了口拖到牆角去。

來的就是沙哈洛和王春明兩人，他們飛簷越脊，早見弘德殿下守衛密佈，燭火照耀，伏在東閣上窺望，隱隱見到殿上停着兩具囚車，車裏一男一女，頭顱伸出車上，鐵板夾得緊緊，遠望面目分辨不清，因爲他兩人都未見過甘鳳池和呂飛紅。

王春明道：「這樣怕不容易下手，讓我到殿後去，誘那些狗才們走開。」

沙哈洛看見囚車，回憶以往清兵到蒙古去，把她的族人一樣打進囚車，熱血沸騰，答道：「我們來了，難道罷手，倘若走了風，你記着要跟我一道兒走！」王春明拔出青鋼劍，展起八步趕蟬，身形直起，繞過弘德殿，從側門搶進。那裏守衛禁軍一聲發喊，包圍上前，王春明像獅子下山，劍光廻環，一瞬間把禁衛兵卒殺得紛紛倒下。

這時巳見幾個宮廷武士從殿裏前來，一齊搶進。王春明早巳掏出柳葉鏢，幾縷白光投出，眼看有兩名侍衛中鏢仆下，他劍子一揮，大步殺入殿去，守在囚車外面的武士，倉忙阻截。

沙哈洛看準時機，鷹隼般疾下，她手裏的昆盧寶劍熠熠生光，囚車外幾重守卒，潮水般此仆彼繼，那時殿旁閃出了金錩、金夢彪、和幾個御前一等帶刀侍衛，左右出擊。沙哈洛袖裏捲出大漠神功，夾着金砂，如雨射出，金錩等人揮起劍鋒擋着，但守卒巳給打倒了不少。鐵囚車離她面前只兩丈多，她撇開各人，身子凌空，想竄到殿裏去。

突然金錩等人一聲喊叫，殿裏起了一陣子濃烟，隆然一响，眼前景物一變，剛才兩乘鐵囚車瞬巳沒入地面，翻過來的一面鐵板，察的一聲把王春明手裏的劍攝去，沙哈洛知道不妙，半空翻起觔斗，幸而她手裏的是三音廟鎭寺寶物，名叫昆盧劍，可辟塵埃，禦狂風，平時放在神廟塔上，風沙可以減少，因此沒有被磁石堆吸去。那時王春明赤手陷進武士的包圍，沙哈洛翻身落下，掃出幾劍，一陣金鐵交迸聲响，把幾個侍衛的刀劍削斷。金錩父子和一個揮起大板刀的侍衛逼到面前，沙哈洛返身，運劍橫切，水波光影裏，兜羅綿掌從下攫出，金夢彪手裏的劍子給她抓着，感到觸電一般，沙哈洛奪劍拋向王春明，叫出一聲：「隨我來！」兩人先後如箭衝出殿外。

　本來王春明的輕縱功夫比沙哈洛來得快，但他記起適才沙哈洛叮囑如果失風要跟在她後面，他也爲着要保護沙哈洛。兩人剛竄出殿外，階前伏兵盡起，弓弩齊發，沙哈洛雙掌掃出疾風，箭矢紛紛落下。她一勢「鵬鳥張翼」，起在半空，那知殿角簷頭，一霎問躍出十多個宮廷武士，紛紛把暗器打出，原來這些人都是各王府挑選出來的高手。暗器有袖鏢、連珠彈子、釘頭箭等如飛蝗襲到，沙哈洛展起「春蠶結繭」護體劍路，劍影游絲縷縷裹着身子，暗器都給彈開了。她雙足落在簷角，回身看王春明，已給剛才發暗器的宮廷武士擋在後面，一時沒法脫身，她急施「鷂子翻飛」搶前救援，金砂打出，眼看有幾人已中了金砂，說時遲，只見四週火星點點，從下衝起，都向她身旁襲來，沙哈洛以爲又是什麼暗器。那些火星一到上空，立刻轟隆發響，爆出强烈火光，目爲之眩，還幸她竄伏得快，鼻子裏嗅到一陣硫磺氣味，曉得是一種爆炸性的火藥。她心裏一急，四邊流星愈來愈多，像連珠炮的發響。她冒着烟硝，躍到王春明身畔，毘盧劍連扎幾下，把包圍的人殺退，領着王春明向前縱走。

　這時候，屋上出現了無數官兵，把流星炮轟出，沙哈洛衣袖掃起，從火光中如箭冲走，忽覺身後沒有了王春明的影子，回頭一望，原來王春明已被火炮炸傷，翻身落下。沙哈洛一時忘了形，想飛身下去，剛一舉步，忽覺臂膊隱隱作痛，誰知已給火藥炸傷。這時又有一股刀風剝到，兩旁出來幾個劍手，連戳帶掃，又把她纏着。沙哈洛從來沒試過這樣倉皇，這番因心急王春明失手，受了刺激，竟沒法把面前的宮廷劍手擊退。試一縱騰，兩邊錨鉤飛索紛紛搭落，幾乎把她綳倒。

　四週包圍的武士都喊出了：「奉旨拿賊！」火光照耀，無所遁形。憑沙哈洛的本領，還能夠脫出包圍的，可是她要救王春明，不願單身逃去。這番和她交手的武士，都是自康熙御前侍衞裏挑選出來的，個個有上乘武功和輕縱本領，他們更番上前，纏着她不放。

　她漸漸覺得支持不住，臂傷作痛，她口裏低聲叫：「王哥兒，我死也和你在一起。」突然面前門着她的幾個武士，「哎唷」一聲倒下。沙哈洛定睛一望，才知黑暗中來了兩條影子，也不知他們從那裏來的，其他的侍衞回身迎戰，黑影裏出來一個老頭兒，身子幌動，已抓起一個侍衞迎面摔去。這時她已認出老者是史雲程，後隨的是獨臂尼慧根，心裏一喜，毘盧劍察察兩下，把門着的人劍子削斷了。慧根縱身上前，拉着她騰身便起，史雲程護在身後。

　獨臂尼挽着她施出草上飛輕功，瞬已越過幾重大殿，並不走向宮牆，突然降在一處竹林裏，旁邊一列紗窗，老尼推窗逕進，史雲程已跟到來。這裏像一所讀書的精舍，內裏書畫琳瑯滿目，可是空無一人。沙哈洛正感驚疑，史雲程已走近一面大鏡前按着推去，便露出一扇暗門，老尼牽着她踏進，那扇門立刻復合。沙哈洛運目看去，這處是一條複道，有石級趨下，他們在隧道轉了幾轉，進入一所大房子，佈置得十分精雅。史雲程燃着桌上的蠟燭，室旁還有兩道暗門。沙哈洛也無心細看，急着向慧根說道：「老師傅，王兄遭了暗算，小尼定要把他救出。」慧根拉着她的手，答道：「沙哈洛，你須安靜一下，王賢侄沒有死，只是遭擒罷了，你現時使不得性子。」史雲程在旁也道：「沙哈洛，這次是胤是等佈下的陷阱，誘你和王賢侄投進虎口，那火炮暗器是大阿哥府裏西洋火藥師造的，打算把你們轟傷了生擒。」沙哈洛才明白中了他人之計，又惦念着王春明，一時淚珠滴下衣襟。慧根像慈母一般地安慰着她，又給她敷上金瘡藥，幸還是皮外受傷，不會妨事。

　慧根忽然說道：「沙哈洛，你知道四皇子已返京來嗎？」沙哈洛瞪目問道：「慧師傅，你說是尹青？」慧根點頭道：「還有誰，他今天才趕返到京裏，你一會便會見他。」史雲程從橱裏拿出一瓶酒，還有飲料，他們都喝了一些。沙哈洛見獨臂尼還沒去意，便道：「慧師傅，這裏料是宮裏的地下室，我們趁這時候想辦法把令徒救出，抑是離開險地，也要決定了。」慧根沒有即答。史雲程却走近她身旁說：「沙哈洛，你安心好了，這處雖是皇宮地下，但比任何地方都安全，我們打算在這裏留下一天半天，救出王賢侄等三人，才會離開。你能耐心的等着嗎？」沙哈洛不由不相信他的話。她知道鐵馬神功史雲程往日是康熙御前第一個寵信的武林名宿，他給康熙建下了無數功勞，在宮裏幾十年，對一切秘密瞭如指掌。說到他和王春明的關係，在她未認識春明之前，他們已在一道兒合作，發掘過五台山寶藏，有這樣深的關係，自然不會是騙她；同時，獨臂尼慧根是呂飛紅的師傅，對於徒兒的安全，定然和她一樣心急。她還沒明白的，就是未知道史雲程和慧根要留下在這地窨裏幹什麼。

　地下室裏靜悄悄地，簡直令人不敢相信上面就是守軍林立的深宮禁地。這時幾個人倚身炕上休息，將近五鼓，一扇暗門外面敲了三下，三人倏的醒來。史雲程問過暗號，一按消息把門開了，走進來一個宮女，面容很是漂亮，沙哈洛一愕。史雲程把宮女迎進來說道：「納蘭公子，如果答暗號的不是你的聲音，老漢幾乎也認不出是你了。」沙哈洛才知來的是禁衞軍統領納蘭明珠，不覺吃驚起來，按劍戒備。慧根忙把她按住道：「沙哈洛，納蘭統領是暗助我們的，你不要疑心。」納蘭明珠把假髮脫去，過去和沙哈洛相見。沙哈洛急着問道：「納蘭公子，王春明怎樣了？他被關在那裏？」納蘭明珠答道：「女菩薩，你放心，王公子只是炸傷了，內部沒緊要。十四阿哥等要把他看管，後來禁不起我在老頭兒面前力爭，才放在天牢和甘鳳池關在一起，我已派了親信照料着，給他敷了傷口。」沙哈洛這才略舒掛慮。史雲程問道：「這次胤是等怎麼會幹出這一手？」納蘭明珠搖了搖首答道：「這幾天來他們令我沒法離得老頭兒半步，我曾派人趕到多鐸那裏通消息，教你們切不可蹈進來。我知道胤是十四阿哥奉了密旨，調動禁軍佈下機關，他們兄弟派了大批武技名手到來把守各處要道，老頭兒又傳諭所

有禁衞軍都給十四阿哥指揮，日夕佈防。前兩天便把年將軍派到外間去了，他們掌握了整個紫禁城，還派親信侍衞日夕跟在我身旁，使我無形中也受了監視呢。」他說到這裏，沙哈洛問道：「納蘭公子，那麼，甘鳳池呂飛紅沒有放進囚車嗎？」明珠要答道：「這全是一種疑兵之計，他們說把甘鳳池兩人解刑部審訊，只在老頭兒面前提過，故意放出空氣來罷了。到了今天，他們又把鐵囚車放到弘德殿，我明白他們又要弄什麼詭計了，但一想你們定已收到了多鐸的消息，料不會冒險到來，所以沒有理會，誰知你們竟然投進。」他說時把眼望着了沙哈洛，神尼給他說得有點不好意思。慧根忙替她說道：「沙哈洛沒有收到多鐸的通知，她和王賢侄都是要救出甘鳳池和我的徒兒來的。」明珠歎道：「我早就勸你們要等四表兄回來以後，才好進行，現在事情弄大了，更難解開結子……」他這一說，把慧根提醒，立即打斷他的話頭問道：「四皇子去了那裏？怎麼不見他一道兒來呢？」明珠應道：「四表兄乘夜偷進普福宮去，見他的母后衞娘娘去了呢。」

　文中交代：原來尹青帶來白泰官、周潯、冒蓮幾人，從西安趕返北京，他在九華台先收到了王春明來信，告訴他已到了阿苔山，沙哈洛神尼約定一個月後把蒙古王妃施拉美送到敦煌，約期前往迎接，又告訴尹青說他和沙哈洛趕往北京一行，請尹青各人也到京來相見，不過對於阿苔山遇到金夢彪行刺的事並沒提及。過了幾天，尹青又收到快馬傳訊，是多鐸寄來的，說甘鳳池在京裏失去五龍劍。他帶着白泰官等幾人，沿途換馬趕程，路上又連接陳四老俠消息，說甘鳳池和呂四娘失手，禁宮連夕鬧刺客，還把刺客的情形敍述。尹青料是沙哈洛王春明已到京畿，更加心急，如飛趕到京裏，羣雄都在天壽山聚面，獨臂尼慧根、鐵馬神功史雲程也來了。尹青還是皇子的時候，便長日和史雲程一起，跟他學過幾手武技。這時萬壽山莊裏，聚集了天下武林名手，有認識的，也有未會過的，大家一一相見，女俠冒蓮知道她的師傅沙哈洛來了，急着要進城去叩見，陳四見多鐸元帥叮囑過各人切不可進城，又怕人多會受奸黨注意，主張不要輕動。大家商量一番，決定尹青回到多鐸府裏，問清楚了宮裏近日情形，史雲程和慧根，仍駕着騾車進城，並約沙哈洛前來和尹青會面。

　尹青到了多鐸府裏，知道十四阿哥胤是自回京後，已和皇太子允礽、八皇子胤異、九皇子胤唐等勾結在一起，在康熙面前興風作浪，又問起他的娘親衞妃，多鐸黯然說道：「外甥，你母自關進冷宮後，這十多年來老頭兒一直沒有見過她，只有我每年元旦藉着朝賀得見她一面，她身邊有幾個老宮人侍候，起居還好，可是長日想念着你。」

　尹青聽着不禁流出淚來，想起當日蒙了不白之冤，還連累母親過着無情的歲月。他暗暗切齒恨道：「舅舅，外甥總有一天要和他們算帳的。今兒夜裏，我想找明珠表弟帶我到普福宮一見我母。」

　多鐸正想勸止他不要冒昧進宮，外面親隨進來報告，說慧根大師有事求見。多鐸忙教下人迎入，原來史雲程也一道來了。他們見了尹青，立刻說道：「這番糟了，沙哈洛和王春明沒在西山碧雲寺裏，看情形他兩人會冒險劫天牢未定。」

　多鐸先嚇了一驚，說道：「明珠正有消息來，胤是在宮裏已佈下了羅網，我看要趕着去制止他們。」那時天已入黑，史雲程曉得皇宮裏有一處秘密隧道，地下築了很多房子，預備皇帝遇到危急時逃走之用。

　康熙所住的養心殿，西暖閣掛着一幅大中堂山水畫，後面便有暗門，直通到地下室，其中幾個道口，一處是春雨軒珍玩室的大鏡，另一處通到禁衞營，隧道出口在宮牆後的石牛欄。這些秘道，只有皇帝和幾個近臣曉得，平時沒有御旨，進去的要受到極刑。

　且說史雲程和慧根帶着四皇子尹青，從宮牆外弄開石門，從隧道進入禁宮，史雲程地方較熟，他教尹青先在密室等候，他走間道來到禁衞營的機要室，窺一下納蘭明珠不在，外面一片喊聲，知道發生了事，忙回密室裏對尹青說知，教他往見納蘭明珠暗助一臂。史雲程和慧根走出隧道，竄到殿上一望，弘德殿那邊人聲鼎沸，金刃劃空，連忙和慧根趕前去，剛巧見了沙哈洛苦戰一班王府侍衞，立刻衝前把她救出來，到密室暫躲。

　書接前文，沙哈洛在密室見了納蘭明珠，過了不久，那扇暗門又有聲響，這番進來的是尹青，他一看沙哈洛神尼豐采依然，但面色帶點蒼白，忙上前拜見。納蘭明珠見尹青面帶淚痕，問道：「四表兄，你見過了衞娘娘嗎？」尹青笑道：「只一刻兒，我娘還以爲是做夢呢。」納蘭明珠又道：「娘娘身邊侍候的雖是心腹，但表兄還須謹慎，不可露出了行踪。」史雲程忽然說道：「四阿哥，你儘管到普福宮去，我要在這幾天之內，把王賢姪等三人救出，都全憑你助我一趟。」尹青和各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納蘭明珠搖首說道：「史老前輩，這使不得，普福宮週圍都有皇太子等人的耳目，萬一走漏了風聲，那時可不是玩的。」

　史雲程一拍胸膛應道：「你們只管相信，我已想到一條妙計，把甘鳳池等救出來。」他一面走近明珠和慧根身旁，耳語一番，納蘭明珠露出了驚疑之色，說道：「這樣實在危險，你老人家不怕老頭兒反面無情嗎？」史雲程一時鬚髮皆張，說道：「老夫已活了七十幾年了，以前所作所爲，恍如做夢，如今有機會替你們後輩幹點好事，就算丟了性命，又有甚麼可惜的！」他面上放出光芒，回復了壯年時候的英勇氣概。

　慧根這時，才知道史雲程跟着天池怪俠兩年，已受了他的感化，完全改變了性子。沙哈洛先上前合十頂禮，謝道：「史老前輩，請受阿檀娜衷心的敬禮，爲了王春明甘鳳池幾人，我就在這暗無天日的密室裏等上三年也願意，就請老前輩依着去幹吧。」

　尹青也非常感動，向他拜了一拜。納蘭明珠臨走前向沙哈洛取了她的毘盧劍，準備行事。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連日來呆在家裏，悶悶不樂，整天在書房裏把自己關起來，他的雙親還以爲他閉門苦讀，準備赴考，因此都不去打擾他。其實，他獨自在書房裏胡思亂想，對於江雪勤向他提出兩人私奔的問題，正不知如何決定，以致使他坐立不安。一天晚上，獨坐無聊，想起自己的功夫已荒廢多時，於是便持劍步出花園，演練劍術。突然他瞥見一條黑影，從園牆外掠入，直向假石山竄去，於是立即停止練劍，向那條黑影追去，結果被他追到了，一看之下，原來竟是江雪勤，而且骨節還受了輕傷，管照夕不禁一驚，逕自抱起江雪勤回到書房去，替她推拿了之後，已無大碍，撥着，兩人愛火重燃，繾綣纏綿一會，江雪勤終於在難捨難離下走出書房，逕自越牆而去，管照夕隨後追出，目送對方遠離，轉身正待回房之際，楚少秋突然而至，情敵見面，份外眼紅，一言不合，兩人便打了起來……

晚辭良朋歸

管照夕、楚少秋二人這一動上了手，只見寒光閃閃，人影飄飄，緊急處可眞有一羽不能加，虫蠅不能落之勢，刹時之間，已對了二三十招。

・倏地往裏一合，楚少秋走中鋒，是分心就刺，管照夕卻是沉身下掌，直劈楚少秋小腹，二人都是施的殺手，誰也不肯讓誰。

動手過招如同電光石火，誰也不能少緩須臾，二人招式一撤，已知用了老招，不待撤出，俱已收回，楚少秋是「黃龍剪尾」，管照夕卻是「怪蟒翻身」，各自把身形一個疾轉，二次往裏一合，又打作了一團。

夜逢女知己

這一次管照夕卻施出了「貼」字一訣，空手入白刃間，處處逼身進掌，已呈了勝狀。

楚少秋一套影子劍已到了强弩之末，看看猶不能取勝，心中不禁陣陣焦急，氣息喘喘，汗如雨下，已犯了武者之大忌，勝負已到刹那之間。

果然這時楚少秋劍勢由下而上，是一勢「秋夜流螢」，帶起了一溜白光，直向照夕胸腹刺去，劍勢逼得煞是緊凑，同時他足下也乘勢以「鐵犂耕地」的狠招，直掃照夕下盤。

管照夕身形上騰，楚少秋劍光已幾乎挨到了他衣服上了。

任何人見此狀，也定會以爲管照夕是非死即傷不可了，楚少秋更以爲得了勢了，口中叱了聲：「去吧！」

掌中劍可用上了十成功力，猛劈畫了上去，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他是萬萬也想不到，管照夕這是一招極險的誘招。

等到手法撒出，忽見眼前人影一閃，頭上疾風掠過，已知不妙，奈何足方掃出劍又遞前，想閃，想轉，想進都不能了！

照夕身形向下一落，驟出雙掌，快如電閃的已雙雙按在了他兩處後肋上，冷笑了一聲道：「去吧！」

遂見他十指指尖向上一挑，只用了七成功力，那楚少秋啞嘷了一聲，偌大的一個身子，隨着照夕掌式，竟自直直的竄出了丈許以外，「噗！」的一聲，摔了地上，他猛地一個「鯉魚打挺」，把身子坐了起來，不容他開口說話，一口鮮血，「嗤！」的一聲，竟噴出了尺許以外，管照夕身形一縱已竄了他近前，同時，自覺左肩頭，這一刻也是麻癢不堪，對於楚少秋，他反倒覺得自己下手太重了，方想舉手把他扶起來，入內調製一番，不想一聲清叱道：「手下留情！」

隨着這聲清叱之聲，直由三丈以外那棵老松之尖，怪鳥也似的撲下一人！

這人身形向下一落，不偏不倚，正落在管照夕與楚少秋之間，身形一彎，已把楚少秋抱在了懷中，隨着一轉身，以怨以悲的說道：「你……你就饒了他吧！」

這月下佳人，娉婷的倩影一回身，管照夕不由一連後退了兩步，他臉色鐵青的苦笑道：「很好！雪勤，原來是妳，妳來

得正好，妳快快送他回去吧，妳要原諒我，這並非是我手黑心辣，實在是尊夫太以欺人……」

他說着，一隻手捂着那隻受傷的肩頭，鮮紅的血，由他指縫裏，一滴滴的往下滴着，他那雙星星也似的眸子，也似乎是黯然無光了。

江雪勤抽搐道：「我知道……我都看見了……這不怪你……可是，你能饒他一命麼？」

管照夕冷冷一笑道：「我原無意傷他！姑娘妳說得我也太殘酷了，他雖傷在兩肋，諒還不致有性命危險，你可告訴他，他如不服，我隨時候教就是……」

雪勤這時只是緊緊的咬着下唇，悲傷的泣着，聽了此言，只是連連的搖着頭道：「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她低下頭，懷中躺着的楚少秋，嘴角仍掛着鮮血，似已氣息奄奄。

雖然自己並不曾眞心的愛過這個人，可是他卻眞心愛着自己，也許他是一個卑鄙的小人，可是感情的本身，卻是至上高潔的……何況他仍是自己的丈夫。

「人皆有不忍之心」！同情與憐憫是遍佈人間的，一個窮凶惡極的罪人，在臨死前的刹那，也會換得好人某些的眼淚，其理由是一樣的。

江雪勤緊緊的抱着這個他並不愛的丈夫，目睹着他的痛苦姿態，心中禁不住的陣陣的辛酸，那眞情的淚水，並不接受她的僞裝，一滴滴一顆顆的，都滴在楚少秋的臉上。

如果楚少秋此刻知情，也會很安心了，因爲他妻子還是第一次爲他哭呢！

可是那只是極爲短暫的，當她目光接觸到眼前那個失神的影子時，她的淚再也淌不下去了；正因爲上天注定讓她愛照夕的心，遠遠超過了愛她的丈夫，這雖是極不幸的，可是竟是殘酷的事實，平凡懦弱的她，除了接上上天所賜給她的命運之外，又能如何呢？

爲了環境，事實，道義，等……我們也許要僞裝我們的感情，我們有僞裝感情的理由，可是偉大的感情，卻是出於發自內心的眞情；並不是掩藏在虛假言談之後的醜陋東西；所能掩藏的……

我恨「虛假」，更恨一切不屬於「眞」的東西，一個人如果染上了虛假，正像是一杯走了味的烈酒，我不知道；那和白水又有什麼分別？

「坦白」，「眞誠」是人類的良知，如果人們公認這兩者也是美德的話，爲什麼不能坦白眞誠一下？

可憐的江雪勤，她正是那時代裏一個典型的夾縫兒人物；她既無絕大的能力，跳出她所認爲拘縛自己於不幸愁苦的漩渦，可是更沒有勇氣，制止她發自內力眞美的感情，她就是這麼的折磨着她自己。

所以當她委屈不寧的目光，接觸到另外那個；同自己一樣不幸的年輕人管照夕時，她的不安情緒，更是難以抑制了……

她抽搐道：「照夕……你看你的肩膀，你也受傷了……」

照夕苦笑了笑，道：「無妨……」

她那鋒利的目光，在這一霎時之間，幾乎已洞悉了雪勤的心，當然雪勤所給予楚少秋那有限的溫情，對於他來說，也是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那像是種感情的虐待，可是這種「虐待」，他卻是無權與以干涉的，甚至於他連表示在臉上的權力也是不該的！

他這一霎那，內心的痛苦感受，幾乎可以說是已到了飽和的地步，同時更似有一種羞辱的感覺，如果說是只侵佔一個奸詐如楚少秋之類的妻子，對於自己，那正是一種羞辱。

這一種莫名的憤怒，幾乎令他牽恨到雪勤，如果她還知什麼是羞恥的話，她又怎能夠在這個地方，多停留一分鐘？

秋夜的涼風，戰瑟着他幾乎癱軟的身子，他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身體搖搖欲墜，對於這種本該不屬於他的痛苦，他也是沒有能力去抗拒，可見「痛苦」之於人，只要它選擇了你，你是沒有權力去拒絕他的，一如剛强英勇的管照夕，也不能例外。

朦朧之中，他似乎聽到雪勤的泣訴，可是那娓娓動聽的聲音，再也不能打入他內心了，在撲面的夜風裏，他覺得自己太軟弱了，對付眼前的局面，他似乎應該堅强些，可是又能如何呢？

當他重新把目光回到原處時，原來竟失去了二人的踪影，他微微怔了一下，隨即跟跟蹌蹌走回房中，肩上的鮮血，把整個半面衣服都染紅了，他走到燈下，把燈光撥亮了些，可是這隻左手，竟是酸痛得抬也抬不起來了，他奇怪着，方才仍能和人動手，想不到這一會，竟是連舉手都難了。

費了半天勁，總算把衣服脫了下來，一個人坐在牀頭上面只是發呆的，忽然門開了，探出了念雪微嫌蓬亂的頭髮，睡眼惺忪的向內望了一望，一隻小手揉了一下眼睛道：「少爺！你怎麼還不睡？這是什麼時候了呀？」

照夕不由一驚，方想掩飾肩上的傷，不想卻爲念雪發現；她猛然嚇得「呀！」了一聲，全身戰抖道：「少爺……啊……不好了呀！」

照夕見她竟嚇得叫嚷了起來，不由忙縱身上前，一把抓住她手腕子道：「念雪！不許叫！」

念雪忙用手捂着嘴，連連點着頭，睜着骨碌碌的一雙大眸子，驚嚇的道：「好……好……可是少爺，你這是怎麼了？可嚇死我了……啊唷唷……」

照夕遂放開了她的手，微微皺了一下眉道：「沒有什麼！只是一點輕傷，妳可不要大驚小怪，等會驚動了老爺太太可不大好……」

念雪只是連連點着頭，皺着兩道細眉兒，一面咧着小嘴道：「你怎麼也不去找個大夫看看呢？……這不要痛死了？」

她說着眼圈也紅了，還直想哭，照夕不由微微一笑，道：「妳不要怕！我沒什麼事，來！妳帮着我，給我敷上藥纏布也就沒事了！」

念雪連連點頭道：「好！你等着我，我去拿布和棉花。」

說着轉身就跑，照夕忙囑咐道：「記住！不許叫外人知道！」

念雪口中答道：「我知道！」說着一

溜烟就跑了，照夕微微嘆息了一聲，找出了一些刀傷藥，心中默默想道：「想不到回家之後，竟是三番兩次的出事，病才好了，又受了傷……唉！莫怪古人云未老還鄉，還鄉須斷腸啊！」

他這裏想着心思，卻見室門開處，由外匆匆跑進來兩個女孩，正是思雲念雪兩個丫環，她兩個幹什麼都在一塊，倒是從不分家。

照夕狠狠的瞪着念雪，還沒說話，她卻先道：「我把思雲叫起來了，就我們倆個知道。」

思雲早不待吩咐已跑上前，扒在照夕肩上邊看邊嘖着嘴道：「我的媽呀！流這麼多血呀！」

照夕望着二人道：「妳們帮我包紮一下，沒什麼關係，妳們看還會動， 什麼大了不起！」

邊說邊還抬了一下左手，表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思雲卻抖着聲音道：「少爺也眞可憐，回來才幾天，又生病……現在差一點連命也叫賊給殺了。」

照夕本還想不出一個什麼受傷的理由，此時爲思雲這麼一說，不由馬上嘆了一口氣，接口道：「這賊眞可恨，他偷我的寶劍，被我搶回來了，却想不到被他刺了一劍。」

兩個丫環信爲以眞，各自睜大了一雙大眸子，滿臉驚恐之態的聽着，思雲嚇得捂着心口道：「哦！趕明兒個叫老爺多派幾個人護院打更，人一多了那賊就不敢來了……」

照夕搖頭道：「這件事妳們兩個千萬不許對任何人說，我自有處理辦法，妳們聽到了沒有！」

思雲傻傻地點着頭，念雪却扯了她一下道：「妳不要光顧了說話了，我們快給他上藥吧！」

兩個丫環本是同照夕一塊長大的，素來親如手足，看看照夕傷成這樣，自然由不住心裏難受，二人邊洗紮肩傷，尚自罵不絕口，念雪嘟囔道：「這個該死的臭賊心眞狠，這一劍刺得可眞不輕啊！」

思雲也聳着小鼻子道：「要是捉住他了，往他鼻子裏灌水，再把他吊在樹上揍他！」

念雪哼了一聲道：「哼啊！沒這麼便宜！往他鼻子裏灌尿！灌辣椒油……」

思雲道：「灌尿那多臭呀？」

念雪聳了一下秀肩，氣憤的道：「就是教他嘗嘗臭嘛！」

照夕聽着二女的一答一問，天眞畢現，不由忍不住笑了，一面道：「妳們亂說些什麼？也不嫌難聽？」

念雪紅着臉半笑道：「誰叫他壞呢！他壞，我們就這麼擺制他！」

思雲道：「要不怎麼管他叫臭賊？」

照夕被他們這麼一說笑，倒暫時忘了疼痛，隨着傷口已爲二女包紮好了，只覺得傷處涼涼的，並沒有什麼痛苦，當時看了看窗外，夜濃如墨，離着天明，約還有一段長久的時間，不由對思雲念雪道：「妳們兩個可以回去睡了，現在沒事了！」

念雪搖了搖頭，皺着眉道：「我不走，要是賊人又來了呢？」

照夕也笑道：「不會！就是賊來了，妳們又能管什麼事？怕不被賊給殺了！」

二人嚇得各自一縮頸子，照夕又連連催促，她二人才挺不願意的離開了。

照夕待二人走之後，一個人躺在床上，想到方才所發生的事情，不由的長長吁了一口氣，感傷不已，他腦子裏想着江雪勤方才的影子，愈法輾轉榻上不能入睡，忽然他想到了雪勤所說的有關丁裳的事情，不禁心中一動，暗暗忖道：「聽雪勤口氣，似乎已經見過了丁裳，可是她們兩個怎麼會認識呢？這可眞是怪事！」

一想到了丁裳，才連想到來到北京已達月餘，竟沒有再見到她了，這女孩心直口快，別是她在雪勤面前說了些什麼吧？

可是轉念一想，自已又有什麼，値得她在雪勤面前講的呢？何况雪勤今日已是有夫之婦，難道我還能對她再有什麼企圖呢？他心裏愈想愈煩，愈煩愈想，不知不覺，天可就漸漸亮了，竟是整整一夜沒有闔眼，起牀之後，在書房行了一個時辰的坐功，勉强把心思定了下來，可是那隻左肩，竟比昨夜更加疼痛，彷彿睡了好些，舉動一下都感到十分不方便。

如此一來，他也不便再出門，一連在家養了好幾天，天天換藥，好在僅僅傷及皮肉，沒什麼大不了，養幾天也就好了。

可是他的心情，就更加愁苦了，同時距離着省試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父親對於這個考試很重視，照夕因不願讓老父失望，所以空閑的時間，也常把些經詩書集看看，似備能金榜題名。

其實他內心深處，何嘗會有一些名利之心呢，回到北京雖只是短短月餘時間，已令他感到厭倦了，他決心，一待考試之後，自己就束裝遠行，遊俠江湖，尤其是那地洞中的雁先生，他囑咐自己好幾項工作，也是不容忘懷的事情，要趕快完成！

想到這裏，他似乎又能立刻把眼前的愁雲暫時忘了，想到未來江湖中叱咤風雲的事蹟，也頗能令他振奮，試想如「淮上三子」之類的武林奇人，能敗在自己掌下，那是一份什麼樣的光榮呢？

這麼想着，他似乎心情開朗了許多，長日漫漫，一個人關在屋中，也不是味兒，他想到中屠雷，這麼多日子他也不來，趁今日無事，不如到他那去走一趟，順便拜見他叔父一下，自己返家後，還沒有去拜訪過人家，也是太失禮了些。

他決定了心意之後，遂換了一身輕綢衣服，戴了一頂細草編織的小便帽，把頭髮理了一下，叫思雲到內宅去備了小盒點心，用講究的紅紙包上，又招呼着馬僮備好了馬，喜孜孜的上了馬，馬僮兒快腿張遞上小馬鞭，咧着嘴笑問道：「二爺，你老可別跑遠了，要小的跟着不要？」

照夕搖了搖頭問道：「你跟着我幹什麼？」

他說着方自帶過馬首，却見念雪由內揭開簾子跑出來，邊嚷邊道：「少爺！太太關照說不要跑遠了，還問你是上那邊去呢？」

照夕含笑邊行道：「妳告訴太太，就說我去中屠雷相公家，晚上就回來，不要等我開飯了！」

他說着抖着馬韁，徐徐出了大門，只見當空的驕陽仍是十分炎熱，雖然已是初

秋的日子了，可是也只有早晚才能令人覺得有些涼意，像現在這個時候，還是熱得了不得，馬路上，人也不多，做生意的店鋪，門口都搭着蓆棚，有幾個掌櫃的，也都是手搖着芭蕉大扇，挺着大肚子站在棚子下，東看看，西瞧瞧，生意也是稀淡得很。

照夕單人獨騎，人英馬駿，在馬路上這一走，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出了單四牌樓，路面加寬，他就把馬加了一鞭，那就行得愈發快了。

他在馬上坐着，迎面的風吹着他的臉，覺得很是舒服，多日以來，心情還沒有像今日這一刻，這麼舒暢過，兩旁的柳樹、鋪子，向後面飛快的疾馳着，正北面有一座酒樓，還飄着杏黃的酒旗子，上面寫着詩句，諸如「李白斗酒詩百篇」、「勸君一醉解千愁」等的句子，很代表着一些古意！

照夕看看酒旗上的詩句，心情很是得意，轉眼之間，已到了西城，申屠雷住的是「大娘胡同」，一問也就知道了。

照夕找到了門口，見是一座很舊式的房子，但佔地很大，門前有兩塊上馬石，大門是紅色，可是油漆多已脫落，現出些斑斑點點的痕跡。

大門左右有兩棵老大的楊槐樹，枝葉很茂盛的挺生着，象徵着一些勃勃的新生之意，可是那褪了色的大門，又似乎給人以消極悲哀的感覺。

照夕在門前下了馬，走到門前，輕輕叩了兩下門環，即朗聲道：「府上有人在麼？」

就聞有人在裏面咳嗽着，用蒼老的聲音道：「誰呀！我們老爺不在！」

照夕笑了笑道：「我是來拜訪一位中屠雷相公的，請開開門吧！」

過了一會，門就打開了，走出了一個七十左右的老頭子，彎着腰，還有一條腿不大得勁，他一面扣上身衣裳的扣子，一面打量着照夕，道：「你不是前門大街錢莊子上來的人，找我們老爺要賬來了？」

照夕笑着搖頭道：「不是！不是！我不認識什麼錢莊上的人，我和申屠相公是好朋友，今天特別是來拜訪他的！」

老人臉上這才露出了些笑容，一面抱着雙手笑道：「罪過！罪過！這位公子你快請進來吧！侄少爺正在家唸書呢！老爺不許他出門，聽說快要考試了！」

照夕含笑進門，那老人又出來把馬牽進來，一面上下看着那匹馬，口中道：「這馬是大宛的青老虎吧？」

照夕想不到他是一個行家，就回頭笑道：「老人家，你眼力不差啊！」

老頭嘻嘻一笑道：「過獎！過獎！想當初我們老爺在雲南做道台的時候，什麼名馬我沒見過！那時候要什麼有什麼，唉！誰想他老人家當了這個窮侍郎，官是不小，可就是不見有銀子，如令退休了，愈發更緊了，一大家人連吃帶用，那一個不得支一二百銀子？」

說着還連連嘆着氣，似乎有些「不堪回首話當年」的感覺！

照夕也不敢多問了，怕把他的話匣子打開了沒完，當時笑着把手中點心盒子遞上，還有自已的名帖也一併付上，抱拳道：「麻煩你往裏傳一聲吧！」

這老人把名帖拿得遠遠地，擠着眉毛看了看，忽然含笑道：「哦！你老是豹子胡同的管公子，我是久仰了，你老請！請啊！」

照夕含笑道：「不敢！不敢！」

那老人才把馬拉到一邊，又跛着腿過來，帶着照夕往內院走去，照夕見庭院中蘭花甚多，紫紅墨黃不一，多已開放，牆邊的夾竹桃更是紅如落日的晚霞，廊子下吊着八九個鳥籠子，有畫眉也有八哥，咕咕呱呱叫得甚是熱鬧，一座葡萄架子，葡萄藤子却已枯死，主人倒似能將就材料，改種別物，垂着十來根絲瓜。

這是一副殘春和新秋對比的圖畫，人們在秋日裏似乎總有些怠倦的莫名感覺，而這敗落中衰的大戶，更把一副蕭條悵惘的秋景，寫露得太實在了。

看門的老人，帶着管照夕進了一晉院子，在客廳前站住脚笑道：「管相公請稍待，容小的進去通稟一聲！」

照夕含笑點首，老人家就一拐一顚的掀開簾子進去了，這時却有一陣朗朗的書聲，直由內室傳出，聲調高吭，音韻分明，唸的却是那篇衆所皆知的岳陽樓記，十分動聽，似乎把當初范太守爲文的心意，也全由書聲之中發洩了出來，這雖是當時仕子無所不精的文章，而這讀書人却似乎獨能體會其菁！

照夕正自聽得入神時，書聲忽然停止，過不一會兒，却見右面廂房竹簾突地捲起，走出申屠雷來，滿面驚喜的道：「難得！難得！今天是什麼風把大哥你這貴客給刮來了！快請進！請進！」

照夕微微笑道：「好好的一篇岳陽樓記，却讓我給你打斷了，眞乃罪過！」

中屠雷哈哈笑道：「市井俗音，豈能入大哥之耳？快請進來吧！」

二人相見把臂問安，一同進廳坐落，中屠雷一面扣着上身的扣子，一面細細的打量着照夕道：「怎麼這幾天不見，大哥你又瘦了？唉！你也是太想不開了……」

照夕苦笑着搖了搖頭道：「一言難盡，你是局外之人，如何知得這其中的滋味呢？」

說着遂又莞爾的一笑道：「不過今日我兄弟不談這個，我今日一來是看看你，再者還想向令叔大人請安……」

中屠雷搖了搖頭，眉頭微皺道：「大哥心意，我一定代爲轉禀，只因家叔近日來心緒頗惡，終日爲市井惹厭，日前又不小心，宿疾發作，現正在後室靜養……還是……」

說着笑了笑，照夕點了頭，面現關切的道：「令叔大人不是一向很安康？怎麼會……」

中屠雷長嘆一聲道：「他老人家自去官之後，心情一直不好……日前大概是多食了幾塊西瓜，以致鬧了肚子，須知秋後西瓜多不見佳，他老人家……」

說着臉色微紅的笑了笑，照夕安慰道：「這也是常有之事，暑天西瓜人人貪食，又何獨令叔大人一人？只是老年人體力較差，比不上你我年青人而已！你帶我入內瞧瞧他老人家可好？」

中屠雷不禁臉色微紅，窘笑道：「大

哥美意，自不便拒絕，只是……」

照夕含笑站起，拍着他肩笑道：「你也未免太見外了！廢話少說，快領我入內拜見去吧！」

申屠雷遂笑了笑道：「好吧！你等我一下！」

他說着起身入內，照夕就打量着這壁上懸掛的字畫，一副鄭板橋的竹子，畫得蒼勁有力，却只是一個條幅，要是一個中堂就好了，一副多徵明的小楷，寫的是諸葛亮的出師表，可是却保存不佳，失之過舊，邊角都被書虫子咬了，另外有一幅大中堂是唐伯虎畫的二筆美人兒，倒是一件精品，上面有本朝先皇乾隆的母親跋玉璽，總之，主人能收集這些玩意兒，也很不容易了，壁角上有一副對子，寫的是：「由來淡薄明遠志；一生低首拜梅花。」沒有上欵，下欵却落着「甲戌危亡之際，冀北申屠書生」。

照夕猜知這定是本宅主人的親筆，正在看那字體的筆路，申屠雷已由側室走了出來，原來他竟是入內換衣服去了。

由此可見那時大家裏的規矩，在下者對於長輩所執的禮節，却是一些也疏忽不得的！

照夕隨着申屠雷，穿堂入室，直向後房行去，廊下花圃內有幾棵梅樹，光禿禿地挺立着，申屠雷推開了一扇風門，引導照夕入內，却見一個婆子正自端着一盤西瓜往室內行去，見了二人，怔了一下，對着申屠雷笑了笑，叫了聲：「侄少爺！」

申屠雷不由奇道：「咦！給誰送西瓜去？」

那婆子端了一下盤子道：「還不是老爺！」

照夕不由差點想笑，心說已經吃壞了還吃呢！申屠雷不由怔了一下道：「他老人家還能吃西瓜？」

那婆子咧着口道：「沒有辦法，不給他他罵人嘛！已經鬧了個半天的了！」

申屠雷不由皺了一下眉，由那婆子手中接過了西瓜，一面道：「不要緊，你交給我，我去看看去。」

才說到這裏，却聽見內室有人大吼道：「周媽！周媽！我叫妳拿的西瓜呢？妳死了呀？」

那婆子作了個苦臉，一攤手道：「侄少爺你聽見了吧？老爺子這幾天的火可大着的呢！」

申屠雷看着照夕苦笑了笑，道：「家叔就是這個脾氣，倒叫大哥見笑了……大哥少立片刻，待我入內通稟一聲再請進去吧！」

他說着把手中西瓜放在一邊，遂向前走去，揭開了竹簾，叫了聲：「大叔！」遂自探身而入，照夕在門外負手站着，似聽到內中一老人口音怒道：「小雷！你去給我瞧瞧去，看看我要的西瓜來了沒有？我嚷了半天了。」

又聞申屠雷低聲解說了半天，老人似還不依，與申屠雷爭辯着，過了一會才不聞有聲音了，遂見竹簾處，申屠雷含笑點頭道：「大哥請進，家叔有請。」

照夕忙摘下帽子恭敬的走入，才一進室，鼻就嗅到一股異味，日光同時接觸到一個朱漆的大馬桶，心中也就了然了。

却見房中擺着一個書案，案上堆着不少的書，另有書架一個，也是放滿了書，正對窗列着一個大銅床，床上擁被坐着一個白皙枯瘦的老人，倒是一臉書生氣息，上身脫得清光，露出瘦如鷄肋也似的一身骨頭。

想是因照夕來得太快，不及穿衣，正自隨手抓着一個黑紗團花馬褂，往身上穿着。

照夕忙彎腰叫了聲：「申屠老叔！」

申屠書生連連點頭笑着，打着一口冀北鄉音道：「請坐！請坐！矣！不成個樣子……」

照夕告了謝，隨申屠雷二人一併坐落，老人兩隻瘦手交插在胸前放着，一面道：「你就是管照夕麼？我是聽小雷說過你了，令尊之嚴兄，我也見過……」

照夕忙欠身道：「如此的說來，大叔更不是外人了，小侄在返家之後，本應該早日來府上請安的，只是……却不料病倒了多日……」

老人驚怔道：「現在好了沒有？」

照夕忙道：「已經痊癒了，大叔貴恙是……」

申屠書生赫赫的一笑，兩隻瘦手在肚子上拍了拍，搖着頭道：「一點小病，說不上什麼！嗯！」

他說着猛然對着申屠雷道：「小雷！去叫周媽端西瓜來，客人來了，怎麼一點招待都沒有？眞是……」

申屠雷微微一笑，遂站起身來往門外走去，照夕忙道：「雷弟不要客氣！」

申屠書生擺了一下手，皺着眉道：「一點西瓜算得了什麼？不要客氣！」

他一面說着，却伸手把一個茶几，往自己面前拉了一下，這時申屠雷已自外面，把那盤西瓜端了進來，申屠書生緊張的指着那個接近他的茶几道：「放在這裏！放在這裏！」

管照夕看在眼中，心中暗笑，知道是老人自己饞，却假裝推在自己身上，當時也不說破。

申屠雷把西瓜放在几上，却含笑對照夕道：「大哥請隨便用，家叔因肚子不好，醫生囑咐禁食西瓜，不能吃的！」

床上的申屠書生，本是一副興緻孜孜的神色，聽了申屠雷話後，立刻露出一副極為失望的神色，目光注視着西瓜，嚥了一口的唾沫，却又對着照夕勉強的笑了笑道：「其實我看大夫的話，也不見得全對吧？」

照夕不由忍着笑道：「不過按常理論之，還是不食為妥……」

申屠書生苦笑的點了點頭，順手由枕邊抽出一本李夢陽詩集，打開來看着，面上神情失望已極。

申屠雷對着照夕擠了一下鼻，二人都忍着想笑，照夕心中暗暗想道：「人老了，有很多地方，確是和孩子很類似的，這位申屠書生，不正是如此麼？」

申屠書生西瓜沒有到口，似乎一切興趣都失去了，照夕談了片刻遂起身告辭，申屠書生又囑咐他回家問候他父親好，照夕就同申屠雷一併走出，行了四五步，忽然想起，帽了還忘在房內，不由對申屠雷道：「我的帽竟然忘在了裏面了，你代我去拿一下吧！」

申屠雷忙轉身往回走，當他的手方揭開門簾時，却意外的發現，那一位叔父，正以一副狠吞虎嚥的姿式，在啃食着手中的一塊西瓜。

申屠雷的突然介入，倒令老人一時為之木然，他紅着臉把西瓜猛然的掩向了背後，吶吶的道：「什……麼事？」

申屠雷眞是氣笑不得，當時走到了床前，伸出手嘆了一聲道：「拿出來吧！我都看見了！」

申屠書生怔了一會，才把西瓜拿出來，往申屠雷手上重重一放，一面嘻嘻笑道：「只吃了一點點，唉！你這孩子……」

申屠雷見一塊西瓜，已去了一大半，只得笑着搖了搖頭道：「你老人家這麼不聽話，怎麼行呢？」

說着拿起了照夕的帽子，把那剩下的半盤西瓜，也一併端了出去。

心中想着却是覺得好笑，照夕見他笑着走出，不由問道：「什麼事呀？」

申屠雷搖了一搖頭，走出了十幾步才悄悄的對照夕道：「老爺子在偸吃西瓜，被我看見了……」

照夕也不由笑了，二人走向前廳，照夕遂問申屠雷說道：「攷試日子可近了，你功課都準備得如何了？」

申屠雷笑道：「我與大哥所想完全相同，讀書乃在自樂，志又不在功名，又談得上什麼準備？」

照夕點了點頭道：「話雖如此，可是既入考場，總要榜上有名才是，否則豈不失笑於人？」

申屠雷笑了笑道：「我可沒想到這許多……只是……」

他皺了一下眉，道：「那位丁尚兄弟，來京已有一月，如何一直沒有見到他？大哥可知他下落麼？」

照夕聽他提到丁裳，不由心中一動，本想把雪勤所說之事道出，可是轉念一想，如果道出，申屠雷少不得又要問上一大堆，自己對於這件事，實在是不願再多問了。

於是，照夕搖了搖頭道：「我也一直沒有再見過他，不知道他還在北京不？」

申屠雷淡淡一笑道：「我看這一位丁兄弟，想是因為歲數還小，仍然脫不了孩子氣，他一個人行走江湖上，我還眞有些替他担心呢！」

照夕忍不住笑了笑，他心中暗暗想道，申屠雷倒是特別掛念着丁裳，一旦他要知道那丁尚是個姑娘化身，恐怕就不好意思了，我不如將錯就錯，也不去說破他，看他們往後如何發展就是了。

這麼想着，也不去說破，當時隨着申屠雷，進到他書房之內，二人談論了一些經文詩句，按前幾年的話題，作了一篇文章，互相着觀摩、批評，却覺對方文章文情並茂，各有獨見之處。

蓋當時八股取士，下筆為文着重音韻對稱，字字均須要推敲，今日觀之似太已古板了，弊在限定文思，可是若無深實的根底，於詩詞深有研究，決不易為之，一篇好的八股文章，即命讀之，猶令人讚賞有加，感人巨深。

二人在房間之內詩文相會，不覺日落西山，照夕在他書齋內共用了晚飯，又在院中凉亭閑話了一番，直到月上中天，這才告辭回家。

他這裏單人獨騎，踏着如銀的月色，不一刻已抵家門，把馬交到了馬房，方自往自己書房行去，却見迎面思雲興匆匆的跑來，笑道：「少爺才回來呀！人家等你半天了！」

照夕不由一怔道：「那個人家？」

思雲臉紅了一下，又笑道：「是少爺的朋友嘛！」

照夕忙問道：「在那裏？」

思雲回首一指道：「在少爺書房裏呢！是個小相公……」

照夕不由心中甚異，遂怪道：「妳為什麼不請他到客廳裏去坐呢？讓人家在書房裏多沒禮貌！」

思雲晃了一下手道：「哎呀！你聽我說呀！我怎麼沒請？可是，這位相公眞像個姑娘一樣的，動不動就臉紅的，他說不去客廳，要到你書房，我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照夕心中一動，暗忖道：「這是誰呢？莫非是丁裳來了麼？」

想着不由足下加快，直向自己書房行去，才走了幾步，却見念雪正笑咪咪的端着一個蓋碗茶杯，也正往書房而去，不由喚住她道：「妳是給我那朋友送茶嗎？」

念雪睁大眼睛笑道：「可不是，問他什麼都不要，是我自作主張，沏杯茶給他送去……」

照夕心中已猜知了八九，遂含笑道：「我這朋友有多大了？什麼樣子？」

思雲却在一旁道：「大概十八九歲……瘦瘦高高的，兩個眼睛挺大挺亮，不大愛說話。」

照夕的心中暗道：果然是她，想不到今天正說她，她却來了，當時微微一笑，從念雪手中把茶杯接過道：「這是我一個小兄弟，他還是首次出門，很怕羞，來！我自己把茶送去吧，妳們下去好了。」

思雲念雪各自點頭笑着回身自去，照夕接過了茶杯，想了想，見書房內似微微燃着燈光，暗想着：「她一個人在裏面弄什麼鬼？我不如輕輕進去看看嚇她一下好玩！」

想着遂放輕了腳步，輕輕走向了書房，見房門輕輕掩着，遂自側身而入，並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待入內之後，果見書案上扒着一個少年儒生，細一打量，却正是分別月餘未見的丁裳！

只見她身着官紗人字紋花衫，外罩天青小團花馬褂，頭上戴着一頂中鑲孩兒寶石結子的黑緞便帽。那條改梳成的男人髮辮，却是又粗又長，又黑又亮，居然在辮梢上還加繫了一個翡翠的小虎，襯上她那月亮也似的圓臉，微垂着長眉，松針似的長長睫毛，確像是個風度翩翩的少年佳公子。

想是因久候照夕不歸，此刻竟自伏在案上睡着了，案上列着一盞高脚燭台，分點着三支花燭，已燃了一半，蠟淚在燭盞上堆了厚厚的一層。

桌上還散着一本書，想她是先看書，後來看疲了不覺的睡着了。

照夕輕輕走到她身後，把茶杯放下，

低頭又看了看她，却見她左手半握着一個紙團，似鬆又握，案上靑硯內墨漬未乾，像是她也曾寫過字來。

照夕不由好奇的，輕輕把那紙團，從她手心裏拿了過來，丁裳微微哼了一聲，動了動身子，又睡着了，照夕含着笑退了一步，慢慢把那紙團打開，就着燈光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字道：

「夕哥：久候不歸，也不知你上那去了？我都想睡了……

我因此間事了，不日就要回山覆命，走前特來一見，不想……」

寫到這裏就沒有下文了，字跡也是潦草得很，首句招呼原是「照夕兄」三字，即被塗去，改寫爲「夕哥」，其它字句也是大黑圈小黑圈塗得一塌糊塗，想是自覺不雅，所以寫了一半就揉了。

照夕看到這裏，心中十分感動，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暗忖：「原來她是來向我告別來了。」

想着伸手想把她拍醒，不想手已伸出，却又縮了回來，暗想：「她睡得如此酣，不如任她睡醒了再說吧！」

想着非但不叫她，却另取了自己一件披風，輕輕與她蓋上，自己却在一邊怔怔的對着燈坐着，腦子裏這一時不由想得很多，想到丁裳她一個小小女孩，居然也敢遠走風塵，而且一路之上，對自己諸般照顧，你要說她對自己有情吧，她可是處處透着天眞，頗有點俠女那種行俠仗義的味兒，你要是說她對自己沒有情吧？可是一擧一動，都對自己關切十分，而且由豫省趕至回家爲止，這麼長的路途，她可是始終沒有離開過自己，一路上贈金療傷，自己要不是她，這條命是否能保存到今日，眞是很難說，她又爲什麼對我如此呢？

這麼想着，愈發覺得她給自己的太多了，而自己對她，却似乎太冷漠了。

照夕想到這裏，心中有些愧疚，不由長嘆了一聲，目光重又轉到了丁裳身上。

只見她兩道秀眉，微微彎向兩邊，那雙閉着的大眸子，就像是微合着的兩朶百合花，高尖的鼻樑，象徵着這女孩是如何的任性，那弧形略彎的嘴角，却又說明了，她只不過是個天眞無邪的孩子。

可是就以這沿途各項經歷來說，贈金，買馬，夜訪，出入賊穴，等……各項事實看來，這些又豈能是她一個天眞的少女所能獨力勝任的，然而事實證明，確都是她一手而爲的，照夕這麼的想着，心中不覺對她有了一番新的估價！

他又想到，丁裳來京已有月餘，平日却不見她來訪，直到她要走了，才來看看自己，這麼看來，她確又是一個莊重明理的女孩子，即使她有一份濃蜜也似的感情，却能緊緊地壓制在心裏，而表面仍極從容，比之自己，終日憂憂形諸言行却又理智得多了。

由是心中對於丁裳的觀感，又改了許多。

在以往他一直是把她當成一個小女孩子，雖然發現她諸多可愛之處，只是這些可愛之處，一日和「幼稚」或是「女孩子」發生了連帶關係之後，也就不會爲成人所重視了，因此丁裳在照夕的心念中，一直只是一份「小妹」的感情，雖然她的天眞活潑曾帶給了照夕，往昔日子裏，無限的樂趣，可是嚴格說起來，那種感情，在照夕單方面來說，確是和兄妹之情沒有太大分別的。

今夜，也就是此一刻，他竟會忽然想到了這個問題，倒令他顯得心情有些不安了。

因爲漠視忽略第三者，善意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感情，正如拒絕對方的感情是一樣殘酷和無情的。

酣睡中的丁裳，她那豐腴的軀體，修長的身材，雖是在熟睡之中，仍自散發着少女青春獨具的成熟的一種氣息。

「這些，你能說她還是一個無知幼稚的孩子麼？」

照夕想到這裏，不由打了一個冷戰，他每次感到這事情的嚴重性，而自己竟是一直沒有加以深思過，這確是太荒唐了。

忽然丁裳動了一下身子，鼻中微微哼了一聲，那披在身上的一襲披風，竟自滑落在地，照夕走過去，彎腰檢了起來，一抬頭，却見丁裳臉上帶着甜甜的微笑，那微微啓開的小嘴，露出編貝也似的一口玉齒，照夕不由一怔，只以爲她是醒了。

可是再一細看，她仍然閉着眼睛，那美麗細長的睫毛，一根根微微的彎曲着，那是精心畫家畫筆下所不能表達出來的氣質的美，閨閣的美。

古人云：「由來閨色玉衣寒，畫觀常疑月下看。」

這是形容大家小姐氣質膚色的美，試問這種美，如何能在畫筆下表露出來呢？恐怕即使令「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大詩人王維再生，像眼前丁裳的這種美，他也是無能描繪的。

照夕不由心中一陣疾跳，那張俊臉，却也由不住紅了，他茫然的後退了一步，才知丁裳竟是夢中微笑，忽然丁裳開口道：「大哥！你不要走…不要走……」

照夕吃了一驚，方道：「我……我沒有走……」

突然才想到丁裳所講的，竟是夢中囈語，不由把話止住了，可是他這句話已把夢中的丁裳驚醒了，她猛然張開了眸子。

當她目光和身前的照夕甫一接觸時，這姑娘似怔了一下，她馬上坐正了身子，可是隨着，她也就明白的想起了是怎麼一回事了，頓時不由臉色一紅，似羞又笑，結結巴巴的道：「大哥……你回來了！」

照夕本來對她一向是很大方的，可是這一刹那，竟顯得有些不自在了，他微笑的點着頭，吶吶道：「嗯，我回來了…我回來很久了！」

丁裳看了一下他手中的披風，忸怩了一下道：「我是……睡着了麼？」

照夕這才點頭笑道：「我本想叫妳多睡一會的，却不想一時說話，倒反而把妳給吵醒了！」

丁裳窘笑了笑，翻着那雙大眸子，看了照夕一眼，微微嗔道：「你幹嘛不叫我呀？」

照夕微微一笑道：「我看妳睡得正好，如何好叫妳？倒是妳却爲什麼到今天才來找我？」

丁裳低頭微微一笑，她把那雙明亮的眸子向照夕瞟了一下，現出無比情意，嬌

哼了一聲道：「難得，你倒還會想我？現在我不是來了麼？你該沒話說了吧！」

照夕嘆了一聲，實在他像似有很多話想說，可是一時却又不知說些什麼才好，望着丁裳怔了一下，丁裳的天眞無邪，似乎更刺痛了他敏感痛苦的心，他想：「爲什麼人們都看來是很快樂的！莫非只有我一人才是痛苦的麼？」

想着他也就暫時把內心的一些惆悵陰影，努力除去了些，現出很愉快的情緒，笑道：「的確不錯，這一個多月，我們一直都在想妳，想不到妳今天才來！」

丁裳轉了一下眼睛道：「我們？什麼我們？」

照夕一面坐下了身子，淺淺笑道：「還有申屠雷，那是妳的二哥，怎麼，妳莫非把他忘了麼？」

丁裳由不住玉面緋紅，不自然的笑了，接着她皺着眉毛，哆了一下小嘴道：「這位申屠兄太酸溜溜了，他不像大哥這麼開通，我可眞怕給他多話！」

照夕忍着笑，看看她道：「人家也不知道妳是個姑娘，要不然恐怕一句話也不給妳說了，妳這麼胡鬧，有一天要是他知道了，恐怕大家都不好意思！」

丁裳由不住抿嘴一笑，她目光向窗外一瞟，咀角向兩邊一收，遂正經的道：「我只顧眼前，反正，以後是大哥的事了，我可管不了這麼多，誰叫你們是難兄難弟呢？」

照夕搖頭嘆道：「妳還是和在山上一樣的俏皮，我眞替妳担心，以後在江湖上一個人……」

才說到此，却見丁裳低頭一笑，他不由停住話道：「怎麼？我說的不對麼？」

丁裳抬起頭看他，笑道：「我笑你自己才過了幾天的平安日子，居然忘了你是誰救出來的了，還在担心我呢；我還不知道如何担心你呢？」

照夕不由被說得俊臉一紅，尙想分辯幾句，丁裳却連連搖着小手道：「好了！不說這個了，今天來看你，是給你談正經事來的。」

照夕劍眉微皺，丁裳却斜着眼波哼了一聲道：「怎麼？我在你眼睛裏永遠只是個小孩子！連正經事都不能談麼？」

照夕心中暗驚，這女孩眞聰明，她能把人家心裏想的事都說出來，當時不便分辯，只笑了笑道：「我知道，妳是來向我辭行來的，是不是？」

丁裳猛的從位子上，往起一站，驚奇的道：「你怎麼會知道？噫……」

照夕笑嘻嘻的道：「妳不要奇怪，先坐下。」

丁裳依言落坐，但她仍然半皺着眉毛，照夕慢條斯理的道：「妳先不要問我如何知道，我只問妳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丁裳點了點頭却又搖了搖頭道：「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照夕遂嘆道：「妳這麼來匆匆去忙忙的，到底是爲了什麼事，自然這是師命，我不便問妳，只是妳如果能在北京多留幾個月豈不是好？」

丁裳苦笑了笑道：「好什麼？一個人跟孤鬼也似的，誰理我？」

她說着目光又向照夕身上望了一下，眼圈微紅，却假作笑容道：「你理我麼？我看你腦子裏只有一個江……」

照夕不由心中一驚，可是丁裳已看出了他的神色，遂把到口的話忍住了，痛苦的笑了笑，她伸了一下手，作了一個悵惘而失望的姿態，輕輕嘆息了一聲，照夕不由臉色紅了一紅，遂窘笑道：「這是誰告訴妳的？妳怎會知道她？」

丁裳冷冷的道：「那你就別管了，而且我今天來，主要也是要告訴你，我和她已經結上了仇了。」

說到這個「仇」字時，她似乎還咬了一下牙，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可是她却不願把這種過於吃驚的樣子，暴露在丁裳面前。

良久——他才裝着淡然的問道：「妳是不是可以告訴我一下經過呢？雖然江雪勤現在和我並沒有什麼關係。」

他最後加了一句，顯得他心情的不安，丁裳這一刻臉上帶出些微笑，這並見得她就是愉快的，因爲她一直是嘻笑慣了，任何大事也似無所謂的。

她含笑的瞧着照夕，輕輕點動着足尖，欣賞着照夕的表情，照夕裝得很自在，可是丁裳那尖銳的目光，早已洞悉入微，只是她曾親自目睹照夕對江雪勤絕情的表示，自然她不會懷疑到照夕其他各方面。

可是照夕對那個已嫁別人的女人，仍有眷念之情，那却是不可否認的。

雖然「眷念」只是平空的浮影，並不會發生什麼作用，可是對於丁裳來說，仍是一種可担心的威脅，她雖然沒有權力去恨人家的相愛，可是她却以爲照夕去眷戀一個已婚的女人，那是極爲不值得而且不智的。

同時她也不原諒雪勤的行爲，因爲她心中老想着：「她已是結婚的女人啊！」

一個結了婚的女人，又如何再能去暗戀別人呢？在她的印象裏，那是無恥，失節。

一個女人，如果不幸爲人扣上了這兩個大帽子，那是很悲哀的，因爲人們恨「無恥」的心，幾乎是全體一致的，可是却很少有人去分析「無恥」之成因，「失節」的本源。

他們那幾千年流傳下來的道統，決不容對於以上的問題，有申訴解釋的餘地，正因爲這些憤怒的人，本身都太幸運了，因爲他（她）們有一個理想可愛的配偶，如果一旦這問題面臨到他們自己身上的時候，他們才會突然想到：「莫怪他（她）們會如此啊！要是我，我又和他們有什麼兩樣呢？」

那時候，就會有一批新人去嘲笑你，唾棄你，你除了自期自艾，暗自流淚之外，又能如何呢？

人們應該永遠記住一句話，今天你笑人家，可能明天人家也會笑你，因爲你也是人，和他一樣的人！

在丁裳那天眞無邪的心裏，她所能直接體會的，足對雪勤一千二百個不滿，她甚而輕視她的人格，「輕視」帶給她對雪勤的敵意！

她反襯着當時社會的一般民心，自然我們也不能說她不對！

同時更可原諒她的是，她也一樣的愛

着照夕，只是這份愛和雪勤唯一不同之處，是她並未直率的太明顯的表示過而已。

照夕在她良久的微笑注視之下，顯然覺得不安了，他臉紅了一下，勉强鎮定的道：「妳……爲什麼笑呢？」

丁裳忽然嘆了一口氣，她眨動着眸子，這一霎時，她像是很陰沉，她突然問照夕道：「大哥，我只問你一句話，希望你能夠眞心的告訴我……」

照夕作一個肯定的姿式，點了點頭，丁裳苦笑了一下，她仰着臉問照夕道：「你能決定的告訴我，今後你和江雪勤之間的關係麼？我是說，你們之間可能發生的事……」

照夕不由臉又一紅，丁裳這一問，正問到了他最頭痛，而感到難以答覆的問題，他略爲猶豫了一下，冷笑了一聲道：「我和她之間已是過去的事了……姑娘妳又何必多此一問？」

丁裳眉尖一聳，並不臉紅的笑道：「這麼說大哥是不會帮着她囉？」

照夕怔了一下，劍眉微皺道：「我不懂妳說的意思？」

丁裳微笑道：「我是說，有一天我要是和她成了敵人，大哥你也不會帮她了？當然我意思不是說要請你帮我！」

照夕接口道：「我爲什麼要帮她來欺侮妳……不過……」

他心中存着蹊蹺，可是丁裳却俏皮的拍了一下手，笑道：「好！大哥，這可是你親口說的，這才是我的好哥哥，有你這句話就够了！」

管照夕愈發不解其中原因，他皺着眉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妳們又爲什麼要打架？再說，妳們是怎麼認識的？」

丁裳斂了笑容，搖了搖頭，她又想到了那晚上，自己落水的情形，不由氣得綳着小嘴，哼了一聲道：「她太欺侮人了，我一定要報這個仇！」

照夕微微一笑，可是很不自然，他更茫然了，他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丁裳哆了一下小嘴道：「反正不關你的事就是了！」

照夕見她一再不說，心中雖極想知道，也不便再多問了，只嘆了一聲，道：「妳今天來，就是爲了告訴我這件事麼？」

丁裳笑着點了點頭，又道：「還有就是爲向大哥辭行的事！」

照夕皺了一下眉道：「妳決定要走麼？是什麼時候？」

丁裳手中玩着一條小手絹，用兩手拉着手絹的二角，俏皮的問道：「妳希望我什麼時候走呢？」

她這種百分之百分人的姿態，十分迷人，可是却與她身上那身男人的衣服不大協調，看着十分好玩，照夕微微一笑道：「等我與申屠弟決定好了日子，與妳餞了行再走如何？」

丁裳想了想，點頭道：「既是大哥的盛情，我自然也不便推却，這麼吧！明天如何？」

照夕看着她新月也似的面頰，想到了她天眞的笑話，而這麼可愛的一個影子，明天之後也就要失去了，今後年月裏，是否仍能常和她在一起，殊難料定，而人世滄桑，失去了丁裳，似乎就如同失去了自己一面鏡子，莫非相識的進一步，必定就是分離麼？

雖然自己對她，並沒有存下一絲的異心，只把她當個小妹一樣的看待。

可是也正因爲如此，這份感情似乎更值得留戀！

再想想自己吧！一個雪勤，已負了自己，嫁別人爲妻，是謂覆水難收，一個丁裳，也却即將要離開自己而去，這僅有兩個在自己心內佔有份量的女人，在轉眼之間，都將失去了。

他內心浮上了一層悲哀，一時竟忘了說話，只怔怔的注視着丁裳。

丁裳翻了一下大眼睛道：「怎麼樣？明天好不好？」

照夕這才驚覺，當時苦笑了笑道：「好！明天晚上就在我家秋亭裏爲妳餞行，妳可一定要來！」

丁裳含笑站起了身子，道：「好！那麼我走了！」

照夕看着她道：「來了這麼一會兒，就要走了？多坐一會如何？」

丁裳笑了笑道：「我來了很久了，只是你沒回來就是了，本來我以爲有很多話要給你說的，誰知見了面，反倒是什麼也說不出來了，眞奇怪！」

說到最後，她臉已微紅的低下了頭，照夕感慨的嘆了一聲，他是很瞭解丁裳此時這種心情的。

可是「多情總較無情苦」這句話的滋味，他實在是已經眞實的體會到了，他不願在把這種痛苦的滋味加諸在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孩子身上。

他裝作不懂丁裳的意思，却微微一笑道：「妳明天走後，我在京也沒有多少天的躭誤了，我也要遠行了！」

丁裳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她不由秀眉微顰道：「你也要走了？爲什麼呢？」

照夕盡量不讓傷感浮上面頰，他吁了一口氣，看了一下窗外，淺淺一笑道：「男兒志在四方，何況北京沒有什麼値得留念的地方，雖然我愛這個家，和家裏所有的人，可是一個年輕人，如果對家太存着依念之心，前途是很悲觀的！」

丁裳還不大能明白他這話的意思，因爲她的想法和照夕不同。

她眨了一下眼睛道：「我明白了，你是要出去打天下是不是？」

照夕被她這句話逗得笑了，他心中想道：「誰說她不是一個孩子呢？聽她這句話！」

想着對着丁裳點了點頭道：「對了！我是要去打天下，妳說不應該麼？」

丁裳皺了一下雙眉道：「你就是要去麼？」

照夕搖頭笑道：「我和申屠弟約好了去參加省試，一考過了，我就想走了！」

丁裳驚奇的道：「你們是考狀元是不是？」

照夕搖了搖頭笑道：「省試是考進士，要殿試才是考狀元。」

丁裳點了點頭，含笑道：「我還不知，你們兩位已是舉人老爺了，眞了不起，可惜我不能等着給你們賀喜了！」

——未完——